
武俠世界
第31年
22
$10.00

編者話 本期巨型小說乃隆中客先生的精心作品「歪打正着」，三劍客爲了調查人口失踪案，分頭尋踪覓迹，而其中鬼見愁和常含笑在追踪「長白六兇」時被困林中，幸好她們手中的鐵蓮子、新月金刀犀利，把對手打倒……最後他們終於探知失踪人口是血劍門的所爲，血劍門爲了挖掘因地震而被埋沒山洞中的火器，誘騙工人到某地方做苦工，而龜振總捕頭即時破案，才使不少人幸免於難……故事情節生動活潑，迂迴曲折，結局更出人意料，欲知詳情，請細閱本文。

* * *

司空羽先生所著「誰敢碰我」由今期起連載刊出，本篇乃「乳虎雛龍」故事之二 。司空羽先生之著作向以文字精妙、情節新穎稱著，今期刊出的「誰敢碰我」更不容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雲劍飛先生所著「民初追捕故事集」之「惡虎下山」，一縣之長，由於厲行禁烟而至遭害，名捕手蕭原爲偵查此案，幾經艱險，鍥而不捨，終於……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一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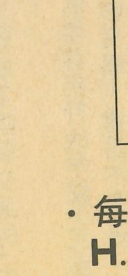
第31年

第22期

（總號157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隆中客・文
可飛・圖

歪打正着

接手辦案

熱鬧的城市中，一定有娼妓，也一定有賭場。

嫖，好像是男人的專利，至少，在「午夜牛郎」還沒流行之前是這樣的。

至於賭，則時不論今古，地不分中外，人不管男女，都愛好這個調調兒。

所以，嫖與賭是號稱萬物之靈的人，與生俱來的本性，也可以說是追求「官能刺激」、「不勞而獲」的劣根性。

所不同的是，嫖、須視自己的條件和財力，而有品質高下之分，賭則五花八門，不勝枚舉。

現在，就有一場別開生面的賭，在熱烈地進行着——賽猪。

賽馬、賽狗、鬥牛、鬥鷄都很普通，賽猪這玩藝則並不多見。

正在進行着賽猪的地點，就在王莊中心點的廣場上。

* * *

王莊調查

王莊，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鎭甸。千多戶的人家，距京城六十里，位處南北交通要衝。

像這樣的地方，有賭場、妓院，是理所當然的。

反之，如果像這樣的地方沒有賭場、妓院，那才是奇聞哩！

* * *

日正當中。

廣場上萬頭鑽動，呼喝聲震耳欲聾，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賭徒，都在替他(她)們自以爲必勝的「猪選手」助威「加油」。

兩列栅欄把廣場中心一分爲二，那就是「猪選手」的跑道。

跑道長約一里，寬約十丈，數十頭背部貼着號牌的肥猪就在栅欄所規範的跑道中蹣跚競走。

閉着眼睛也可以想到，像這樣的競賽，絕對是滑稽有餘，緊張不足。

如果說也有緊張，那一定是那數以千計、形形色色的賭徒。

「賽猪」是王莊的「莊賭」，只此一家別無分號，每月初一、十五各賭一場。

由於它的賭注不大，每人下注上限爲十兩銀子，贏了可以得個小財，輸掉也不致於「跳樓」、「上吊」。

所以，這是最平民化的賭，也是兼具娛樂性、消閑性的賭。

由於它別開生面，也由於它的娛樂性和消閑性，不但王莊的人趨之若鶩，外地城鎭中人，甚至北京城中的公子哥兒們，也會趕來湊熱鬧。

* * *

今天的賭局於半個多時辰之內結束，前三名的「猪選手」分別是十三號、二十六號、和五十二號。

「太巧了，十三點，雙料十三點，雙雙料十三點，統統都是十三點。」

說話的是勞福之。

勞福之話聲才落，丈許外一位紅衣女郎應聲接口道：「你也是十三點，咦……」

那是珍珠郡主。

珍珠在說話同時，猛然轉過身來，才發現是勞福之而發出一聲驚異，並接着媚笑道：「勞福之，你怎麼也來了？」

「郡主好！」勞福之含笑接道：「眞想不到郡主對賽猪也有興趣。」

珍珠笑道：「談不上有甚麼興趣，無聊嘛！」

頓了頓，又道：「你一個人來？」

「不錯。」

「那好極了，機會難得，我請你吃頓飯吧。」

「好呀！反正是不會白吃……」

這時候，廣場上的人潮正紛紛離去，押中了的興高彩烈地去領銀子，沒押中的一臉沮喪埋首疾行。

因此，勞福之、珍珠二人站在原地說話，就成了阻礙交通的「中流砥柱」。

一個埋首疾行的年輕人一頭撞中勞福之的肩頭，連賠不是道：「對不起！對不起！咦！你……你是勞公子……還有……郡主也在這裡，眞是太巧了，也太好了。」

勞福之笑問道：「有甚麼巧，又有甚麼好？」

那年輕人道：「二位都是難得碰上的貴人，一下子碰到兩位，自然是太巧了……」

「郡主乃是貴人，我可不是。」

「不！跟郡主走在一起的，都是貴人。」

勞福之目注珍珠笑道：「沾郡主的光，我這個草民也暫時成爲貴人了。」

珍珠掩口媚笑道：「所以，今後，你一定要多多跟我親近。」

「多親近是好，我也想多多親近，可是——」

「可是怎樣？」

勞福之以「傳音入密」功夫接道：「草民還想多活幾年……」

「砰」地一聲，勞福之挨了一記粉拳。

勞福之咧嘴笑道：「這一拳挨得好舒服，原來郡主也會『馬殺鷄』。」

珍珠詫異道：「馬殺鷄？」

「是的，馬殺鷄。」

「這是甚麼話？」

「回郡主的話，這是八百年以後才流行的外國話。」

「那是甚麼意思？」

「照現在的論說，是具有舒筋活血功能的『推拿』……」

「你……你再敢胡說八道！」

「不敢。」

勞福之口說「不敢」，但他的語氣和表情中，一點「不敢」的味道也沒有。

珍珠嫣然一笑道：「來，附耳過來。」

勞福之很聽話，挪動身子，把耳朵湊了過去。

珍珠悄聲說道：「午餐後陪我去別墅，那……比『馬殺鷄』更能舒筋活血。」

勞福之笑道：「好啊！我已經有三個月不知『肉味』了。」

一句「三個月不知肉味」，勞福之又挨了一記粉拳。

「好舒服啊……咦！怎麼你還沒走？」

勞福之說的是那年輕人。

那年輕人搓手微笑道：「好不容易碰上兩位貴人，怎能輕易放過。」

勞福之笑問道：「你想討取明牌？」

那年輕人道：「是的，我已經連輸五場了，務請兩位貴人幫忙，讓我在下一場扳回本錢。」

勞福之向珍珠道：「郡主是眞正的貴人，請先說吧！」

珍珠想了一下道：「相見就是有緣，現在，咱們一共是三個人，下一場你就賭三號猪公吧！」

「是！」那年輕人向珍珠一躬到地道：「多謝郡主金口！」

一轉身，又向勞福之問道：「勞公子你呢？」

勞福之搔了一下頭皮道：「由這裡向東，里半處有一株大榕樹，知道嗎？」

那年輕人點點頭道：「知道。」

勞福之道：「方才，我來的時候，看到很多人在大榕樹下燒香拜神。」

「那都是求明牌的？」

「是的。」

「他們是拜大樹神？」

「不是。」

「那——」

「是拜一頭餓死的老黃狗。」

「哦……」那年輕人笑問：「勞公子是要我去拜那頭死狗？」

「不！」勞福之一本正經地道：「你只要去看看，那在死狗身邊有多少份供品，就是明牌。」

「多謝！多謝！多謝郡主！多謝勞公子……」

那年輕人一臉興奮，連連長揖之後，轉身疾奔而去。

珍珠一指點向他的額角，道：「你呀！簡直是缺德。」

勞福之道：「這是做好事呀！怎能說是缺德？」

珍珠嘆了口氣，道：「王莊賭風太熾烈，連父王都知道了。」

「八王爺知道了又能怎樣？」

「像這種邪風，站在父王的立場，當然要想法子對付。」

「想改正，或禁止？」

「唔。」

「很難。」勞福之一本正經地接道：「據我個人的觀察，王莊的人對賭的入迷已病入膏肓，別說是官府的力量不容易糾正，就算是金皇大帝、東天佛祖，恐怕也無能爲力。」

珍珠一楞道：「你再說一遍。」

「妳耳朵有毛病？」

「我的聽覺很正常，方才，你說甚麼金皇大帝、東天佛祖？」

「不錯。」

「我只聽說過玉皇大帝和西天佛祖……」

勞福之截口笑道：「珍珠，你實在太孤陋寡聞了。」

珍珠苦笑道：「就算我是孤陋寡聞吧！現在，我向你這位博學才高的老夫子敬謹請教。」

「請敎金皇大帝、東天佛祖的來歷？」

「正是。」

「好，請聽着，金皇大帝就是玉皇大帝的哥哥。」

「那麼，東天佛祖一定是西天佛祖的師傅啦？」

「對對對……」勞福之含笑接道：「珍珠，妳好聰明。」

「聽你的頭！」珍珠嬌嗔地接道：「滿口的油嘴滑舌，誰教你的？」

勞福之岔開話題道：「姑奶奶，方才妳說請我吃飯的？」

珍珠嫣然一笑道：「我沒忘記，走吧！」

「小金剛，小金剛，你找得我好苦！」

是柴老大，邊叫邊快步走了過來。

對目前的珍珠來說，算是「煮熟了的鴨子又飛了」。

珍珠心中恨得牙癢癢的，表面上却搶先嬌笑道：「這位想必就是柴家三傑中的老大柴大姑娘了？」

「是的。」柴老大含笑接道：「草民就是柴如玉。」

柴家三傑的本名依序是柴如玉、柴四海、柴四喜，年齡分別是二十五、二十四、二十三。

三劍客中，龜劍秋二十一，勞福之二十，常含笑十八。

由於柴家三傑的年紀都比三劍客大，所以三劍客都尊稱柴大姊、柴二哥、柴三哥，而柴家三傑通常都叫三劍客的綽號。

珍珠笑笑道：「見面更勝聞名，果然是國色天香，我見猶憐。」

柴如玉嬌笑道：「多謝郡主誇獎。」

珍珠轉向勞福之道：「小金剛，你好艷福。」

目光轉向柴如玉道：「柴姑娘，我正要請小金剛吃飯，一起去吧！」

柴如玉歉笑道：「郡主盛情，恐怕只能心領了。」

「爲甚麼？」

「因爲，鬼見愁、黑豹都在『王記客棧』等小金剛共商一件緊急案子。」

「哦……三劍客聯手辦案，看來又有熱鬧可瞧了。」

勞福之接口道：「郡主，我必須要

走了，改天由我請妳。」

「好！」珍珠含笑接道：「不許賴賬！」

「絕對不會。」

* * *

片刻之後，勞福之、柴如玉相偕進入「王記客棧」的一間上房中。

上房中並無龜劍秋、常含笑的芳踪。

勞福之不由一怔，道：「人呢？」

柴如玉含笑反問：「你說的是鬼見愁和常含笑？」

「是啊！」

「她們二位呀！還在天橋哩！」

「好啊！原來妳在騙我！」

「很抱歉，打擾了你跟珍珠的好事……」

勞福之笑道：「沒關係，其實，她們兩個沒來正好。」

他老實不客氣，一式「餓虎擒羊」，來了個「軟玉溫香抱滿懷」。

柴如玉沒有抗拒，只是低聲嬌叱：「你給我老實一點！」

勞福之本來就不是甚麼老實人。此情此景之下，美人在抱，更是想要老實一點也不行。

他不但不老實，一雙手更是忙得一塌糊塗，而且得寸進尺，有欺向「要塞」的趨勢，並笑道：「相信我，我會有分寸……這叫作『風流而不下流』。」

也許是「風流而不下流」這句話給了安全感，柴如玉不再掙扎，默默地享受着他所給予的愛撫。

「唔……」她發出微弱的呻吟。

「其實，當我替妳治病時，最緊要的部份……」

「你還敢說！」

「好，我光做不說……」

「唔……」

勞福之年紀輕輕，却已算是「沙場老將」，調情手段格外高人一等。

在他的「魔指」挑逗下，柴如玉幾乎已成了一座「不設防的城市」。

如果勞福之要乘機「佔領」，可說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

但他很能自制，也沒忘記他那「有分寸」和「風流而不下流」的諾言。

他主動停止愛撫，並輕柔地吻了她一下道：「好了，現在，說正經的。」

柴如玉一面整理被他弄亂的頭髮和衣衫，一面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你不是甚麼老夫子、小金剛，是小滑頭。」

勞福之抱拳長揖，道：「多謝玉姊！又給我加了一個綽號。」

「坐下來。」柴如玉俏臉一正道：「聽我說正經事。」

「是！」

「最近半年以來，北京地區發生很多人口失踪的案子，鬼見愁早已跟你說過？」

「是的。」

「那些失踪的人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是年輕力壯的男人，也都於失踪之前在家中留下一百兩銀子。」

「是的。」

「鬼見愁父女本來認爲部份失踪的人跟珍珠郡主有關，但經過他們父母和全體幹員半年來的明查暗訪，証明珍珠是揹了黑鍋。」

勞福之接口苦笑道：「我知道，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任何綫索。」

柴如玉道：「現在有了。」

「哦！那是好消息。」

「只不過是兩條綫索，是不是好消息，目前還很難說。」

「是怎樣的兩條綫索？」

「兩條綫索，一條在長辛店，一條在王莊。」

「哦……」

「長辛店方面，已由鬼見愁親自出馬，王莊方面，由你去進行，我是助手。」

「妙極妙極，有妳這樣的好助手，一定馬到成功。」

「少拍馬屁。」柴如玉嫣然一笑道：「談到妙，對你來說，還有更妙的哩！」

勞福之一怔，道：「如何一個更妙法？」

柴如玉緩緩地道：「因爲，你的任務必須去『滿園春』中進行。」

「這眞是妙不可言，」勞福之之高興得手舞足蹈地道：「這下子猪八戒掉入盤絲洞，我勞福之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瞧你！」柴如玉嬌嗔地道：「你以爲這是好玩的事？」

勞福之苦笑道：「我知道，不太好玩，也許還有危險。」

「你明白就好。」

「咦……」

「怎麼啦？」

原來勞福之於談話之間，不經意地一探自己的口袋，却發現口袋中多了一個小紙團。

他的反應很快，「咦」聲中已知道怎麼回事而苦笑道：「好小子！居然要了我一招。」

邊說邊打開紙團，上面潦草地寫着：

有非常重要的消息提供，明夜三更，王莊北郊土地廟前恭候俠駕。

末尾沒署名，只是畫了一隻狐狸，簡單的筆劃，却畫得很生動、傳神。

「是她……」勞福之低聲自語。

「她是誰？」

「我也不知道她是誰，她自稱狐狸精。」

柴如玉嬌笑道：「佳人有約，可別忘了準時赴約啊！」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這紙團是怎麼來的？」

勞福之已肯定紙團是在賽猪場上跟珍珠郡主談話時，那個撞了他的肩

膀的年輕人乘機弄的手脚。

當勞福之把當時的經過說了一遍之後，柴如玉忍不住笑道：「這叫作『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當時，你以爲他眞是『討明牌』的賭鬼，大事消遣，却想不到眞的被消遣的是你自己。」

勞福之苦笑無言。

「那個年輕人是狐狸精所喬裝。」

「我敢確定，絕對不是。」

「那就是她的同夥或手下人了?」

「唔……」

「現在，作何打算?」

「準時赴約。」

柴如玉眉梢一揚，道：「對！我也去瞧瞧，見識一下那個狐狸精到底是怎樣的迷人?」

勞福之徐徐地道：「可以，不過，妳只能在暗中窺視。」

「暗中窺視也會影响你的心理。」

「影响心理又怎樣?」

「那就是我最好不去。」

「妳……妳也尋我開心。」

「吃吃你的嫩豆腐又何妨。」柴如玉嬌笑道：「放心，我這個人雖然是未經開發的邊疆民族，却也懂得甚麼場合可以去，甚麼場合不該去，所以，當『電燈泡』的事我絕對不幹。」

「厲害，厲害，眞想不到妳這張小嘴，也跟妳的臉蛋、身材、一樣的可愛，」勞福之說到這裡，好像忽然想起甚麼似地一楞，道：「方才妳說電燈泡?」

柴如玉含笑反問道：「難道不可以?」

「可以，當然可以。」

「你要明白，八百年以後才有的一切，不是你的專利品。」

「我懂……只是……」

「只是怎樣?」

「妳是由哪兒弄來的『電燈泡』?」

「當然是由你腦子裡偷來的。」

「高明。」勞福之苦笑道：「妳不但偷走了我的心，現在，連腦子裡的東西也保不住了。」

「所以，在我面前，你一定要乖，」柴如玉得意地一笑之後，才正容接道：「現在，說去滿園春的正經事……」

* * *

滿園春是王莊唯一的一家妓院。

雖然是一個小鎭甸中的妓院，但設備豪華，姑娘們包括江南佳麗，北國胭脂，個個綺年玉貌，並還經過特別的調教，令嫖客們覺得「值回票價」，去過還想再去，回味無窮。

所以，不但王莊的男人和過往商旅趨之若鶩，連北京城中的公子哥兒也遠道前來吃吃「點心」。

滿園春的對面是鴻運賭館，裡面有牌九、痲將、骰子、單雙……賭注沒有限制，像賽猪的賭注以十兩銀子爲上限，那就好像是小娃兒辦家家酒了。

跟滿園春一樣，鴻運賭場中的賭鬼，除了王莊人之外，還有來自北京城中的王孫公子、富商、大亨們。

所以，滿園春和鴻運賭館，是王莊中的兩大銷金窟、安樂窩。

* * *

華燈初上。

滿園春妓院和鴻運賭館之間的大街上，遊人如織，顯得格外的熱鬧。

勞福之雜在熙來攘往的遊人中，默默地觀察了一陣子之後，緩步的踱進鴻運賭館。

勞福之之所以進門之前默默地觀察，是一項下意識的動作——瞧瞧是不是有人認識他。

賭場都是「二十四小時」營業，不論什麼時候去，都是蠻熱鬧的。

鴻運賭館當然也不例外。

在形形色色的賭枱邊巡視了一週之後，勞福之在賭單雙的賭枱邊停了下來。

這是最簡單的一種賭法——兩枚制錢在「寶官」食中二指的扭旋下，像陀螺一樣的疾轉中，以磁碗蓋住，不論正面反面，只要兩枚制錢朝上的一面相同就是雙，反之就是單。

揭碗兩瞪眼，乾淨俐落，也不太可能作弊。所以，一般賭徒都喜歡這個賭法。也所以，整個賭館中，以這個賭枱的賭鬼最多。

當勞福之停在這個賭枱邊時，「寶官」正在大聲嚷叫：「下啊！下啊！現在不下，待會一定後悔。」

「寶官」的話很有吸引力，原本還在觀望中的賭鬼們紛紛下注。

枱面上的賭注一下子增加一倍以上，約略估計，總在千兩銀子以上。

勞福之也好像受到感染，豪不考慮地，投下一張百兩的銀票。

勞福之賭的是單，約略估計，枱面上賭單的賭注至少高於賭雙的一倍以上。

但開出來的却是雙。

勞福之的百兩銀子泡湯了，但他只是聳肩一笑，其餘的賭鬼却傳出不同的話聲：「他奶奶的，眞見鬼！」

「是啊，已經連開二十九次雙了，怎麼還是開雙……」

「事不過三，不可能再有三十一次雙了，我還是押單。」

「老子也不信邪，還是押雙！」

衆賭徒紛紛下注，絕大多數都是押單，而且，下的注都比前一次加倍。

「寶官」連嘴巴都笑歪了，還是照例嚷叫着：「下啊！下啊！現在不下，待會一定後悔。」

勞福之一聲不吭，丟下一張千兩的銀票，頓時引起全場的注視。

勞福之之所以受到全場注視，千兩銀票的賭注，只不過是原因之一。

因爲，千兩白銀固然是大數目，但在「人上法場，錢上賭場」的原則下，鴻運賭館中雖然並不常見，却也不是第一次。

原因之二，也可以說是主因，是勞福之的千兩銀票押在既不是單，也不是雙的位置。

寶官楞了一下，才笑問：「這位公子爺是押單，還是押雙?」

勞福之雙手抱胸，徐徐地道：「我不押單，也不押雙。」

寶官又是一楞，道：「那……公子爺的意思是——」

勞福之似笑非笑地道：「我押雙錢重疊。」

「在下不懂。」

「我是說，兩枚制錢重疊在一起……」

「這不可能！」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啊。」

寶官苦笑道：「好，就算是有這樣的萬一吧，勝負如何算法?」

勞福之道：「很簡單，我沒有押中，我通賠。」

「那是理所當然。」

「我要是押中了，你通賠！」

「這……」

「這也是理所當然呀！」

衆賭徒同聲附和：「好啊！」

「妙啊！」

「我們都贊成這位公子的賭法。」

衆賭徒當然同聲附和，因爲，不論勞福之押中與否，衆賭徒不管押單、押雙都穩贏。

此情此景之下如果還有人反對，那個人一定是白痴。

寶官臉色陰沉，沒吭氣。

勞福之逼上一句：「怎麼樣啊?」

寶官苦笑道：「公子爺別開玩笑，賭館中沒有這樣的規矩。」

「規矩是人訂出來的，再說……」勞福之笑笑道：「你自己也心中明白，你有九成九九九的勝算，而我的勝算却是微乎其微。」

「那……公子爺爲什麼要跟自己的銀子過不去，出這樣的怪點子?」

「好玩嘛！何况，我也有萬一的勝算的！」

「……」

「難道你這位寶官對自己失去了信心?」

「話不是這麼說，我是替老闆作事的……」

勞福之截口道：「這是說，你不能作主?」

寶官點點頭道：「不錯。」

勞福之道：「你可以去向老闆請示一下。」

寶官訥訥地道：「這……」

寶官「這」了老半天還沒「這」出一個所以然來。

一串嬌甜語聲接口道：「不必請什麼示，我答應了。」

這位老闆，竟然就是狐狸精。

今宵的狐狸精，比以往兒爲「狐狸」。

她，薄施脂粉，淡掃娥眉，着一襲粉紅宮裝，蓮步姍姍地邊說邊走向勞福之身邊，頭上的金步搖一步一個顫動，顫得令人目眩神迷。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投向狐狸精，勞福之當然也不例外。

勞福之不但沒有例外，而且還眞像一位老夫子一樣，搖頭晃腦地低聲吟哦：「若非羣玉樓頭會，定是瑤台月下逢……」

很絕，也很妙——勞福之沒向狐狸精打招呼，狐狸精也故裝不認識勞福之。

不過，當狐狸精挨近勞福之身邊時，勞福之的手心中被塞了一個小紙團。

旁邊的衆賭徒正都被狐狸精的美艷楞住，也好像不可能發現他們之間的秘密。

狐狸精媚目環掃衆賭徒，嬌聲說道：「諸位鄉親，現在，我再補充說明，爲了答謝這位公子爺別出心裁的點子，不論他押中沒押中，所有枱面上的賭注，全由本館通賠，而且是加倍通賠，以酬謝諸位經常愛護本館的雅意。」

衆賭徒齊聲歡呼：「老闆娘萬歲！」

勞福之也抱拳長揖道：「多謝老闆娘給我面子……」

狐狸精截口嬌笑：「我不是老闆娘。」

勞福之道：「那……一定是老闆的女兒?」

狐狸精道：「也不是，我是道道地地、不折不扣的老闆。」

「失敬，失敬。」勞福之含笑說道：「我再說一遍，多謝大老闆給我面子！」

狐狸精投給他一個嫵媚的白眼，然後向寶官嬌喝一聲：「開！」

蓋住兩枚制錢的磁碗應聲而開，所有的目光都集中注視，都好像中了邪一樣地楞住。

那兩枚制錢，就像是特別用心疊起來的一樣，整整齊齊地叠在一起。

衆賭徒不過是楞住，寶官却像是中了邪——兩眼發直，額頭冷汗涔涔而下。

狐狸精看着勞福之，媚目中異彩連閃。

勞福之似笑非笑地道：「瞎貓碰着死老鼠，居然給猜中了。」

狐狸精揚聲說道：「諸位知道這位自稱『瞎貓』的公子爺是誰嗎?」

「不知道啊！」

「告訴諸位，他就是名震江湖的『三劍客』中的老二，小金剛勞福之……」

「啊……」

「他就是小金剛?」

「小金剛並不小呀！」

一片叫嚷聲中，寶官抹去額頭冷汗，苦笑着開始「通賠」。

狐狸精又道：「諸位還不謝謝這位

小金剛……」

「謝謝，謝謝小金剛。」

「也多謝大老闆。」

「不謝，不謝，失陪，失陪。」勞福之抓回自己的銀票和賠過來的兩張千兩銀子的銀票，轉身向狐狸精笑道：「我也多謝大老闆的銀子。」

* * *

勞福之於半個時辰之後，已成了狐狸精的入幕之賓。

這，倒並不是勞福之「偷香竊玉」的本領特別高明，是狐狸精在賭枱邊塞入他手心的紙團召去的。

這是狐狸精的香閨。

狐狸精已經是蘭湯浴罷，換上了薄如蟬翼的絲質粉紅色睡袍。

而且，睡袍裡面絕對沒有別的附件。

若隱若現的美妙胴體，濃淡適度的氤氳異香，配合上豪華的陳設，柔和的燈兒……全都洋溢着强烈的挑逗。

幸好勞福之不是沒見過世面的童子鷄，否則，一進門不暈倒才怪。

勞福之不但進門沒暈倒，而且還悄聲笑問：「這是不是『胭脂阱』、『銷魂牢』？」

「猜對了。」狐狸精掩口媚笑，「如果怯場，現在退出還來得及。」

「已經來不及了。」勞福之一把將她摟入懷中，吻了她一下道：「我決定以『拚死吃河豚』的精神，大快一下朵頤。」

「很好，勇氣可嘉。」狐狸精仰臉笑問：「方才，我花掉大把銀子，替你『打知名度』，如何謝我？」

「那還不簡單，待會加倍報效就是。」

「不是待會，我現在就要。」

「我也有此同感，不過——」

「還有什麼不過的？」

勞福之徐徐地道：「我要先解除我心中的疑團。」

狐狸精答得很爽快：「行，問吧！」

勞福之沉思着問道：「明夜三更之約，還要不要去？」

「既然今宵見面了，明晚的約會自然取消。」

「妳訂約的本來用意是——」

「爲你，也爲我。」

「好，請解釋？」

「先說『爲我』，」狐狸精媚笑道：「我這個人對於已經看中的男人的宗旨是『不達目的誓不休』。」

「唔……很有性格。」

「至於『爲你』，自然是想幫你們三劍客一個大忙。」

「噢……」

「我問你，最近半年來，是不是有很多神秘失踪的人口，沒法破案？」

「不錯。」

「到目前爲止，也還沒有任何錢索？」

「妳有錢索？」

「當然！我要是沒有錢索，又怎能給你幫忙。」

「好，我先致謝……」

勞福之的「謝」是一個短得不能再短的輕吻，嚴格說來，那不能算吻，只不過是幾片嘴唇飛快地一碰就分開了。

狐狸精有點啼笑皆非地道：「這算什麼？」

「這叫定金。」勞福之一本正經地道：「一般交易，定金都是不多的。」

「定你的頭！」她在他的臀部狠狠地擰了一下。

「哎呀！妳……妳是怕我『脫陽』？」

「好了，現在抱我上床去……」

「不忙。」勞福之慢吞吞地道：「妳的錢索還沒告訴我哩！」

勞福之可眞會「整人」。

他的「魔指」一直在「不老實」，要不然，狐狸精也不會被挑逗得迫不及待地要求他抱上床去。

但「急驚風偏遇着慢郎中」，急得狐狸精恨得牙癢癢地道：「那有那麼簡單的事？」

勞福之苦笑道：「那……要怎樣才說？」

「我要是現在說了，你還會再來？」

「怎麼不來，像這種好差事，一般臭男人打着燈籠也找不到呀！」

「鬼才相信你的話。」

「妳是要先講什麼條件？」

「不錯。」

「好，說吧！」

狐狸精得意地笑道：「其實，我的條件很簡單，哎呀！你的爪子安份一點好不好？」

勞福之涎臉笑道：「女人不都是喜歡這個調調兒嗎？」

「去你的！」

「我也想叫它安份一點，但它不聽話，其實也不能怪它。」

「該怪誰？」

「怪妳，因爲，妳比狐狸精更狐媚，任何人都難免情不自禁，何況……」

「何況怎樣？」

「像目前這個樣子，即使是柳下惠重生，也保持不了他的坐懷不亂……」

狐狸精狠狠地擂了他一記粉拳，道：「你就不能說一句正經話？」

勞福之道：「我本來就是一個正經人，正經人說的話，每一句、每一個字都是最正經的……」

狐狸精截口笑問：「還要不要聽我的條件？」

「要聽，當然要聽。」

「條件只有一個，從今宵開始，半個月之內，每晚同我共渡良宵！」

勞福之忍不住笑道：「這怎能算條件，對任何臭男人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呀！」

狐狸精嘆了口氣，道：「可惜你不

是普通的臭男人。」

「這也有解釋？」

「當然，你身邊的美女太多，除了原有的鬼見愁、黑豹之外，現在又多了一個美得冒泡的漂亮姑娘柴老大。」

「妳……這是吃的那門子的飛醋？告訴妳，妳說的這三位大美人，目前都還是供桌上的供品，准看不准吃的。」

「但你有偷腥的毛病，經常偷吃『野味』……」

「這，我承認。」

「所以，你年紀雖輕，却已經是老練的大玩家。」

「這一點我也承認。」

「像你這樣的臭男人，就是見異思遷，喜新厭舊的典型……」

「我『抗議』！」

「『抗議』不受理，站在我的立場，我不能不防着一點。」

勞福之苦笑道：「妳怕我得到錢索，嚐過甜頭之後，一去不返，所以才必須要我先陪妳半個月？」

「這只是主因。」狐狸精徐徐地接道：「陪我半個月之後，即使你一去不返，我也可以保有一個美妙的回憶。」

「雖然太現實了一點，却也頗具詩意的。」

「……」她給了他一個白眼。

「那麼，次要的原因呢？」

「次因是我所獲得的只是一個錢索，必須繼續追蹤、發掘，才能有結果。」

「半個月的時間夠用嗎？」

「夠！」狐狸精沉思着接道：「如果進行順利，可能提前獲得結果。」

「但願如此，」勞福之接問道：「還有沒有別的條件？」

「沒有了，在這半個月之中，白天你可以自由行動。」

「那好極了，白天，我可以去對面的滿園春消遣消遣。」

狐狸精苦笑着一嘆，道：「你這個小色鬼，怎麼得了！」

不等對方接口，忽有所憶地又立即接道：「對了，我也有個小小的疑問。」

「噢……」

「方才，賭枱上的雙錢重疊，到底是怎麼回事？」

「妳應該去問妳的寶官呀！」

「少跟我玩這一套！」

「是茅山道士傳給我的法術。」

「鬼扯淡！」

「眞菩薩面前燒不得假香。」勞福之含笑接道：「看情形，我必須說眞話了。」

狐狸精嬌哼一聲：「你明白就好。」

勞福之目一轉，道：「方才，我使的是如意神功。」

「如意神功？」

「不錯。」

「如意神功有這樣神奇？」

「當然，施展如意神功時，可以想怎樣就怎樣，要如何就如何，比方說，我現在要妳脫光衣服，妳身上就不可能還有一絲半縷。」

他的話才說完，狐狸精身上的那件絲質睡袍已不翼而飛。

狐狸精發出一聲驚呼，連忙的雙手遮掩緊要部位，却是捉襟見肘，顧了上面顧不了下面。

平心而論，狐狸精的身材眞不是「蓋」的。

淡白梨花面，婉約楊柳腰，全身每一部份都美得恰到好處。

像勞福之這樣「閱人多矣」的大玩家，也禁不住目光爲之一亮，道：「妙啊，我早該把妳剝光才對。」

現在，勞福之一點也不肯浪費時間，說話間，已托起她那美妙的胴體走向床前。

勞福之很會吊胃口，也不管對方有多飢渴，他一面發揮他的魔指功能，一面低聲吟哦，「橫骨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

「你……你在唸什麼經呀？」她的語聲有氣無力，好嗲，好膩。

「不是唸經，我是唸唐詩。」

「唔……」

「你的整個嬌軀就是一部唐詩……」

「唐你的頭！」

「蓬萊咫尺疑無路，青鳥殷勤相探看。」他已有了行動，是「正規」的行動。

「唔……」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她強忍笑意，默默地婉轉承迎。

「黃河之水天上來，一去東海不復回……」

「啪」地一聲，他的臀部挨了一巴掌：「小滑頭……唔……」

這部「唐詩」，勞福之足足「唸」了個把時辰才「唸」完，「唸」得雙方都是滿頭大汗。

她，發出一聲滿足的長吁，道：「小滑頭，方才你好像在拚命。」

「妳忘了妳自己？」

「你還敢說。」她好像不勝嬌羞。

「不敢。」勞福之把她重行摟入懷中，也輕吁一聲道：「唸唐詩是一件很艱苦的工作，不過，我特別喜歡唸妳這部唐詩。」

「眞的？」

「當然！」

「也另有解釋？」

「有。」勞福之徐徐地接道：「有些唐詩像一座永遠沒法征服的奇峯，儘管卯足了勁，用盡了氣力，總是登不上峯巔，而妳不同。」

「我怎樣不同？」

「妳，是一連串的小山巒，很容易登上一連串巔峯也很艱苦，很對臭男

人來說，却有一股子征服奇峯的成就感……」

「夠啦！」狐狸精截斷他的話後，媚笑道：「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你一下子唸唐詩，一下子登山，我要是不制止你，眞不知你這小滑頭還要扯出多少荒誕不經的鬼話來。」

「我『抗議』！」

「抗什麼議？」

「像這種場合，總不能唸『大悲咒』和『道德經』吧？」

「好了，現在，什麼經都不許唸，還是好好地唸唐詩、登奇峯吧！」

「得令……」

＊　＊　＊

勞福之重整旗鼓，再顯神威地二度登山，三劍客中的另一位也正登上一個山峯。

那是龜劍稱。

當然！龜劍秋登的不是勞福之所登的那樣的「山」，她登的是眞正的山——八達嶺。

現在，龜劍秋已進入長城脚下一片茂密的雜木林中。

一位綺年玉貌的美姑娘，深更半夜的，興緻再好，也不可能登上這樣的不毛之地。

她是爲了追踪可能是「人口失踪案」的一名嫌犯，來不及通知同伴，而獨自卯上了。

「逢林莫入」是武林中人的禁忌之一。

但龜劍秋一方面爲了急於替她老爹分憂、希望早點破案，另一方面也是藝高人膽大，管他甚麼忌不禁忌，追進去再說。

＊　＊　＊

雜木林中，一片漆黑，一片寂靜。

龜劍秋踏在枯葉上的「沙沙」脚步聲，顯得格外刺耳。

她索性停了下來，凝神默察着。

少頃過後，箭遠之外發出「喳」地一聲，同時火光一閃，接着出現一點忽明忽暗的「星」光。

她明白，是有人以打火石點燃紙媒在吸菸，而她所追躡的點子是帶着旱菸桿的。

明知有人追上來，而膽敢點火吸菸，這個人的狂妄，大膽，簡直無以復加。

龜劍秋心中很氣，但也暗中提高了警覺。

接着，「喳，喳」連响，她的前後左右，一共出現了六點「星」光，距離最遠的約莫箭遠，最近的只有十丈左右。

龜劍秋冷冷地一笑，靜以待變。

她的寶劍入林之前已經出鞘，現在，她的左手中也已經握着一把鐵蓮子。

僵持了一陣子之後，所有「星」光一齊熄滅，她的正前方傳出一聲冷笑道：「丫頭，妳該明白，妳已經被包圍了。」

語氣老氣橫秋，語聲蒼勁，顯出這個人至少是五十以上的人。

龜劍秋沒吭氣，並悄然挪近一株大樹的樹幹旁。

那蒼勁語聲又道：「丫頭，乖乖地束手就擒！老夫不難爲妳。」

龜劍秋仍不吭氣。

那蒼勁語聲笑道：「丫頭，裝聾作啞，脫不了困啊！」

距離她最近處接着傳出一串沙啞語聲道：「老大，這丫頭是難得一見的大美人，今宵，咱們兄弟可算是艷福不淺呀！」

「哇——」

那「呀」字的尾音忽然變爲一陣淒厲慘叫，接着還發出人體「砰」然倒地聲。

那是那位兄弟中了龜劍秋的鐵蓮子，而且是一粒奏功。

「丫頭好狠毒的手段！」那蒼勁語聲怒聲接道：「本來老夫沒打算難爲妳，現在，嘿嘿嘿……」

另一串口吃的語聲道：「老大，這丫頭好準的手法，朱……朱老三被一擊畢命。」

「傷在甚麼地方？」

「心臟。」

「你也要特別小心。」

「我……我知道。」

「那丫頭於十丈之外，黑夜中以循聲辨位的方式擊中朱老三的心臟，並不是那個丫頭的手法特別準，而是碰巧，也是朱老三命該遭劫。」

這分析很有道理，連始終沒開口的龜劍秋，也禁不住含笑點頭，道：「你老小子很有見地……」

那口吃語聲厲聲叱道：「臭婊子！我……我……我一定替朱老三報……報……」

那「報仇」的「仇」字還沒說出來，已化爲一聲「哎喲」。

很顯然，那位口吃的仁兄也「吃」了一粒鐵蓮子。

不過，由於沒有人體倒地聲，想必只是受傷而不曾畢命。

那蒼勁語聲道：「傷在哪裡？」

那口吃語聲道：「右肩。」

「不嚴重吧？」

「死不了。」

那蒼勁語聲揚聲喝道：「縮小包圍圈，抓活的！」

密林外傳來常含笑的語聲道：「大姊，妳在哪裡？」

龜劍秋沉聲喝道：「我很好，不許進來！」

「不，我已經進來了。」

常含笑循聲辨位，像一頭眞的黑豹，一下子縱落龜劍秋身邊。

跟常含笑一起縱過來的，還有一頭小花狗。

小花狗比一頭大貓大不了多少，既像狗，也像狐狸，模樣兒很討人歡喜。

那是異種獵犬和狐狸雜交的產品，具有狐狸的狡猾和靈性，也具有獵犬的矯捷和比獵犬更爲靈敏的嗅覺。

更難得的是，在「三劍客」的調教下，還具有攻敵和自衛的高明身手。

龜劍秋此番是單身追敵，沒有第二個人知道，對於常含笑的能及時趕來，暗中興奮中，本來也有點兒納悶，但當她看到小花狗之後，也就毋須再問甚麼。

試想，憑小花狗的特殊嗅覺，要追踪龜劍秋，自然是易如反掌啦！

＊　＊　＊

龜劍秋向常含笑打了一個「兩人背靠背」的手勢，並抱起小花狗親了一下，悄聲說道：「阿花好乖啊？」

此刻的龜劍秋，可以說是懸心盡放。

對方一共是六個人，憑她的身手一對六雖然不怕，却也不敢掉以輕心。

現在，在她的鐵蓮子之下，對方六人一死一傷，等於已只剩四個半，而她自己，由於常含笑的及時增援，實力突增一倍。

而小花狗也可以抵得上一個普通高手而有餘。

實力彼消此長之下，她親過小花狗之後，立即揚聲冷笑道：「不怕死的都來吧！」

對方沒有人接口，只有脚步踏在枯葉上的「沙沙」之聲，清晰可聞。

龜劍秋在小花狗耳邊悄聲囑咐了幾句，放落地面，小花狗果然很乖，立即隱入一旁的草叢中。

龜劍秋、常含笑一個持劍，一個持刀，背靠背全神戒備着。

那「沙沙」脚步聲在約莫三丈處，突然一齊停住，並傳出那蒼勁語聲道：「龜劍秋，妳知不知道老夫兄弟是甚麼人？」

龜劍秋冷然地道：「知不知道你們是甚麼人並不重要，我只要確定你們跟我正在追查中的案子有關聯就行了。」

那蒼勁語聲道：「不管妳知不知道老夫兄弟的來歷，老夫仍然要先行自我介紹。」

「我不反對，說吧！」

那蒼勁語聲道：「老夫兄弟『長白六義』，一向在關外活動。」

「不對吧！」

「甚麼地方不對？」

「正確的說法，應該叫『長白六惡』。」

「一樣，一樣，這年頭披着羊皮的狠太多，咱們兄弟以『六義』之名行『六惡』之實，又有何不可？」

龜劍秋「唔」了聲道：「雖然是歪理，却也歪得頗有道理。」

那蒼勁語聲道：「老夫兄弟雖然以『六義』之名行『六惡』之實，那是在關外，入關之後，半年以來，並未做過一樁壞事，妳爲甚麼老是陰魂不散的盯着老夫？」

龜劍秋冷笑道：「你們兄弟入關之後，眞的沒有做過任何壞事？」

「絕對沒做過。」

「我問你，最近半年來，北京地區發生一連串的人口失踪案，該聽說過？」

「聽說過。」

「事情就發生在你們四兄弟入關之後，這該不是巧合吧？」

「妳把我們兄弟當成了人口販子？」

「難道不是？」

「有證據嗎？」

「有，據報案的人說，他們的子弟失踪之前，都曾經跟一名神秘人物接過頭，他們所描述的神秘人物的樣子，就跟你一樣。」

「這也算是證據？」那蒼勁語聲冷笑道：「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龜劍秋截口接道：「如果不是你幹的，又何必做賊心虛，見了我就逃？」

那蒼勁語聲道：「不是見了妳就逃，是要把妳引到這裡來。」

「引到這裡來？」

「不錯。」

「你跟我有仇？」

「妳我之間沒仇沒怨，老夫是受人之託，那個人跟你們三劍客有仇。」

「那是誰？」

「丫頭，妳不覺得問得太多了？」

那蒼勁語聲笑道：「弟兄們！咱們的運氣不錯，三劍客中已落網的是兩個雌的，咱們先抓活的，逍遙一番之後，再替老三報仇，然後再以她們的人頭去銷差。」

其餘四人同聲附和：「妙啊！咱們艷福不淺！」

這當口，龜劍秋、常含笑二人已悄然飛身登上三丈多高的樹枝上。

夜濃如墨，對方三人又在同聲說話之間，根本沒法察覺。

那蒼勁語聲道：「丫頭，怎麼不吭氣了？」

龜劍秋、常含笑二人還是都沒「吭氣」。

另一串尖銳語聲道：「老大，別跟她廢話，我已經忍不住了。」

那蒼勁語聲笑道：「忍不住了就先上，誰抓上那妞兒就先享受！」

「得令。」

那尖銳語聲的人不等他們「老大」說完，已於「得令」聲中飛身撲向龜劍秋原先站立的地方。

同時，另一道人影也飛身夾擊。

兩人同時飛撲，換來幾乎是同時發出的慘呼，然後是人體「砰」然倒下聲。

這又是龜劍秋鐵蓮子的傑作。

由於是居高臨下，也由於距離近，那兩人都是被擊中眉心，乾淨俐落。

剩下的四個半敵人中，已只剩下

兩個半。

常含笑忍不住嬌嗔地道：「大姊，妳太自私了。」

龜劍秋笑道：「那好辦，剩下的二個半，全由妳處理。」

「好！不許賴皮！」

那蒼勁語聲厲叱道：「臭婊子，好狠毒的手段！」

龜劍秋、常含笑二人已相偕飄落地面，龜劍秋揚聲笑道：「你忘了我叫鬼見愁，小花……」

小花的確很乖，應聲出擊，那蒼勁語聲的人隨即發出一聲痛呼。

毫無疑問，那位「老大」是被小花咬了一口。

小花既然聞聲出擊，牠的口下絕不會留情，那位「老大」的小腿肚上必然少了一塊肉。

像「老大」那樣的高手被小花咬了一口，不可能影響他的行動，却使他激怒得火高千丈，飛身向龜劍秋撲了過來。

龜劍秋不再「自私」，含笑橫挪三丈，把眼前的「生意」讓給常含笑。

另兩道人影比他們的老大發動得略早而先行撲到，剛好成了常含笑祭刀的牲禮——那就剩下兩個半人中的一個半。

血雨紛飛中，那一個半連慘呼都沒叫出就橫屍當場。

「長白六惡」剩得老大亡魂俱冒中，以手中的旱烟桿拚命一撐，並駭然驚呼：「新月金刀！」

身為老大的人好像身手也高明得多，他那拚命一撐，居然逃過了一刀之厄，而且還乘雙方兵刃相觸的瞬間，借力倒飛三丈之外。

常含笑按刀俏立，沒有乘勝追擊。

其實，那位老大之所以能逃過一刀之厄，並非是他的身手特別高明，而是常含笑有意留下一個活口，以便她的大姊查問案情。

那位老大驚定思驚中，以衣袖抹去額頭冷汗，道：「常姑娘使的是新月金刀？」

「臭婊子」變成了「常姑娘」，這位老大的「前倨後恭」好像不僅是由於被殺寒了膽。

常含笑反問道：「你知道『新月金刀』的來歷？」

那位老大長嘆一聲，道：「是的，如果我早知道三劍客中有『新月金刀』的傳人，打死我也不敢接這筆生意。」

緊接着，又嘆了口氣，道：「說來這也是天意，是報應，『長白六惡』惡貫滿盈，才獲得目前埋骨荒山的結果。」

龜劍秋正容接道：「你只要好好跟我們合作，我保證你不會死。」

那位老大苦笑着欲言又止。

龜劍秋俏臉一沉，道：「怎麼？你不願意跟我合作？」

常含笑插口道：「大姊請莫逼他，我要先解除我心中的疑團。」

龜劍秋道：「妳有甚麼疑團？」

常含笑道：「大姊了解，知道新月金刀來歷的人，目前的江湖上，不可能超過十位。」

「唔……」

「而且，那十位都是老一輩的人，並絕對不包括『長白六惡』在內。」

「唔——」

「那麼，」常含笑的目光和詞鋒都轉向那位老大道：「現在，請你解釋。」

雲破月來，樹梢照下一片清輝。

但月姐兒好像很調皮，匆匆露了一下俏臉，又躲入雲層中去了。

不過，僅僅這短暫的時間，已經夠龜劍秋、常含笑二人看清那位老大的外表了。

那位老大約莫五旬開外年紀，一臉的絡腮鬍，一臉的悔恨和尷尬。

龜劍秋補上一句：「快！快點說呀！」

那位老大苦笑道：「其實，憑在下的身份，不配談，憑在下的年齡，也不可能知道前輩先賢的事跡。」

「新月金刀」到底是甚麼來歷？那位老大居然說得這麼客氣。

綜合情況　緝拿疑犯

五十年前，不！正確一點，應該說是八十多年以前。

那時候，有武林中公認為武功、名氣、地位都是最高的十位武林大豪——一妖、雙怪、三仙、四煞。

這十位武林大豪中，當然有正，有邪，也有介於正邪之間的怪傑。

十位武林大豪都各有各的輝煌事跡，(後文中當逐一披露)在當時，都是跺跺脚就可以震動整個江湖的大人物。

可是，就在一甲子(六十年)之前，這十位武林大豪全都神秘失踪。

像這樣的大事，當然會在江湖上引起形形色色的忖測和傳說，但人言言殊，莫衷一是，誰也不知道「十大」神秘失踪的眞正原因。

人，都是健忘的，何況，任何大事都經不住時間的沖刷，六十年後的今天，絕大多數的武林中人，早已不知道「十大」失踪的事了。

「新月金刀」就是「十大」中的「三仙」之一柏長青所用的兵刃。

* * *

常含笑沉聲接道：「少廢話！先告訴我，你怎會知道新月金刀這名稱的？」

那位老大苦笑道：「是在下的師尊說的……」

「令師怎麼說？」

「他老人家除了說明金刀的來歷之外，還說，希望我們師兄弟改邪歸正，否則，見到新月金刀時，也就是我們師兄弟遭劫的時候……」

話鋒略為一頓，嘆了口氣，道：「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果然，我們六惡今宵難逃劫數。」

常含笑道：「既然我方才沒殺你，你就可以不死，但必須把人口失踪案的詳情說出來，將功折罪。」

那位老大目光為之一亮，道：「眞的？」

常含笑道：「即使你不相信『三劍客』這塊新招牌，也該相信我手中的新月金刀。」

「新月金刀在哪裡？」

那是另一串突如其來的清朗語聲，語氣中充滿了驚喜和興奮。

常含笑向龜劍秋投過會心的一瞥，同時揚聲答道：「在這裡！」

「好呀……」那清朗語聲笑道：「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好快的身法！

「妙呀」二字發自里半外的長城頂上，話說完時人已瀉落當場。

那是一位年約二十四五的白衫人，修眉朗目，身材頎長，英挺飄逸，是一位難得一見的美男子。

如果勞福之要跟此人「比美」，那麼，外表並不怎樣的勞福之，相形之下，就變成「醜小鴨」了。

幸好目前勞福之不在這兒。

也許是由於白衫人的半途「插花」分散了龜劍秋、常含笑二人的注意力，當白衫人像天蛛倒掛般瀉落當場時，那位老大却悶哼一聲，倒了下去。

那位老大當然是中了他同黨的暗算，殺以滅口了。

龜劍秋、常含笑二人黛眉一挑之間，白衫人搶先笑道：「別發火，這老小子不是我殺的，也別想追，那個人至少已到了里半之外。」

不等對方接口，又立即接道：「也別着急，即使是天大的事情，我都可以幫妳們解決。」

他邊說邊在龜劍秋、常含笑二人的週身上下掃視着，對於常含笑手中的新月金刀，反而只不過是「匆匆一瞥」而已。

常含笑、龜劍秋二人對於對方的自說自話和輕薄的目光，感到既好氣，又好笑，但她們都沒接口，只是以似笑非笑的目光「回敬」着。

對於同時獲得兩位美人的「青睞」，白衫人好像感到全身都輕飄飄地，原地作了一個三百六十度的迴旋之後，笑問道：「請問二位姑娘，像小生這樣的人，算不算是天下第一美男子？」

龜劍秋、常含笑二人仍未開口。

白衫人「哦」了聲道：「對了，小生賤姓于，草字不二，『不二』的意思，就是一切的一切，都不做第二人想。」

「臉皮之厚，也算是天下第一。」

常含笑忍不住搶先開口。

「大美人終於開口了。」于不二含笑接道：「不錯，很多很多的前輩都告訴我，臉皮厚是追小妞的不二法門。」

話鋒一頓，又道：「現在，繼續自我介紹，小生于不二，不論人品，武功，文學都是天下第一，更重要的是，年方二十四歲，還是『單身貴族』。」

龜劍秋似笑非笑地道：「很妙，我家小花，也還待字閨中。」

常含笑道：「跟這位于公子，正好是天生一對。」

于不二目光為之一亮，道：「小花姑娘一定也跟二位一樣，是天仙化人的大美人？」

「你看過就知道啦！」龜劍秋揚聲接道：「小花，快來相親。」

「汪」地一聲，小花竄入龜劍秋的懷中！

常含笑含笑接問：「于公子，你看……還算中意嗎？」

于不二苦笑道：「二位姑娘可算會開玩笑！」

緊接着，眉梢一揚道：「不過，這倒是更合我的胃口，方才，我第一眼看到二位，就告訴自己，這才是我理想中的老婆，我一定來一個『一箭雙鵰』。」

略頓話鋒，又仰頭大笑道：「憑二位的天姿國色，也只有配我這個天下第一的美男子，才不辱沒妳們。」

常含笑抿唇微笑道：「大姊，這個人的狂態，比起二哥來，妳說呢？」

龜劍秋漫應道：「半斤八兩，各有千秋。」

「世間還有跟我『半斤八両』的人？」于不二一楞之後接問道：「妳二哥是誰？」

常含笑笑道：「你眞『邪』，二哥當然就是二哥呀！」

「我……我是問他姓甚名誰？」

「幹嘛打破砂鍋問到底？」

「那是我未來的二舅子呀！怎可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

「那你可得站穩了。」

于不二微微一楞之後，才一挺胸脯，道：「對于大美人的命令，我一向是奉命唯謹的，現在，我已經站穩了，說吧！」

常含笑仰臉緩緩地道：「我二哥叫勞福之，又叫小金剛，也有人叫他老夫子！」

于不二拍拍自己的額角，蹙眉說道：「咦！這些，我好像在哪兒聽說過？」

龜劍秋冷笑道：「也聽說過三劍客這稱呼嗎？」

「三劍客？不錯，已經是小有名氣的人物！」于不二忽然「哦」了一聲道：「對了，勞福之是三劍客中的老二，那麼……」

他抬手分別一指龜劍秋、常含笑二人道：「妳就是鬼見愁，妳就是黑豹？」

龜劍秋道：「你總算開竅了。」

于不二道：「兩位人見人愛的大美人，為什麼取這麼可怕的外號？」

龜劍秋「哼」了一聲。

于不二又道：「眞想不到，三劍客還是『十大』中三仙的傳人。」

龜劍秋冷笑道：「少自作聰明！」

于不二一怔道：「難道不是？」

龜劍秋道：「是不是都跟你不相干！」

于不二笑道：「至少常姑娘有新月金刀爲証，是三仙中柏長青的傳人。」

常含笑俏臉一沉，道：「恩師的名諱，也是你能叫的！」

「這個……」于不二苦笑臉道：「人的名字，本來就是給人叫的嘛！」

常含笑道：「本姑娘問你，方才，你那『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是什麼意思？」

「這意思可大哩！」于不二含笑接道：「方才我也說過，我這個人一切的一切都是天下第一，這絕對不是『蓋』的，小生我出道已一年，一年以來，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可是，就是沒遇上一個在我手下走過十招的敵手。」

龜劍秋、常含笑都是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也都沒接口。

于不二又道：「二位不信？」

常含笑反問道：「這情形，跟那兩句話有什麼關聯？」

「當然有關聯，」于不二眉飛色舞地道：「因爲，我知道新月金刀的來歷，新月金刀的傳人，一定是武林中罕見的高手。」

「所以，你想嚐嚐新月金刀的滋味？」

「本來是這麼想的，但現在不想了。」

「爲什麼？」

「現在，我只想把妳們兩個早點弄上床，明年就可以生兩個白白胖胖的娃娃。」

一片金光罩體打斷了他的話，那是常含笑發動了她的金刀攻勢。

常含笑于揮刀搶攻中並怒叱一聲：「狂徒找死！」

刀是武林罕見的新月金刀——窄而彎曲，有如一勾新月。

刀招是獨樹一幟的「奪命刀法」。

使刀的人兒又有「黑豹」的外號，其身法的輕靈、矯捷，令人嘆爲觀止。

更重要的是，常含笑心憤對方的口齒過於輕薄，已動了殺機。

所以，一發動就是一連串迅雷奔電似地殺着，將于不二迫得連連後退。

于不二雖然太狂，却也的確具有狂的本錢。

他使的是一把摺扇，雖然連連後退，退得却很從容，一點也沒顯出「被迫退」的狠狽，而且，摺扇開合之間，有攻有守，「刷刷」之聲跟金刀的破空之聲一點也不遜色。

片刻之間，兩人已交手百招以上，于不二剛好退了一個十丈方圓的一圈又回到原地。

退到原地之後的于不二不再後退，摺扇從容揮洒，一面朗聲笑道：「過癮，過癮，這才是眞正的武學，眞是見面更勝聞名。」

常含笑悶聲不響，全力搶攻，在第一百二十招時，又將于不二迫得徐徐後退。

這期間，龜劍秋一直全神注視着于不二的招式和身法，臉色凝重，不時皺起眉頭。

于不二徐徐後退中又開口了：「名師高徒，果然不同凡響。」

第一百四十招時，常含笑的刀招一變，隱隱發出風雷之聲。

于不二的退勢隨之加快，並揚聲笑問道：「黑豹，妳眞的要殺我？」

常含笑回答的是更凌厲的刀招，風雷聲逐漸加重。

「像我這樣文武雙全的美男子，妳殺得下手嗎？」于不二嘻皮笑臉地道：「再說，謀殺親夫，那是要凌遲處死的呀！」

三聲霹靂過處，金光大盛，像一個金色罩子，將于不二整個罩住。

金罩子中傳出于不二的驚呼：「我的媽呀！好霸道的刀法……」

話聲中一道人影騰拔而起，冲上林梢——

「留下命來！」

龜劍秋制止作勢欲追的常含笑：「算了！」

百多丈外同時傳來于不二的語聲道：「沒那麼嚴重，咱們都留點精神，到洞房花燭夜時，好好地大戰三千回合。」

常含笑頓足嬌嗔道：「大姊，方才妳爲什麼不出手？」

龜劍秋定定的看着她。

「大姊，妳要是出手了，一定可以將那狂徒留下來。」

「……」

「大姊，妳怎麼啦？」

龜劍秋嘆了口氣，道：「我正想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常含笑一怔道：「什麼問題？」

龜劍秋徐徐地道：「方才妳有沒有看出那個人的武功路數來？」

「沒有，妳呢？」

「我也沒有看出，我只看出那個人沒盡全力。」

「我也藏了二成以上的私。」

「如果我的觀察不錯，即使妳不藏私，再加上我的聯手，也不一定可以留下那狂徒。」

常含笑苦笑道：「有這樣嚴重？」

龜劍秋也苦笑道：「是的，我對我的觀察很自信。」

「那——」

「幸好于不二好像對我們並無敵意，否則，那就太可怕了。」

「大姊。」常含笑注目接問：「妳說，二哥是否可以制服那斷？」

龜劍秋笑道：「我又不是妳二哥，這問題我沒法回答。」

「大姊你……」

「我怎樣呀？今宵，一切都白忙了，還弩上一肚子疑雲，走！回去再說，希望妳二哥有所收獲……」

常含笑的二哥，當然是勞福之。

勞福之是不是已經有所收獲了呢？

到目前爲止，勞福之的最大收獲，好像僅限於床笫之間。

現在，他正在狐狸精的香閨之中，跟狐狸精鴛鴦交頸，好夢方酣哩！

這也難怪，「唸唐詩」、「爬山」、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唸」累了，「爬」乏了，當然要休息嘛！

勞福之鼻息均勻，睡得好沉，好甜。

狐狸精却已經醒過來了。

其實，狐狸精是被鷄啼聲叫醒的。

那隻公鷄好勤奮，三更的更鼓才敲過不久，牠就叫起來了。

狐狸精臉上春潮猶存，睜開眼睛之後，輕輕吻上勞福之的嘴唇——

她的吻由輕而重，然後整個嬌軀都壓了上去。

那應該算是熱烈的狂吻，那情形就像是「三月不知肉味」那麼飢渴。

勞福之是實在太累了，任憑狐狸精熱烈的吻，恣意的壓，他閣下還是毫無所覺，當然也毫無反應，依然鼻息均勻，睡得好香、好沉。

這，好像有點不太對勁。

一個具有上乘武功的人，即使「爬山」爬累了，也不可能累到這種程度呀！

狐狸精一臉的無奈，銀牙暗咬，在他大腿上狠狠地擰了一下，道：「寃家，你成了死人了！」

勞福之還是沉睡如故。

狐狸精說得不錯，人，當他睡得很沉的時候，跟死人是沒有多大分別的，唯一的分別，是比死人多口氣。

不過，狐狸精使盡渾身解數，勞福之仍然毫無反應之後，她不但沒有什麼「不勝幽怨」的表示，反而得意地笑了。

不遠處那隻勤奮得過分的公鷄又「喔喔」地叫了三聲。

狐狸精媚目一轉，挺身而起，匆匆披上衣衫，整理一下亂得一塌糊塗的頭髮，飄身下床，打開窗子，穿窗而出。

窗外是花園。

沉沉夜色中，十來丈外一道幽靈似的人影向她招了招手，隨即沒入暗影中。

狐狸精悄然跟了過去。

那是距狐狸精的香閨約莫箭遠外的花園的一角。

角落裡挺立着一個臉色青慘的馬臉漢子。

馬臉漢子深深地盯了她一眼之後，壓低語聲道：「我以爲妳被那小子迷住了。」

神情、語氣中都有着太多的醋意。

「你這是吃的哪門子的飛醋？」狐狸精反唇相譏：「叫魂一樣的把我叫出來，爲的就是要說這些無聊的廢話？」

原來這馬臉漢子就是那隻「勤奮的公鷄」。

馬臉漢子苦笑道：「叫妳出來，當然是有緊急情況。」

「噢……」

「我已經離開了滿春園。」

「爲什麼要離開？那是艷福無窮的溫柔鄉呀！」

「妳還好意思尋我開心，我的行踪可能已被人察覺。」

「是哪一方面的人？」

「不知道，總不是朋友囉！」

「離開也好，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妳那邊呢？」

「已經得手了，」狐狸精徐徐地接道：「現在，就看你的啦！」

馬臉漢子道：「說說看，妳是怎麼得手的？」

狐狸精道：「我乘他入睡時，加點了他的『黑甜穴』，不到天亮，不可能醒過來。」

「有沒有試過？」

「當然試過，你忘了我已經是老狐狸，像這種大事，豈敢掉以輕心。」

原來方才狐狸精所表現的一切，都是假的。

那只不過是一項測驗，測驗她的點穴手法是不是很管用。

馬臉漢子沉思着道：「那……索性把他宰掉。」

狐狸精道：「不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

「因爲，上面交代要活的，何況……」

「何況怎樣？」馬臉漢子好像是急性子，總是搶先打斷對方的話。

「老實說，到現在爲止，我心中還在躭心。」

「躭心？」

「是的，勞福之這個人太神秘、太可怕了，我躭心他的受制是假的。」

馬臉漢子注目問道：「妳不是已經測試過了嗎？」

狐狸精苦笑道：「不錯，我是測試過，但他的『如意神功』可以說是神乎其神，如果假裝受制，是根本看不出來的。」

馬臉漢子蹙眉道：「什麼『如意神功』，有這樣神奇？」

狐狸精道：「今宵發生在賭場的鬧劇，你該已聽說過？」

「唔……」

「那就是『如意神功』所造成的奇跡。」

「那的確是神乎其神，也顯得太可怕了。」

「現在，你去再點他的穴道。」

馬臉漢子又截口道：「怎麼一定要我去？妳自己去不是更方便嗎？」

狐狸精笑道：「這是我們事先說好了的，分工合作，何況，你一向自信武功比我高明，由你去也比較安全，即使萬一出了紕漏，你逃起命來，也比我逃得快一點。」

馬臉漢子苦笑道：「眞難爲妳，設想得這麼週到。」

狐狸精媚笑道：「你忘了我叫狐狸精。」

「好吧！我去就去，那麼，妳呢？」

「我去準備馬車，你把他弄到後門口來。」

狐狸精話才說完，人突然像是見了鬼一樣地楞住，而且全身都沒法動彈了。

站在她對面的馬臉漢子，情況也一樣。

因爲，他們同時見到了原以爲不可能出現的人——勞福之。

勞福之再度施展出神乎其神的「如意神功」，當他悄然出現時，並無任何動作，對方兩人就乖乖被「定住」了。

狐狸精臉色慘變，張了張嘴，却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來。

勞福之笑容可掬地道：「不用準備馬車了，我喜歡自己走路。」

狐狸精苦笑着一嘆道：「你……你是幾時來到這裡的？」

勞福之道：「當妳到達這裡的時候，大概我也到達這裡了。」

狐狸精、馬臉漢子都倒抽了一口冷氣。

勞福之却向馬臉漢子笑道：「還沒請教這位朋友尊姓台甫？」

馬臉漢子翻了翻白眼，沒接口。

勞福之笑道：「幹嗎不說話？」

狐狸精搶先接口道：「他斗大的字識不了一擔，你却向他調文，他怎能聽得懂。」

「噢……」

「你要是問他姓什麼，叫什麼名字，他當然會回答你，不過，現在，我可以代他回答，他叫馬臉王。」

勞福之忍不住笑道：「有意思……」

狐狸精截口苦笑道：「你覺得有意思，我們兩個可乏味得很，而且，一顆心還都在七上八下的哩！」

勞福之道：「不用躭心，我了解，你們都不是主角，我不會難爲你們。」

「那你打算如何處置我們？」

「也談不上什麼處置，反正半年之前有例可循，明白嗎？」

狐狸精俏臉一變道：「你還是要我們去做龜總捕頭的貴賓？」

勞福之道：「不錯。」

狐狸精苦笑道：「你以爲那種貴賓的滋味很美妙？」

勞福之道：「那至少比綁赴刑場砍腦袋好上一千倍、一萬倍。」

「好！記着。」狐狸精冷笑道：「勞福之，有朝一日我也要蓋上一幢跟刑部大牢一樣的貴賓館，讓你去嚐嚐貴賓的滋味。」

勞福之笑道：「狐狸精，妳很性格，但我不能不提醒妳，妳這夢想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實現。」

「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吧！」

「好，現在說正經的。」

「是要我說出所知道的一切？」

「不錯，妳很聰明。」

馬臉王搶先苦笑道：「這個樣子問口供總不太合適吧？」

「有道理。」勞福之轉向狐狸精笑問道：「還是借用妳的香閨，怎麼樣？」

狐狸精笑笑道：「你認爲，一個身爲階下囚的人，還有反對的自由？」

「這叫做禮多人不怪呀……」

勞福之笑談中合掌三擊，應聲由圍牆外飄入一道人影。

那是柴如玉——一身黑色勁裝的柴如玉。

原來美得冒泡的柴如玉，在全身勁裝的襯托下，更增加幾分嫵媚和英氣。

柴如玉似笑非笑地看着狐狸精，口中却向勞福之問道：「小金剛，有什麼須要我效勞的？」

勞福之笑問道：「玉姊，妳是幾時把我腦子裡的東西偷走的？」

柴如玉妙目凝視，若不勝情。

「『有什麼須要我效勞的』，這樣的話，現在不流行。」

「那是八百年以後才有的？」

「不錯，凡是八百年以後才有的東西，都只有我小金剛才可以使用。」

「那你該向中央標準局申請專利。」

「可是，中央標準局也要到八百年以後才有呀……對了，玉姊，妳又侵犯了我的專利。」

柴如玉嫣然一笑道：「馬馬虎虎，下不爲例，好不好？」

狐狸精忽然嘆了口氣，道：「勞福之，我好嫉妬。」

勞福之笑問道：「嫉妬我艷福太多？」

狐狸精道：「艷福太多了會短命的呀！」

「沒關係。」勞福之做撫鬚狀道：「古人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老夫子我說：只要艷福多多，短命又何妨。」

狐狸精似笑非笑地睨着他。

勞福之又道：「別用這種『有色的眼光』看我，其實，我勞福之既不是色鬼，更不是『豬公』，我本來的宗旨是：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可是，可是，唉！不說也罷！」

狐狸精幽幽地道：「說說又何妨。」

「對！說就說吧！」勞福之含笑接道：「狐狸精，妳說，諸神之中，哪一位神靈最混帳？」

「你說呢？」

「我說嘛！造化之神最混帳！」

「何以見得？」

「比方說，有些人想要一個兒子，却是一輩子連小貓、小狗也生不下一隻來，而不想多生兒子的人，偏偏一個、一個、又一個地生個不停，還有，千千萬萬的窮小子夢想發大財，夢想有一位千嬌百媚的美嬌娘，却絕大多數是貧無立錐，一輩子光桿到底，而我勞福之靠先父餘產，一幅畫能賣三百萬兩銀子，美得冒泡的美女一個接一個，投懷送抱，連妳狐狸精，也要插上一腿，這些，是不是造化之神搞的鬼？」

狐狸精欲言又止。

勞福之又道：「所以，老夫子我認爲，諸神之中以造化之神最混帳，專門趨炎附勢，錦上添花，比世俗小人更世俗、更小人……」

柴如玉截口嬌笑道：「夠啦！小金剛，如果你把我找來只不過是聽你大發謬論，那我要少陪了。」

「不不不，」勞福之連忙接道：「有勞妳玉姊芳駕，當然是有正經事。」

「我正在聽。」

「第一，馬車有沒有準備好？」

「隨時可用。」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現在我要和狐狸精，還有這位王朋友談公事，有勞玉姊擔任護法。」

「如果有人侵犯呢？」

「格殺不論！」

「得令。」

「當然，能抓活的更好。」

柴如玉含笑點頭道：「好！我儘可能抓活的。」

勞福之轉向狐狸精、馬臉王笑笑道：「二位走吧！」

狐狸精苦笑道：「穴道未解，怎麼能走？」

勞福之道：「二位何妨抬抬腿試試，能不能走？」

狐狸精、馬臉王同時抬腿，居然都已能活動自如。

這是說，他們的穴道都已經解開了。

糊裡糊塗受制，又糊裡糊塗被解除，事前事後自己都毫無所覺，像這種神乎其神的「如意神功」，如非是自己親身體驗，一般人絕對不可能相信。

因此，不但狐狸精的媚目中異彩連閃，連馬臉王那張一直拉得長長的馬臉上，也露出笑容。

狐狸精更是拇指雙翹道：「我想不說一聲『高明』也很難！」

「別『亂』拍馬屁，」勞福之故意板着面孔道：「我提醒二位，別動甚麼歪腦筋。」

「豈敢！」

「妳明白就好，走吧！」

回到狐狸精的香閨，勞福之開門見山地道：「說吧！你們的『上面』是甚麼人？抓那批失踪的人做何用場？現在在甚麼地方？是生是死？」

狐狸精苦笑道：「你所問的一連串問題，我們能回答的實在不多。」

勞福之臉色一變之間，狐狸精又道：「不是我不願回答，也不是希望換取甚麼條件。」

「那到底爲甚麼？」

「因爲，我們所知有限。」

勞福之苦笑道：「好！就所妳知道的，一項一項的說。」

狐狸精徐徐地道：「到目前爲止，我們還不知道上面是甚麼人，也沒見過。」

「那……他如何命令你們？」

「平常都是派人傳遞，有時候便條，有時候口信。」

「你們如何辨別眞僞？」

「憑信物辨眞僞。」

「信物是甚麼東西？」

「一支血紅小劍。」

勞福之蹙眉說道：「狐狸精，妳的身手我大致了解，絕對不是庸手。」

狐狸精截口苦笑：「多謝誇獎。」

「至於這位王朋友，妳方才說過，他的身手比妳更高明。」

「這是實情。」

「那麼，憑二位的高明，竟然聽命於一支小小的血劍來任意支配，豈非不可思議？」

「你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噢……」

「不錯，一支小小的血劍並不可怕，但血劍主人的手段却太可怕了。」

「二位都吃過血劍主人的苦頭？」

「是的，回想起來，猶有餘悸。」

「所以，二位都只好唯命是從？」

「沒辦法，要活下去呀！何況……」狐狸精苦笑着接道：「這份工作倒也輕鬆愉快。」

勞福之道：「妳所主持的鴻運賭舘，也是血劍主人在幕後主持？」

「不錯。」

「是的，妳的工作輕鬆愉快，王朋友住在溫柔鄉中，更是艷福無窮，可是，二位有沒有想到，你們的輕鬆愉快背後，有多少人生死下落不明，多少家庭一片愁雲慘霧？」

狐狸精道：「這些，我們也了解，同時，這也是你所提出的一連串問題當中，我能夠解答一部份的一項。」

「噢……」

「據我所知，那批人應該都還活着。」

「他們現在在甚麼地方？」

「很抱歉，這一點我不知道。」

「也不知道他們在幹甚麼？」

「我只知道他們是去做苦工。」

一直不曾開口的馬臉王插口道：「關於這一點，我倒是可以提供一點線索。」

勞福之目光爲之一亮，道：「好哦，王朋友請快說。」

馬臉王徐徐地道：「有一次，我請

押送一批工人的兩名押運工人員吃飯，那兩名押運員喝醉之後，曾經說過一些斷斷續續的話。」

「他們是怎麼說的？」

「像甚麼『風浪太大』，『山東妞很熱情』、『挖寶』、『獎金多多』等等，由於他們都喝醉了，又不願讓我聽到眞相，說的都是斷斷續續，沒法連貫。」

勞福之點頭讚許道：「很好，王朋友提供的這些很有價值。」

狐狸精也抿唇媚笑：「眞想不到，你這個斗大的字識不到一籮筐的大老粗，却有一副很縝密的頭腦和心思，可喜、可賀。」

馬臉王忍住一臉的得意道：「妳現在才明白，大老粗不全是飯桶。」

勞福之笑笑道：「如果能由王朋友所提供的線索而破案，我想二位就可以免去龜老總的貴賓舘了。」

狐狸精忙道：「不不不，如果眞是這樣，我們更應該去貴賓舘。」

「爲甚麼？」

「因爲，貴賓舘最安全。」

勞福之訝問道：「那血劍的主人就這麼可怕？」

狐狸精苦笑道：「有一天，你親自領敎過了，自然會明白。」

「這些暫時不談，」勞福之神色一正道：「現在，我們大家把王朋友所提供的線索合計合計，看看能不能串連起來。」

微頓話鋒，又沉思着接道：「先由『挖寶』二字說起，江湖上好像沒甚麼發現珍貴寶藏的傳說。」

馬臉王道：「勞公子，在下認爲，『挖寶』並不一定表示有甚麼寶藏可挖。」

勞福之道：「對了，王朋友是最先獲得這些線索的人，一定是已暗中揣摩過，請一併提供出來。」

狐狸精道：「看他認爲挖寶並不表示有寶可挖的說法，一定是已經有甚麼心得了。」

馬臉王道：「心得是談不上，我的確是曾經下過不少工夫。」

勞福之道：「那就請快說吧！」

馬臉王道：「可是，要是我說得不對，二位可不能笑我，我到底是一個大老粗。」

勞福之道：「不會笑你的，我相信王兄的構想一定很有價值，說實在的，我可是越來越欣賞你這個粗中有細的大老粗。」

狐狸精笑道：「馬臉王，注意到了沒有，『王朋友』變成了『王兄』，能交上小金剛這樣的朋友，你這個大老粗有厚望焉！」

馬臉王反唇相譏地笑道：「我要是一名美得冒泡的小妞，就更加有厚望了。」

勞福之連忙岔開話題道：「二位別開玩笑，請王兄言歸正傳。」

「是，」馬臉王沉思着道：「『山東妞很熱情』、『風浪太大』、可能是他們的工作在山東沿海的海面上。」

勞福之一拍大腿道：「對，有道理。」

馬臉王道：「至於『獎金多多』，那不須要有甚麼解釋。」

狐狸精蹙眉接道：「山東沿海的海面上，到底有甚麼寶可挖呢？」

馬臉王道：「這問題，就不是我這個大老粗所能解答了。」

這當口，勞福之忽然精目中異彩連閃道：「我想起來了，多謝王兄給我的靈感。」

馬臉王興奮地笑道：「眞的！」

話出口之後，又揍了自己一下耳光道：「該死！我這個大老粗眞不會說話。」

「沒關係，小金剛不會計較這些的，」狐狸精轉向勞福之道：「到底想起了甚麼？」

勞福之反問道：「半年之前，那副山水畫所引起的外國火器案，還記得嗎？」

狐狸精苦笑道：「你以爲我那麼健忘？」

馬臉王道：「根據江湖傳說，當朝廷派出大批官兵前往取貨的三天之前，那地區發生了一次很强烈的大地震。」

「是的，」勞福之正容接道：「當時，那三峯並峙的奇峯全部倒塌、峽谷塡爲平地，那藏於山洞中的外國火器，當然都被埋於無法計算的岩石中了。」

馬臉王道：「以後，朝廷沒有讓人挖掘？」

「挖掘？」勞福之苦笑道：「那要多少人力和金錢？」

狐狸精道：「不錯，與其花大把的金錢去挖掘，倒不如重新向外購買比較划算。」

勞福之道：「朝廷沒有派人挖掘，也沒有再向外國購買，只不過是責令山東巡撫經常派人巡查，以防知道這一秘密的江湖人前往挖掘。」

狐狸精道：「江湖人誰有那麼大的財力？」

狐狸精飛快地接口，也飛快地住口，原因是她省悟到勞福之提起這個老案子必有深意。

勞福之好像沒聽到狐狸精的插話，徐徐地接道：「那個地方雖然不是海面，却是海邊……」

馬臉王插口笑道：「對！如果有人從海邊的山脚向裡、向上挖，不但可以避開巡查人員的耳目，連挖出來的砂石都可以傾入海中，一點不着痕跡。」

勞福之道：「我也正是這麼想，不過——」

「不過怎樣？」

「這構想，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來配合才行。」

「甚麼先決條件？」

「王兄請多想想，海邊的山脚，是不是都是堅硬的岩石？」

「是的。」

「對付堅硬的岩石，一般挖掘工具都不管用，必須借助於火葯。」

「……」馬臉王一臉苦笑。

「如果用火葯爆炸，那就絕對不可能逃過巡查人員的耳目。」

馬臉王搖首苦笑道：「大老粗就是大老粗，我這個笨腦子，到底還是不管用。」

勞福之道：「王兄莫太謙虛，你所給予我的靈感，是很管用的。」

狐狸精插口笑道：「不要再向他臉上貼金了，還是說你自己的靈感吧！」

勞福之沉思着道：「我想，如果那附近海邊的山脚下，有甚麼能通達山腹的天然石洞……」

狐狸精、馬臉王同時截口歡呼道：「對對對，一定是這樣……」

勞福之道：「這不過是我的一個構思，事實眞相如何，必須經過查証方能確定。」

外面一聲慘呼打斷了他的話。

緊接着，傳出一串蒼勁語聲道：「丫頭好辛辣的手段！」

勞福之向狐狸精、馬臉王二人投過會心的一瞥。

* * *

花園中。

柴如玉迎風俏立，她的右邊五丈處，橫躺着一具殘缺不全的屍體，對面十來丈處，並排站着一名半百的斑髮老者，一名四旬開外的中年人。

說話的就是那斑髮老者。

柴如玉冷冷地一笑道：「對於偷襲、暗算的江湖宵小，本姑娘出手一向不留情。」

「很好，很合老夫的胃口……」

斑髮老者身隨話進，話聲未落，人已像鬼魅似地欺近柴如玉身邊，攻出九掌十三腿。

柴如玉像狂風中的殘荷，隨風擺動，斑髮老者那九掌十三腿，看似每一招都可擊中對方，但事實上，却都被柴如玉以毫髮之差避了開去。

柴如玉也沒有反擊，而且，在避過對方九掌十三腿的過程中，她的雙足沒有離開原地的三尺方圓之外。

這情形，自然是優劣之勢已經分明了。

斑髮老者並非庸手，他也心知遇上難纏的對手，但在「羞刀難以入鞘」的情況之下，他不但不知難而退，反而發動一連串更快速、更凌厲的瘋狂攻勢。

柴如玉仍然沒有反擊，也仍然像風擺殘荷似地，在三尺方圓之內手舞足蹈着。

當斑髮老者攻出第五十招時，柴如玉嬌笑一聲道：「老小子，本姑娘要開始反擊啦！」

要反擊，居然先打招呼，柴如玉不但目中無人，更未免欺人太甚。

斑髮老者老羞成怒之下，「鏘」地一聲，已亮出喪門劍來。

那是劍葉上有七道小孔的喪門劍。

刹時之間，劍光如織，怪嘯之聲也同時大作，大有鬼哭神號之勢。

「鬼哭神號」中，還夾雜着連綿不斷的金鐵交鳴的「鏘鏘」聲。

分辨不出誰是誰的人影。

分辨不出誰佔了優勢。

也分辨不出柴如玉使的是甚麼兵刄。

只聽那斑髮老者疾聲喝道：「點子扎手，併肩子上！」

那是江湖黑語，意思是說「對手很厲害，併肩聯手。」

一旁的中年漢子連忙飛身參戰，他使的是一把鬼頭刀。

斑髮老者要同伴聯手，當然是由於他處境危急，但那中年漢子跟他聯手之後，柴如玉竟然冷笑一聲道：「還有一個，也一起上吧！」

斑髮老者好像並未因同伴的聯手而扭轉劣勢，甚至也不敢分神說話。

柴如玉又冷笑道：「那位暗中的高人還不出手，十招之內，你的兩個同伴都會變成死人！」

那位「暗中的高人」並未出手，也沒答話，那斑髮老者和中年漢子却同時發出一聲驚呼。

「退下！」

那位「暗中的高人」終於開口了，而且，他也了解目前情況的嚴重，因而於「退下」聲中，也疾如電掣地撲向現場。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一聲驚呼，不，是半聲驚呼。

半聲驚呼中，「鏘鏘」連响，喪門劍同時被震飛十丈之外，斑髮老者、中年漢子雙雙倒斃當場，而那位「暗中的高人」却被另一個人截住。

截住那位「暗中的高人」的是勞福之——兩人都是徒手，雙雙就凌空相遇之瞬間，互拚三掌，雙雙倒飛三丈之外。

一切暫歸靜止。

柴如玉俏立原地，一副似笑非笑的俏模樣，她的手中握着一支三尺長短黑黝黝的鐵尺。

斑髮老者、中年漢子就橫屍在她身邊丈遠處——沒有掉腦袋，全身也好像沒有缺少甚麼，只是眉心中有一個小小的血洞。

那位「暗中的高人」其實並不高，中等身材，年紀也不太大，約莫三十出頭的樣子，但他的長相，可實在不怎麼樣。

高顴、深目、三角眼、掃帚眉，外加一個鷹勾鼻。

像這副尊容，如果要在戲台上扮演「歹徒」，那是絕對毋須化裝的。

像他這副尊容，却偏要附庸風雅，着一襲雪白長衫，作文士狀。

他的目光在勞福之、柴如玉二人的臉上來回掃視着，看不出有甚麼表

情。

勞福之向他深深盯了一眼，咧嘴笑道：「我已經長得夠美的了，想不到世間還有比我更美的男人。」

白衫人沒接口，也仍然漠無表情。

勞福之又道：「閣下人長得比我更不好看，但武功却實在足以自豪，你要知道，能夠跟我小金剛凌空互拚三掌，平分秋色的人，當代武林中，實在不多。」

白衫人冷冷地道：「你是捧我還是捧你自己。」

「一樣一樣。」

「你就是勞福之？」

「如假包換。」

「你是誰的徒弟？」

勞福之笑道：「你這話問得好沒有學問，我當然是我師傅的徒弟呀！」

「你師傅是誰？」白衫人不論神情、語氣，一直不帶一絲表情。

「我師傅就是我老爹，可惜已經蒙主寵召，抱歉！這樣說你不懂……」

「我懂，你老爹已經死翹翹了。」

「你眞聰明，居然能聽懂八百年以後才流行的話。」

「我會查出來的，」白衫人轉向柴如玉道：「妳手中的兵刄叫『量天尺』？」

柴如玉嬌笑道：「你很有見識呀！」

「妳是丁玲的徒弟？」

「不錯，」勞福之插口笑道：「閣下一派斯文，但說話可一點也不『紳士』。」

白衫人第一次露出笑容：「你是嫌我不該連名帶姓叫人家的師傅。」

「是呀！閣下越來越聰明了。」

「你知不知老夫是誰？」

「不知道，也沒興趣知。」

「你會有興趣的，」白衫人目光一掠勞福之、柴如玉道：「現在，你們兩個都乖乖的跟我走，我保証不傷害你們。」

勞福之笑道：「你閣下眞有意思，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

白衫人不怒反笑道：「你小子難道不想知道那個案子的眞相了？」

「對對對，你老小子不提起，我幾乎忘了哩！」

「再提醒你，狐狸精、馬臉王兩人，打死他們也問不出甚麼名堂來的。」

「不錯，他們甚麼都不知道。」

「我知道。」

「你就是那個案子的幕後主持人？」

「現在別多問，你們兩個都跟我走吧！」

勞福之笑問道：「如果我們兩個都不跟你走呢？」

白衫人臉色一沉，道：「那是跟你們自己過不去！」

圍牆外有人接口笑道：「你老小子越來越有出息了。」

毫無疑問，那是賈斯文的口音。

果然，話聲未落，賈斯文已越牆而入，輕飄飄的飄落白衫人的對面，也就是跟勞福之並肩而立。

白衫人一楞之下，注目問道：「你認識我？」

「不認識。」

「不認識，怎會說出方才那樣的話來？」

「那是由於你說起話來老氣橫秋，顯然是前輩人物。」

「你看我像不像一位前輩人物？」

「不像，」賈斯文含笑接道：「雖然不像是一位前輩人物，但我已能斷定你一定是一位前輩人物。」

白衫人冷冷地道：「何以見得？」

賈斯文道：「因爲你除了說話端出了前輩的架子之外，還能一眼認出柴姑娘的兵刄，並能叫出她師傅的名字來。」

白衫人定定的注視着，沒接口。

賈斯文道：「你當然知道丁玲的身份？」

「廢話！」

「不是廢話，一個知道丁玲身份的人，縱然不是江湖上、武林中的老老前輩，至少也該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一個很有身份、地位的人，居然會威脅兩個後生小輩，你自己說，是越老越有出息，還是越老越沒有出息？」

「還有嗎？」

「本來還有，算了。」

「你是誰？」

「賤姓賈，草字斯文。」

白衫人「哦」了一聲道：「聽說，半年之前，你很出過一陣子鋒頭。」

賈斯文道：「那是瞎貓碰上死老鼠，運氣好而已。」

白衫人道：「今宵，你不會再有那麼好的運氣了。」

賈斯文道：「我的運氣，一向都是很好的……咦……你是在威脅我？」

「是又怎樣？」

「咱們河水不犯井水，我又沒有惹你。」

「你不是想要橫裡架樑嗎？」

「不不不，我只想請你給我一個面子，放過這兩個年輕人。」

白衫人笑道：「我也有這個意思，可惜你的面子不夠大。」

賈斯文道：「我的面子夠大的，不信，我可以跟你賭一兩銀子。」

「噢……」

「你只要聽我說句悄悄話之後，我斷定你一定會給我面子。」

「如果我聽過你的悄悄話之後，還是不肯給你面子呢？」

「那還不簡單，我和兩個年輕人都自願乖乖的跟你走。」

「好……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

賈斯文的「悄悄話」是以傳音入密



賈斯文等中了莫邪奸計，被他一網成擒。

功夫說的。

說來眞令人難以相信，那白衫人聽過賈斯文的「悄悄話」之後，二話不說就掉頭離去。

目送那白衫人有如匹練捲飛般離去的身影，柴如玉忍不住嬌笑道：「勞……呀……賈伯伯……」

柴如玉忘形之下，「勞伯伯」三字幾乎脫口而出。

幸好她警覺性不錯，立即改口之後，又歉笑道：「對不起呀！」

賈斯文笑笑道：「沒關係，不過，妳一定要切記……」

說到這裡，他特別壓低語聲道：「勞伯伯三字只能在家中使用。」

「是。」

「妳丫頭是不是想知道，我跟那位仁兄說了些甚麼？」

「是呀！」

「其實，我跟他說的『悄悄話』很簡單，首先，我一口說出他的姓名來歷，然後，我代他分析利害，如果耒硬的，他不一定能佔便宜，即使勝了也勝之不武，敗了却顏面無光。」

「妙極！妙極！」勞福之冷笑接道：「賈伯伯，那老小子是不是『十大』中的『不老邪神』莫邪？」

勞福之叫他老爹爲「賈伯伯」，倒是自然得天衣無縫。

賈斯文點點頭道：「不錯，那老小子長相特殊，雖然見過他的人，目前的武林中已是少之又少，甚至連聽過他的人也不會多，但只要是聽說過他的人，一定是一見面就能斷定他是誰。」

勞福之道：「這老小子雖然不上百歲，怕不也有九十好幾了？」

「差不多。」

「像他那樣年紀的人，居然看來像三十出頭的壯年人，眞不愧稱他爲『不老邪神』的綽號。」

「唔……」

「不老邪神」莫邪就是失踪已一甲子以上的「十大」中，「一妖、雙怪、三仙、四煞」中的「一妖」。

莫邪的「妖」，主因是由於他能青春長駐，好像妖怪一樣而來。

至於柴如玉的師傅丁玲，也是「十大」中「雙怪」之一。

丁玲的獨門兵刃「量天尺」，不但能伸縮自如，內中還暗藏玄機，而且還不畏寶刀、寶劍，無堅不摧，所以，同爲「十大」中人的莫邪，一眼就認了出來。

柴如玉插口笑問：「賈伯伯，莫邪能夠青春常駐，據說是服過一株千年常春草？」

賈斯文點點頭，道：「不錯。」

柴如玉不勝欣羡地道：「那千年常春草不知生長在甚麼地方？」

賈斯文道：「當然是生長在人跡罕見的深山大澤之中，那樣的天材地寶，是很難求的呀！」

勞福之隨手拔起一株小草，遞向

柴如玉道：「喲！這是萬年常春草，吃下之後，妳柴如玉馬上就可成爲『不老妖姬』。」

柴如玉向賈斯文撒嬌道：「賈伯伯，小金剛欺負人家哩！」

賈斯文笑道：「小金剛欺負人家，跟妳不相干呀！哈哈哈……」

不遠處傳來龜劍秋的語聲道：「賈伯伯，甚麼事那麼高興呀？」

話到人到，龜劍秋、常含笑二人同時輕捷地瀉落當場。

常含笑美目環掃道：「乖乖，這裡也熱鬧過好一陣子哩！」

龜劍秋接問道：「收穫如何？」

勞福之搶先答道：「談不上有甚麼收穫，大姊妳那邊呢？」

龜劍秋苦笑道：「馬尾穿豆腐，不用提啦！」

賈斯文道：「沒關係，慢慢來，大家都折騰了一夜，現在，先回客棧，祭過五臟廟再說。」

兩個組合　誰是主兇

王記客棧。

還是勞福之、柴如玉二人「風流而不下流」的那個房間。

現在，已經是天光大亮，房間中的人除了勞福之、柴如玉之外，多了三個人——賈斯文、龜劍秋、常含笑。

這個房間是王記客棧中最好的上房，也可以說是一個小小的獨院。

在這樣的房間中談話，當然不太可能被人竊聽。

現在，以賈斯文爲首的五人正在吃早點，一陣風捲殘雲之後，所有的燒餅、油條、豆漿都一掃而空。

祭過了五臟廟後，當然是分別由勞福之、龜劍秋報告昨宵的「收穫」。

聽話的賈斯文、柴如玉、常含笑等三人都靜靜地傾聽，沒人插口。

一直到勞福之、龜劍秋二人分別報告完畢之後，賈斯文才向勞福之問道：「狐狸精、馬臉王二人呢？」

勞福之道：「已由二位捕快暗中以馬車護送入京。」

「很好，」賈斯文沉思着道：「就依你的研判構想，立即進行查証。」

「是。」

「至於人手方面，就由你獨自進行。」

「得令。」

龜劍秋插口道：「這……不太妥當吧？」

賈斯文道：「沒甚麼不妥當的，我要他獨力進行，有三大理由。」

龜劍秋笑問：「是哪三大理由？」

賈斯文道：「第一、對方不可能忖想到我們的行動，人多了反而可能暴露行藏，打草驚蛇；第二、此行是查証，不是去厮殺；第三、萬一有甚麼痲煩，憑他所學，不論海上、陸上都足以自保，也便於脫困，所以……」

常含笑插嘴笑道：「只派他一個人去就行了。」

賈斯文道：「妳丫頭眞聰明呀！」

「多謝賈伯伯誇獎！」常含笑扮了一下鬼臉道：「那……我們這些人呢？」

「你們當然不會閑着。」賈斯文正容接道：「不過，從現在開始，你們三個女娃兒，都不許單獨行動。」

常含笑臉色一變，道：「爲甚麼？」

賈斯文苦笑道：「傻丫頭，妳以爲那莫邪是個浪得虛名之輩？而且是吃素的？」

這回，輪到常含笑苦笑了。

「何況，」賈斯文臉色凝重地接道：「你們在八達嶺遇上的那個于不二，更不會是善男信女。」

龜劍秋道：「賈伯伯，您以爲，那于不二是甚麼來歷？」

「我還沒有實際觀察，不便亂講，不過——」

「不過怎樣？」

賈斯文嘆了口氣，道：「由這些跡象顯示，平靜的江湖，又面臨多事之秋了。」

常含笑拍手笑道：「好呀！江湖多事才好玩呀！」

賈斯文苦笑道：「眞是少不懂事，妳以爲打打殺殺是好玩的事？」

常含笑又扮了一下鬼臉。

勞福之徐徐地道：「我倒很想在出發之前，先鬥鬥那個于不二。」

賈斯文道：「我不希望你節外生枝，目前最重要的是好好進行你自己的任務。」

勞福之道：「于不二顯然是有心人，如果人家找上門來了呢？」

賈斯文道：「如果眞有那樣的事，你可以放手一搏。」

賈斯文說話間，忽然臉色一變，他感到一股無形的嚴重殺機，像强風巨浪似地，由小獨院的四週，一波一波地湧了過來。

勞福之是第二個感覺到有殺機湧來的人，他却搶先悄聲說道：「好大的狗膽，居然敢於大白天，鬧市中挑釁……」

賈斯文沉聲吩咐：「嚴重戒備，不可輕敵！」

這時，連功力比賈斯文、勞福之次一級的柴如玉、龜劍秋、常含笑等人，也都感覺到小獨院的四週，充滿了濃厚的殺機，大家都默然點首，亮出了兵刃。

賈斯文揚聲喝問：「何方高人？既然來了，爲何不大大方方的出來？」

小獨院後的竹林中傳出一串蒼勁語聲道：「賈斯文，你名副其實，連說話也頗爲斯文，老夫投桃報李，不能不有所回報……」

賈斯文截口道：「你是莫邪？」

「不錯。」莫邪的語聲改由前院傳來：「咱們分手才不過一個時辰，又要

見面了，所回報的薄禮，禮輕情義重，敢請笑納。」

話落，一團黑忽忽的東西破窗而入——是馬臉王的人頭。

龜劍秋、常含笑、柴如玉等三人同時發出一聲驚呼。

室內五人中，只有勞福之見過馬臉王，立即臉色一變道：「對於一個完全不知道內情的人，你也忍心殺掉！」

莫邪的語聲道：「老夫處置一個丟人現眼的手下，跟你何干？」

「狐狸精呢？」

「狐狸精也該殺，但我捨不得殺她。」

由這幾句對話，其餘四人也知道了目前的人頭是馬臉王的人頭。

他們既爲馬臉王的慘死而難過，又躭心馬臉王死前洩密，而活着的狐狸精也隨時有漏出勞福之那個構想的秘密的可能。

對勞福之來說，狐狸精還活着，也許可以減輕他心中部份的難過，但莫邪那句「我捨不得殺她」的話，勞福之心中是怎樣的滋味，就只有自己心中明白了。

勞福之臉色鐵青，眉宇間殺機隱泛，沒接口。

莫邪的語聲又道：「你是勞福之？」

「不錯。」一向嘻皮笑臉的勞福之，寒着臉，聲冷如冰。

「聽說，你們三劍客都到齊了？」

「不錯。」

「妙極，妙極，三劍客加賈斯文、加柴如玉，一網打盡五條大魚，哈哈哈……」

賈斯文接口問道：「咱們這些人，跟你閣下好像談不上有甚麼仇恨？」

莫邪的語聲道：「我老人家也沒說過跟你們有甚麼仇恨呀！」

「那你爲甚麼要將我們一網打盡？」

「這個嘛，只因你們這些人都自以爲了不起，太多管閑事了。」

「噢……」

「是非只因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古人說的話，是絕對有道理的……」

賈斯文沒接口。

賈斯文之所以沒接口，是在以傳音入密功夫，分別向四個年輕人指示機宜。

他了解，對方之所以遲遲未發動攻勢，必有重大的陰謀。

對方的攻勢發動得越遲，其威力也必然更加可怕。

何況，對方的頭頭，又是已經失踪多年的「十大」中人物之一。

四個年輕人中，三劍客對這位「賈伯伯」知之最深，他們的「賈伯伯」一向對天大的事都滿不在乎，像目前這種愼重神態，可眞是破天荒第一次。

因此，他們都一臉凝重，全神傾聽着。

賈斯文的傳音功夫，是同時分別傳給四個年輕人，像這種傳音方式，也是武林中極爲罕見的。

而且，他於傳音指示的同時，還掏出三副奇異的人皮面具交給柴如玉、龜劍秋、常含笑等三人。

當然，那不是人皮面具，只是形似人皮面具的面罩。

它的奇特處，是眼睛部位有兩片透明的水晶片，口鼻部位有一個厚達寸許的布包。

不難想見，這個奇異的面罩，是具有防毒的特殊功能的。

這是賈斯文的縝密處，處此詭異的環境中，他不能不未雨綢繆，特別關注他未來的三位兒媳婦。

至於他們父子倆爲甚麼不準備面罩，倒有點令人費解。

是不是面罩只有三副？

還是別有原因呢？

*　　*　　*

外面的莫邪倒也很能沉住氣。

也許莫邪是由於他自己的準備工作還不夠完備，對方不講話，他自然樂得利用時間部署得更週全一點。

當然，他也明白，對方是在密商應變的措施。

少頃過後，莫邪的語聲笑問道：「賈斯文，後事安排好了沒有？」

賈斯文沒接口。

勞福之抬手指了一下屋頂，表示屋頂有人。

賈斯文向龜劍秋等三個女嬌娃傳音說道：「當心敵人施毒，戴上面罩。」

「是！」

龜劍秋等三個女嬌娃同聲恭應中，賈斯文又向勞福之傳音道：「福兒不可輕敵，運足如意神功，準備應變。」

勞福之默然點首。

三個女嬌娃都已戴上那奇特的面罩，都暫時變成了「豬八戒」。

這玩藝雖然不好看，却一定很管用。

不影響呼吸，却能防毒。

眼睛部位有水晶片，不致影響視綫。

當然，臉上多了一個面罩，必然會有點不習慣，對敵時，也難免會有所影響，但受影響的程度是很輕微的。

敵人還沒發動攻勢，自己就這麼緊張，是不是反應過度呢？

站在賈斯文的立場，他絕對不會承認自己是反應過度。

他相信自己的預感——他感覺到平生未曾遭遇過的嚴重殺機。

他也相信自己的判斷——對方明知道自己五人都不好惹，却膽敢於大白天明目張膽的圍攻，而且還誇下海口要一網打盡，那麼，對方所憑恃的，絕對不光是武功，必然包括意想不到的陰險手段，「施毒」也必然是陰險

手段之一。

那麼，他的「反應過度」，就應該算是有備無患的安全措施了。

＊　＊　＊

龜劍秋、常含笑、柴如玉等人互相看着對方，扮了一個互相看不到的鬼臉。

勞福之也向她們扮了一個鬼臉，悄聲道：「三位大美人變成三個豬八戒，好好玩呀……」

賈斯文向他打了一個「噤聲」的手式。

莫邪的語聲又道：「賈斯文，聽說你很有點門道，到目前爲止，還沒人知道你的來歷，也沒法知道你的深淺……」

賈斯文截口道：「你老小子不服氣？」

莫邪的語聲道：「你要是今天能逃過老夫的掌心，老夫一定服你。」

賈斯文道：「莫老邪，我賈斯文膽敢誇下海口，不論你用甚麼陰險卑劣的手段，你都白費了！」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我知道你遲遲不發動攻勢，是你的陰險部署還沒完成……」

莫邪的語聲截口道：「既然你自認爲料敵如神，就該乘機提早突圍。」

賈斯文笑道：「突圍？你老小子以爲我已經被圍困了？」

莫邪沒有接口。

賈斯文又道：「莫老邪，別急，還沒部署好可以慢慢來，我有耐心等。」

賈斯文表現得莫測高深。

賈斯文越是表現得莫測高深，莫邪越是沉不住氣而疑神疑鬼。

雖然是大白天，但由於小獨院外圍有一道花木形成，高可及人的柵欄，互相都看不到，而更增不少的詭異氣氛。

因此，莫邪遲疑了一下之後才冷笑道：「等……你等着進入地府吧！」

話鋒略爲一頓，又沉喝一聲：「殺！」

彼响斯應，密如飛蝗的急矢，集中射向小獨院的房間。

對付像賈斯文等五人這樣的高手，這一招並不管用。

牆壁成了當然的盾牌，即使由窗口，門口射入的箭矢，也都如石沉大海。

「箭雨」來得快，停得也快。

毫無疑問，莫邪自己也了解這一招不可能有甚麼效果，明知道不可能有甚麼效果而仍要這麼做，毋非是要收「先聲奪人」之勢而已。

但接下來的招式可就絕了——那是最普通的石灰和胡椒粉。

大批的石灰、胡椒粉，以薄紙包成無數小包當暗器「射」向小獨院。

誰都可以想像到，胡椒粉和石灰包不論能否射入室內，室內的人都受不了。

更絕的一招是，石灰、胡椒粉攻勢發動的同時，「嘩啦」一聲，整個小獨院都倒塌了。

而且，屋頂上早已部署了一張大網，將室內的五人一齊網住。

小獨院是被繩索拉倒的。

這，當然是當勞福之察覺屋頂上有敵人時弄的手脚。

當時，賈斯文認爲是對方想由屋頂施毒，却沒想到是這樣的絕招。

石灰、胡椒粉、瓦片、塵土、外加一張大網，室內五人的狼狽相，自不難想見。

也幸虧賈斯文有先見之明，事先令三個功力較次的女娃兒戴上面罩。

否則，賈斯文、勞福之有如意神功護體，不會有甚麼影响，三個沒有如意神功護體的女娃兒，在目不能睜、口鼻不能呼吸的情況之下，那就慘不忍覩了。

因爲，當他們五人被網住的同時，莫邪的第三招也隨之發動——十多個高手，一齊飛撲，刀劍齊揮地砍向網中的五人。

莫邪並呵呵大笑道：「妙啊！這才是名副其實一網打盡！」

他的狂笑忽然變成一聲驚呼。

大網中金光一閃，最先攻向大網的七個勁裝漢子如遭雷殛，慘呼聲中震飛十丈之外。

金光化作兩個金色光柱，破網而出。

後繼的八個勁裝漢子也隨之紛紛倒斃。

但第二批搶攻的勁裝漢子是有三十個以上，分四面圍攻。

金色光柱快速滚動，擋者披靡，慘呼之聲連綿不斷。

龜劍秋、常含笑、柴如玉等人當然已衝出大網。

這三個女煞星，幾曾受過這種窩囊氣，這一脫困而出，下手又豈會留情。

慘呼連聲中，莫邪的臉色爲之一變再變，但他好像沒有自己出手的打算。

四個勁裝漢子抬着兩大鍋猶在冒烟的滚油，小心地放在莫邪身邊。

莫邪沒好氣地怒叱道：「飯桶，怎麼到現在才弄好？」

由於散佈的石灰、胡椒粉已經消失，賈斯文、勞福之二人收斂了護身的如意神功——金色光柱，現出本來面目。

龜劍秋、常含笑、柴如玉等三人也都由面罩中「解放」出來。

那最後圍攻上去的高手，已剩不到十個。

莫邪入目之下，臉色又是一變，道：「快！快點潑過去！」

「是！」

接口的居然有五個人——四個抬油鍋的勁裝漢子外加勞福之。

憑莫邪的身份，居然沒看到勞福之是如何欺近他身邊的。

不過，莫邪的反應倒是不慢，看到勞福之的同時，他的雙手已摸上大鍋的邊緣。

但勞福之的動作剛好比他快上那麼一點點。

莫邪的雙手才摸上鍋邊，勞福之的雙掌却已探入滚油之中順手一潑。

勞福之已運足如意神功，不怕滚油。

莫邪沒防到這一着，變生意外之下，只好就地騰五丈多高，堪堪地避過「滚油潑面」之危，却已驚出一身冷汗。

莫邪怒恨交併之下，乘着騰升五丈之勢，環飛一匝，俯衝下擊——

一聲霹靂巨震過處，莫邪再度騰昇，也再度凌空下擊。

三昇三擊之後，莫邪凌空三個觔斗，倒飛五丈之外，凝視着勞福之，默然不語。

勞福之硬接對方三掌，雙足已陷入地面一尺以上，但他顯得神態安詳地騰身橫挪五尺，扭頭向賈斯文笑問道：「賈伯伯，您說句公道話，這三掌硬拚，誰優誰劣？」

大屠殺早已終止，賈斯文、常含笑、柴如玉、龜劍秋等人都很悠閑地靜立一旁。

賈斯文拈鬚微笑道：「應該說，是你略遜一等。」

常含笑笑嚷道：「這不公平呀！」

賈斯文道：「是哪一點不公平？」

常含笑道：「明明是平分秋色呀！」

賈斯文道：「不錯，表面上是平分秋色，但妳二哥佔了站在地面以逸待勞的便宜。」

「可是……可是……」

「可是怎樣？」

「莫老邪是『十大』中的絕頂高手之一，已有一甲子以上的修爲……」

勞福之截口笑道：「對，還是小妹說話公平，不過，賈伯伯說的也沒錯！比起那老小子來，我好像是略遜一籌。」

龜劍秋插口笑道：「小滑頭就是小滑頭，說話兩面光……」

勞福之飛快地接口道：「大姊有所不知，現在時代不同了，不滑頭沒得混啦！」

賈斯文傳音說道：「老滑頭想開溜了，可以讓他走。」

賈斯文口中的「老滑頭」當然是莫邪。

昨夜，今朝，「老滑頭」跟「小滑頭」兩度硬拚，都未分高下，心中的那份窩囊不難想見。

目前，對方的人淡然自若，根本沒把他這位一甲子之前就已成名的「十大」中人放在眼中。

而且，兩度跟勞福之交手，都沒法看出對方的師門來歷。

對於對方那神奇莫測的金色光柱，連聽也不會聽說過。

更要命的是，自己認爲別出心裁，萬無一失的「一網打盡計劃」，竟然一敗塗地。

現在，他已只剩下孤家寡人一個，他連對勞福之這個年輕人都幾乎已失去必勝信念，如果勞福之跟賈斯文聯手，那他勢將全軍盡墨。

任何人都不希望自己全軍盡墨，莫老邪當然也不例外。

所以，莫邪必須想法子全身而退。

想於心，形於外，一個人心有所思，有經驗的人是可以看出來的。

賈斯文就是憑經驗看出莫邪已準備開溜，才以傳音功夫通知「小滑頭」注意。

＊　＊　＊

勞福之向莫邪笑問道：「老小子，你是不是『冒牌貨』？」

莫邪淡然一笑道：「如果老夫不是『冒牌貨』，你小子就算是一戰成名了。」

「對對對，你老小子跟我一樣的聰明，」勞福之含笑接道：「想我勞福之，現在才不過是小有名氣。」

「跟我莫老邪打成平手之後，就大大的有名了。」

「是呀！」

「告訴你小子，老夫這個『不老邪神』莫邪，如假包換。」

「好呀！賈伯伯，我已經是响叮噹、叮噹响的大人物啦！」

莫邪忽然冷笑一聲，「作夢！」

「夢」字聲中，左手同時一揚，一聲爆响，一團紅霧向勞福之兜頭罩落，並快速擴散。

金光一閃，紅霧好像被一張無形的網網住，冲霄直上——

就這刹那之間，已失去莫老邪的踪影。

而且，賈斯文也不見了。

十多丈外，一株枝葉濃密的巨松上傳出一串朗笑道：「精彩，精彩，小金剛果然是見面更勝聞名……」

隨着話聲，一道人影有如天馬行空似地直瀉當場，卓立勞福之對面五丈之外。

那是于不二。

于不二身形才落，常含笑已搶先清叱道：「姓于的，你好大的膽子！」

于不二含笑接道：「于不二一切的一切，都不做第二人想，膽子當然也不例外。」

目光轉向勞福之道：「小金剛，其他的不談，武功方面，對你、我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

勞福之仰臉緩緩地道：「那麼，閣下『不二』這個大名就須要改一改了。」

「用不着，」于不二含笑道：「不論過去、現在、未來，你都不可能成爲第一。」

「也許，你我之間，必須比劃比劃才行。」

「不錯，但不是現在。」

「你是怕我們三劍客聯手？」

「不是，我相信你們不可能倚多為勝，說句老實話，就算你們三劍客聯手，我也不怕，何況——」

「何況怎樣？」

「于不二此行，不是要跟你比劃而來。」

「噢……」

「你也不問問我此行目的？」

「我正想問，說吧！」

于不二目光一掠龜劍秋、常含笑、柴如玉等三人，詭秘地一笑道：「我想跟你來一場豪賭，怎麼樣？」

勞福之笑道：「有意思，如何賭法？」

「諸位現在正追查一個人口失蹤的案子？」

「不錯。」

「咱們就以這個案子來賭，誰先破案，誰就是贏家。」

「賭注呢？」

「你的賭注，是你身邊的三位大美人……」

常含笑截口怒叱：「放屁！」

于不二笑道：「黑豹，說話文雅一點，好不好？」

常含笑黛眉一揚之間，勞福之向她打了一個制止的手式道：「小妹別發火，讓他說完。」

緊接着，轉向于不二道：「你閣下的賭注呢？」

于不二道：「我的賭注就是我自己，我勝，三位大美人都歸我，我敗，我這個人歸你。」

勞福之道：「你，非牛非馬，也不是小狗小貓，跟在我身邊毫無作用，我不幹！」

于不二道：「你不是不幹，是不敢。」

勞福之道：「隨便你怎麼說，我都不在乎。」

于不二嘆了口氣道：「看來，方才我說的『見面更勝聞名』，實在說得太早了……」

勞福之截口笑道：「我小金剛現在已經是响叮噹、叮噹响的大人物，你方才那些拍馬屁的話，我一點也不稀罕……」

一串急促的竹哨聲打斷了他的話，也使得于不二臉色微變道：「那就算了，告辭……」

說走就走，話聲才落，人已到了十多丈外的小巷。

勞福之笑道：「慢走，不送！」

「送，送你的頭！」常含笑一指點向他的額角道：「為甚麼不把那小子擺平？」

勞福之狀如未覺，蹙眉「喃喃」自語：「熱鬧是夠熱鬧了，麻煩却也多多。」

常含笑訝問道：「你……在說甚麼呀？」

勞福之發笑道：「血劍，十大，外加一個來歷不明的于不二，這還不夠麻煩嗎？」

龜劍秋插口道：「于不二是否也跟『十大』中人有關？」

勞福之道：「十大中的白道弟子既然已經出道了，黑道中的弟子出道，也就沒甚麼稀奇！」

柴如玉道：「你以為，于不二是誰的徒弟呢？」

勞福之沉思着道：「很難說，也可能不是『十大』中人的弟子。」

常含笑道：「是呀！『十大』中人，好像沒聽說有使摺扇的人？」

勞福之道：「這些暫時不談，先回京城再說……」

柴如玉插口問道：「賈伯伯呢？我們要不要等他老人家？」

勞福之笑笑道：「不必，他老人家不會迷途的。」

* * *

賈斯文正在王莊以南十里之外，跟一男一女殺得不亦樂乎！

他是追躡「不老邪神」莫邪而離去的，現在，正跟他殺得不亦樂乎的一男一女中的那個男的就是莫邪。

至於那女的，由於三個人的惡鬥激烈而又快速，只能約略地看出是一個一身火紅勁裝的女人。

三個人都是徒手，但罡風勁氣所及，週圍十丈之內的棗樹和地面上的雜草，都被摧毀得乾乾淨淨。

毫無疑問，能跟莫邪聯手的那個女的，絕對也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賈斯文能獨鬥這樣的兩位「大人物」，不論他此刻是佔上風或處於劣勢，都足以自豪了。

人影紛飛、勁風激盪中，那女的「咦」了一聲道：「你也會使天心武學？」

賈斯文呵呵大笑道：「現在，妳終于露出狐狸尾巴來了。」

那女的叱喝一聲：「停！」

雙雙虛晃一招，倒縱十丈之外。

現在，可以看清那女的眞面目了。

二十三四的年紀，中等身材，中等姿色，但眉梢眼角却隱含着無限風情，是一個具有十足女人味道的女人，那股子無形媚勁，幾乎可以跟狐狸精媲美。

三個人雖然才由一場無比激烈的惡鬥中停下來，但三個人都表現得氣定神閑，好像甚麼事也不曾發生過一樣。

這情形，對於神秘莫測的賈斯文和早已成名多年、位列「十大」中的莫邪都不稀奇，但表現在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少婦身上，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了。

* * *

賈斯文拈鬚微笑道：「咱們平心靜氣的談談也好。」

莫邪蹙眉未語。

紅衣少婦媚目深注，欲言又止。

賈斯文又笑笑道：「能否請教芳駕

尊姓芳名？」

紅衣少婦臉色陰晴不定，少頃過後，才一挑黛眉道：「我叫劉媚娘。」

賈斯文道：「很好，人如其名，替妳取這個名字的人很有學問。」

劉媚娘道：「方才，你說我露出狐狸尾巴，是甚麼意思？」

賈斯文道：「這裡面的意思，二位應該比我更明白呀！」

「我就是不明才問。」

「沒關係，我可以慢慢解釋。」

劉媚娘沒接口。

賈斯文轉向莫邪問道：「莫老邪，你也有興趣聽嗎？」

莫邪漠然地道：「我的興趣不怎麼大。」

「馬馬虎虎，勉為其難吧！」賈斯文目光一掠對方二人道：「一甲子之前，有關你們『十大』神秘失踪的秘密，迄今仍然是一個難解之謎，閣下是當事人之一，可否現身說法，加以說明呢？」

莫邪道：「沒這個必要，我也沒興趣。」

「那麼，只好由在下代勞了。」

「隨你的便。」

「很好，」賈斯文沉思着道：「武林中有一正一邪兩個很神秘的組合，正的叫天心谷，邪的叫快樂宮。

「這兩個組合雖然是一正一邪，却由來是井水不犯河水，互不侵犯，門下弟子也不在江湖上走動。

「所以，武林中人，雖然知道有這麼兩個神秘的組合，却沒人知道這兩個神秘組合在甚麼地方，首腦人物是甚麼人……」

劉媚娘截問道：「你知道？」

「別打岔好不好？」

「好，說下去。」

他們的所在是一片棗林，此時，勞福之等人也剛好由棗林外的官道上經過，勞福之禁不住朗聲笑道：「妙極妙極！這眞是：不是寃家不碰頭。」

莫邪、劉媚娘的臉色都微微一變。

賈斯文道：「二位請放心，我賈斯文絕不倚多為勝，當我說完之後，如果二位還有興趣，咱們三個還可以再打一架，否則，二位儘管大搖大擺的走人，我賈某人絕不留難。」

劉媚娘櫻唇一披之間，莫邪搶先冷笑道：「很有大俠的風範。」

勞福之笑道：「老小子，你總算說對了一句話，不錯，我賈伯伯雖然不是甚麼名震武林的大俠，却的確具有一代大俠的風範。」

賈斯文道：「你小子別給我臉上貼金，你們四個娃兒都聽好，好好地在一旁聽故事，不許插咀。」

常含笑搶先笑問：「插手呢？」

「更不可以！」

這當兒，劉媚娘的一雙媚目，儘在勞福之等幾個年輕人的週身上下，恣意地掃視着。

賈斯文目光一掠莫邪、劉媚娘二人，話鋒一轉，道：「由于天心谷、快樂宮都過於神秘，並從不過問武林恩怨和是非，所以，武林中人幾乎已忘記了江湖中曾經有過這樣的神秘組合。」

話鋒一頓，又道：「一甲子之前，『十大』之所以神秘失踪，聽說就是跟天心谷有關。」

劉媚娘插口問道：「是誰說的？」

「就算是在下說的吧！」

「好，繼續說下去。」

賈斯文徐徐地道：「據說，當時『十大』中的三仙正在某一處深山中採葯，跟一妖、雙怪、四煞狹路相逢，展開一場遭遇戰，三仙以三對六，其艱苦情況，自不難想見……」

劉媚娘截口問道：「不對吧？」

賈斯文道：「哪裡不對？」

劉媚娘道：「十大中三正對七邪，是三對七，你怎麼說成三對六？」

「有道理，看來，妳聽得很仔細。」

「……」

「不過，我之所以說三對六，也是有道理的。」

「噢……」

「雙怪中的丁玲是亦正亦邪人物，當時，丁玲守中立在一旁涼快，所以，三仙所力戰的只有六個。」

「結果怎麼樣？」

賈斯文笑笑道：「很不幸，他們惡鬥的地點，就在天心谷的旁邊，因而驚動了天心谷中的輪值護法，結果是三仙和未參戰的丁玲被逐離當地，其餘六位都成了天心谷中的貴賓，永遠不許離谷。」

話鋒一頓，目注莫邪笑問道：「莫老邪！你是當時的當事人之一，在下我有沒有說錯？」

莫邪漠然點首道：「不錯。」

劉媚娘道：「之後呢？」

賈斯文道：「以後，大概是三年之前，天心谷的六位貴賓中，有一位勾搭上了天心谷中的一名風流艷婢，在那位艷婢的精心策劃下，雙雙逃了出來，據說，三年之前，為了貪圖一夕風流而失職被囚的那位輪值護法，迄今仍未恢復自由哩！」

賈斯文的「故事」說得很露骨，只差沒有指名道姓而已。

聽「故事」的莫邪、劉媚娘二人臉色一變再變，却都沒有插口。

賈斯文又道：「二位還有甚麼疑問嗎？」

劉媚娘注目問道：「你……是天心谷的人？」

「不是。」

「那你的天心武學由何而來？」

「別自作聰明，我說的已經夠多，不想再說下去了。」

「我只問一個問題，這些，你是怎麼知道的？」

賈斯文道：「還是那句話，我不想

再說，如果二位沒有再打一架的興趣，那麼，二位都可以請了。」

莫邪、劉媚娘方自互望一眼，賈斯文又道：「我有兩句逆耳艮言奉贈……」

莫邪截口冷笑道：「既然是逆耳的話，不說也罷，告辭！」

話落身起，兩人同時長身疾射，也不管大白天驚世駭俗，一掠之勢就已到箭遠之外。

龜劍秋徐徐地道：「賈伯伯，爲甚麼不把那兩個留下來？」

「留下來？談何容易。」賈斯文苦笑了一下道：「據說，天心谷中即使是十歲娃兒，到江湖上來也夠得上稱爲一流中的一流高手，僅由這一點，也不難想見那劉媚娘的武功之高了。」

柴如玉道：「可是方才，您曾經獨戰劉媚娘，還加上一個『十大』中的莫老邪。」

常含笑道：「是哦！看情形，方才你們還不曾分出高下。」

「不錯，方才，我們雙方都有些保留。」

「哦……」

賈斯文長嘆出聲。

「方才，要不是我施展天心武學，還眞不容易教他們知難而退哩！」

龜劍秋道：「對了，賈伯伯，您怎麼會使天心武學？還有，一甲子以前的武林秘辛，您又是怎麼知道的？」

柴如玉道：「是呀！有關一甲子以前的秘密，我曾經問過恩師很多次，她老人家就是不肯說。」

賈斯文道：「武林中人都愛面子，當年令師和三仙被天心谷中的人趕走，雖然遠比被拘爲階下囚的其餘六個好得多，但畢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所以，他們都不願意提及。」

常含笑道：「賈伯伯，三仙和丁老前輩未被拘禁，是不是由于他們不是黑道中人？」

「是的。」

「天心谷中的人既然不涉及江湖，又怎能知道江湖上的人誰是黑道誰是白道？」

「問得好，」賈斯文含笑接道：「天心谷的人只是不過問江湖恩怨和是非，並不是沒有人在江湖走動。」

「哦……」

「而且，天心谷派在江湖上走動的人，只有一位，一年輪派一人，這個人，不論身份、地位、武功和年紀，都是很高的人，所以，他們雖然不涉及江湖恩怨，但對江湖動態却瞭如指掌。」

常含笑禁不住苦笑道：「眞是怪人怪事。」

龜劍秋也苦笑道：「賈伯伯，您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哩？」

「其實，我已經在間接回答了。」賈斯文笑笑道：「我所知道的這些秘辛，就是十年之前，由一位天心谷輪值外巡的長老告訴我的。」

「關於天心武學呢？」

「天心武學也是那位長老所傳授。」

「那位長老爲甚麼對您那麼好？」

「這，可以分兩方面來說。」

原來那位天心谷的長老所帶的盤川被小偷偷走，身陷困境，憑他的身份既不能去偷，也沒地方可借，只好以心愛的寶劍向當舖押借。

就在當舖門口跟賈斯文不期而遇。

常含笑聽到這裡，忍不住插嘴笑道：「妙呀！賈伯伯也上過當舖。」

「上當舖也不是甚麼丟人的事呀！」賈斯文含笑接道：「看哪天賈伯伯缺錢用時，把妳這小丫頭也押到當舖去。」

緊接着又道：「說來這也是一個『緣』字，其實，那天我不是上當舖，而是由當舖門口經過。」

也由于當時賈斯文由當舖門口經過，才使本來武功平凡的勞伯仁成爲高深莫測的賈斯文。

當時，賈斯文一眼就看出那位天心谷的長老身中奇毒，三個對時(即七十二小時)之後即將發作，一發作就無葯可救。

當賈斯文向那位長老說明這些時，那位長老還不相信，但當賈斯文要求他靜坐運功默察一週天之後，才知道賈斯文並非危言聳聽。

原來那位長老于三個月之前，在苗疆採葯時，曾在一個險谷中誅殺一條千年蜈蚣。

千年蜈蚣本身至毒，險谷中更積聚千百年的各種瘴氣，但那位長老自恃功力精深，又預服過天心谷特製的祛毒聖葯，順利完成任務，並獲得一粒武林中人視爲至寶的天蜈珠。

而且，爲防萬一，事後他還特別運功默察過，並未中甚麼毒。

當賈斯文替他解毒，並慨贈盤川之後，他向賈斯文提出心中的疑問：「爲甚麼三個月以前中的毒，到現在才發作？而且當時以及到目前爲止，自己都沒發現甚麼中毒的跡象？」

賈斯文能夠替對方解毒，却沒法解答對方的問題，只能報以苦笑。

當然，從此賈斯文跟那位長老成了莫逆之交，並自動說明自己的姓名、來歷。

這時候，常含笑又插口笑問：「可是，您還沒有說到那位長老的姓名哩！」

「偏是妳這小丫頭性急，」賈斯文故意瞪了她一眼，道：「告訴妳，那位長老姓武名揚，現在是天心谷的谷主。」

「哦……」

常含笑伸了一下舌頭，賈斯文又娓娓地說下去：

當時，賈斯文、武揚在一起盤桓了一晝夜之久，雙方有了更深的了解。

原來天心谷是道教的一支。

道衆有所謂「天劫」之說，也就是六十年一小劫，三百六十年一大劫。

天心谷成立已經三百五十年，距三百六十年的「週天大劫」只剩十年。

武揚精通先天易數，早已靜中參悟，此行當可跟可以化解這一場「週天大劫」的人不期而遇。

常含笑又忍不住插口道：「那個人就是賈伯伯您？」

這回，賈斯文沒有瞪她，只是點點頭道：「不錯，你們這些人也都是。」

四個年輕人同聲驚「啊」。

賈斯文又道：「當時，武揚送給我一本小册子和一個小革囊。」

柴如玉接問道：「那一定是非常珍貴的東西？」

「當然，」賈斯文正容接道：「小册子中是天心谷的武學精華『天心寶典』，至於那小革囊中……」

他目注常含笑問道：「小丫頭猜猜看，裡面是甚麼東西？」

常含笑不依地道：「爲甚麼一定要我猜？」

「因爲，妳最野、最調皮、最愛說話、年紀也最小。」

「可不可以提出一個範圍？」

「方才，我的談話中曾經提及。」

「那東西有多大？」

賈斯文道：「藏在小革囊中的東西，妳說能有多大呢？」

常含笑美目一轉道：「猜中了有獎嗎？」

「有，白銀一兩。」

「哼！賈伯伯『小兒科』。」

「一兩銀子可以買不少東西呀，妳要不要猜？」

「當然要猜！」

「那就快點猜吧！」

「是那條千年蜈蚣的天蜈珠？」

「不錯。」賈斯文正容接道：「也由於那小革囊，我才想到武揚中毒之後，爲甚麼一直到三個月之後才發作的原因。」

常含笑道：「就是由於那天蜈珠和小革囊？」

賈斯文道：「是的，天蜈珠雖然是祛毒至寶，但對於已中之劇毒，却必須含在口中才能解除。

「當時武揚身懷天蜈珠，所中之毒被尅制住，以致不能察覺，也不會發作。

「但當武揚將天蜈珠藏於革囊中後，祛毒特性被隔離而減弱，以致所中劇毒也隨之顯示出來。

「當我說明這些之後，武揚也禁不住苦笑道：『我是捧着金飯碗要飯，所以把它送給你這位大國手，算是貨賣識家，最恰當不過了』……」

常含笑接問道：「以後呢？」

賈斯文道：「以後，當莫老邪勾搭劉媚娘逃出天心谷之後，武揚特別出谷跟我做了一次詳談，那時，他已經是天心谷的谷主了。」

「當時，談些甚麼，談些甚麼？」

「談些甚麼，妳鬼丫頭可以猜想到的，最近三年來，我對你們武功的督促，也比以前更加嚴格得多，是不是？」

「唔……」

「該來的終於來了，」賈斯文目光一掠「三劍客」道：「以前，我不准你們施展的武功，從現在起解除禁令。」

「是……」

「三劍客」同聲恭應之後，常含笑又笑道：「原來賈伯伯傳給我們的武功，是天心武學。」

賈斯文道：「對於天心武學，你們四個中，柴丫頭等於是一個『新兵』，可由福兒擇容易速成的加速傳授。」

勞福之道：「可是，我正準備去青島。」

賈斯文道：「帶柴丫頭一起去，可以隨時隨地加以傳授。」

「是。」

「現在，先回京再仔細研商一下。」

＊ ＊ ＊

王莊東郊一幢小木屋中。

人兒兩個——于不二、狐狸精。

小木屋位於一片竹林中，環境清幽脫俗，室內更是收拾得一塵不染。

環境很不錯，室內的人兒更是有如金童玉女，人見人愛。

可是，目前的氣氛，却顯然不太協調。

狐狸精端坐椅上，板着一張俏臉，凝注窗外，默然不語。

于不二一臉的尷尬，僵立狐狸精的身邊，一再地欲言又止。

半晌過後，于不二試探着以左手搭上她的肩頭，却換來一聲清叱：「不許碰我！」

于不二却是笑意盎然地道：「謝天謝地，姑奶奶總算開了金口了。」

狐狸精寒着臉，哼了一聲。

于不二是在王記客棧旁跟勞福之「豪賭」時，被一陣急促的竹哨聲召走的。

莫非那個發出急促竹哨聲的人就是狐狸精？

如果是，那麼，憑于不二的身手之高，居然要受到狐狸精的召喚和奚落，除非于不二是受到狐狸精美色的迷惑，否則，狐狸精這個人就未免太神秘可怕了。

于不二並未因對方的那句「不許碰我」而放下他的左手，反而嘻皮笑臉地道：「姑奶奶，妳用緊急傳呼把我叫來，該不是爲了擺臉色給我看吧？」

狐狸精側轉嬌軀，深深地看着他，冷冷地道：「你，荒唐得連怎麼稱呼我都忘記了。」

于不二神色一正道：「我沒忘記，妳是金牌使者，是宮主身邊的大紅人。」

「眞難爲你，還記得這些。」

「……」于不二苦笑無言。

「現在，我以金牌使者的身份跟你說話，你要放莊重一點！」

「是！」

「我問你，一年以前，宮主爲甚麼派你下山？」

「回使者的話，宮主派我下山，是爲了觀察武林動態，增加江湖閱歷。」

「那麼，你的成績呢？」

「到目前爲止，我已經知道，天心谷的人已經進入江湖。」

「何以見得？」

「莫老邪、賈斯文、勞福之等人，顯然都會使天心武學。」

「就憑這一點，你就斷定他們都是天心谷的人？」

「難道不是？」

「我問你，如果是，他們之間爲甚麼要自相殘殺？」

「這個……」

狐狸精冷笑道：「告訴你，到目前爲止，連我都還沒摸淸情況。」

于不二苦笑道：「所以，妳才繼續隱藏實力，在莫老邪、勞福之二人之間，左右逢源？」

「我這個策略，至少比你高出太多太多。」

「我了解。」

「至于你，一年多以來，除了到處拈花惹草、狂妄、炫耀之外，可以說一無是處！」

「這……未免太主觀了吧？」

狐狸精嘆了口氣道：「于不二，離宮後的這一年多以來，你已經被這花花世界迷失本性了。」

于不二漫應道：「沒這麼嚴重吧！」

「還不嚴重？」狐狸精冷笑道：「你以爲要把小命玩掉了才算嚴重？」

「……」

「你也以爲，對你的這些批評，都是我個人的偏見？」

「難道還有別人的？」

「不錯。」

「那是誰？」

狐狸精一個字、一個字地道：「沈長老。」

于不二臉色一變道：「沈長老也下山了？」

狐狸精點點頭道：「你明白，沈長老是快樂宮的活閻王，很多事連宮主也必須對他禮讓三分……」

于不二截口問道：「妳幾時見到沈長老？」

「就在我把你召到這兒來之前。」

「現在呢？」

「已經走了。」

「他……他老人家怎麼說？」

狐狸精正容說道：「他老人家說，很欣賞你的武功成就，要你千萬莫迷失了本性。」

于不二臉色一變再變。

狐狸精又道：「他老人家還說，目前，還不到本宮出面的時候。」

于不二道：「那……我該做些甚麼？」

狐狸精道：「目前，你甚麼都不必做，只是一個看戲的。」

「這倒是很輕鬆。」

「輕鬆？以你這一年多以來的所做所爲來說，要做好一個看戲的，可不容易哩！」

于不二苦笑着，欲言又止。

狐狸精又道：「還有，從現在起，不許再跟三劍客那批人打甚麼交道。」

「這也是沈長老的意思？」

「也許……是我在假傳聖旨吧！」

「我倒希望妳眞的是假傳聖旨。」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這句話的學問可大哩！」于不二涎臉笑道：「如果妳眞的是假傳聖旨，唯一的理由是不讓我追求龜劍秋和常含笑……」

狐狸精截口媚笑：「你還說漏了一個。」

「不會遺漏的，是妳接口太早了一點。」

「噢……」

「妳的意思，指的是那位苗疆美女柴如玉？」

「唔……」

「想想看，妳不讓我接近那三位大美人，是不是爲了吃醋？而吃醋的出發點是愛，所以，我才希望妳眞的是假傳聖旨。」

狐狸精似笑非笑地道：「很可惜，我傳的是眞的聖旨。」

于不二笑道：「沒關係，我了解妳還是最愛我的，妳要明白，像我這樣武功卓絕，年富力强的美男子，普天之下不可能找到第二個的……」

狐狸精截口笑道：「別臭美了，我要下逐客令啦！」

于不二道：「哪有那麼簡單的事，好久沒親熱過了，不打發一點怎麼行……」

于不二已將她來了個「軟玉溫香抱滿懷」。

狐狸精掙扎着道：「不行，大白天我沒興趣……」

「待會妳一定有興趣的……」

于不二抱着她的嬌軀，邊說邊邪笑着走向裡間。

* * *

快樂宮的人早就在江湖上活動了。

狐狸精、于不二都是快樂宮中的年輕高手。

另外以賈斯文爲領導人的三劍客方面，已經知道多少？或者還是一無所知呢？

* * *

另一處的一幢農舍中，也有兩個人在悄聲密議着。

那是莫邪和劉媚娘。

兩人對望着沉默了少頃之後，莫邪才嘆了口氣道：「眞想不到，勞福之

那小子年紀輕輕，竟然這麼難纏。」

劉媚娘哼了一聲道：「不管那小子有多難纏，但他們充其量只有少數幾個人，只要我們的計劃能順利成功，就算是天心谷的人傾巢而出，我也不怕。」

莫邪苦笑道：「可是，由於馬臉王提供勞福之那小子的綫索，必然對我們的計劃構成困擾。」

劉媚娘道：「目前還談不上困擾，我們還有充分時間加以補救……」

劉媚娘說到這裡，忽有所憶地「哦」了一聲道：「對了，從現在起，我們的任何行動，都不能讓狐狸精知道。」

莫邪一怔道：「妳說的是胡莉？」

「廢話！難道你還不知道胡莉就是狐狸精。」

「可是，胡莉才提供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你說的是她提供勞福之那小子所分析出來的構想消息？」

「是呀！由這一點，足以証明，胡莉是眞心替我們做事的。」

劉媚娘冷笑道：「莫邪，以你的年紀，如果說一句『吃的鹽比我吃的飯還要多』，絕對不算誇張，是不是？」

莫邪苦笑了一下道：「不錯。」

劉媚娘道：「可是，也許你是被胡莉的美色迷失了神智，你的腦子還不如我這個年輕人管用。」

莫邪苦笑如故地道：「說吧！到底是甚麼地方不對勁？」

「我問你，胡莉跟勞福之那小子有過一腿，你知不知道？」

「知道。」

「如果你自己是胡莉，在莫邪、勞福之那小子二人之間，你會喜歡誰？」

「……」莫邪苦笑。

「你心中已承認，胡莉不可能眞心喜歡你？」

「……」

「那麼，胡莉把不利於勞小子的消息提供給你，居心何在？」

莫邪一楞道：「難道說，她所提供的消息是故意揑造的？」

劉媚娘道：「消息應該是眞的，但她的用心實在可疑。」

「那麼，妳以爲……」

「在沒有抓住証據之前，我不能胡亂瞎猜，但防人之心不可無，明白嗎？」

「我懂。」莫邪苦笑着接道：「希望我不是被美色迷失神智，也希望妳不是因醋勁而疑神疑鬼。」

「醋你的頭！」劉媚娘一指點上他的額角道：「老實告訴你，我懷疑胡莉是快樂宮的人。」

莫邪身子一震道：「怎會有這樣的奇想？」

劉媚娘徐徐地道：「你忘了我是天心谷出來的人？」

* * *

天心谷出來的人果然不是「蓋」的，不但武功高人一等，連聯想力也高人一等。

劉媚娘僅憑她的聯想而一口道破狐狸精胡莉是快樂宮的人，此中是否還有別的因素呢？

查明眞相　網開一面

又是黃昏。

百藝雜陳的天橋，又開始熱鬧起來。

偷得浮生半日閑的勞福之，顯得頗悠閑地獨自在龍蛇雜處的衆多遊人中緩步閑逛。

這，好像有點令人費解。

勞福之不是要和柴如玉一起去青島的嗎？又怎會還有工夫閑逛？

現在，他在一個測字攤前停了下來。

其實，不是他自動停下來，是那位測字攤的主人招呼他停下來的。

勞福之停下之後，就「咦」了一聲。

勞福之是在天橋地區長大的，對天橋地區的人和物，甚至是一草一木，都可說是瞭如指掌，對這個測字攤位當然也不例外。

這個測字攤的主人自號張鐵嘴，是一位頗有書卷氣息的中年文士。

但現在，測字攤的主人換了，攤位上的布招也換了新的。

原來的「張鐵嘴」換成了「沈鋼嘴」，還加上了「千金論休咎」、「一字斷生死」的誇大布招。

「鋼嘴」當然比「鐵嘴」更厲害。

事實上，這位沈鋼嘴的賣相也比張鐵嘴要「夠看」得多。

國字臉，海口獅鼻，鬚眉全白，面色紅潤有如嬰兒，一襲黃衫整潔得一塵不染。

這樣的儀表，怎麼看也不像是一個以測字糊口的江湖人，而這也就是勞福之之所以「咦」了一聲的原因之一。

勞福之「咦」了一聲之後，笑問道：「老丈有何指教？」

黃衫老人手拈垂胸白髯，微笑地道：「一個測字看相的請你留下來，當然是爲了拉生意呀！」

「很抱歉，我這個人從來不看相。」

「那麼測一個字吧！」

「對測字也沒興趣。」

「試試看，一定有興趣的，我沈鋼嘴以一甲子的信譽保証，不靈不要錢。」

「……」

「而且，老朽看得出來，你小金剛正在進行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心中難免有若干疑問，是不是？」

勞福之笑問道：「看來，老丈是有心人？」

黃衫老人神秘地一笑道：「人人都是有心人，沒有心的人一定是死人。」

「有意思，」勞福之笑問道：「老丈才到天橋，怎會認識我小金剛？」

黃衫老人拈鬚笑道：「不認識你小金剛，還配到天橋來混嗎！」

「老丈這一捧，我小金剛好像眞的成了大人物了。」

「你早已是大人物了，這是老朽徒弟說的。」

「老丈高徒是——」

「勞公子認識他的，他就是以前坐在這裡的張鐵嘴。」

「哦……」

「怎麼樣？要不要測個字？」

勞福之苦笑道：「面對老丈這位有心人，我想拒絕也很難。」

黃衫老人笑道：「不必爲難，千兩銀子對你勞大公子來說，實在算不了甚麼。」

勞福之一怔道：「測一個字，要一千兩銀子？」

「不錯。」

「那麼，看相呢？」

「也是一千兩。」

「這眞是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

「也算是敲竹槓。」

「看來，這一記竹槓是非挨不可？」

黃衫老人似笑非笑地道：「那倒是不見得，沒有誰勉强你一定要挨這一記竹槓，不過，老朽爲你勞公子借箸代籌，還是挨上這一記竹槓比較合算。」

勞福之也是似笑非笑地道：「想必還有很動聽的理由？」

黃衫老人道：「老朽的理由不一定很動聽，而且只有三項。」

「請講。」

「第一，老朽鋼口判斷，絕對言之有物而又奇準無比，不靈不要錢。」

「第二呢？」

「第二，不論看相或測字，都另有贈品，而且都是你勞公子最需要的，也是無法估價的贈品。」

勞福之笑道：「無法估價的贈品，那可能是超過一千兩銀子……」

黃衫老人截口道：「不是可能，是絕對。」

「絕對超過一千兩銀子？」

「不錯。」

「那……老丈這筆生意豈非蝕本了？」

「蝕本也不要緊，俗語說得好！吃虧就是便宜呀！」

「好一個吃虧就是便宜，現在請說第三？」

「第三，酬金可以後付，這也就是說，如果老朽說不準，你可以不付銀兩。」

勞福之忍不住笑道：「便宜都給我佔盡了，我勞福之的宗旨，一向是甚麼都吃，就是不吃虧。」

黃衫老人道：「所以，這筆生意成交了？」

「成交了。」

「是看相還是測字？」

「測字。」

「測甚麼字？」

「這個……」勞福之目光一轉，看到不遠處的一個「泰山石敢當」的石碑，信口接道：「就是那個『石敢當』的『石』字吧！」

「很好，」黃衫老人注目問道：「勞公子想問甚麼？」

勞福之不加思索地道：「尋人。」

黃衫老人先在一張白紙上寫了一個「石」字，然後向勞福之端詳了一陣子，才徐徐地道：「石上加山是岩，勞公子現在的位置是坐南面北，北爲癸水，你要找的人是在岩水之間，岩是山的附屬品，所以，也可以說是在山水之間。」

勞福之轉了一個方向道：「方向呢？我是說，我該向哪一個方向去追尋？」

黃衫人道：「你現在是坐西北，面東南，向東南去找，準沒錯。」

勞福之道：「我想找的人，一定能找到嗎？」

「一定可以找到。」

「那個人是否還活着？」

「這很難說，」黃衫老人沉思着接道：「石上的一橫出頭是右字，右字左邊加立人是天佑吉人的佑字，你要找的人如果是吉人，一定還活着，如果你要找的不止是一個人，就必然有人活着，也有人遭逢不幸……」

如果黃衫老人眞是一個單純的測字老頭，就未免太不可思議了。

——他所測的「山水之間」，跟勞福之根據胡莉所提供的消息研判出來的結果相符合。

——青島海岸綫在北京西南方，方向也完全正確。

——在那樣的環境中，那些工人必然有人健在，也有人不幸死亡。

因此，勞福之雖然心念電轉，却沒接口，只是定定的看着對方。

黃衫老人笑問道：「對於老朽所說的這些，還滿意嗎？」

「滿意，」勞福之徐徐地道：「如果老丈能將眞實姓名見示，我就更加滿意了。」

黃衫老人微笑地道：「別節外生枝，現在交易完成，根據方才的協議，酬金後付，至於贈品，早已藏在你的口袋中，你可以探手摸一下，但現在不准看。」

憑勞福之的身手之高，如果是以往有人這樣說，早已神不知鬼不覺地把東西放在他身上的口袋中，打死他也不會相信。

但現在不一樣了。

由於黃衫老人表現得神秘莫測，令人難辨敵友，他不加思索地探手自己的口袋中，証實口袋中有一個小小的紙捲兒，不由苦笑道：「高明。」

黃衫老人道：「這高明二字出於你

小金剛之口，老朽深感無上光榮。」

勞福之苦笑如故地道：「這個……甚麼時候才能看？」

「回家再看。」黃衫老人正容接道：「越快越好，請！」

* * *

勞福之乖乖地「回家」了。

勞福之絕對不是一個「乖」人。

他目前之所以這麼「乖」，是由於對神秘莫測的黃衫老人有了錯覺——下意識地認爲是天心谷出來的高人。

要是他知道黃衫老人就是快樂宮的沈長老，不氣得吐血才怪。

沈長老那紙捲兒的內容很簡單，却算得上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今夜三更之前，血劍門要綁架龜劍秋、常含笑、柴如玉三人中之一，迫使勞福之訂下「不再插手人口失踪案」的城下之盟。

像這樣的消息，誰敢否定不是「價值無法估計的贈品」？

如果是在沒發現劉媚娘、莫邪二人之前，有人說要綁架上述三人中之一，勞福之一定會嗤之以鼻。

但現在不同。

因爲，儘管「血劍門」還沒正式公開活動，但勞福之已了解到劉媚娘，莫邪二人都是血劍門中的高級頭頭。

而且經過王莊的激戰之後，也已經深知劉媚娘、莫邪確有綁架上述三人之一的實力。

更何況賈斯文也早有先見之明，臨走時還特別交代三位女嬌娃不可落單。

現在要命的是：賈斯文不在，龜劍秋却已落單——獨自回家去了。

如果沈長老所提供的消息不假，那麼，落了單的龜劍秋，目前可能已經陷入險境。

* * *

勞福之神色冷肅地道：「現在，我立刻去大姊家中瞧瞧。」

三劍客新近添上柴如玉之後，龜劍秋的大姊已降爲二姊了，但由於勞福之叫慣了「大姊」，目前不經意之下，「大姊」二字仍然是脫口而出。

眞正的大姊柴如玉却很有風度，從來不以大姊自居，而只要三劍客叫她「玉姊」。

柴如玉、常含笑二人同聲說道：「我也去。」

「不！」勞福之毅然地接道：「二位都在家坐鎮，我很快就回來，如有强敵侵犯，請沉着應戰，苦撐待援。」

「咻——」

一綫金光挾着破空聲穿窗而入。

勞福之順手一抄，以左手食、中二指夾住一支金釵。

常含笑脫口驚呼，「是大姊的……」

龜劍秋頭上的綰髮金釵被當作暗器打進來，那麼龜劍秋的遭遇，已不言可喻。

勞福之苦笑着一嘆道：「這些王八蛋，動作好快。」

外面傳來劉媚娘的語聲道：「對我來說，已經是太慢了。」

「我諒妳也不敢把我大姊怎麼樣！」

勞福之話出同時，人已飛身穿窗而出，那句話的後半句等於是站在劉媚娘身前說的。

劉媚娘笑道：「像你大姊那樣天仙化人，我見猶憐的大美人，我當然捨不得把她怎麼樣，不過——」

她故意把「過」字的尾音拖得很長，不接下去。

勞福之接問道：「不過怎樣？」

劉媚娘抿唇媚笑：「如果是在一個臭男人身邊，那就很難說了。」

「他敢！」勞福之目射煞芒，威態懾人。

「莫老邪可不是柳下惠，也不是甚麼君子，你說他敢不敢呢？」

隨後出來的柴如玉、常含笑同時亮出兵刃，常含笑並沉聲喝道：「二哥，擒下這妖婦，作爲交換。」

勞福之搖手制止道：「不忙。」

劉媚娘笑道：「勞福之，你眞沉得住氣。」

勞福之笑接道：「我當然沉得住氣，我深信，我大姊雖居虎口，却是安如泰山。」

勞福之不但笑意盎然，連語氣、神態也顯得自然之至。

勞福之所以有這樣的表現，倒不是他故做姿態，而是由於他錯將快樂宮的沈長老當作是天心谷的人。

他認爲，沈長老既然能事先示警，也必然會設法維護被「綁架」的人的安全。

此外，血劍門「綁架」的目的是迫使他接受「不插手人口失踪案」，也就不可能危害被綁架的人。

所以，他認爲劉媚娘的話不過是虛聲恫嚇而已。

常含笑接口冷笑道：「劉媚娘，妳好大的狗膽！」

劉媚娘笑問道：「黑豹，妳的意思，是指我綁架了你們的大姊，還敢單獨前來炫耀？」

「……」常含笑哼了一聲。

劉媚娘又道：「其實，這跟我的虎膽或狗膽都不相干，因爲，有龜劍秋在我手中，我不怕你們會對我怎麼樣，再說，我能有力量生擒龜劍秋，也絕對有力量可以自保，更何況——」

勞福之接問道：「何況怎樣？」

劉媚娘徐徐地道：「奴家此行，不是爲了打架而來。」

「想以我大姊作爲要脅，談條件？」

「不錯。」

「說說看。」

「兩條路任你走，第一、你們都加盟血劍門。」

「好主意。」勞福之笑問道：「加盟之後，是不是要我當血劍門的門主？」

劉媚娘笑道：「好大的胃口，老實告訴你，奴家和莫老邪也不過是第二，第三副門主。」

「門主和第一副門主是誰？」

「門主是誰，目前你毋須知道，如果你有誠意加盟，可以登上第一副門主寶座，三位美姑娘也可以獲得一級護法的職位。」

「這條件很優惠呀。」

「本來是很優惠。」

「可是——」

「可是怎樣？」

「如果我登上第一副門主的寶座，」勞福之含笑接道：「豈非是爬到妳上面去了？」

劉媚娘媚笑道：「小滑頭就愛佔便宜，其實，爬到我上面來又有甚麼不好，那是皆大歡喜，雙方都很舒服的事呀！」

常含笑忍不住冷笑一聲：「無恥！」

「黑豹已經在吃醋了。」劉媚娘媚笑道：「小金剛，你怎麼說？」

勞福之道：「先說第二條路。」

劉媚娘正容說道：「第二條路就是從現在起，半年之內，不許插手人口失踪這個案子。」

勞福之道：「如果我兩條路都不肯走呢？」

劉媚娘道：「那……首先是龜劍秋遭殃，然後，你們這些人都會步龜劍秋的後塵。」

勞福之沒接口。

劉媚娘又道：「勞福之，現在是該你善加抉擇的時候了。」

勞福之徐徐地道：「我要走自己的第三條路。」

劉媚娘臉色一變之間，勞福之又道：「我的第三條路怎麼走法，三天之後再告訴妳。」

劉媚娘冷笑道：「你要是想利用這三天工夫把龜劍秋救出來，那是作夢！」

「隨便妳怎麼想吧！現在，我要向妳請教一個問題。」

「甚麼問題？」

「妳是如何綁架我大姊的？」

「問得好，在我回答之前，我要先向你請教一個問題。」

勞福之笑道：「跟我一樣，妳一點也不肯吃虧，好！問吧！」

劉媚娘注目問道：「我已經有十天不見賈斯文和京都總捕頭龜振的行踪，他們二位到哪裡去了？」

「妳這一問，白問了。」

「你是不肯說？」

「不是不肯說，是不知道。」

「你會不知道？」

「妳要明白，他們二位都是我的長輩，做長輩的要到哪裡去，難道還要先向我這個小輩報告？」

「簡直是强詞奪理！」

「再說，我即使知道他們二位的行踪，也不可能告訴妳。」

「這才是眞話？」

「也許吧！」

「我不勉强你，不過，」劉媚娘一臉媚笑道：「你要是眞想爬到我上面來，最好是乖一點。」

勞福之笑笑道：「我會不會爬到妳上面去，最多三天之後妳一定可以知道，可是，在這三天之內，妳一定要保証我大姊毫髮無損，否則，哼！」

劉媚娘道：「否則，你還能把我吃掉！」

勞福之道：「對人肉，我一點興趣都沒有，所以不會把妳吃掉，但妳可以估量一下，能不能全身而退？」

劉媚娘道：「我早就說過了，我有力量自保，退一步說，即使你有力量把我留下來，到時候，首先吃虧的是你大姊。」

「妳敢！」

「我爲甚麼不敢，來此之前，我就交代過，萬一我兩個時辰之內沒有回去，就毀掉龜劍秋的貞操！」

勞福之蹙眉未語。

劉媚娘道：「我這樣說法，等於已經保証三天之內你大姊會毫髮無損了，是不是？」

勞福之仍未接口。

劉媚娘又道：「當然，像這樣的保証有先決條件。」

「甚麼條件？」

「很簡單，目前你不能節外生枝。」

勞福之苦笑道：「好吧！我不能不承認，妳是我自出道以來，所遇上的最難纏的對手。」

「過獎！」

「現在，請回答我方才所問的問題。」

劉媚娘忍不住得意地笑道：「能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毫髮無損地生擒三劍客中的老大，這的確是值得自豪的大事。」

勞福之道：「要不要我也誇獎妳一聲？」

劉媚娘道：「那倒不必，用暗算手段畢竟不是甚麼光彩的。」

「妳是使用迷藥？」

「不錯。」

「甚麼性質的迷藥？」

「是本門所研創，無色無臭，不傷身體，是藥效奇快的迷藥。」

「施藥過程呢？」

劉媚娘道：「勞福之，你問得太多了，這是我個人的秘密，我不會說的。」

勞福之道：「不說就算了，我也不難爲妳，請吧！」

劉媚娘道：「好，三天之後這個時候，我來聽取回音，告辭。」

目送劉媚娘從容地離去之後，柴如玉首先輕吁一聲道：「小金剛，方才在暗中傳音給我們要穩住劉媚娘，不要難爲她的是誰？」

原來方才是有人用「傳音入密」功

夫，在暗中指示機宜，柴如玉、常含笑二小才那麼「安份」，勞福之才那麼沒話找話說。

勞福之苦笑道：「就是那位測字的老人家。」

那位測字的老人家，當然指的是快樂宮的沈長老。

勞福之一直以爲沈長老是天心谷的高人。

到目前爲止，沈長老好像一直在幫勞福之的忙。

可是，沈長老曾經要胡莉轉告于不二，只許做一個看戲的。

現在，他自己却親自插手了，用心何在？

勞福之目前的錯覺，會不會吃大虧呢？

* * *

長辛店郊區一家三合院的農舍中。

農舍西廂兩明一暗的房間都被劉媚娘租了下來。

身爲「階下囚」的龜劍秋，就在那兩明一暗的暗間中。

此刻的龜劍秋，平躺在床上，衣衫完整，鼻息均勻，好夢方酣。

而且，臉色正常，顯然沒受到甚麼傷害。

床邊的一張竹椅上，狐狸精胡莉手持一本綫裝的「西廂記」，就着昏黃的燭光，很專心地閱讀着。

看守人質，於西廂中看「西廂記」，倒也算得上是妙聞妙事。

前面明間中，莫邪、劉媚娘臉色凝重地在悄聲密談。

也不知莫邪說了些甚麼，只見劉媚娘連連點頭道：「不錯，方才我也覺得勞福之等人的鎭定，非常可疑。」

莫邪沉思着道：「如果我的猜想不錯，三個小輩的鎭靜，九成九跟天心谷的人在暗中搞鬼有關。」

「唔……」

又是妙事兼巧事，莫邪、劉媚娘也犯了勞福之一樣的錯覺。

莫邪道：「目前，還不便正面跟天心谷的人週旋，能拖則拖，拖到海濱那邊，大功告成，咱們就甚麼都不用怕了。」

「你以爲半年工夫多嗎？」

「多了，問題是我躭心馬臉王所提供他們的綫索會出紕漏。」

「我也是這樣想，尤其是賈斯文和龜振二人已十天不見踪影，更是可疑。」

「妳以爲賈斯文、龜振二人是循綫趕到『工地』去了？」

「唔……」

「可是，三個小雜種還在北京地區。」

「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你懂嗎？」

「……」莫邪楞住。

「如果我的猜想不錯，三個小雜種之所以還滯溜北京，是用來穩定我們的『軍心』的。」

莫邪身子爲之一震道：「這麼說來，那邊的情況已經很危險了？」

劉媚娘苦笑道：「但願事實不是這樣，是我疑心生暗鬼。」

就在這時候，一名農家裝束的年輕人在門口躬身說道：「啓稟二位副座，青島分舵有飛鴿傳書到。」

劉媚娘、莫邪二人同時一怔道：「呈上來。」

「是！」

年輕人呈上一封密封的信函。

劉媚娘、莫邪二人迫不及待地撕開信封，取出信函，同時披閱之下，不由臉色大變，倒抽了一口冷氣，面面相覷，苦笑不已。

原來信函中的大意是：

——青島港內，山東水師提督的兵船雲集，足有五十艘以上。

——信函發出的一個時辰之前，水師提督伍雲偕同兩名便裝中年人一同登船，所有兵船立即啓碇，向北航行。

——兩名便裝中年人之一，有人認出是京都總捕頭龜振，另一名沒人認識。

——據研判，那大批人馬十九是赴向工地，企圖可疑。

* * *

半晌過後，莫邪才嘆了口氣道：「很不幸，被妳料中了。」

劉媚娘道：「毫無疑問，那個沒人認識的便裝中年人就是賈斯文。」

「現在怎麼辦？」

「馬上以飛書通知工地，在兵船到達之前，全部撤退！」

「那……豈非是前功盡棄？」

「前功盡棄總比全軍覆滅要好得多。」

莫邪苦笑道：「時間方面，還來得及嗎？」

「這叫做盡人事而聽天命，」劉媚娘冷笑道：「即使做最壞的打算，我們還掌握着龜劍秋，另外三個小雜種，我也絕不放過他們。」

莫邪沉思着道：「目前也只好這樣走一步算一步，好在那地方海流湍急，風强浪大，佔天險之利，而且不容易被發現。」

* * *

不錯「那地方」的確是海流湍急，風强浪大，而且，不分季節，不分晝夜經常是這樣。

因此一般航海的船家都視「那地方」爲鬼域，都情願兜一個大圈子，繞道而行。

其實即使有海船接近「那地方」航行，也不容易發現箇中秘密。

因爲那是岩水之間的一個天然石洞。

一片插天峭壁下，接近水面處有一個不大不小的洞口。

落潮時，可以容許一艘小型海船出入，漲潮時，就完全淹沒於海水

中。

像這情形，誰能否定「那地方」不是絕對的秘密場所？

但這些却瞞不過有心人賈斯文、龜振二人。

水師船圍在「那地方」五里外的海面上來回巡航，好像在操演攻防作戰。

但賈斯文却利用得自傳敎士彼得手中的望遠鏡，把「那地方」觀察得一清二楚。

他們也算準當夜的落潮時間是黎明時分，於是配合强大的水師官兵，實行雷霆萬鈞的拂曉攻擊。

强大的水師官兵，加上龜振和數十名捕快，再加上功力高深莫測的賈斯文，聯手對付「那地方」一羣烏合之衆，自然是等於摧枯拉朽，水到渠成。

血劍門在「那地方」的監工高手，足有二十個以上，但僅僅經過半個時辰的激戰，就全部肅清。

激戰過程中，那批數以百計，被誘騙來的工人，自然是心中竊喜，樂得袖手旁觀。

事情結束之後，賈斯文等人才發現，這個天然石洞，出入口雖然不怎樣，但裡面却宏偉得令人咋舌。

主洞高達數十丈，縱深百多丈，橫寬五十丈以上。

而且洞中套洞，支洞中另有支洞，有如迷宮。

被誘騙來的工人，經常維持三百人左右。

由於躭心被外面察覺，不敢使用炸葯，而用最原始的工具敲敲打打，因而進度很慢。

據賈斯文的估計，以這種方式，要想達到那個因地震而被埋沒的火器洞中，至少還得五個月以上。

這一點，倒是跟莫邪、劉媚娘二人的預估非常接近。

像這樣的挖掘方式，當然耗時費事，工人的傷病也相繼發生。

爲免影响工人「士氣」，工人一有傷病，就馬上被送走。

表面上是送到外面就醫，實際上却丢到海底餵魚。

自「開工」以來，被犧牲的工人至少在一千三百名以上。

在了解這些情況之後，那位水師提督伍雲禁不住喟然長嘆道：「幸虧賈大俠和龜總捕頭及時破案，否則，還不知有多少無辜百姓要遭殃哩！」

賈斯文謙笑道：「這都是仰仗伍大人虎威，才能克竟全功。」

龜振也正容說道：「從現在起，還得請伍大人派兵看守，以防歹徒捲土重來。」

「這是下官職責，下官義不容辭。」伍雲接問道：「二位，這批火器是否要挖掘出來？」

龜振苦笑道：「這是朝廷大員的事，我一個小小捕頭沒法做主。」

「至少龜兄可以向上級建議。」

「那是當然，至於上級接不接受我的建議，可不敢逆料。」

* * *

劉媚娘、莫邪所租的農舍中。

龜劍秋依然昏睡未醒。

狐狸精胡莉也依然坐在一旁看她的「西廂記」。

現在正是深夜，寂靜得落針可聞的深夜。

莫邪忽然像幽靈似地現在門口，向胡莉悄聲道：「妳出來。」

胡莉媚笑道：「副座，你知道沒有劉副門主的命令，我是不能擅離職守的……」

莫邪不耐煩地截口道：「少來這一套……」

胡莉也截口道：「她是第二副門主呀！你就是差那麼一點點。」

「我是經過劉副門主同意的。」

「我不信。」

「很抱歉，你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除非是劉副門主更改命令。」

隔壁房間傳來劉媚娘的語聲道：「是我同意的，胡莉，妳到我這邊來。」

「是……」

胡莉走出暗間時，莫邪邪笑着在她胸脯上擰了一下道：「妳留下來也沒關係，這種好戲，很多人想看都看不到的。」

「去你的！」胡莉嬌嗔地道：「溫柔一點，人家還是黃花大閨女哩！」

莫邪已關上房門。

胡莉却並未去劉媚娘的房間，而逕行快步走向後院。

劉媚娘訝問道：「胡莉，妳去那裡？」

胡莉揚聲答道：「副座，我去方便，馬上就來。」

不遠處，傳來夜鶯的鳴聲。

* * *

胡莉的「方便」好像時間太久了一點，而夜鶯的叫聲也有點反常，而且，至少有兩隻以上的夜鶯在此起彼落地爭相「歌唱」。

劉媚娘蹙眉苦笑：「這些夜鶯，該不是『叫春』吧！」

* * *

隔壁暗間中的莫邪，一點也不肯浪費時間。

就這片刻工夫，昏睡小床上的龜劍秋已被他以最快速的動作剝了個精光。

其實說莫邪「一點也不肯浪費時間」，也並不恰當。

因爲他把龜劍秋剝光之後，却沒有立即採取「進攻」的行動，倒像是鑑賞一件非常珍貴的藝術品似地，仔細端詳起來。

說龜劍秋的胴體是一件非常珍貴的藝術品，可一點也不算誇張。

膚白如玉，線條均勻，該大的地方大，該小的地方小，增一分嫌肥，

減一分嫌瘦，總而言之一句話：「零缺點。」

像這樣美妙的胴體，如果不好好地欣賞一番就貿然「進犯」，那是不可原諒的罪過。

莫老邪好像很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才「陣前」仔細地端詳起來。

不過，他那副欣賞的尊容，却令人實在不敢恭維。

他那副尊容，本來就不怎麼樣的。

現在他滿臉的橫肉連連跳動，三角眼中慾火熊熊，咧開血盆大嘴，鷹鈎鼻尖上油光發亮……一切的一切，都令人噁心之至。

幸好他還沒有動手。

也不是沒有動手，事實上他的魔掌已能接觸到龜劍秋那高聳挺拔的雙峯，却由於顫抖得很厲害而停在原位。

暗間的房門沒有關。

不知甚麼時候，劉媚娘已俏立門口，似笑非笑地道：「怎麼啦，你這老玩家還會臨陣怯場？」

莫邪頭也不回地嚥下一口口水，道：「這小妞太美了，美得令人心醉。」

「那就快點快『朶頤』呀！」劉媚娘神色一正道：「否則就暫時擱下。」

莫邪仍然是頭也不回地道：「已到嘴邊的美味不吃，那怎麼行？」

「情況可能有變。」

「此話怎麼講？」

「你不覺得外面的夜鶯叫得有點奇怪？」

「唔……」

「而且，胡莉去方便，到現在還未回來。」

「妳的意思是——」

「我躭心胡莉跟三劍客暗通消息。」

「這有甚麼不對，我們正要把那批小雜種一網打盡，如果他們自動送上門來，那不是正合孤意嗎！」

「你總是改不了輕敵的毛病。」

莫邪扭頭笑道：「反正天塌下來有妳這個美人頂住，目前，我是先讓『木已成舟』爲上上策……」

他邊說邊開始解除自己的衣衫。

劉媚娘苦笑道：「那……動作越快越好。」

「是！姑奶奶……」

「當心！屋頂有人！」

不但屋頂有人，門口也有了不速之客。

屋頂上是誰沒法知道，門口的不速之客却是勞福之、柴如玉、常含笑等三人。

冷芒一閃，勞福之一劍將劉媚娘逼離門口，常含笑眞像一頭黑豹乘機一下子縱入裡間。

常含笑進入裡間之後，像碰到鬼一樣，驚呼一聲又退了出來。

原來常含笑所看到的，是剛好脫光了衣衫的莫邪。

就在這時候，「嘩啦」一聲，有人由屋頂縱下，一掌將赤裸的莫邪逼退，順手抓起床上的龜劍秋騰昇而起，又穿過震塌的屋頂而去。

勞福之正跟劉媚娘殺得難解難分。

莫邪索性光着身子，飛身由屋頂追出——

這些都是劉媚娘說出「屋頂有人」那句話的片刻之間所發生的事。

常含笑猛進猛出之後，立即沉聲喝道：「二哥，快去追那老狗，這妖婦由我跟玉姊來收拾。」

劉媚娘不愧是天心谷出來的人，雖然是以徒手對勞福之的長劍，却一樣的有攻有守，毫不含糊。

互換三招之後，劉媚娘也亮出長劍應戰。

兩人都使長劍，兩人都使的是天心谷的劍招。

妙的是，這不大不小的房間，好像對他們雙方不生拘束力，照樣的奇招迭出，虎虎生風，一時之間，難分高下。

這就是高手中的高手。

也唯有高手中的高手，才能有「納須彌於芥子」的造詣，不受場地大小的影响。

場地太小雖然對當事人沒影响，却迫使常含笑、柴如玉二人不得不退出房間。

由於柴如玉也看到了莫邪赤身追出，也跟常含笑一樣，希望換下勞福之去追，而由自己對劉媚娘、因而都在外面等待。

但像勞福之、劉媚娘這樣的高手，一經交上手，儘管難分高下，任何一方却不是說退就可以退走的，何況他們又是在房間之內。

不過，勞福之雖然一時之間抽身不易，對當前情況却瞭如指掌。

勞福之一面跟劉媚娘激戰，一面沉聲問道：「玉姊、三妹，有沒有看清楚劫走大姊的是甚麼人？」

柴如玉、常含笑同聲回答：「不知道。」

劉媚娘接口笑道：「才被莫老邪開了苞，又被別的男人搶走，龜劍秋眞是走桃花運哩！」

劉媚娘之所以故意這麼說，目的當然是想激怒勞福之。

雙方交手之間，被激怒的一方自然會吃虧。

勞福之當然了解這一點。

所以，勞福之儘管心中怒火高漲，却沒發作出來，只是冷然問道：「劉媚娘！妳是不是人？」

劉媚娘笑道：「老娘當然是人。」

「是人爲何不講信用？」

「老娘哪一點不講信用？」

「妳說過，三天之內，保證我大姊毫髮無損的。」

「你大姊是毫髮無損呀！只不過是

已經不是處女而已。」

外面忽然傳出胡莉的語聲道：「小金剛，別聽她胡說八道，方才莫老邪並未得手，你大姊仍然是完璧之身……」

劉媚娘截口怒聲道：「胡莉，這些人都是妳引來的？」

「不錯。」

「妳，吃裡扒外，我不會饒妳！」

胡莉笑道：「不饒我？妳還能咬我一口？何況我又不是血劍門的人，根本談不上甚麼吃裡扒外。」

這些人口中不停，激戰中的勞福之、劉媚娘二人更是越鬥越激烈。

不過，他們二人一直是在那不大不小的房間以內週旋着，也仍然難以分高下。

勞福之插口喝道：「劉媚娘，劫走我大姊的是甚麼人？」

劉媚娘道：「當然是一個大男人。」

「我問他是誰？」

「不知道，知道了也不告訴你。」

胡莉插口笑道：「我知道。」

勞福之接問道：「是誰？」

「于不二。」

「眞的？」

「絕對是眞的。」

「這……」勞福之沒接下去。

勞福之接不下去是有原因的。

于不二口口聲聲要追上龜劍秋、常含笑、柴如玉等三人爲老婆，如今他劫走一個全身赤裸的龜劍秋，那後果還能設想嗎？

此情此景之下，勞福之又怎能接得下去？

勞福之接不下去，常含笑却苦笑着接口道：「這眞是才離虎口，又入狼羣。」

胡莉飛快地接口道：「不對。」

常含笑苦笑如故地道：「難道于不二是君子？」

胡莉道：「于不二雖然不是甚麼君子，但他方才是救人，不是劫人。」

「眞的？」

「絕對不假，方才如非是于不二及時救人，妳大姊現在可眞不是完璧了。」

「可是……」常含笑也跟方才的勞福之一樣，接不下去。

胡莉接口道：「請放心，我狐狸精以項上人頭擔保，于不二絕對不敢侵犯妳大姊。」

＊　＊　＊

于不二的確是沒有侵犯龜劍秋。

風流倜儻，放蕩不羈，自認是天下第一美男子的于不二，在軟玉溫香抱滿懷的情況下，竟然對全身赤裸，惹火之至的龜劍秋毫無犯，好像是奇跡。

其實說穿了一點也不稀奇——是受到沈長老的嚴重警告。

沈長老本來是命令于不二只許「做一個看戲的」，「不許插手」的。

現在忽然改變作風，不但讓于不二插手，而且對龜劍秋特別關照，更而且，他自己也插手了。

箇中玄機，也就只有沈長老自己心中最明白了。

＊　＊　＊

現在，沈長老就跟莫邪對峙在距血劍門所租農舍里半處的一片竹林前。

莫邪是在「盤馬彎弓」正要侵犯龜劍秋的緊要關頭被攪局而追出的。

他一心只想追趕搶走他那已到嘴邊美食的攪局者，連衣衫都顧不得穿回，就追了出來。

可是，就在這竹林邊，眼看就要追上于不二時，却被沈長老截住，當場互拚三掌，並變換了五種闖關的方式，這位一甲子之前就名列「十大」中高手的莫邪，竟然一點也沒佔到便宜。

當然，在沈長老的把關之下，他也未越雷池一步。

說莫邪沒佔到一點便宜，是很厚道的說法，說實在一點，是莫邪落了下風。

像莫邪這樣的人，如果不是自忖力有未逮，是不會這麼安份的。

莫邪「安份」下來之後，沈長老嘆了口氣道：「莫老邪，你自己瞧瞧，你還能算人嗎？」

莫邪冷笑道：「老夫露出父母所遺的清白之軀，有甚麼不對！」

「可是，你所露出的是污穢之軀，你這一大把年紀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你敢教訓我！」

「老夫已經教訓你了，你又能怎樣？」

莫邪藝不如人，不論沈長老的話有多難聽，他却不能不忍。

沈長老又道：「我老人家看到你就噁心，現在你可以走了。」

說莫邪目前這個樣子噁心，應該不算過份。

但沈長老說完之後，竟然轉過身去，以背向着莫邪。

這，不但是太過份，也是目中無人，欺人太甚。

明明知道對方是一甲子之前，就已成名的「十大」中的高人，儘管方才交手時佔了上風，但這一轉過身子，不怕對方出手暗算嗎？

對一般人來說，這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明知不敵，也要奮起一拚。

但莫邪畢竟不是「一般人」，他居然忍住了。

沉沉夜色中，只見他三角眼一陣眨動，深深吸了一口氣，徐徐地道：「閣下能否報個萬兒？」

沈長老頭也不回地道：「沒這個必要，這句話該不致傷到你的自尊。」

很難得，他也顧慮到對方的自尊。

好像莫邪也很明白，如果對方說

「你不配」，那感受絕對不一樣，而他也還是不得不忍。

忍字心頭一把刀。强忍心中怒火，那滋味畢竟不是好受的。

莫邪臉色陰沉，三角眼中幾乎要噴出火來。

但這個背向着他的沈長老沒看到，仍然是頭也不回地道：「你還不走，是不是要我老人家向官家借一個儀仗隊來排隊恭送？」

莫邪一挫鋼牙，冷冷地道：「山不轉路轉，咱們後會有期，告辭！」

＊　＊　＊

距莫邪跟沈長老對峙處半里外的一間草寮中，于不二正在忙着替全身赤裸、仍然處於昏迷中的龜劍秋穿上衣衫。

那本來是于不二自己身上脫下來的一件長衫。

替龜劍秋穿上長衫之後，又隨手餵給龜劍秋一粒紅色葯丸。

由於龜劍秋仍然在昏迷中，葯丸不能入腹，于不二又以口對口的方式幫助她把葯丸吞入腹中。

在所有這些動作的過程中，于不二都表現得很「君子」。

當然，順手「揩點油」，口對口渡葯丸時乘機享受，這是可以原諒的。

不難想見，龜劍秋所服下是快樂宮所特製的，以特效、廣效、速效著稱的「百靈丸」。

雖然不知道劉媚娘在龜劍秋身上使的是甚麼迷葯，但百靈丸的特效、廣效、速效，却的確不是「蓋」的。

葯丸入腹片刻之後，龜劍秋就有了反應——一個火辣辣的巴掌，打得還在抱着她溫存着的于不二眼冒金星。

這還是龜劍秋才由昏迷中甦醒過來，不曾施展眞力。

否則正在渾陶陶中，冷不防的于不二怕不一掌要了他的小命。

龜劍秋怒火千丈地揮出一巴掌之後，挺身而起，同時伸手拔劍。

這一個「拔劍」的動作，可使她如遭雷殛地楞在當場。

她發現她身上不但無血劍可拔，而且全身只有一件男人的長衫。

龜劍秋强忍着無邊怒火，定定地看着于不二，一面運功默察自己的身體狀況，一面努力回憶着。

可是，她索盡枯腸，也只記得自己獨自回家之後，只喝了一口銀耳羹就甚麼都不知道了。

幸好她默察身體狀況一切正常，才暗中鬆了一口氣。

身體沒受到侵犯，使她鬆了一口氣，但一想到目前這一份狼狽不堪的窘相，和方才被于不二抱在懷中的情形，又不由火高千丈地向于不二冷笑道：「姓于的，如果你沒一個合理的解釋，今宵有我無你！」

表面上看來，龜劍秋的話火葯味很濃。

但實際上，這已經算是夠「理性」了。

于不二顧不得拭去被一巴掌打出的嘴角鮮血，正在忖思如何解釋對方的誤會，以及如何應付對方失去理性的瘋狂行動，聞言之後，不由大喜過望地道：「我的解釋，一定合情合理，讓姑娘誤會冰釋……」

龜劍秋截口冷笑：「誤會，你說得多輕鬆！」

「絕對是誤會，且等我說明之後，妳就明白了。」

「好！揀緊要的說！」

「是，事情是這樣的……」

于不二接下來將劉媚娘如何劫持龜劍秋，一直到目前爲止的全部過程擇要地說了一遍。

龜劍秋沉思未語。

于不二苦笑道：「姑娘還不相信？」

龜劍秋徐徐地道：「大致上我已經相信。」

于不二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謝天謝地！方才那一巴掌，總算沒有白挨。」

「不過——」

「不過怎樣？」

「我還要查證！」

「行！如果我所言不實，或者是乘人之危，侵犯過妳，妳就是把我剁成肉醬，我也絕不皺一下眉頭。」

于不二的長衫穿在龜劍秋身上，他自己已只剩下一套內衣褲。

龜劍秋看看對方，又看看自己，想到對方所說的方才救助的過程，心中像是塞了一團亂絲，不知如何着手清理而不由幽幽地嘆了口氣。

于不二好像沒注意到這些，侃侃地接着說道：「當然，我也不否認，方才我親過妳，吻過妳，抱過妳，但那絕不含一絲絲輕薄意味，完全是由于妳天仙化人而情不自禁。」

龜劍秋仍未接口。

于不二苦笑道：「還記得嗎？我曾經說過，我一定要娶妳做老婆，現在天賜機緣，讓我們也算是有了肌膚之親……」

龜劍秋蹙眉截口道：「你有沒有完？」

「沒有完。」于不二恢復他那狂放不羈的神態道：「我有一籮筐，不！是一千籮筐，一萬籮筐的情話，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龜劍秋已于一團亂絲中理出一點頭緒來，俏臉一正道：「我感謝你的援助，使我免于被莫邪所污，也感謝你不會乘人之危，這一份恩情，有生之年，我必然有所報答……」

于不二截口道：「我不要妳什麼報答，只要妳做我的老婆。」

「你忘了，我早已心有所屬。」

「我知道，妳說的是勞福之。」

「既然知道，就不該提出非分的要求。」

「可是，妳跟勞福之既沒成婚，也沒文定。」

「我是江湖兒女，我認爲心心相印，比任何形式都重要。」

「就算是吧！方才我們雖然不曾眞箇銷魂，都已經有了相吻、相抱的肌膚之親的事實。」

「我已經說過，我是江湖兒女，不忌諱這些。」龜劍秋正容接道：「現在我再說一遍，對于你的臨危救助，龜劍秋有生之年，必有所報，請你于公子別再提什麼非分的要求。」

于不二苦笑道：「照妳這麼說來，我是沒什麼希望了？」

「唔……」

「但我有信心，也有恒心，總有一天會使頑石點頭。」

「不可能的，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到目前爲止，我還不知道你是什麼來歷。」

于不二目光爲之一亮道：「我要是把來歷告訴妳，妳就可以答應我的要求？」

「我不是這意思。」龜劍秋苦笑道：「我是說婚姻是一輩子的事，如果你我異地相處，你會爲了報恩，而放棄青梅竹馬的情侶，嫁給一個陌生人嗎？」

于不二道：「我們已經不是陌生人。」

龜劍秋道：「可是，我對你一無所知。」

于不二道：「這樣吧！明天，我可能會把來歷告訴妳。」

「還要向上級請示？」

「不錯。」

「你們是什麼組合？」

「現在不能說。」

「好，我問點別的。」龜劍秋注目接問：「據你方才所說，狐狸精好像跟你是同一個組合的？」

「是的。」

「方才你說，你救走我之後，莫老賊會啣尾疾追，是有人替你擋回去了？」

「不錯。」

「能夠將莫老賊擋回去的，一定是大有來頭的大人物？」

「當然！」于不二笑道：「所以，妳要是嫁給我，絕不會辱沒妳。」

龜劍秋接問道：「那位大人物的來歷，當然也不能說啦？」

于不二道：「是不能說，不過，我可以先行透露一點。」

龜劍秋含笑接道：「好，我洗耳恭聽。」

這是龜劍秋在目前這場合中第一次露出笑容。

于不二爲之一呆道：「龜姑娘，妳笑起來簡直能迷死人。」

龜劍秋臉色一正，道：「我正在等你的正經話。」

于不二苦笑道：「我已經被妳迷得什麼都忘記了呀！」

「我提醒你一聲，那位大人物……」

「對對對，那位大人物，勞福之曾經見過，還打過交道哩！」

「噢……」

「那位大人物，我要是說出來，一定大出妳的意料之外。」

「也許吧！」

「告訴妳，那位大人物，就是曾經替勞福之測過字的沈鋼咀。」

「哦……」龜劍秋並沒表示什麼大出意外，顯得意興闌珊地接道：「我要回去了，這件長衫，如何還給你？」

于不二笑道：「不用還了，由妳留着做紀念吧！」

龜劍秋堅決地道：「不可以！」

于不二苦笑道：「那……我們回到原來的地方去，妳可以換上自己的衣衫，我也可以馬上收回長衫……」

「該死！」龜劍秋抬手一拍自己的額角道：「腦子裡一團糟，我竟然沒想到這些……」

頓住話鋒，又注目問道：「于公子，那地方不太遠吧？」

「不遠。」于不二含笑接道：「那邊的熱鬧，可能要結束了。」

龜劍秋一挫銀牙道：「我希望還沒有結束，我一定要把莫老賊剁成肉醬，才能洩我心頭之恨。」

「這件事，我可以代勞。」

「不！請帶路！」

「得令！」

男人都是賤骨頭，在心所愛的女人面前，都是百依百順，絕對服從的。

* * *

勞福之跟劉媚娘的激戰已逾百招。

儘管場地小對于像他們這樣的高手影响不大，但畢竟不能暢所欲爲。

何況，勞福之心急龜劍秋的安危，必須及早突破眼前的僵局才行。

「轟」地一聲巨震，牆壁被勞福之的左掌一掌震塌，人也跟着縱落院落中。

劉媚娘跟踪而出，立即被常含笑、柴如玉二人雙雙截住。

常含笑的新月金刀，柴如玉的量天尺、劉媚娘的長劍，立即縱橫交錯地交織在一起。

勞福之靜靜地觀察着，斷定常含笑、柴如玉二人的聯手攻勢，不能把劉媚娘怎麼樣，但劉媚娘也不過是略佔上風而已。

于是，勞福之寬心略放地向胡莉笑道：「胡莉，送佛送到西天，必要時，請加以援手。」

胡莉媚笑道：「勞公子，你太抬舉我了，像我這樣的角色，怎麼能上台盤呀！」

勞福之道：「過分的謙虛，就是虛僞。」

胡莉偏着頭笑問：「那麼，如何謝我？」

勞福之道：「那當然是再唸唐詩，猛爬峯峯相連的高山啦！」

「不許黃牛？」

「絕不黃牛。」

「我現在就要。」

「現在怎麼行？」

「別緊張，我不過是吃吃你的豆腐而已。」胡莉含笑接問：「你要去那兒？」

勞福之道：「我躭心我大姊……」

胡莉截口道：「你可以放一千萬個心，如果我的猜想不錯，你大姊快要回到這裡了。」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所以，你不必走，也不能走。」

勞福之道：「爲什麼不能走？」

「你瞧！」胡莉一指仍在激戰中的三人道：「劉媚娘越戰越勇，即使我參戰，也不可能把她怎麼樣。」

勞福之道：「加上妳，至少可以立于不敗之地。」

胡莉道：「如果莫老邪趕回呢？」

說到曹操，曹操就到，莫邪應聲接道：「臭娘子，老夫首先不饒妳！」

話到、人到、劍到，一道寒芒逕朝胡莉腰斬而來。

「小金剛救命……」

胡莉于叫聲中疾退三丈之外。

「嗆、嗆、嗆。」一串金鐵交鳴聲中，勞福之已和莫邪鬥在一起。

莫邪已穿回衣衫，手上使的竟然是龜劍秋的長劍，他一面長劍翻飛，一面冷笑道：「勞福之，認得這支長劍嗎？」

勞福之道：「我有把握百招之內，你一定乖乖地雙手奉還。」

「作夢！」

「不是作夢，馬上有事實証明。」

莫邪邪笑道：「勞福之，龜劍秋已被老夫開過苞了，知道嗎？」

勞福之笑道：「那好極了，免得我洞房花燭夜時，多費手腳。」

胡莉插口笑道：「小金剛，這種話也只有你這缺德鬼說得出口。」

勞福之道：「不是缺德鬼，是老實人說的老實話。」

「砰！」

一聲巨响中，莫邪足前地面上塵土激射，嚇得莫邪疾退丈八之外。

柴如玉、常含笑、劉媚娘等三人，也各自虛晃一招，分別退立丈外。

勞福之目注莫邪，笑問道：「認得這玩藝嗎？」

劉媚娘搶先冷笑道：「利用火器，你以爲很光彩！」

勞福之道：「不怎麼光彩，只因這是最省力的辦法，才不得不一時從權，不過，我也不爲已甚，只要你們聽話就行。」

莫邪接問道：「你想怎樣？」

「這個嘛！」勞福之冷笑接道：「先把我大姊的寶劍還給我，也毋須雙手奉還，丟過來就行了。」

「然後呢？」

「然後，廢除武功，送交官府，因爲你們是人口失踪案的主犯，我不便私自處理。」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對了，順便告訴你們，人口失踪案已經解決，馬上就可証實……」

莫邪截口冷笑道：「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勞福之似笑非笑地接道：「老小子，把寶劍丟過來。」

劉媚娘插口道：「哪有那麼簡單的事，你以爲有了火器就可以天下無敵了？」

勞福之道：「何必故做違心之論，要不是妳早已認爲有了火器可以天下無敵，又何必喪盡天良，費盡心機，去挖掘那批火器。」

劉媚娘默然無語。

夜空中傳來一聲鶴唳，清越悠長，好聽之至。

隨着鶴唳聲，一隻碩大無朋的白鶴翩然下降，在十多丈的高度迴環飛行。

由于高度降低，昏黃月色下，可以清楚看到鶴背上還有人。

劉媚娘、莫邪同時臉色爲之一變——他們已認出那是天心谷主座下的靈禽之一、千年丹頂白鶴。

不過，目前鶴背上的人不是天心谷的谷主，是一直以賈斯文身份出現的勞伯仁。

賈斯文凌空飄落，巨鶴也隨之降落院中。

勞福之等人都向賈斯文含笑招呼，常含笑却脫口歡呼：「好大的白鶴！好可愛的白鶴！」

的確是好可愛又好大的白鶴。

雪白的羽毛，尾部和頸項下是黑毛，頭頂上的紅冠鮮艷奪目。

牠的小腿之粗，相當于成人的小腿，身高更令人咋舌。背部已高出勞福之的頭頂三尺以上，抬起頭來，比兩個成人的高度還要高。

亮麗、碩壯，令人嘆爲觀止。

一片歡欣讚嘆聲中，只有劉媚娘、莫邪二人僵立當場，臉色一變再變。

賈斯文向勞福之笑笑道：「我已在半空中好一陣子，你們的談話，我都聽到了。」

勞福之笑道：「那好極了，免得我再向您報告一遍。」

「可是，你處置他們兩人的辦法，我不同意。」

「爲什麼不同意？」

「是谷主的意思。」賈斯文轉向莫邪道：「老小子，留下龜劍秋的寶劍，二位就可以走了。」

「你不怕後悔？」

莫邪咀巴雖硬，但手中的寶劍，却已丟給勞福之。

「別廢話。」賈斯文神色一正道：「如果你不能孽海回頭，後悔的一定是你自己。」

劉媚娘接問道：「閣下是由山東海

邊來？」

「不錯。」

「那邊……那邊……」

「那邊已經沒事了。」

「好！咱們後會有期，告辭！」

目送劉媚娘、莫邪二人相偕離去之後，勞福之向胡莉蹙眉問道：「狐狸精，妳說我大姊就會安全回來的，怎麼……」

胡莉截口笑道：「你瞧，龜姑娘不是已經安全回來了嗎？」

龜劍秋正由被震破的房間中緩步而出。

她已穿回自己的衣衫，俏臉上漠無表情。

勞福之、柴如玉、常含笑等迎了上去，勞福之雙手送還寶劍道：「大姊妳沒事吧？」

「還好。」龜劍秋走向胡莉身前，正容說道：「胡姑娘，今宵受惠良多，此情龜劍秋當永銘心底，現在請受我一禮……」

說完，學着男人的樣子，一躬到地。

「不敢當。」胡莉連忙還禮道：「龜姑娘，些許通風報訊微勞，請莫掛齒。」

勞福之含笑接道：「如果我大姊換上男裝，倒有點小兩口拜堂的味道哩！」

胡莉白了他一眼道：「去你的！」

她美目環掃，神色一正道：「諸位，我狐狸精也要告辭了。」

不等有人接口，襝衽一禮，立即匆匆離去。

常含笑蹙眉自語道：「這個狐狸精，跟眞的狐狸精一樣的神秘。」

賈斯文接口道：「她、于不二、沈鋼咀都是快樂宮的人。」

「啊……」

衆人同聲驚「啊」中，龜劍秋的嬌軀却爲之一震。

龜劍秋的震驚，不難忖想，所欠于不仁、胡莉的恩情，實在不好處理。

賈斯文道：「江湖中事，虛虛實實，假假眞眞，可難說得很。」

龜劍秋漠然地道：「可恨我來晚了一步，沒有手刃那莫老賊。」

賈斯文道：「沒關係，以後多的是機會。」

提起莫邪，想到龜劍秋方才的驚險情況，連空氣中都好像有一股子無形的壓力。

對于龜劍秋方才遭遇的眞實情況，是一個敏感而又尷尬的問題。

像那樣的問題，除非是龜劍秋自動說出，旁人又不便發問。

沉寂了少頃之後，倒是慧黠的常含笑故意打破僵局道：「賈伯伯，我有個不情之請……」

賈斯文截口笑道：「既然是不情之請，那就免談。」

「不嘛！」常含笑拉着賈斯文的衣袖撒嬌道：「我好想騎騎大白鶴。」

「不！現在不行，我立刻要走。」

「還要去哪裡？」

「天心谷，十天以後才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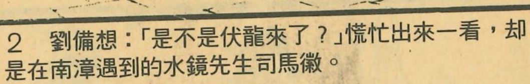
說完，已經上鶴背，沖霄而起，半空中洒下一串蒼勁語聲：「福兒好好督促三個女娃兒練功，十天之後，我要一個一個的考察……」（本篇完）

三國演義之十八

三顧茅廬（一）

徐正・編繪

1 劉備自從聽到伏龍、鳳雛的名聲，並聽說伏龍就是住在隆中的諸葛亮，就有意尋訪。正在安排禮物，要往隆中去求見，忽然小軍來報，門外到了客人。



2 劉備想：「是不是伏龍來了？」慌忙出來一看，却是在南漳遇到的水鏡先生司馬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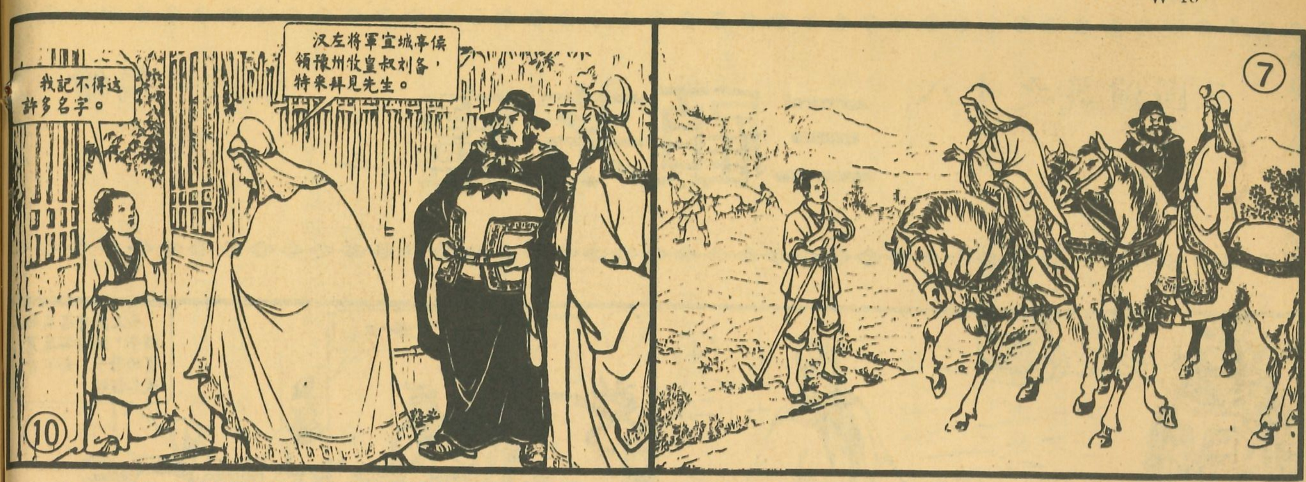


3 談了一會，談到了諸葛亮。劉備追問諸葛亮的才能。司馬徽道：「他常常把自己比作古代的管仲和樂毅。」

4 劉備還未答話，關羽道：「這未免有點誇口。」司馬徽笑道：「我看管仲和樂毅都不及他，只有興州的姜子牙和輔漢的張子房才能比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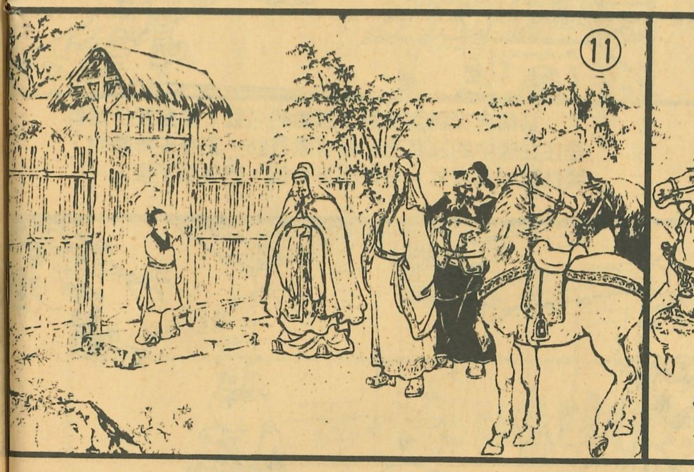
5 劉備要請司馬徽留在新野相助。司馬徽道：「請到伏龍，勝我十倍。我是閑散慣了的人，沒有治理國家的本領。」說着便起身告辭。

6 第二天，劉備叫人挑了禮物，和關羽、張飛動身到隆中去。路過山邊，看見農民們一邊種田，一邊唱歌；那歌詞非常動聽。



7　劉備勒住馬聽了一會，便問農民：「這是甚麼人作的歌詞？」農民指着南面的一帶高崗道：「臥龍崗上的臥龍先生作的。」

10　一個童子開門出來，問是做甚麼的。劉備通了姓名，那童子却嫌他講得太嚕嗦，弄不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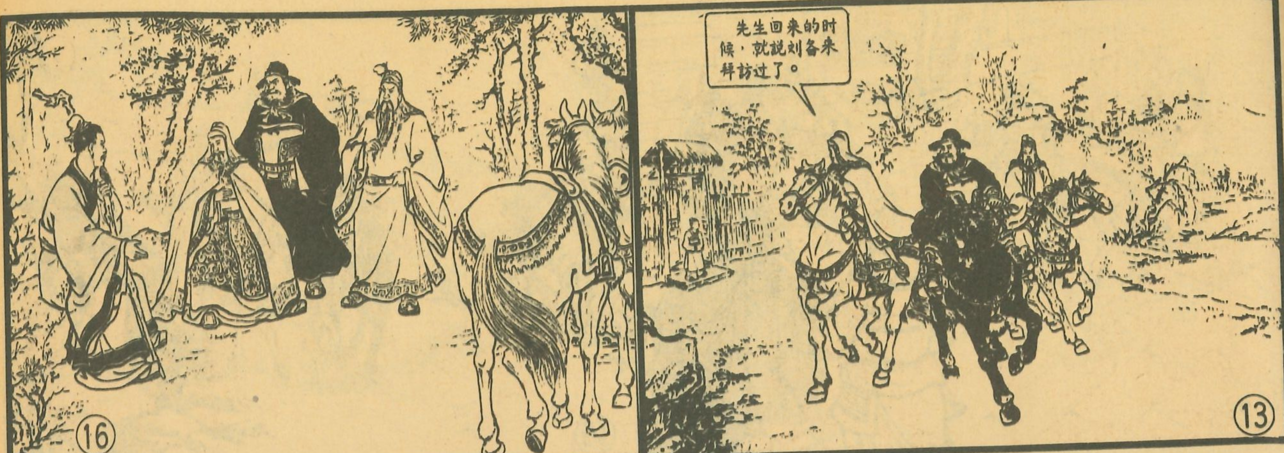
8　劉備道：「臥龍先生是誰？」農民道：「就是孔明先生，雙姓諸葛，單名一個亮字。」劉備大喜，謝了農民，便向臥龍崗走去。

11　劉備道：「你只說劉備來訪。」童子道：「可是先生一早就出了門，不知哪裡雲遊去了，也許要過十天半月才回來。」劉備聽了，十分失望，呆在那裡半天不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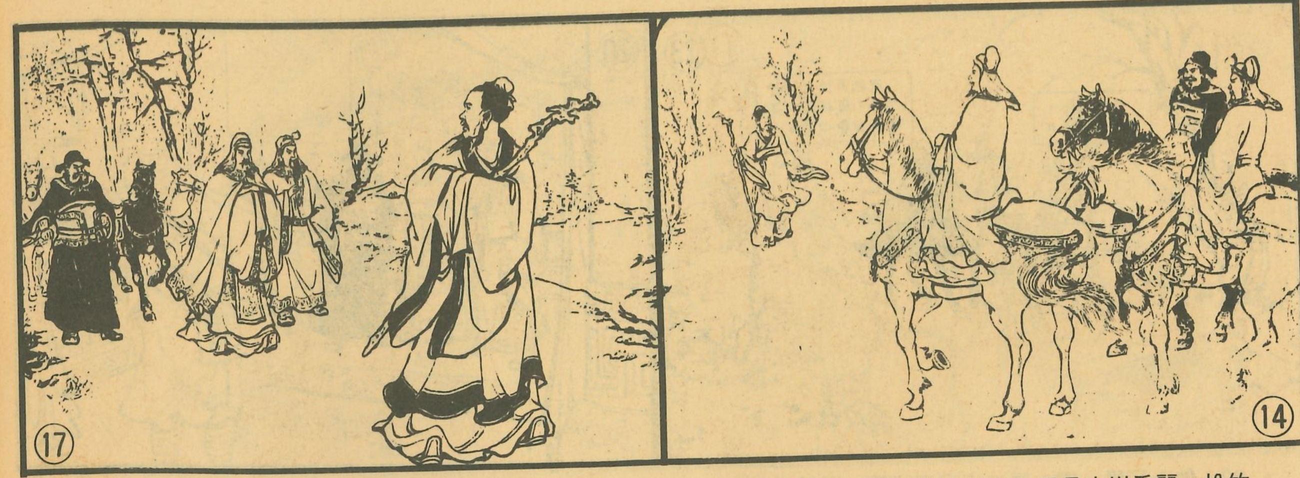
9　走了數里，來到臥龍莊前，只見一圍籬笆，圍着幾間草屋，繞屋子種着一片翠竹，眞是十分清靜。劉備和關、張一齊下馬，上前輕輕敲門。

12　張飛道：「旣然不在，我們回去罷。」劉備悵悵地說：「再等一會兒。」關羽道：「先回去了，再使人來探聽，等先生回家，却再來會他。」



13　劉備沒有答話，只管往大路上眺望。張飛不耐煩，幾次催着回去，劉備才囑咐了童子上馬。

16　劉備早已聽人說過崔州平的才學，也十分敬仰。他們就在路旁樹林裡的石頭上坐下來敘話，劉備問起孔明行踪。崔州平道：「我也是來訪他的，却不知他到哪裡去了。」



14　劉備一路觀看隆中景色，只見山川秀麗，松竹青翠，正在讚賞，忽然看見前面來了個服裝整潔、容貌俊秀的人。

17　兩人談了一會天下大勢，劉備便要請他出山相助。崔州平道：「我素來閑散，不慣受拘束，很早就丟開了功名兩字。」說罷，便起身告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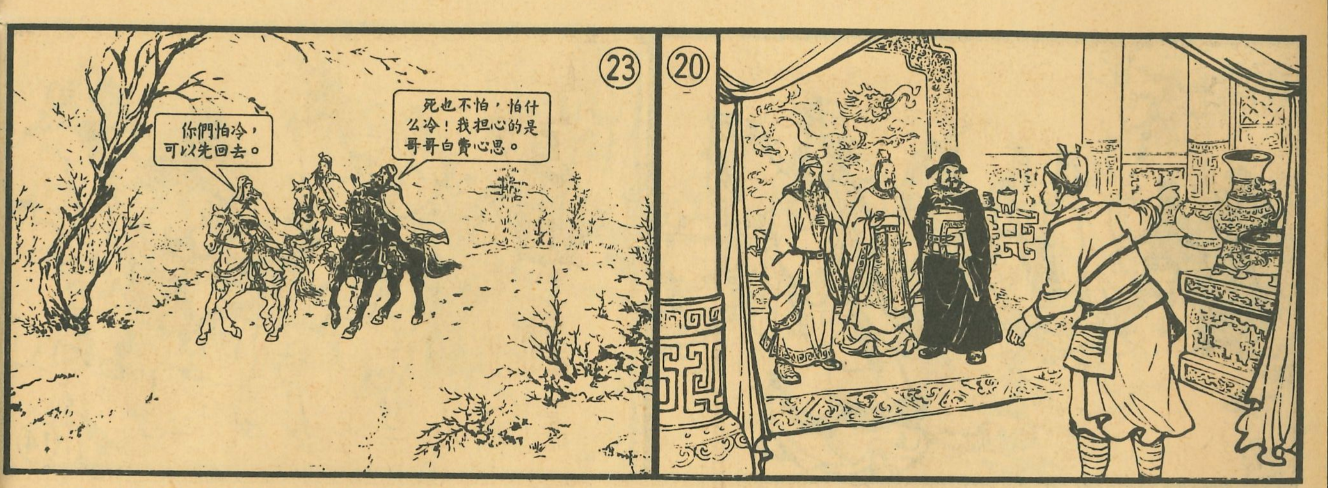
15　劉備只當是孔明回來了，慌忙下馬施禮，問道：「先生是不是臥龍？」那人回禮答道：「不，我是孔明的朋友崔州平。」

18　劉備呆呆地看他拄着藜杖，轉進山路去了。張飛窩着一肚子火，牽馬過來道：「孔明訪不着，偏遇這個臭書生談這許多空話。上馬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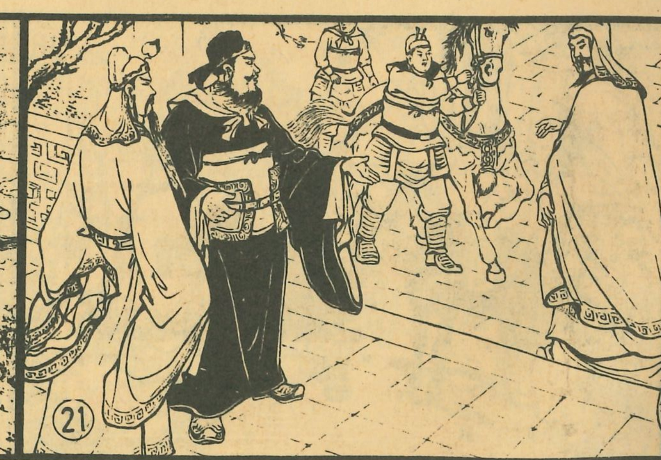
19 劉備望着崔州平遠去了的背影，才嘆道：「不是空話，孔明的朋友都是有見識的人。」於是上了馬回新野來。

22 劉備埋怨道：「求見賢人，還能這樣鹵莽！我親自登門相請，還恐他不肯出山哩！」說着，便走出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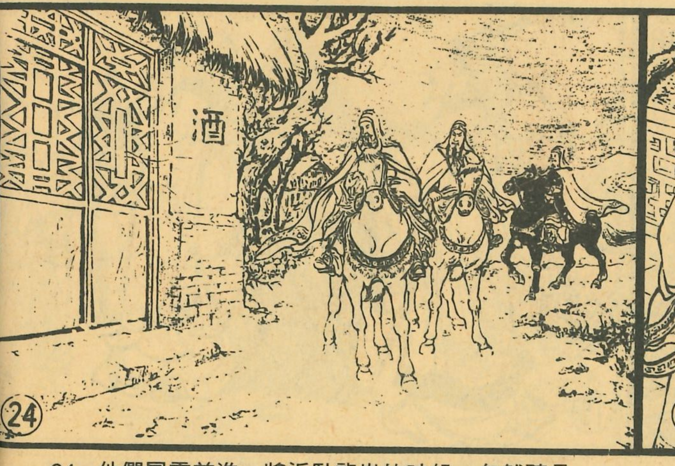


20 劉備回到新野，便派人到臥龍崗去打聽孔明回山的消息。這一天，派去的人回來說孔明已經回家了。

23 他上了馬，關、張二人只得相隨。那時正是寒冷的冬天，他們走了數里，忽然大雪紛飛，張飛忍不住嘮叨埋怨起來。劉備說：「越是這樣，才顯得出我們的誠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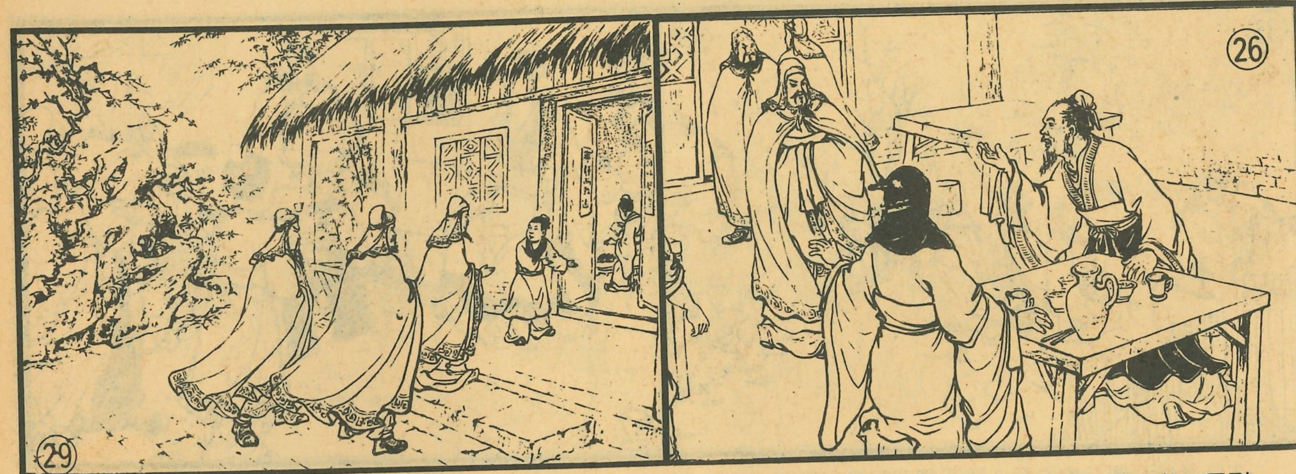
21 劉備大喜，便吩咐備馬，立刻要往隆中去。張飛道：「這麼一個鄉下人，何必哥哥親自去？使人把他叫來就是。」



24 他們冒雪前進。將近臥龍崗的時候，忽然聽見路旁酒店裡有人在唱歌。劉備勒住馬聽了一會，覺得歌聲嘹亮，歌詞高雅，可能是孔明在裏面飲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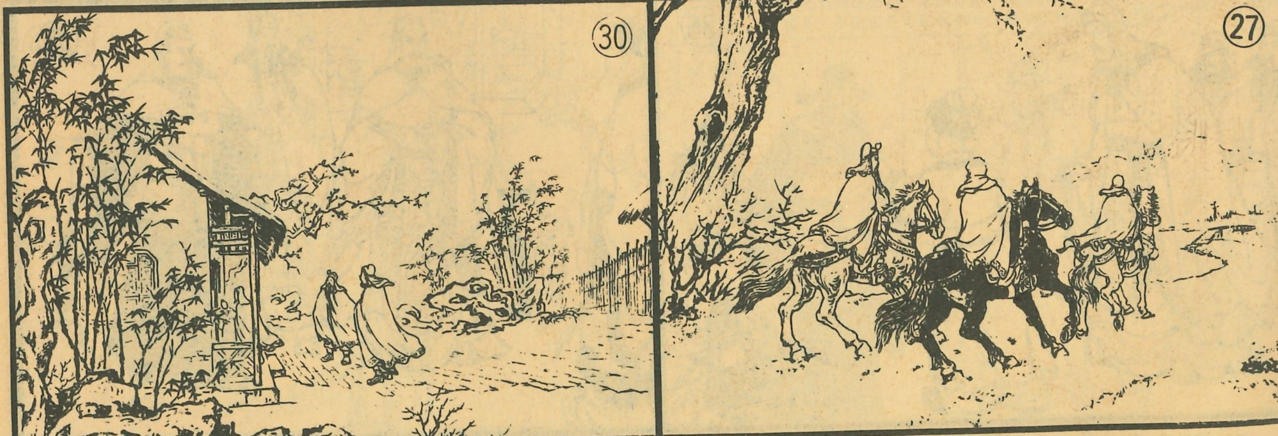


25 他立刻下馬走入酒店。只見有兩個隱士模樣的人，正在一面喝酒，一面唱歌。劉備急忙過去行禮，問哪一位是孔明。其中一人說：「我叫石廣元，他是孟公威。都是孔明的朋友。」



26 劉備也通了姓名道：「幸會幸會，請二位一同到臥龍莊上談談吧。」石廣元道：「我們是鄉下人，不懂治國安民的事情，談不出甚麼。請將軍自去找孔明吧。」

29 他們馬上跟着童子進去。將到中門，望見草堂上有個少年，正在火爐旁邊吟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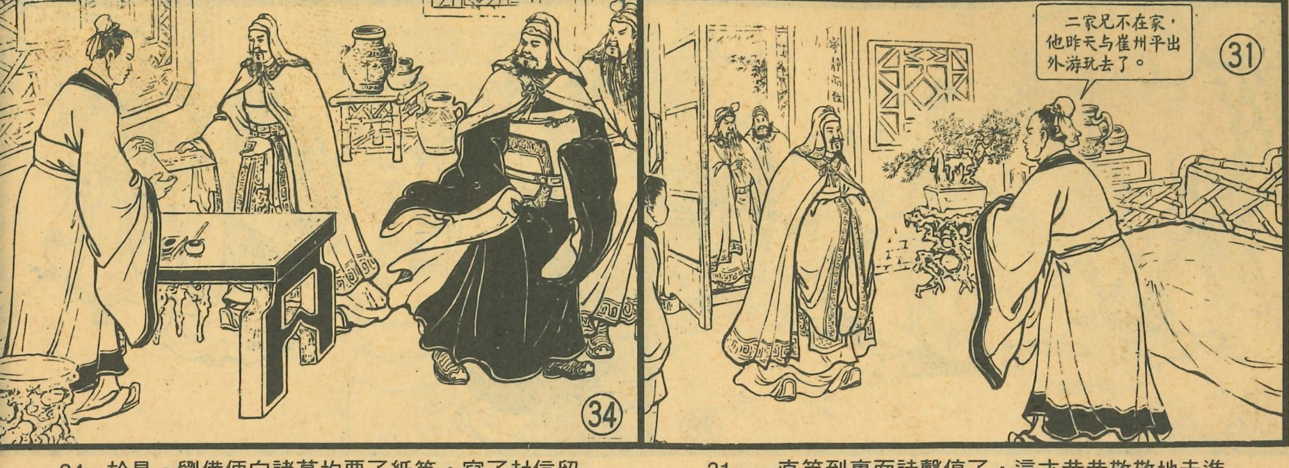


27 劉備只得告辭，出了酒店，與關、張二人一同上馬到臥龍崗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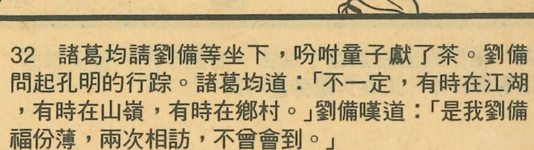
30 劉備本想立刻進去相會，又怕打斷先生吟詩的興趣，只得靜靜地在門外等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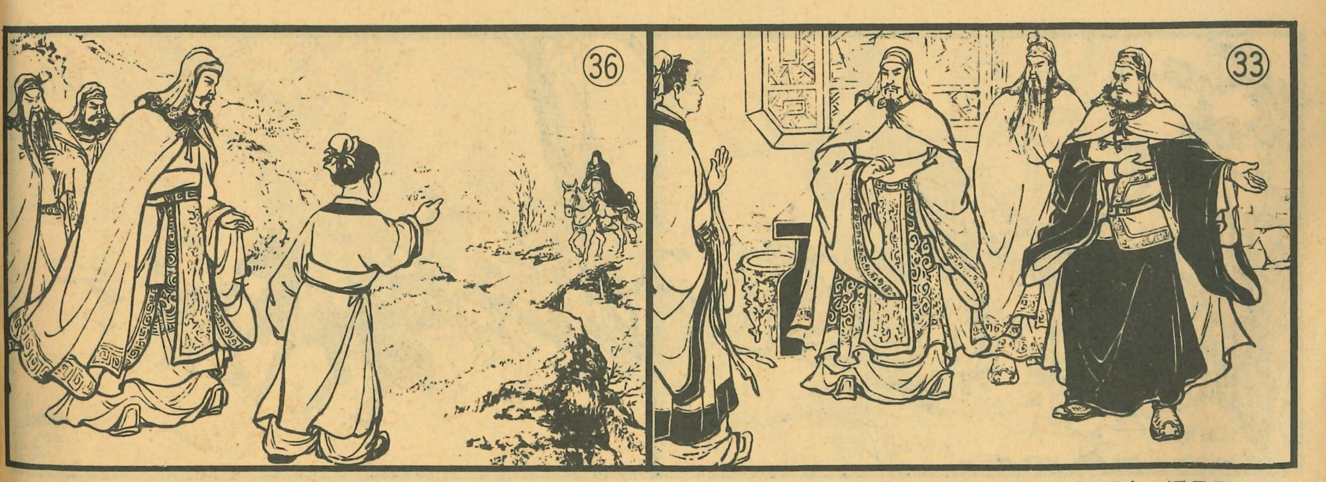
28 他們來到孔明莊前，下馬敲門。不一會，童子開門出來，劉備問他：「先生在家嗎？」童子說：「先生在堂上讀書。」劉備聽了，高興極了。



31 一直等到裏面詩聲停了，這才恭恭敬敬地走進草堂拜見，說明來意。不料那少年不是孔明，是孔明的弟弟諸葛均。



32 諸葛均請劉備等坐下，吩咐童子獻了茶。劉備問起孔明的行踪。諸葛均道：「不一定，有時在江湖，有時在山嶺，有時在鄉村。」劉備嘆道：「是我劉備福份薄，兩次相訪，不曾會到。」



33 張飛叫道：「風大雪大，那先生既不在，還是早些回去。」劉備道：「我們既然到了這裏，會不到臥龍先生，也該留下話說。」

34 於是，劉備便向諸葛均要了紙筆，寫了封信留給孔明，說明自己渴慕高賢的意思，希望孔明出山相助，平定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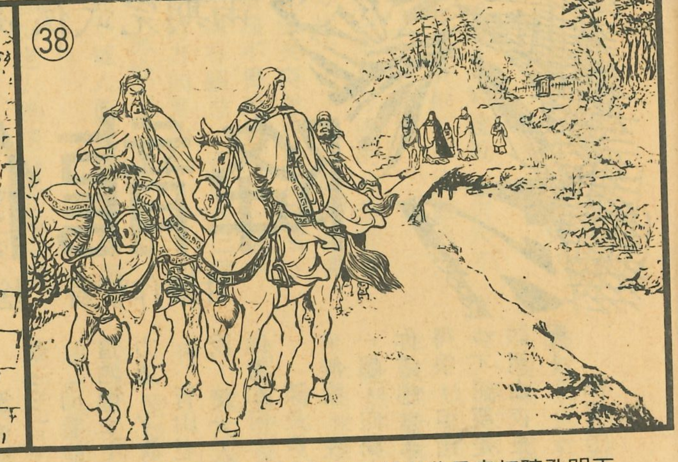


35 劉備告別，諸葛均送出門來。那童子忽然指着遠處喊道：「老先生來啦！」

36 劉備急忙回頭看時，只見橋西來了一個頭戴大紅暖帽、身穿青色外套的人，騎着小驢，後面還跟着個手提酒葫蘆的小童，慢慢地踏雪走來。



37 劉備以為孔明回來了，急忙上前施禮道：「先生冒雪回來了，劉備在這裏恭候。」那人慌忙下驢來答禮。諸葛均說：「他不是家兄，是家兄的岳父黃承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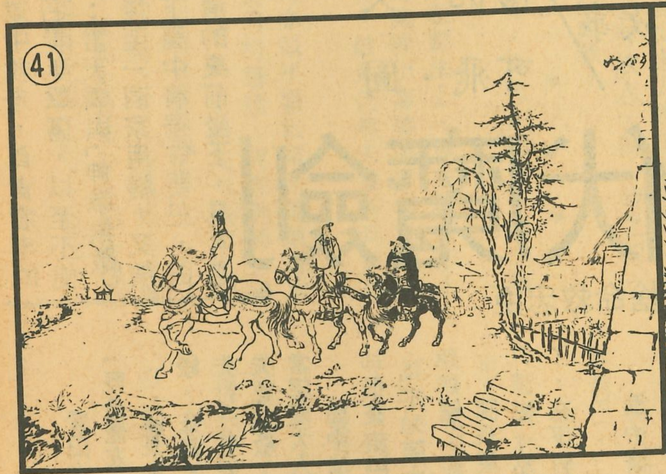
38 劉備一聽又不是孔明，就向黃承彥打聽孔明下落，黃承彥也說是來找孔明的。劉備十分悵惘，便向諸葛均、黃承彥作別回去，在馬上還不時回過頭來望臥龍崗。



39 轉眼過了新年，劉備時刻惦念着孔明。他挑了個好日子，誠心誠意地洗了澡，換了衣服，準備再上隆中去請孔明。關羽勸他不要去，張飛却打算去把孔明捆來。



40 劉備聽了非常生氣，訓斥了他們一頓，還把春秋時候齊桓公見東郭野人，去五次才見一面的故事講給他們聽。當下只叫關羽相隨，不要張飛同去。張飛却一定要去。



41 劉備聽張飛這樣說，便囑咐他不得無禮。張飛滿口應着。於是，三人一同上馬前去。

42 他們在臥龍崗邊遇到諸葛均。劉備就問他孔明是否在家。諸葛均說：「昨天才回來，將軍今天可與他相見了。」

（待續）

兩期完武俠故事

楊帆·文　可飛·圖

降龍伏魔劍

甘願作替身　捨命救忠臣

上文提要： 要犯陳長庚被一名青年從獄中救走，負責看牢的「閃電金刀」雷震天還被該名青年擊傷，以至不能押解另一批要犯上京，只好由其女雷天嬌代勞；雷天嬌與「神拳無敵」簡中清在押解犯人途中，被一名老翁攔路，其後至一酒家用膳，又被上次那劫獄青年以調虎離山計引開雷天嬌，留下簡中清獨守要犯，正感焦慮，陳長庚及中途攔路的老翁竟來至簡中清的桌前坐下，還與他攀談起來……

青山老人看了簡中清一眼，道：「既是老友，咱們應當多乾一杯了。」

陳長庚答道：「應當……」取過酒罎，在每人面前斟了一杯，自己仰天先行一乾而盡，方道：「簡大人，在下先乾為敬，少時若有甚麼不到之處，當望簡大人能夠賞光賜允……」

簡中清雖然心中發毛，但面子上却很豪爽的將面前那一杯飲盡，接道：「不知陳大俠有甚麼話，何不說出來聽聽呢？」

陳長庚笑道：「小事一件，簡大人只請點一點頭，就叫陳某等感激不盡了，在下料想，簡大人不會不答應的了。」

簡中清乾笑道：「那……那是自然……」

別看他說得一點也沒有推脫，但這四個字，可眞是他用盡了他的全身力道，才說了出來。

青山老人笑道：「陳老弟，老夫曾說，簡大人乃是東廠中少見的好人，你看如何，沒有錯吧？」

陳長庚大笑道：「老前輩看人，向來無訛，晚輩並沒有說不信啊。」話音一頓，向簡中清抱拳說道：「簡大人，你這趟差事是很辛苦，陳某倒是明白得很，但由江南到京城，千里迢迢，少不得要走上月把兩個月，簡大人應該明白夜長夢多，前路可是艱辛得很呢！」

簡中清焉會不明白？

但他却另有打算，聞言笑道：「陳大俠說得是，簡某人對這一點倒是心中惴惴，聽陳大俠言外之意，莫非是有甚麼好辦法教導於我麼？」

陳長庚答道：「教導可不敢當，在下為簡大人借箸代為籌謀，如想平安，倒是有一條可行之道。」

簡中清笑道：「是甚麼可行之道？」

陳長庚道：「放掉你這五名囚犯中其中的一名，陳某人保證簡大人便能夠一路平安無事，抵達京城。」

簡中清呆了一呆，道：「放掉一名囚犯？那……簡某人怎麼擔當得起？」

陳長庚笑道：「這麼遠的路，五個人中走脫一人，交差應該是沒有問題啊。」

青山老人也笑道：「可不？陳老弟這辦法，當眞是使得，如果換了老夫押解這批犯人，老夫倒是寧可放棄一名囚犯，以免惹起前路無窮之憂。」

簡中清搖了搖頭道：「兩位盛情，簡某心領了，私放朝庭要犯，恕簡某無此膽量。」

陳長庚突然冷冷的看了他一眼，笑道：「簡大人莫非別有所恃麼？」

簡中清並不笨，此刻故意笑了一笑，裝出一副莫測高深之態，接道：「那倒沒有，只是簡某職責在身，倘是私放囚犯，回京交差，也逃不掉死罪，與其犯罪處死，又何不找一個死得有典卹的機會呢？」

這話倒是不錯，簡中清能想到的，足見他在東廠之中，也非泛泛之輩。

陳長庚笑道：「簡大人這一片忠心，倒也叫人敬佩，只是，簡大人忘了一件事。」

簡中清道：「甚麼事？」

陳長庚道：「你如不放那名囚犯，你就決無生路，甚至，連興隆客棧的大門也是出不了去。」

簡中清心中一震，暗道：「果然是衝着囚犯中的一人而來。」但他口中却道：「陳大俠這話，倒教簡某不解，興隆客棧之中，竟然有那打劫囚犯的強盜麼？」

青山老人搶着笑道：「對了，那人就是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簡中清不禁失聲道：「莫非就是兩位？」

陳長庚大笑道：「答對了！」

* * *

簡中清大刀出手，一片寒光，罩向青山老人。

東廠緹騎七人，刀劍齊出，攻向陳長庚身上。

頓時，碗碟齊飛，一片噹噹之聲震耳，人影晃動，喊殺之聲不絕。

掌櫃的和店小二，嚇得把頭縮在櫃枱之後，混身直打哆嗦。

青山老人雖是赤手空拳，但任令那簡中清刀光似雪，却依然沾不到青山老人的衣襟。

陳長庚獨鬥東廠七緹騎，劍光過處，五招不到，已有三人皮開肉綻，血流五步。

另外四人雖然心驚膽戰，但却不敢退避，明知陳長庚劍下不會饒人，都依然咬着牙，亡命死拚。

守在五輛囚犯車旁邊的尚有廿多人，這時已分出六人，撲向陳長庚處圍攻，這時，陳長庚雖然武功高强，但因為他們這種不畏死的打法，使到陳長庚不得不稍有顧忌，否則自己就算殺了對方，對方如果拚着一死，也還上自己一刀，那豈不大大的上當？

因此，那十個人眞把陳長庚給困住了。

顯然，青山老人雖想擺脫簡中清，跑到囚車之旁放人，但一時之間，却也未能稱心如願。

* * *

大王集外，黃衫人和雷天嬌之戰，已近尾聲。

雷天嬌在劍法上，無法與黃衫人比擬，迫得施展出毒婆婆所傳的各種暗器和毒物，結果仍然未曾傷到黃衫人。

黃衫人亦似乎看出雷天嬌氣急攻心、無可奈何的窘態，突然劍勢一變，一招「寒夜流星」，劍尖一點而出，直向雷天嬌的咽喉部位刺去。

雷天嬌大驚之下，連連施出五種避讓身法，依然未見黃衫人劍尖移位，簡直就像附骨之蛆，釘上了自己。

妙的却是，那劍尖離開她的咽喉雖然是只有五寸，但却不曾向前抵實，否則，雷天嬌的粉頸，必然早已穿了一個大洞了。

她刹那間發現，敢情這黃衫人並非眞想置自己於死地，當下柳眉一揚，陡然停下身子，冷冷喝道：「黃衫客，你要怎麼樣？」

黃衫人淡淡的笑了一笑，道：「姑娘以為我要怎麼樣？」

雷天嬌嘟着小嘴道：「我不曉得……」

黃衫人長劍原勢未變，沉聲道：「姑娘，在下這柄長劍，極其鋒利，只要再伸前七寸，姑娘應知這後果是如何的了。」

雷天嬌冷冷的道：「大不了就是一死而已。」

她可是骨頭硬得很。

黃衫人笑道：「姑娘一死，令弟呢？八十多歲的老人又去靠誰？」

雷天嬌臉色一變，大眼睛中忽然露出痛苦之色，低下頭去，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黃衫人一笑，又道：「姑娘想必明白，在下如是要想殺害姑娘，那也不過是舉手之勞，但在下却沒有下手，這之間，應該是有着道理的了。」

雷天嬌抬起頭來，低聲問道：「甚麼道理？你手中拿着劍，仗着一身武功，逼人答話，還有甚麼道理可言？」

黃衫人道：「姑娘認為在下强人所難，是麼？」

雷天嬌道：「本來就是嘛！」

黃衫人突然一笑，撤回長劍，接道：「姑娘，在下有一件事情，想跟姑娘打個商量，但願姑娘應允。」

黃衫人的態度很明朗，表示出他並非是那仗恃武功欺人之輩。

雷天嬌芳心一動，暗道：「看他的為人，倒是個光明磊落的漢子，但他却不敢示人以本來眞面目，這中間，可能有着很大原因……」忖思之間，口中却道：「你說出來吧。」

黃衫人忽然正容地道：「姑娘，你們這一趟押解的囚犯之中，有一位天人共仰、人人敬佩的大忠臣，姑娘是應該知道的。」

雷天嬌搖搖頭道：「這個，妾身沒有問過爹，這次押解的是那幾名犯人，我可不知道是甚麼人呢。」

黃衫人先是頗為意外，繼而却笑道：「姑娘，這幾名囚犯之中，有名五十多歲的犯官，妳定然見過了。」

雷天嬌笑了，她點點頭道：「是那位老人家麼？我自然是見過了，不過，他好像是個很蠻不講理的書呆子呢！」

黃衫人道：「如非是書讀得多，他也不會夠得上稱為忠臣二字了。」頓一頓，黃衫人又嘆了一聲，接道：「趙大人在朝忠耿，得罪魏賊，既遭革退，他們還不放過他，結果還要把他押上京師，這一去，只怕是死路一條了。」

雷天嬌怔了一怔道：「你……黃公子可是要救這位趙大人麼？」

黃衫人道：「不錯。」

雷天嬌皺眉道：「黃公子，妾身雖是婦道人家，但私心之中，也是敬仰那些忠臣義士、烈婦貞女，這一趟差事，家父因爲不能前來，倒還眞是一個機會，倘若趙大人眞的是那等人人敬仰的大忠臣，公子如想救他，妾身自然是願意賣上這個順水的人情了。」

黃衫人這下子可眞是大感意外了，想不到雷天嬌竟是這等態度，當下不由得笑道：「雷姑娘，在下先前可是錯看妳了。」

雷天嬌嫣然一笑道：「黃公子，妾身如果沒有猜錯，此刻那大王集中的興隆客棧，早已有人前去劫走那位趙大人了，是麼？」

黃衫人笑道：「姑娘聰明絕透，在下引走姑娘，正是好讓青山老人與陳長庚同去救那趙大人。」

雷天嬌笑道：「簡中清武功雖高，但若比起陳長庚陳大俠，那可差得很遠了，這時只怕已然得手了。」

黃衫人點點頭道：「按理是應該得手才是，不過，雷姑娘是應該知道的，你們押解這批囚犯，前路必有接應之人，他們預定在何處和你們碰頭呢？」

雷天嬌忽然失聲道：「黃公子，你……你得快些趕回大王集去才是，東廠高手原定今晨與我們在大王集會合，路上可能是有些躭擱，此時只怕也該抵達了啊。」

黃衫人不由臉色一變，也自失聲道：「姑娘此言當眞？」

雷天嬌道：「黃公子，妾身此時此刻，似是用不着哄騙公子啊，再說，妾身既已知趙大人乃是忠良憂國之士，少不得也要隨同公子回去救他才是。」

黃衫人長劍入鞘，雙手抱拳一拱道：「姑娘深明大義，在下這裡謝過了。」

* * *

興隆客棧中的劫囚苦鬥，並不如想像中的順利。

黃衫人和雷天嬌所擔心之事，果然發生了，東廠緹騎之中，掛着二品提督官銜的第一高手海中平，率了十名好手，恰在簡中清等人處境危急之際，趕到大王集。

青山老人和陳長庚這回，才眞正算是遇到了勁敵了。

海中平未入東廠之前，在江湖道上被人稱爲「蟄龍劍客」，在劍法上的造詣，被譽爲中原第一高手，他竟然親身趕來接應，倒是大出青山老人和陳長庚的意料之外。

敵我優劣，頓時易位，海中平自己沒有動手，只由隨他同來的十名好手中，分出四人上前相助，青山老人與陳長庚立即感到無比壓力，眼看救人之事業已無法成功，甚至連本身能否全身而退，也很難預料。

幸好黃衫人和雷天嬌適時趕到了大王集。

雷天嬌很精明，她一眼發現大王集的興隆客棧外面多了一羣健馬，便立即停步，不再上前。

黃衫人一怔，道：「雷姑娘，妳爲何不去？」

雷天嬌道：「京中接應之人已到，妾身此刻還是不露面的好，黃公子，妾身就算是一顆伏子，也許……過些日子，還有大用。」

黃衫人大爲稱讚的道：「姑娘計智過人，這一着，倒眞是出人意外的奇兵了，在下這就入內去看看，姑娘相機行事，後會有期了。」

話音一落，人已轉向興隆客棧。

這次他並非從前門入內，而是自屋頂上向內翻落，是的，他居高臨下，已事先將內中的情勢看了個明白。

「蟄龍劍客」海中平他曾見過一次面，因此，他一旦發現海中平親自趕到，便已知曉今日之事，決無可爲了。

因此，他在現身之際，業已打定了主意，自己先行逼住海中平，然後再使他們脫身。

心念既定，只見他長劍出鞘，暴喝一聲道：「陳兄與青老快退，兄弟爲你們斷後……」

寒光一閃，直向海中平撲去。

海中平很是托大，眼見黃衫人揮劍斜飛撲來，身伴長劍並未撤出，只隨手一揮，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芒，你是找死……」

話音未已，海中平突然驚呼一聲，踉踉蹌蹌的向後退了七步之遠。

站在他身後的六名手下，無不爲之一驚，但他們都是久經戰陣的高手，雖然心中吃驚，但拔刀拒敵之快，也是人間罕見，黃衫人一招得手，震退了海中平，正待追擊過去，那六人六般兵器，已然宛如一堵光墻，將黃衫人擋在三步之外。

適時，青山老人與陳長庚各自強攻一招，將身伴之人擊退，飛身向興隆客棧之外奔去。

六七條身影也隨後追出。

黃衫人看得嘴角掀起了一片微笑，他心中明白，只要陳長庚與青山老人離開了興隆客棧，那些追出去的人，八成是沾不到光的。

後顧之憂已去，於是立即朗笑一聲，道：「姓海的，這一劍的滋味如何？」

那六人雖然擋住了黃衫人，可却沒敢貿然出手，頭兒都被他一劍震退，可見這黃衫人的來路不是簡單！

海中平驚魂甫定，聞言冷笑了一聲道：「海某果然小看了你一些，估不到在這大王集中，居然出現了降龍劍法，眞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了！」

黃衫人淡淡一笑道：「怎麼樣？你海大人可要再試試在下這一劍法之威力？」

海中平哼了一聲道：「本來是要討教的，只是海某人有命在身，無法久留，放過了今天，海某人隨時候教！」

海中平的回答，在黃衫人而言，本在意料之中，但在海中平的屬下之人聽來，却是完全大出他們的想像！

據他們平日所見，海大人又幾曾放過殺人的機會？

除非對手高過他太多，太多！

難道眼前這位黃衫人，眞的是高過海提督太多了？

一時之間，六個人不由得各自退了一步。

黃衫人却笑了，目光在滿屋子的人身上一轉，朗聲道：「識時務者爲俊傑，海大人，咱們前途再見……」

隻手一抱長劍，轉身大步而去。

海中平乾咳了一聲，一言未發，目送黃衫人洒脫的擧步，揚長走出店門，眨眼之間已沒有了踪影。

雷天嬌適時由外面奔了進來，她一眼見到店中多出來的人，不由得呆了一呆，這才向簡中清走過去。

她掩飾得天衣無縫，其實，海中平和簡中清就算是疑心再大的人，可也不會疑心到雷天嬌身上去！

* * *

一燈如豆，這是一間很雅緻的小房。

徐州城北，九里山下的一座佔地百畝的大莊院，客廳中燈光如雪，亮得耀人眼花，但後園的這間卧房之中，燈光却顯得十分暗淡。

雷天嬌伸個懶腰，輕解羅衫，褪下紅裙，對鏡梳理一下長髮，這才打了個呵欠，脫掉了衣衫，跳上牙床。

就在她玉臂輕舒，拉起棉被的刹那，突然感到屋內燈光一暗，一條人影有如幽靈一般，穿入屋內。

門窗是依然緊閉，但這人却能快得使人看不出他怎麼樣開的窗戶，足見這個人一身功夫之高，眞是世間罕見。

雷天嬌心中大驚，拉住棉被的右手一抬，嬌軀飛躍而起，直向那人撞了過去！

在她盤算之下，這一掌定可以將對方擊倒在地上。

殊不料她完全錯了！

來人淡淡一笑，擧手間，反將雷天嬌的右腕抓牢，口中低聲道：「雷姑娘莫要發怒，是我啊！」

雷天嬌這時也已看清，這人敢情正是黃衫人。

刹那間，她似乎更吃驚了，悄悄的道：「你……怎麼會潛到這裡來了？他們沒有發覺麼？」

黃衫人搖搖頭道：「沒有！姑娘，那些囚犯，眼下可是在廳中？」

雷天嬌點了點頭道：「是。」

陡然，她似乎才發現，自己衣衫單薄的站在一個大男人面前，嚶哼了一聲，便向下蹲去。

黃衫人左手本是捉住她的右腕，她這一突然蹲下去，不禁拉得黃衫人向前一竄，壓向她的身上！

黃衫人心中一驚，右手不由自主一伸，無巧不巧，却按在雷天嬌的香肩上。

頓時，兩人都如同觸了電一般呆了！

黃衫人想說甚麼，却沒有說，他的雙臂順勢一張，便將雷天嬌的嬌軀抱起。

雷天嬌溫順的宛如一隻羔羊，她沒有扎掙，因爲，她此刻全身均已酥了！

油燈被黃衫人彈指熄去。

黑暗已圍着他倆，快樂和歡暢，似乎世上一切都不存在了！

君子不欺暗室，但他們却是兩廂情願。

不知過了多久，才聽得雷天嬌低泣，黃衫人的感嘆！

直到月色漸漸的溜了進去，才照出兩個人影，他們正相擁而坐，悄悄的耳語着。

莊外敲了三更，黃衫人忽然嘆了口氣，道：「嬌妹，我要走了！」

雷天嬌也低低的嘆了口氣，道：「黃郎，你眞要去大廳中，代替趙大人赴京受處麼？」

黃衫人面色沉重的點點頭，道：「嬌妹，我志已決，只要我不死，我會到常州找妳……」

* * *

大廳之內，燈火通明。

黃衫人藝高人膽大，伏在屋背之上，俯視着大廳，只見「蟄龍劍客」海中平和那十名手下，以及簡中清等人，分坐在兩席之中。

海中平的身邊，則坐了一位文質彬彬的中年文士，看海中平等人的神態，他們對於這位中年文士，竟是十分的恭敬。

黃衫人看得直皺眉，他並非因爲那大廳中的燈火太亮，無法下手而傷腦筋，乃是因爲他發現，那中年文士的來頭太大，自己幾乎有些惹不起他！

雖然，他早就知道這徐州城外九里山下的卧龍莊，不是平凡之地，卧龍莊主人龍隱，可算得上是中原第一大豪，因爲他素知龍隱的爲人，乃是提得起放得下的鐵血男兒，是以，他固然爲海中平等人落足在卧龍莊而感到驚訝，但他仍然抱着很大的信心，想找龍隱，曉以大義，要他幫助自己，救那趙大人一命，殊不料他自黃昏時份進莊，找到二更時份進入雷天嬌卧房爲止，可就一直不會把龍隱找到，他心中本就覺得有些不妥，這時，一旦發現了那中年文士，他的一顆心，頓時整個涼了下去！

黃衫人已經想到，那位卧龍莊主人，說不定此刻已然失去了自由，慘遭囚禁，甚至……會丟了性命！

因爲他認識這位中年文士，乃是武林中第一魔星，——「毒手魔星」林過雲，也正是龍隱的生死大對頭。

他既然堂而皇之的坐在大廳之中，臥龍莊主自是不會再在莊中的了，否則，他們兩人決不會共同在一屋之中。

黃衫人看清了眼前情景，已然知道今夜想下去行事，已是不可能了！

但是，他却不甘心的就此退去，巡視了一陣，終於，咬了咬牙根，決定冒險一次，設法把那「毒手魔星」林過雲誘出廳外，然後再見機行事。

心念一定，飛身轉向右側的一棟屋背之上，揚起了一片屋瓦，正待向下丟去，突然有人伸手將他拉住。

黃衫人大吃一驚，臉色一變，扭頭望去，敢情這隻手和臉，對他是那麼熟悉，那麼親切，他忍不住低聲道：「嬌妹，妳怎麼來了？」

原來這人竟是雷天嬌。

雷天嬌搖了搖頭，低聲道：「黃郎，你此刻千萬冒失不得，林過雲這魔星未走，你一現身，後果必然不堪設想，黃郎，反正我們在臥龍莊還要等上三、四天才走，你何不遲一天，等那魔星林過雲走後，再下去動手呢？」

黃衫人沉吟了一下，道：「嬌妹，妳眞認爲，他們會在臥龍莊住上三、四天麼？」

雷天嬌道：「黃郎，你爲何不信呢？據海中平說，他們要等候另一批人犯到此齊集以後才走，今午接到飛報，說明這一批緹騎還有三天路程，黃郎，你何不等上一會呢？」

黃衫人笑道：「如果眞有三天時間，嬌妹，我就等那魔星林過雲走後再來也行……」他頓了一頓話音，又道：「不過，嬌妹你可曾想到，到時如果林過雲不走呢？」

雷天嬌一怔道：「這……如果他明天不走，我們就另訂計劃如何？」

黃衫人苦笑道：「看來唯有如此了……」

* * *

第四天的黃昏，臥龍莊前突然發現了一騎駿馬。

馬上之人，乃是一位面如冠玉，年約十四、五的美少年，肩後斜揹着一柄寶劍，身着一襲藍衫，風塵僕僕的直到莊門之前，方始翻身下馬。

他抖開馬韁，目光一轉，發現莊門之外，站着兩個不識之人，頓時大感詫異，皺了皺眉頭，喝道：「兩位可是新來莊中的麼？卜總管呢？莫非不在莊中麼？」

那守在莊門外的兩個人，本是簡中清的手下，聞言不由得一呆，互相望了一眼，其中一人立即冷笑道：「尊駕是甚麼人？」

藍衫少年臉色一沉，怒道：「好啊，看來你們是造反了，站在莊門的守衛，竟然連我都不知道是誰？眞是瞎了眼睛了！」

那右邊的一人突然冷冷的喝道：「你是甚麼人我不管！如果你膽敢在這裡撒野，我擔保你不能活着離開此地！」

藍衫少年突然大怒，右手一揮，刮了那人一記耳光，喝道：「你們敢到臥龍莊當差，就該知道臥龍莊少莊主是誰，在主人面前這等放肆，我看活不成的，只怕是你們兩個狗奴才！」

那名緹騎在藍衫少年出手之際，已然飛身退讓，但他却依然沒能讓開對方這一掌，左邊臉立時鼓起了很高！

他一手捂臉，雖然是滿臉怒意，但因爲對方抖出身份，竟是臥龍莊的少莊主，自然也就不敢再有所造次，當下向另外一個人道：「周兄，你在這兒守着，待兄弟入內廳去稟告提督大人！」

話音一落，轉身而去。

藍衫少年聞言，呆了一呆道：「稟告提督大人？臥龍莊幾時變成提督府了？你們……你們不是我莊中之人麼？」

留在門外之人冷笑道：「臥龍莊養得起我們麼？」

藍衫少年怒道：「你這等口氣，莫非還是皇宮中的人麼？」

那人笑道：「差不多，東廠緹騎，你應該聽說過的！」

藍衫少年大感意外的一怔道：「你……們是東廠的緹騎？我臥龍莊中，有甚麼人犯了王法麼？」

那人搖頭道：「沒有，不過臥龍莊的主人，眼下却不是龍隱龍大俠了！」

藍衫少年一怔道：「不是我爹，又是何人？」

那人道：「毒手魔星林老前輩！」

藍衫少年忽然面色大變，失聲道：「林過雲那個老魔頭？他……怎會成了本莊主人？難道我爹爹他……」

他話音未已，只見由莊門之內，迅快走出三個人。

爲首的是海中平，海中平身後的是簡中清，最後的那個人，便是那腫了半邊臉的漢子。

海中平目光一轉，向那黃衫少年喝道：「你是龍隱的兒子麼？」

藍衫少年道：「不錯，在下龍逸飛……」

他皺了皺眉，接着反問道：「閣下想必是提督大人了？」

海中平大笑道：「不錯！」

藍衫少年抱抱拳道：「請問提督大人怎麼稱呼？」

海中平笑道：「在下麼？海中平！」

龍逸飛吃了一驚道：「蟄龍劍客麼？」

海中平笑道：「在下匪號，不值一提！」

龍逸飛改容道：「海大俠在武林中，人人敬仰，晚生聞名久矣，今日有緣相見，眞是幸會得很……」話音一頓，接道：「剛才這位仁兄提起，家父不在莊中，未知是眞是假？」

海中平笑道：「他說得不錯，令尊大人已帶了全莊之人，離開臥龍莊了！」

龍逸飛一呆道：「竟眞有這等事？但不知家父去了何處？」

海中平搖搖頭道：「這個，海中平倒是不知道了！我們來此借住，乃是承林過雲老前輩相招而來。」

龍逸飛目射怒意，道：「林過雲可在莊中麼？」

海中平道：「今午已然離去，三日之後，方會回轉，龍公子如要等他，不妨入內，反正這處莊院原是你的故居，屋多人少，你住上幾天也不打緊！」

龍逸飛沉吟了一下，方道：「看來晚輩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晚輩如想找出家父去了何方，大概也必得等那林過雲回來了！」

海中平點點頭道：「那倒不假，龍公子請！」

龍逸飛謙讓了一陣，最後仍是隨在海中平身後，踏入臥龍莊內。

海中平對他很是客氣，一同進過晚膳，這才告訴他，除了大廳之外，任何地方均可自行安歇。

龍逸飛笑了一笑，辭出大廳。

原來，他果然對這所大莊子十分熟悉，穿來行去，竟是留在那間大書房之中住下。

海中平對龍逸飛並未生疑，因爲暗中傳來回報，說他對這所莊院各處門戶都很清楚，而且，他住的那間書房，原來就是龍逸飛的故居，是以他更爲放心了。

* * *

龍逸飛並未入睡，他熄了燈，和衣躺在床上，三更未到，他已偷偷溜出了書房，去到後花園中。

雷天嬌正等着他，敢情他不是龍逸飛，而是那黃衫人所改扮的！

當然，雷天嬌還有一點不知道的事，那就是他本不是黃衫人，而是那位自稱草野遺民的黎民。

兩人在雷天嬌房中密談良久，直到四更時分，方始雙雙躍出窗外。

雷天嬌走到大廳，因爲今晚四更到五更這一個更次，是由她當值看守囚犯。

黃衫人則回到龍逸飛的書房中，不多時，又由那書房之中走出來。

如果你稍爲注意，便會發現，他已然不是龍逸飛，也不是黃衫人，而是變成了一位老邁憔悴的老人了！

敢情化裝成了那位趙大人！

原來他們已決定，今晚是一定要動手的了！

大廳之內，燈火通明。

雷天嬌橫劍獨坐在門正中，四週是十名緹騎，抱刀直立，海中平、簡中清和隨同海中平來的十人，都不在廳中。

這是唯一的機會，所以他們決定今天動手！

以他們兩人身手之高，對付那十名緹騎，自是輕而易舉之事。

雷天嬌乃是出身自苗疆毒婆婆門下，對於用毒迷人一道，自是駕輕就熟，黃衫人假扮的趙大人，身形剛在大門外一現，雷天嬌立即一揮手，那十名緹騎居然同時倒地不起！

守在大廳外面的緹騎共是四人，也早已被黃衫人點了他們的昏穴，因此，掉包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

青山老人與陳長庚早就備好了馬車，等在莊外，當黃衫人把趙大人背出莊外，兩人立即駕車疾馳而去。

黃衫人轉身回到大廳，正待代那趙大人進入囚車之內，突然一條人影一閃而來。

雷天嬌脫口喝道：「甚麼人？」揮劍就待直刺而出。

黃衫人眼尖，不由失聲叫道：「嬌妹且慢……」

其實，就算他不喝阻，雷天嬌也會停手，敢情那現身之人，竟然是剛才已被救走的趙大人！

兩人呆呆的望着那位趙大人，半晌不會說出話來。

趙給諫乃是一個文士，自然是不會武功，而剛才他現身時的提縱身法，就已表明他不是眞正的趙給諫，由此可知，這位趙大人必然是假扮的，雙胞之局，成了三胞，眨眼之間，竟然有了三個趙大人，委實大出二人意料之外。

黃衫人定定神，喝道：「尊駕是誰？爲何冒充趙大人形狀？」

那趙大人冷冷一笑，道：「你不也是假的麼？何必問我？反正咱們要救趙給諫的心思是一樣，你去或者我去，不也是一樣麼？」

黃衫人怔了怔道：「尊駕這等義氣，眞叫區區敬佩萬分，但此去乃是殺頭的事，尊駕又何必這等不惜生命？」

那位趙大人冷冷的道：「那你就不怕殺頭麼？其實，老夫已是半截身埋在土之人，與你這娃兒相比，由老夫去殺頭，比你去要合算得多，娃兒，留下有用之身，多爲武林做件俠義之事，那就不辜負老夫這顆六陽魁首了！」

聽他的聲音十分蒼老，他說自己已是入土半截之人，倒也可信。

雷天嬌大眼連眨，突然問道：「老前輩，你老尊姓大名，可否見告？」

那老人淡淡的笑了一笑，道：「姓名與錢財一樣，總是身外之物，姑娘問明之後，最多不過是將來要爲老夫傳個代忠臣替死的義名，但趙大人本身，豈不落上一個借刀殺人之名了麼？用別人之死，換自己的偷生，只怕趙大人也不願作出這等事來，兩位既然有心爲善，又豈可因此而辱沒趙大人晚年令譽，弄成個爲善不終的敗事呢？」

雷天嬌與黃衫人同時一呆，這位老人說的話，當眞是一點不假，爲了趙大人的令譽，也爲了他不再受到那奸人的迫害，此事果然越機密越好！

黃衫人點了點頭，道：「老前輩之言，確是有理，晚輩等不問便是，不過……晚輩有一句話，可不得不說明白，否則……」

那老人笑道：「甚麼話？可是你打算到了天牢之後，再行越獄而遁？」

黃衫人吃了一驚道：「不錯，老前輩怎麼曉得晚輩的心意？」

老人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老弟台能有這等想法，老夫自然也有這等心意，是的，你大可不必爲老夫項上人頭擔心了！」話音一頓，老人向黃衫人揮揮手道：「海中平不是易與之輩，你趕快走吧，如是被他發現，眞的趙大人可遲早脫不了他的魔掌了！」

黃衫人看了雷天嬌一眼，雷天嬌點點頭，黃衫人又深深的看了那老人一眼，道：「老前輩，後會有期……」

轉身一躍而去。

雷天嬌和那位老人，把大廳之內一切恢復了原狀，這才取出一方綠巾，在昏倒地上的人的鼻端抖了一抖，把那十名緹騎救醒過來！

那十人呆呆的看着雷天嬌，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雷天嬌却淡淡一笑，道：「剛才有人想來劫牢，已被妾身施展苗疆無形之毒傷了他們，諸位雖然中了他們的暗算，但妾身所用的解葯，似是對了症，諸位不妨試試運一口氣，如有不適之感，快快說出，妾身也好再爲諸位另試別的解藥！」

那十人聞言，心中暗驚，依言默默運氣，倒也沒覺得有何不適，頓時齊齊抱拳，向雷天嬌連聲道謝！

雷天嬌只是笑了一笑，道：「劫牢之人雖逃走，門外的緹騎大人們，只怕也有人中了他們的暗算，你們最好派一個人去告訴提督大人，要他派人到處去查看一下！」

那十個人中，站在最右的一位立即應聲而去。

不多時，海中平已和他的手下以及簡中清等一同而來，問明經過，便自分頭向外奔掠而去。

足足過了半個時辰，他們方始回來。

敵人的踪跡是找不到，但那被點了穴道的緹騎們，却都已被他們救醒，同時，海中平也發現那自稱龍逸飛的臥龍莊少莊主，居然不在書房之內，不由得相信雷天嬌之言，而認定那龍逸飛必是這次劫囚之人，但因龍逸飛已然走了，自己這一方面又沒有損失，是以，海中平也就不再多追問了。

第二天的中午，那位老魔頭——毒手魔星林過雲出現莊中之後，這一隊囚車才離開臥龍山莊。

* * *

十天之後，囚車已然平安越過高唐，正午時分，來到了離夏津不足十里的邱崗。

海中平一馬當先，攀上了一處土丘，但見四處樹深林密，十丈之外，就難以瞧清林內景況，不由得使他心中大爲警惕，連忙召來簡中清，要他小心戒備，自己則拉馬奔向在後隊押陣的雷天嬌和林過雲。

敢情那位「毒手魔星」林過雲，竟然也是早被大內網羅的高手。

林過雲聽得海中平言及地勢險惡，立即策馬與海中平奔上那土丘之上，並喝令車隊暫時在土崗之下的一片竹林旁邊等候。

雷天嬌心中暗笑海中平太過緊張，正想也趕上前去看看，她目側餘光所及，忽然發現那竹林之中，似有人影一晃！

她心中一動，立即向身邊一名緹騎道：「你們當心護着囚車，我到那竹林去查看一下！」

飛身下馬，直撲林中而去。

她沒有看錯，林中果然有人，不過，這却不是外人，而是那位在她心中佔據了一切的黃衫人！

他忽然在此處出現，不禁大出雷天嬌意外，她正張口問他爲何而來此，黃衫人已搖了搖頭，抖手拋出一團紙球，轉身而去。

雷天嬌打開紙團，只見上面寫着：「嬌妹，我們已決定在這邱崗的密林山道中劫囚，如果你毒倒與海中平同來的十名高手林過雲等人，我等自有制他之道……」

雷天嬌皺了皺眉，翻過那張紙束，只見背頁還有幾行字，那是他爹爹雷震天的筆跡：「嬌兒，我的劍傷早已復原，只是爲了不想走這趟差事，才裝着刀傷未癒，妳自告奮勇，代父出差，孝心可嘉，但趙大人乃一代忠良，豈可任由那奸賊魏璫傷害，爲父迫不得已，只好想了一條李代桃僵之計，專程拜請百變神君，替爲父易容爲趙大人形狀，去追上你們，相機行事，把趙大人救了出來，是否成功，妳自會知道，爲父雖代趙大人一死，但亦可謂死得其所，妳回家見字之後，不必悲傷，速去苗疆避禍，江湖險惡，莫多留戀，切記，切記，父字。

雷天嬌看完了這些字，不禁兩腮盡濕，她可作夢也想不到，囚車中的趙大人，竟然是他爹爹「閃電金刀」雷震天！

想想這一路之上，自己並未持別照顧他，眞是大感不安，同時，她也想到，怪不得那天在臥龍莊，她總覺得後來的趙大人，聲音和舉止有些熟悉之感的原因了！

她此刻心中雖然十分焦急，但却暗自警惕，知道決不可慌張失惜，她藏好了那紙束，立即暗中準備好要用的毒粉，這才擦乾了眼淚，回到車隊之中。

這時，林過雲和海中平正好趕了回來，催促車隊上山。

雷天嬌依然在車隊後面押隊，但她却趁着上山的這一段時間，逐步前移，等得上到那密林深邃的山上，雷天嬌已趕到了簡中清的身邊。

這一段小路雖然不遠，但雷天嬌却揮動着那條馬鞭策馬，似是座上駿馬，已然有些不勝負荷之態，雷天嬌的坐騎，較之海中平那匹馬並不遜色，她不停的揮動馬鞭，這中間，自然別有緣故的了！

車隊全部推上那樹深林密的山崗之上以後，林過雲指着前面一段路徑對海中平道：「海兄，你要不要先去察看一番？」

海中平道：「老前輩說的是，晚輩正要先過去看一看！」

話音一落，勒馬便向那條寬僅五尺，兩邊全是密林的山道奔去。

蹄聲篤篤，轉眼便已轉入十丈之外的彎路，沒了個踪影了。

林過雲等人等候了約莫半盞茶的時光，只見海中平已伏在馬背之上，疾馳而回。

林過雲的目光是何等厲害，雖然那馬兒尚在五丈之外，他已大吃一驚喝道：「海兄，你怎麼了？」

說話之間，馬兒已到了近前，只見海中平面如金紙，左胸之前血流不止，一柄長劍，兀自插在胸前，鮮黃的劍穗，在風中飄盪，顯然海中平傷勢之重，換了別人，早已當場身亡了！

林過雲跳下馬來，疾步上前，手按海中平的命門大穴，眞氣透體而入，口中喝道：「海兄，是甚麼人暗算了你，快說！」

海中平吐了一大口氣，低聲道：「晚……晚輩沒有看見，此人武功不弱……」兩眼一翻，突然栽下馬來，簡中清下馬，正待將他抱起來，林過雲已皺了皺眉，道：「死了，莫要管他，護好囚車要緊……」他目光一轉，突然冷笑道：「此人竟然能一劍刺死海中平，足見武功極其高明，老夫少不得又可大開一次殺戒了……」

他話音未落，忽地有人長笑道：「姓林的，你大言不慚，只怕這斷林土丘，就是你埋骨所在了！」

笑聲一落，只見四個人影，由林中一閃而出。

爲首一人，是位年約七旬的銀髯老叟，青衫白履，手綽長劍，神情洒脫，一身仙風道骨，使人看上去，有着飄然出塵之感。

在他身後的，則是黃衫人黎民、青山老人和江南怪俠陳長庚。

林過雲一眼看見了這位青衫老人，不由一怔，但繼而立即哈哈大笑，道：「我道是甚麼人能一劍刺死遊龍劍海中平，原來是臥龍莊的龍兄，這就難怪了！」他笑聲一頓，又道：「但龍兄可莫忘記，你那臥龍山莊，乃是在兩個月之前輸了武功，送給了林某的，你忽然在此出現，是否想報兩個月前之仇，被奪山莊之辱麼？」

別聽他說得十分輕鬆，其實，他每一句話都是在挖苦着中原大豪龍隱！

龍隱可根本沒有把他的話放在心中，只是淡淡一笑，道：「林兄，海中平可不是死在我的手中，老夫武功雖然與你相差無幾，但若要你我一劍刺死像海中平這等高手，老夫相信，你我恐怕還辦不到吧。」

林過雲聞言有些不信，眼前這四人中，又有甚麼人的武功能高過龍隱？

念及此，目光不由得在黎民等三人身上打量了一番，突然搖頭笑道：「龍兄，你太謙虛了。」話音一頓，突然沉下臉來喝道：「海中平是朝廷命官，你殺了他，身犯何罪，心中總該明白啊！」

龍隱笑道：「若不明白，咱們又怎敢下手？」

林過雲道：「那很好，老夫今天就先將你們拿下，至於要處你們何等刑罪，那就等到你們到了刑部天牢，再去領悟吧！」

龍隱大笑道：「林兄如有這等能耐，咱們自然是無話可說了，怕的是林兄自己難保首級，這事可就要改觀了！」

林過雲哼了一聲道：「龍隱，老夫先拿下你！」

他稱號「毒手魔星」，出手之毒，果是名不虛傳，但見劍光一閃，人已欺到龍隱身前，劍尖泛起八朵劍花，罩住了龍隱全身上下。

但龍隱又怎是弱者，他手中長劍一揮，嗆啷一聲，竟將林過雲的長劍震開三尺。

林過雲似是甚感意外，皺眉道：「這是甚麼劍法？兩個月不見，龍兄好像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啊！」

龍隱淡淡一笑道：「林兄過獎了，不過，今天要與你較量的人不是我，你想打，這位稱號黃衫客的黎老弟會來陪你……」

身形一側，竟自讓了開去！

這時，黎民一抬手中劍，大步走了過來，微微一笑道：「林過雲，在下黎民，想討教你幾手毒劍功夫，尚盼尊駕，不要藏私！」

刷的一聲，揮劍直刺了過來。

這一劍來得很快，但招式却又極其平凡，林過雲不由得笑道：「這等劍法，也敢逞強……」

劍勢一揚，便向黎民劍身碰去！

就兩劍相交的刹那，林過雲臉色忽然大變，喝道：「你……使的可是降龍伏魔劍？」

黎民哈哈一笑，道：「你才知道麼？可惜遲了！」

只見他右腕一震，長劍已透過林過雲的劍光，一閃而入，插向林過雲

的左胸部位！

噗地一聲，血光迸現，長劍已透胸而過，那傷勢，與海中平一模一樣。

林過雲應變不可謂不快，但是，他仍然是躲不過這驚天伏魔劍中的一招殺着「伏魔中之魔」。

他手中長劍垂了下來，口中喃喃的道：「降龍伏魔，眼高於天……娃兒，武林之中，今後唯你獨尊了……」

語音漸漸不可聞，身子也慢慢的倒了下去。

一代魔星，不想死在黎民的出手一招「伏魔中之魔」的驚天一式，如非他們親眼看見，誰能相信？

海中平、林過雲大內兩大高手一死，簡中清完全的呆了！

他手足無措，正要喝令屬下三人上前圍攻，只見雷天嬌忽地嬌叱一聲道：「你們都給我躺下吧！」

那隨同海中平同來的十名好手，居然人人失聲狂叫，一個接一個的向地下倒去。

而且，每個人面上都立刻起了一片黑色，七竅之間，也流出腥濃的血水，顯然是全部活不了！

龍隱、青山老人和陳長庚大步上前，望着簡中清直笑，簡中清目光一轉，看了雷天嬌一眼，搖頭道：「簡某沒有想到，雷震天的女兒，原來是跟他們一個鼻孔出氣，簡某自認栽了……」

隨手一掉，金刀落地有聲！

這時，黎民却疾步奔向那趙大人，打開囚車，抱拳一揖道：「雷老爺子，請出來吧，一切都解決了！」

敢情那假扮趙大人的，正是閃電金刀雷震天！

雷震天搖頭苦笑了一聲，緩緩走出囚車，道：「老弟台俠肝義膽，識胆過人，老朽萬分敬佩，只是如此一來，雖然老朽免去一刀之苦，但那眞的趙大人又如何能逃得了閹黨的緹騎追踪？」

黎民笑道：「不妨事，趙大人已然泛舟海上，決無可慮，雷老決不可掛在心上了！」

回身向林中招招手，一名和雷震天衣着相貌相同的趙大人，緩步走了過來，一言不發，進入了囚車之中。

簡中清呆了，雷震天和雷天嬌也呆了！

這時，黎民却向簡中清道：「簡大人，在下還你一位趙大人，你可以交差了吧？」

簡中清以爲自己死定了，這時聽他這等說法，那不啻從鬼門關口放回了自己，當下連連應道：「黎大俠好說，在下雖是狠心狗肺，今天也會受諸位這等光明磊落的行爲所感，此番進京以後，在下交卸了公事，必將從此離開東廠，退隱山林，不再過問他人之事了！」

黎民哈哈一笑道：「很好，但願你心口如一，如果在京城之中，有人認出趙大人是他那義僕所假扮，姓簡的，你可莫怪在下手中長劍不肯饒人！」

簡中清忙道：「這個，簡某自是省得，只要趙大人這位義僕口緊，在下定然會相助諸位成此功德。」

黎民笑道：「不妨事，這位義僕趙忠，已然吞了炭，失了聲，任何人也聽不到他的聲音來了！只要你簡大人交代明白，在下相信，決不會出甚麼岔子……」語音一頓，走向那假扮趙大人的老僕身前，拜了一拜，道：「趙大哥，恕我們不送了！」

假的趙大人目光中閃出了兩顆熱淚，點了點頭，迅速的閉上雙目！

簡中清小心翼翼的別過了黎民等六人，大喝一聲，領着這隊囚車，馳向山崗另一頭而去。

雷震天這時已恢復了原來的裝束，長嘆了一聲，向雷天嬌道：「休謂眼前世風不古，奸妄當道，天下多的是忠肝義膽的俠義男兒，朝廷之事，大有可爲，嬌兒，咱們要回去了！爲父有生之年，但願能夠再多保存幾位忠臣義士，也就死得瞑目了！」

青山老人淡淡一笑道：「雷兄說的是，莫讓大好時光虛渡，江湖之中，待辦的事還多着呢……」

一行人舉步下了山，雷天嬌的臉上，却充滿了笑意，因爲，黎民正走在她的身邊。

（全文完）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誰敢碰我

掘墓開棺驗屍　懷疑雙親未死

小羅在爾虞我詐的江湖中，大錯不犯，小錯不改，在一連串的危機夾縫中苟活，乃至于高手不屑動他，庸手動不了他，成爲一個特殊人物，其中悲苦辛酸，實不足爲外人道。

小羅和茜茜穿窗上了樹，準備逃出大宅外，「葛三刀」頗不爲然，道：「小羅，你說過，你絕不會作出對不起小仙蒂的事！」

茜茜本以爲是小羅胡扯的，居然眞有個小仙蒂。

小羅道：「莫說她救我一命，且兩人共處一個浴桶，非嫁我不可，可是除了原配小仙蒂之外，還有小五子及軟軟，所以茜茜不在乎編爲四號！她不在乎。」

茜茜那會不在乎？大聲道：「我在乎！小羅，從此以後，你不能再有女人，有機會我要見見那位仙蒂姐。」

小羅和「葛三刀」眨眨眼，道：「當然，不久妳可能看到她。」

* * *

了因和尚、天機子、萬世師，以及高清風等人，雖然因小羅及「葛三刀」的挑撥配對拚過，但因他們已拏了「中原十二賭坊聯盟」的好處，仍然貌合神離地在一起。

甚至這一次又多了三人，那是了塵老尼、江濤和姜開基。此刻小羅等又在林中和他們狹路相逢。

高清風道：「小子，看來你的流年運氣眞差。」

小羅道：「的確，誰遇上你都會倒楣！」

「葛三刀」道：「只不過今天咱們這邊，可有個不大好惹的妞兒！」

高清風道：「女娃兒，妳老子是甚麼人？」

秦茜茜道：「我勸你們別自找倒楣，也別管我是誰的女兒。」

高清風道：「女娃兒，不說出來歷，我們可就要動手了。」

茜茜厲聲道：「小羅他和你們有甚麼仇恨？」

高清風道：「關於這些狗皮倒灶的事還是請了塵大師來說吧！」

了塵道：「這個年輕人太邪，一夜之間和五個小妓女胡來，第二天又和老尼的一個徒弟在一起。」

茜茜一怔，低聲道：「小羅，是眞的？」

小羅不能完全否認，因爲他不能說出有兩個小羅的事。

他以前誤會另一小羅，但如今他很感激假小羅。

儘管到目前爲止，他對假小羅這個人摸不透。

小羅道：「是有這麼回事兒。」

「你——」茜茜大聲道：「原來你很下流！」

小羅攤攤手，「關於那些事，固然是眞的，但和小妓女是花了大把銀子，並非不勞而獲，至于和水月庵的小尼，老實說，不是我勾引她，是她自

願的。」

「對對！」「葛三刀」道：「這叫着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當然，這和庵規不嚴也有關連。」

了塵盛怒道：「你這孽障，敢公然侮蔑本庵？」

「葛三刀」道：「各位評評理，明明是她的徒弟不守清規寂寞難耐，主動找小羅，她不躬身自反，却來怪別人！」

了塵道：「各位施主，這兩個孽障不除，武林那會太平，今天無論如何不能再讓他跑了。」

了塵、江濤及姜開基先出了手。

高清風等人也恨小羅等入骨，自然也不後人。

七人聯手，居然只爲了一個小羅。

「葛三刀」掄起七星刀橫掃直劈，前三刀居然把了塵震退兩步。

但是，今天他們來的時間太巧——正好小羅左手心出現紅圈，因而小羅信心十足，五招內把江濤和姜開基逼得團團轉，十分狼狽。

茜茜實在恨極，站在一邊沒有出手。

任何一個少女發現自己所喜歡的男人是個色狼時，都會如此的。

只不過茜茜却驚得呆了，這個小色狼眞能在娘胎中就練功不成？

此刻萬世師的劍、了因的禪杖、「天機子」的劍以及江濤的斧等，在陽光自林隙篩落得斑斕的陰影中，有如天上射下一道彩色冰球，氣流迴旋激盪，嘯聲盈耳，但被小羅的無儔掌罡震回而盤旋兜轉。

有人的嗓中發出「咯咯」聲。

第一個在掌浪中摔出的是了塵老尼。

「葛三刀」大聲叫「好！」茜茜也暗暗叫「好！」她以爲小羅的掌法好和他好色是兩回事，她本想拂袖而去的，但又打消此意。

了塵面孔鐵青，吃力地爬起來，五官扭曲抽搐。

此刻高清風找了個機會，至少他自己以爲有機可乘。

他側身暴進，竹杖上黃光流燦，杖聲「忽忽」，向小羅頭上罩下，他相信十餘杖總能中一兩杖的。

但這念頭才形成，砸出的杖影又飛捲而回。

要不是高清風應變够快，這一束杖影先要回饋他自己一兩杖。

才不過四十招左右，萬世師挨了一脚。

了因那禪杖上的鋼環少了一個，是被小羅的掌勁劈落的。

「天機子」挨了兩掌，道袍上血漬一片。

姜開基的劍被踢飛，到草中找劍去了，好久未回。

也說不定趁機躺在草中休息一會看熱鬧。

茜茜眼目中十分幼稚的小羅，此刻却如天神下凡，電射風旋般地穿射於衆高手之間，有時爲了救老葛而不能不涉險。

「葛三刀」若非小羅隨時馳援，早就躺下了。

此刻了因和萬世師似是豁出去了，一左一右欺上。

他們二人已運足了十成內力要見眞章。

小羅避過二人的杖和劍，雙掌捲出，風雲色變，「蓬蓬」聲中，了因和萬世師口噴鮮血倒飛出去。

到此，火併似已有了結果。

姜開基在三四丈外草中看得很清楚。沒有一個能接下小羅三整招的，這是說單打獨鬥。

茜茜瞪着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像鑑定一件古董似的望着小羅。一個色狼會有這麼充沛的體力和奇絕的招術？

只不過在一個一夜之間，能玩五個小妓女，第二天又和一個艷尼纏綿的人，有今日之表現，大概並不算是一件難事。

和這樣一個男人在一起，會不會一天到晚變成他的「靶子」？

但自離開山莊一路行來，却看不出他是個色狼。

此刻了因撐着禪杖站起來，萬世師是被小羅的左手擊中的，左手比右手重得多，所以萬世師迄未能站起。

至於了塵、江濤、「天機子」和高清風等人，無不身受數傷，這工夫姜開基才一跛一跛地自草中走出來。

姜開基可能是這七人之中傷得最輕的一個了。

七對二（應該是七對一，因『葛三刀』還須小羅支援），居然會在五十招內出現這等場面，七人誰也不願說一句話。

正好，他手上的圈圈在隱退中。

因此，小羅招呼「葛三刀」和茜茜，邁着方步離開現場。

此刻自然不會有任何一個人敢出言阻止。

正好，這時又來了一個人，一個五十左右的中年人。

只不過這人就在附近樹上，飄下時就拍手叫「好」。

小羅道：「請問這位是……」

萬世師道：「這位可是『風、雷、雨、』三絕中的『焦雷』公孫拳、公孫大俠嗎？」

「正是正是。」

萬世師道：「公孫大俠可知這小子的劣行？」

「區區略知一二。」

了塵道：「公孫大俠如能生擒此孽障，老尼等感激不盡，也將成爲武林中的一段佳話。」

的確，七大高手辦不到的事，如果一個人辦到了，雖然撿了點便宜（因是以逸待勞），也是一次壯舉。

公孫拳道：「大師不必客氣，為武林除害，自是份內之事。」

小羅看看左手，圈圈在隱退中。即使是現在動手，對付「焦雷」公孫拳這種貨色，只怕也未必能討好。

因為圈圈隱褪的時間不過兩三盞茶工夫。

他未必能在兩三盞茶內擺平此人。況且在隱褪中的功力也消減很多。

這工夫公孫拳負手走向小羅。

「葛三刀」看了小羅一眼，只一眼就知道他此刻不能戰。

而由此刻到他手心紅圈再現時至少也要一個半時辰。

「葛三刀」低聲對茜茜道：「能不能亮出你的身份。」

茜茜道：「為甚麼？」

「為小羅擋一擋。」

「你說甚麼？小羅能在五十招內挫敗七個高手，難道對付不了一個公孫拳，你把公孫拳估高了吧？」

「茜茜，有些事妳不知道，以後再說，妳能不能？」

茜茜看看小羅，果然不像剛才那麼神采飛揚。

她怎能想通這道理？只不過目前也不能不管。

至少她不忍使小羅栽在公孫拳手下。

茜茜道：「是公孫大俠嗎？我是秦茜茜，我爹是秦萬年，記得伯伯去年還去過舍下。」

公孫拳呵呵笑道：「原來是秦姪女，妳怎麼會在這地方？又怎麼會和這個壞小子在一起？」

茜茜道：「公孫伯伯，江湖傳言，難免失實，姪女和他相交雖不太久，却相信他不是個壞人。」

「茜茜，壞人臉上沒有寫上『壞人』二字。」公孫拳道：「武林中無人不知這小子好色任性。」

「伯伯，到目前為止，可有人告發他強暴婦女？」

「這個……倒是沒有，只一連引誘婦女在律法上也是要負責的，」公孫拳道：「茜茜，在目前衆怒難犯之下，妳最好別插手，作壁上觀吧！」

「葛三刀」道：「公孫大俠，你名列『風、雷、雨』三絕之中，乃是當今頂尖人物是不是？」

「好說，好說！」

「葛三刀」道：「公孫大俠一定也看到小羅力接七個高手，就是鐵打的身子也會累吧？」

「你是否希望小羅休息一下恢復體力再戰？」茜茜道：「如果不讓他休息一下，就和你動手，你贏了他算甚麼英雄好漢？只怕人家還會笑你乘人之危呢！」

「好好！伯伯未想到這一點，並非佔他的便宜，他需要休息多久？」

「葛三刀」道：「兩個時辰以內就夠了。」

茜茜低聲道：「兩個時辰能夠？」

「葛三刀」低聲道：「足夠足夠！」

公孫拳大袖一揮道：「好，在兩個時辰以內，小羅你打坐調息也好，躺着養神也好，絕對無人干擾你。」

小羅抱拳道：「在下只想睡一覺。」

若換了別人，一定會打坐調息的。

小羅走出二十步外，往草地上一躺，不一會就傳出了鼾聲。

茜茜對「葛三刀」低聲道：「這小子可眞是吃得飽睡得着。」

「葛三刀」道：「他就是這樣，也只有心無雜念的人才能作得到，其實這正是小羅的過人之處。」

萬世師道：「了因大師，據我觀察，這小子忽強忽弱，似乎是一種週期性的毛病，兩個時辰以後……」

了因道：「萬大俠，吾輩敗得如此之慘，那還有說話的餘地？」

高清風道：「算了！有武林名宿在此，咱們不要操心。」

依高清風估計，若是小羅能發揮不久前同樣的威力，公孫拳也會脚後根朝北，南(難)看。

這些武林白道人物，此刻希望公孫拳栽觔斗的人比希望他能擊倒小羅的人多，儘管他們本是來抓小羅的。

萬世師開始唱歌。歌喉相當宏亮。

一個內力渾厚的武林中人唱歌，自與一般愚夫愚婦不同。

沉睡的小羅立被驚醒。

萬世師不讓他睡，也就是不讓他恢復體力。

「葛三刀」道：「萬世師，你選錯了行！」

萬世師道：「小子，你又要罵人？」

「葛三刀」道：「不是罵人，而是奉勸，聽你的嗓門，聲如破鑼，如果到勾欄中當大茶壺整天喊着：三號見客，五號打簾子哩！是塊材料。」

萬世師已受傷，想動手也不成。

「焦雷」公孫拳道：「萬大俠，不要爭執，就讓他睡兩個時辰好了！在我來說，都是一樣。」

萬世師一旦停止唱歌，小羅又打起鼾來。

不一會，就連「葛三刀」也睡着了。

兩個時辰如何計算，有香的地方，可以燃香計時。

當然，古人以滴漏計時，頗為準確，但滴漏不能帶在身上。

一般的計時多為看日色，也就是有太陽時插一草枝在地上，看草枝影子長短到甚麼程度來估計時間。

兩人被踢醒時，發現高清風站在二人身邊，道：「別睡哩！兩個時辰已到。」

小羅打了兩個呵欠，看看左手心，突然一躍而起。

他向公孫拳抱拳道：「公孫大俠，時間已到，咱們也不必客氣了。」

公孫拳道：「不錯，你出招吧！」

小羅已經開始攻擊。

原來他發現左掌心的三個紅圈圈正是最紅之時，而且已稍稍在消褪中，時間寶貴，只好快動手。

因為，這等高手絕非三五十招，可以打發得了的。

公孫拳大吃一驚，他不久前雖看過小羅應付七大高手，勢如破竹，畢竟不知他的內力如何，現在他知道了。

公孫拳見多識廣，却沒見過這樣的內功。

內功注入招術中，通常是使招術速度快而有力。

但小羅不但具備了上述兩項，身上還隱隱傳出「嘶嘶」之聲。

這當然是體內的一種玄奧的炁排出，能產生新陳代謝的調節作用。公孫拳立下戒心。

成名的人時時要保名，因為這虛名得來不易。

公孫拳既然絲毫也不敢大意輕敵，拳掌上就不含糊，在小羅猛烈的攻撲下，雙方的掌浪似冰山崩塌、絕崖裂散，密集勁急而不容一髮。

所有的人都看得呆了。

尤其是了因、「天機子」以及萬、高及了塵等人，素來以為自己高高在上，在武林中佔一席之地，今日的慘敗，震碎了他們的白日夢。

五十招已過，沒有太顯著的起落。

小羅覺得，公孫拳並不比司空展差些。

六十招左右時，公孫拳的腰腹之間被劈了一掌。

只不過，這一手只有小羅和公孫拳二人知道。因為動作太快了。

其實在小羅動手時他的功力已在減褪中。

而剛才劈了公孫拳一掌時，功力已減褪了近乎……

所以七十招以後，小羅已漸呈不支現象。

這種現象一顯現，很快就險象環生了。

了塵道：「這小孽障的確很怪，强時太强，弱時又出乎意外的不濟事，眞叫人想不通。」

八十招左右，小羅已挨了三四掌之多，而且越來越不行了。

公孫拳要表現自己的不同風俗，反而全力施為。

「葛三刀」掄刀撲上，過了三刀就被一掌掃出。

百招後小羅被擊倒三次，也爬起三次。

這景象，在高清風等人看來，固有快意恩仇之感，但平心而論，也不能不為小羅抱不平，公孫拳還是佔了小羅的便宜。

「蓬」地一聲，小羅又被一掌掃倒而翻滾着。「葛三刀」向公孫拳下盤猛砍，又被踢了出去。

到此，公孫拳如果顧及身份及令譽，就該停止。

只不過人類對于控制自己的行為有時就很不得體。

得意忘形之下，又要去踢小羅。

這時林中走出一個手執「鐵口直斷」布招的算命者，道：「公孫大俠已經夠神氣了。是不是過份了些？」

公孫拳收手望去，居然十分陌生。

對方能叫出他的名諱來，此人應該不是無名之輩。

公孫拳道：「尊駕何人？」

算命的指指布抬，道：「小可一介卜者而已。」

「尊駕總該有名字吧？」

「在下胡徹！古月胡，徹底的徹！」

胡徹的諧音就是「胡扯」。

「胡先生强自出頭，是不是要為小羅找場？」

「誤會，誤會！在下是來抓小羅的，各位可千萬別以為在下也是收『中原十二賭場聯盟』的好處，為他們抱枱脚的，絕對不是，人格擔保。」

萬世師等人不由臉紅，以為此人在指雞罵猴。

公孫拳道：「在下可管你是幹甚麼的？」

「這麼說我可以帶走小羅了？」

「你憑甚麼帶走他。」

「我？」胡徹搔搔頭皮，道：「是啊，憑我，怎麼能帶走他，不過話又說回來了，要帶走小羅不只是要憑甚麼吧？」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胡徹道：「我的名頭沒有別人大，可是我和小羅的關係不同。」

「甚麼關係？」

「小羅是我的孫子！」

公孫拳一楞。冷笑道：「他姓羅你姓胡，他會是你的孫子？」

胡徹道：「表孫嘛！」

公孫拳知道此人是來找碴的，道：「尊駕要幹甚麼就說出來吧！」

胡徹道：「當然是把我的表孫帶走。」

公孫拳冷笑道：「只怕沒有那麼容易。」

胡徹道：「你是說他不跟我走是不是？這一點你放心！他一定會跟我走。小羅，我們走。」

小羅早已站起，正在拍着衣上的泥塵。

此刻他手上的紅圈消盡，走當然對他有利。

只不過他對這個卜者也諱莫如深。

怪和尚說小羅是他的乾兒子，卜者又說他是他的表孫子。

小羅隱隱覺得和尚和這個胡徹可

能是一個人。

經過易容之後，這是十分可能的事。

小羅和「葛三刀」二人作勢要走人，公孫拳道：「胡先生，不經過在下這一關，你以爲走得了嗎？」

「走不了！」

公孫拳大笑一陣，道：「那麼你爲何要帶他走！」

胡徹道：「因爲我的目的就是要帶他走。」

「既然你承認過不了我這一關，爲何還要帶他走？」

「世上有很多的事，我們並不能確知，只是想試試看而已。」

「我不懂你的意思。」

「在下要帶小羅走人，你一定會攔阻對不？」

「廢話！」

「那麼，你敢確定，就十成十能留下我們嗎？」

話說得軟塌塌的，但味道却有很多的刺兒。

了因等人也聽出，來者不善。

本來如此，此人沒有兩下子敢架公孫拳的樑子。

公孫拳皺眉頭，他相信這人不簡單。

這麼多的人在場，可栽不得觔斗，道：「聽尊駕的口氣，似乎只要你想帶走，沒有帶不走的理？」

卜者笑笑道：「這話是不是有點矛盾？設若在下明知帶不走却又要帶走，豈不是找自己的痲煩？」

公孫拳「嘿嘿」笑道：「那就動手吧！」

「慢着！」卜者道：「你我素無過節，如果拚得你死我活，實在不值得，我有個辦法，可以作個印証，如果承讓，我就把人帶走，如果我輸了就把人留給你。」

公孫拳冷冷地道：「光是不帶走人就成了？」

「你要怎麼樣？」

公孫拳道：「如果你輸了，自摑三個耳光！」

「成！成！」胡徹道：「如果我輸了，就摑一個耳光，再摑一下屁股，摑三下耳光，摑三下屁股，那表示在下的臉皮和屁股一樣的厚。」

高清風在「天機子」耳邊道：「牛鼻子，看吧！這個姓胡的不大單純。」

「天機子」道：「單不單純一會就知道了。」

公孫拳道：「就這麼辦！」

胡徹把布招往地上輕輕一插，五尺長的竹杆竟入土三尺多深。

看了這一手，各人無不暗暗吃驚。

公孫拳「嘿嘿」冷笑，似在譏他賣弄。

胡徹道：「咱們二人一人在左一人在右，各距布招約十步，由別人喊出一二三，我們各以最快速度拔下布招，先者爲勝。」

這當然是比輕功身法。

在身法與輕功方面沒有把握的人，自然不敢出這難題。

公孫拳不能反對，因爲那就代表示弱。

爲了公平起見，就用高清風的竹杖量好兩人的距離，絕對不使任何一方面吃虧，二人站好位置。

兩個人要背對着布招，也就是布招插在他們二人背後約十步的土中。

喊一二三的是江濤，「三」字甫落，二人都以最快的速度行動。公孫拳身子倒射，在空中劃一弧線，快如石火電光。

胡徹並不向上射，再劃半弧，而是身子疾速後仰，快接近地面時，打住射出，也就是平射。

兩點之間的捷徑是直線，誰都知道。但有人却不去體會它，以二人速度來說，應該是差不多的，但一個有弧線，一個是直線，就有了差距。

公孫拳射到時，胡徹已擎着布招站在三步外。

雖然無人鼓掌叫好，却能看出大多數人佩服胡徹聰明。

會武之人如果不聽明，他的武術就會遜色。

胡徹對小羅道：「小羅，走吧！」

如果公孫拳讓胡徹走了，他也不太丟人。

因爲他只輸在技巧上，如他也以直線射掠誰贏誰輸還很難說。

「慢走！」公孫拳道：「這是取巧，在下希望在拳掌上印証一下。勝負應能分明。」

胡徹道：「在下並沒有讓你打個耳光，再拍一下屁股。」

「少逞口舌之利！接招。」竟自腰上抽出軟劍抖動着像條銀蛇攻上。胡徹以布招接招。

軟劍像一條電蛇，沒有人知道他蜿蜒的結果會指向那個方向，人們的瞳孔尚未收縮，電虹般的寒芒已掃了過去。

胡徹的布招本來是會產生阻力而吃虧的，但此刻却未發出「卜卜」聲，如飛虹隱現於森寒劍芒之中，在四十餘招上，胡徹突然疾退一丈之外。

公孫拳的束腰被挑斷，掉落地上。

這當然敗得沒有話說，剛才及時罷手有多好？

現在衆人大致已知道「風雷雨」三人到底有多低？

他們也大致知道這胡徹到底有多麼高了？

人們往往在希望別人知道自己有多麼高時，會讓別人看到了自己有多麼低。

小羅十分欽佩胡徹的絕技。

在場中人，也只有兩人能看出胡徹的高明處。一是小羅，另一個是公孫拳。但因公孫拳在動手，所以並未看清。

公孫拳手中的軟劍在微抖，寒芒閃閃。

胡徹道：「公孫大俠，勝敗乃兵家常事，不必放在心上，在下告辭。」只抱拳離去。兩小跟着他。

公孫拳怔了一會，高清風乾笑着道：「公孫大俠，這個胡徹怪裡怪氣地，也許會甚麼妖術。」

公孫拳長嘆一聲，收起軟劍，道：「此人身懷絕技，絕非妖術，而且必是昔年武林名家，只不過是不願被人認出而經過易容而已！」

＊　＊　＊

這是個墓園，佔地並不很大。

松柏却長得很茂盛，墳上也無野草。

可見其後人常來掃墓拔草。

後人孝與不孝，也許常常拔拔草就足以証明，有些人却寧以其他方式表揚自己的孝道而不此之圖。

小羅和「葛三刀」被制住穴道放在草地上。

小羅自然知道，這就是他那死得不明不白的父母墓地。

他非但每年必來掃墓，常來除草，也常常躺在父母墓邊冥想。

有父母的人如何去體會沒有父母者的思親心情？

「胡徹！你應該是一位武林大俠，一位隱士，但是，你却在做一件天人共憤的掘墓勾當。」

胡徹正在一鍬一鍬地挖墓。

他似乎不大愛理小羅。

「葛三刀」道：「他娘的！我看你是說人話不辦人事。小羅的父母與你何仇何恨，你竟會掘人的墓穴？」

胡徹道：「你們兩個何不閉上嘴休息一會？」

小羅道：「胡徹，家父母和你有甚麼過節？」

胡徹道：「過節可大了！」

「甚麼過節？」

「債！」

「葛三刀」道：「多少？五千兩？一萬兩或者五萬、十萬兩，只要你停手不挖，小羅保証能如數償還。」

「不是那個債！」

小羅道：「胡大俠，到底家父母欠你何債？」

「這債很奇特，對你們說了也是對牛彈琴！」

「葛三刀」道：「胡徹，你再不停挖，我可要罵了。」

「你儘管罵，我很喜歡被人罵，只不過最好有新的罵詞，不要用別人用過的陳腔濫調，那就很無聊。」

兩小爲之氣結，小羅切齒道：「家父母死得不明不白，已是天大的不平，你居然還掘他們的墓，你的良心八成給狗吃了！如我有三寸氣在，不殺你誓不爲人！」

「很有志氣！你如果能殺死我，那就証明你有出息了！」

「葛三刀」厲聲道：「胡老賊，我要罵哩！」

「我在洗耳恭聽！」

「你爹八成是偷墳盜墓的賊！」

「噫？你怎麼知道？」

「看你挖墓之內行，必是家學淵源。」「葛三刀」道：「你娘一定是開勾欄作皮肉生意的。」

「小子，你的消息可眞靈通！」

「你妹妹是半掩門，你弟弟是相公。」

胡徹邊挖邊笑，道：「葛三刀，事了之後，我要請你喝一杯。」

「葛三刀」嘆了口氣，道：「難道我眞的罵對了？」

胡徹道：「除了我的弟弟不是『相公』之外，你說的全對，像你這樣的『知己』朋友不交，豈不是遺憾？」

「葛三刀」楞了一會道：「胡老賊，你掘墓的目的到底是爲了甚麼？羅大俠一生耿介，兩袖清風，墓中不會有珍貴的陪葬。」

「掘墓掘慣了就會上癮。你懂了吧？」

「葛三刀」道：「你如何處置我們二人？」

胡徹道：「你猜！」

「葛三刀」道：「會不會利用這個坑把我們活埋了？」

胡徹激賞地道：「『葛三刀』，我發現你這小子聰明得一塌糊塗，看來人朋友交不成，鬼朋友交定了。你說，每年你的忌辰，你喜歡甚麼奠品，是鷄還是鴨？雞、鴨是清燉、紅燒還是掛爐？火候老是嫩，要不要帶點血？你可都要交代明白。我是一定照辦。」

這時已露出了棺木。

由于棺木太好，所以根本沒有腐爛。

棺木不腐和木料固然有關，和土壤也有關係。

五六年的時間不長也不短，在小羅却像是幾百年。

胡徹清理了棺蓋上的泥土，然後向棺木拜三拜。

小羅和小葛二人不能不想，這傢伙有神經病？

拜完自帆布袋內取出了鑿子及錘子。「碰碰」有聲地啓棺蓋。每一下都像擊在小羅的心頭上。

開啓棺蓋之前，雙手合什，狀至虔敬，且口中唸唸有詞。

小羅淚眼望着棺木，那是兩口棺木合葬一穴。

小羅道：「胡徹，就算你要活埋我們，也請你放開我，讓我看看我父母的遺體，我仍然感激你。」

胡徹道：「這不必交代，我當然要放開你們讓你們看看。」

小羅和「葛三刀」眞摸不透此人。

因爲他過來解了二人的穴道，也沒有弄任何手脚。而且小羅左手手心此刻正好有紅色圈圈，胡徹可能知道這一點。

只不過小羅目前不顧一切，奔到棺邊。

但是，他忽然呆立在棺旁，看看這口再看看那一口。

兩口棺內清清楚楚，甚麼也沒有。

如有死人在內，必有骷髏，甚至五六年連衣衫也不會腐爛殆盡。

小羅握着雙拳厲嘶着：「我父母的遺體呢？胡徹！告訴你，他們的遺體爲甚麼不見了？

胡徹抹抹淚，攤着手搖頭道：「我，我也不知道。」

小羅激動地揪住了他的胸衣。

「葛三刀」拔刀戒備着，但胡徹沒有反抗。

瞭解別人的確很難，瞭解胡徹這個人似乎更難。

「說！我父母的遺體呢？」

「小羅，放開手，我告訴你。」

小羅放了手，胡徹道：「令尊令堂的遺體不在棺中，在某一方面來說，這應該是一件好事。」

小羅道：「你胡說！」

「你別急！當初令尊，令堂無疾而終，當時我雖不在他們身邊，但出殯前我却已趕到。」

「趕到又如何？」

「趕到時聽說他們是無疾而終，我和童羽都是令尊令堂的好友，堅持開棺重驗一下，也就無人太反對。當年劍客羅寒波曾救我一命。」

「葛三刀」吶吶道：「胡徹，你，你到底是誰？」

胡徹道：「我叫衛天愚。」

小羅失聲道：「你和童羽二人不是昔年人稱的『塞外三鷹』之一？」

「正是。」「天山雙仙」比「三絕」身份成名更高些早些。

小羅立刻矮了半截，「葛三刀」也跪了下去。

「起來，起來！」衛天愚道：「咱們既然開了墓，就把棺木移出看看，果眞無遺體，再行研究。」

三人把棺木弄出看過，的確是甚麼也沒有。

然後再把墓修好，保持原樣。

衛天愚叫他們二人坐下來，道：「這就是我引你們來此掘墓的動機，我早就想到這一點。」

「衛大俠根據甚麼認爲家父母的遺體不在棺內？」

「無疾而終。」

小羅道：「無疾而終和遺體不在棺中有何關係？」

衛天愚道：「本來也談不上關連，後來我不斷地去找答案，不斷地思索，想起令尊令堂死後的樣子。」

「樣子如何？」

「那是三九寒冬，雖說天冷遺體不腐，但正因爲天冷，遺體會凍得更僵更硬，然而，却是軟的。」

小羅一怔，急急地道：「衛大俠，這是不是暗示未死？」

衛天愚道：「在某方面來說，人是死了，但在另方面來說，也許未死，或者半死不活。」

小羅道：「這是甚麼意思？」

「傳說有一種所謂『出竅大法』，能使人看來死了，但能在半月內使之復活，果然如此，令尊令堂就可能未死。」

「誰擅『出竅大法』？」

「不知道，武林高人、方外異士很多，我們所知道的太少，反正令尊令堂之不在棺中，也許還活着。」

「葛三刀」道：「如果還活着，會不見他們的獨子？」

「這當然另有原因，猜想他們必然被人所困。」

小羅道：「衛大俠，家父母如果未死，應是被人所救，而救了之後，又會被那人所困，這就叫人想不通了。」

衛天愚道：「當然，我來掘墓，第一步是想証實我第一個構想，令尊和令堂在不在棺中。」

「葛三刀」道：「第一步証實了又如何？」

衛天愚道：「第一步証實，証明羅大俠夫婦可能未死，証實這一點之後，再去探討爲甚麼有人來這一手。」

「你是說有人使家父母死去再救走，使人相信他們死去？」

「對！」衛天愚道：「使我們聯想，救人的人，也可以說害死羅大俠夫婦的人，對他們必然有所利用。」

小羅道：「也就是說他要利用家父母作甚麼事？」

「對，而且絕對不是和羅大俠夫婦有仇，弄走之後予以報復，因爲報仇雪恨不需那樣大費周章。」

小羅點點頭，道：「的確。」

「我，當然也就是那個怪和尚，」衛天愚道：「爲了不使人認出來，不得不賴化粧易容來隱住身份。」

「葛三刀」道：「爲甚麼要如此？」

衛天愚道：「十餘年前，武林中崛起一個怪客，說他武林怪物也好，說他是邪魔外道也好，反正此人全是以武功震懾武林，好像也會邪術，據說他能進入別人的夢中。」

小羅「啊」了一聲，爲之色變。

衛天愚還以爲他一時驚奇而驚呼。續道：「此人最初下手的對象，都是黑道人物，因而頗受讚譽，但漸漸地白道中人也有人被害。」

「葛三刀」道：「衛大俠，要區分黑白兩道是很難的。你不以爲黑道中人有好人，白道中也不乏壞人？」

衛天愚點點頭道：「對，白道中有很多人是藉白道掩護，暗中作壞事的。所以這個怪人大開殺戒。」

小羅道：「這怪人叫甚麼名字？」

「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七殺夢魘』。」

小羅面色肅然，但他未出聲。

衛天愚道：「只不過殺人太多，畢竟會激起公憤，於是武林中的頂尖高

手如『神州七子』、『南海雙星』以及『塞外三鷹』等聯手，追殺『七殺夢魘』年餘，在武夷山中相遇而血戰一晝夜，雙方打了六千多招，『神州七子』據說只有一人生還，『南海雙星』全部犧牲，『塞外三鷹』三死其一，未死的也受了重傷，當然『七殺夢魘』也受了重創，但是，仍被他脫圍而去。」

小羅道：「這『七殺夢魘』如此厲害，在當時參加圍捕的人，全是武林中的精英？」

衛天愚道：「可以說是精英，但非全部精英，如令尊令堂二人，可算是精英中的精英，但那次却未參加。」

小羅道：「那次家父母爲何不參加？」

「這箇我不大清楚，也許他們正在閉關或者有事。」

小羅道：「『七殺夢魘』到底是正是邪？」

衛天愚想了好一會，道：「這話問得好難回答，如在當年，我會毫不猶豫地說他是個魔鬼，但事隔多年，我就要愼重回答這句話了。」

「他不是壞人？」

「這話我也不能回答，因爲不是壞人，應是好人。『好人』二字不能隨便加在別人頭上，只能說他之濫殺是被人逼出來的。」

「誰？」

「一個絕頂的高手，在當時和他齊名，此人竟把『七殺夢魘』的女友强暴，女友自殺殉命，留下遺書。」衛天愚嘆道：「就這樣，把一個人逼得近似瘋狂了。」

小羅道：「這個色魔又是誰？」

「大概只有『七殺夢魘』自己知道，據說在『七殺夢魘』的追殺下，那色魔失足墮崖而亡，或者失踪，反正別人是不大清楚的。」

「葛三刀」道：「於是他開了殺戒。」

「由於他不信任甚麼『白道』二字，遇上壞人就殺，沒有轉彎餘地，殺孽太重，不免怨聲載道，就有人計議暗中圍剿。」衛天愚道：「羅賢侄，你的功力忽强忽弱，可知原因？」

小羅道：「知道。」

衛天愚又道：「是甚麼原因？」

小羅道：「我有『五陰鬼脈』，活不多久！」

衛天愚早知道有此絕症，還以爲小羅不知道呢！自悔失言道：「賢侄，我會設法找潘奇爲你治療。」

「別提那個雜碎了！」「葛三刀」說了解剖另一小羅的事。

衛天愚十分驚異道：「有這種事？」

小羅補充說明一切。

「這件事很怪異，」衛天愚道：「那個小羅左手心也有三個紅圈圈，証明他和你的遭遇相似，是否身世也有關連？」

「衛大俠，身世方面並無關連，似乎他目前還不願談及更深一層的事，但我相信他不是壞人。」

衛天愚道：「至少他背後有個非比等閒的人物。」

「我也這麼想。」

「甚至這人物可能和你們所學的武功有關。」

小羅忽然一楞，道：「衛大俠，是否暗示他的背後那個人，可能就是教我武功的『七殺夢魘』？」

衛天愚道：「這猜想很玄，但不是絕對不可能的。」

「葛三刀」道：「衛大俠，眞的會有人能在別人夢境中教人武功？這是否無稽之談？」

衛天愚道：「表面看來，似乎是邪術、妖術，或者方士的道家法術等等，似與武功無關，但武功到了深處，也可以達到佛道兩家築基的境界，也可以說，佛道兩家的築基功夫和學武的內功入門一樣，都要先學吐吶（呼吸）之法，循序而進，然後是『小周天』、『大周天』、『辟穀』、『善胎』（道胎）、『出殼』、『天門大開』以及『身外有身』等等重要過程，也有很多人是因內家高手而修持入門，然後看破紅塵修成正果的，據說道家的『行蹻』就能意念一動，瞬息飛行千里。」

小羅道：「衛大俠是說夢中授藝大有其可能？」

衛天愚道：「和佛家的『貫頂大法』相似，當然這位進入夢中授人武功的人，本身要有深厚的基礎才行。」

「葛三刀」道：「剛才見你要掘羅伯伯和羅伯母的墓，一急之下我口出不遜，衛大俠請原諒。」

衛天愚道：「你說的有一部份是眞的，我不怪你，日後自知。」

雙方訂下聯絡之法，然後珍重分手。

* * *

「葛三刀」和小羅住在一家客棧中，第二天一早發現小羅失踪了，問客棧伙計都說沒有看見小羅。

「葛三刀」先是焦灼，忽然想到一個可能。

「葛三刀」笑了。

在這檔口他會笑，表示他猜出了小羅去了何處。

不錯，小羅思念小仙蒂，偸偸回來去望小仙蒂。

柳大嬸當然知道小別勝新婚的熱情，立刻廻避。

小兩口有說不盡的思慕和道不盡的恩愛。他們纏綿、銷魂，互訴離衷和相思，然後再纏綿、銷魂。

年輕人有取之不盡的體力和熱情，他們半夜加上一整天，沒有離開那間屋子，甚至那張床。

「葛三刀」趕回來時，柳大嬸在門外擋駕。

「幹嗎，柳大嬸？」

「不方便！」

「小羅有沒有回來？」

「要是沒有回來我會說不方便？」

「葛三刀」拍拍後腦，道：「果然沒猜錯，可見我的腦子挺受用，我一直以爲自己是豬腦。」

「也許諸葛亮和周瑜都是被你氣死！」

「葛三刀」道：「小羅是何時回來的？」

「昨天午夜左右。」

「怎麼？一回來就再也沒有出房？」

柳大嬸笑笑，道：「年輕人嘛，就是這樣，你將來新婚也會這樣，不過我以爲他們一定餓了，我已經做好了他們愛吃的菜餚。」

「葛三刀」道：「我的口福不錯。」

「小葛，這位仙蒂姑娘到底是人是仙？」

「這話怎麼說？」

「坐在輪椅上是小美人，自輪椅上飛起時像位小仙子，腿殘了也能飛上房頂呀？」

「葛三刀」攤攤手，道：「我也不知道，至少她在小羅心目中是個小仙子，仙子嘛，當然會飛。」

* * *

小五子和姜軟軟盯上了小羅。

她們雖然恨小羅，有時也懷疑小羅是色狠，但她們仍然喜歡他。

小羅之所以爲小羅，就在這方面有顯著不同。

小羅似知她們在追逐他，入了一個大鎮，進入一家賭場。

他進入賭場！二女更以爲不會追錯了人。

小羅要賭牌九，賭場立給他湊搭子。

好在這不是「中原十二賭坊聯盟」之大賭坊之一，所以並不認識小羅。由於小羅枱上的銀票有三千多兩，大賭客很有興趣。

但是，小羅不到一個時辰，居然輸光了。

兩女簡直不敢相信這個事實，小羅不是高手嗎？

高手並非就能只贏不輸，但至少不會只輸不贏呀！

枱面上的銀票輸光了，當時眼珠一溜，盯在二女身上。因爲二女也在一邊觀戰，見他輸光，頗有「幸災樂禍」之色。

這工夫「天門」的賭客道：「朋友，還要不要作莊？要作把賭本亮出來，不作莊就把位子讓開。」

小羅看出，此人是個大老千，也是個武林高手。

其他賭客也起鬨，請他讓位。

「慢着！」小羅指指二女道：「各位，我這兩位紅粉知己能值多少？我說的自然是暫時抵押。」

兩女大怒，小五子道：「你竟敢……」

小羅低聲而冷冷地道：「要和我在一起，在我倒楣時不能拉我一把緩緩後，娘的，這算甚麼朋友？」

兩女一楞，小羅是她們心目中的偶像，並未因他有些行爲太離譜而唾棄他。小羅的話聽起似乎也有理。在危難中不能助一臂之力，這算甚麼朋友？

只不過眞心的朋友又怎能把朋友當作賭注押？

兩女一時未有想到這一點，雖然心有不甘，却都未出聲。

衆賭客向二女一打量。嘿！還眞不賴，臉蛋長得俏，胸是胸、腰是腰、臀是臀，數十隻毒眼在二女身上瞄了一陣，有人道：「要是淸水貨，都值四千兩。」

兩女的身價只值四千，她們幾乎想哭。

小羅道：「好！在下就賭這八千兩。」

「天門」的賭客道：「我說兄弟，動動嘴皮子容易，一旦輸了，交人時就難，我要是把她們贏到手又如何？」

小羅道：「五天之內，如我不贖人，你可以和她們睡覺，你看如何？這是不是十分公平？」

「天門」很滿意，他似乎以爲五天以後一定能一箭雙鵰。

小羅看也不看二女一眼。

姜軟軟實在忍不住想大鬧一番，小五子暗暗阻止了她。

她們二人目前是患難與共，心意相通，姜軟軟又忍了下來。

這工夫人叢中有人感嘆地道：「他奶奶的，俺要是能和這兩個妞兒睡一夜，明天翹了辮子也甘心。」

很有可能此刻有很多人都有這種感想。

小羅打出了骰子，六點，第一副牌發給「出門」，發給「天門」時，似和「出門」有點小動作，不過小羅裝着未見。

妙的是，他們賭的是兩家的，一揭兩瞪眼。

小羅並不慢慢地拉，慢慢地磨，「啪」地一聲翻在桌上。

小羅是七點。

這點數說大不算大，說小也不算小。

要是全部都是「癟十」，莊家的「癟十」不能贏呢！

只不過贏了「出門」和「末門」，却輸給了「天門」。

「出門」五點、「末門」三點、「天門」是「板櫈一對」。

兩女勃然色變，但是她們還要看看事情的變化。

她們要看看小羅會下流、無情到甚麼程度。

「天門」得意地笑道：「朋友，你是說五天不贖就可以睡覺？」

小羅道：「當然。」

「天門」道：「今天有這麼多人在此作証。」

「當然，至少也有五六十人之多。」

「兄弟，睡覺的事，關係人的名節，非同小可，你可要拏定主意。」

小羅道：「睡覺嘛！誰不睡覺，哪個人晚上不上床夢見周公？」

「天門」的漢子臉色一沉，道：「你指的是這樣子睡覺？」

小羅茫然道：「老兄指的是如何睡覺？」

「天門」的漢子拍桌子怒聲道：「我說的不是這種方式！」

「是哪一種方式？」小羅道：「睡覺的方式固然很多，有仰式、側式甚至還有趴式的，但仍然是睡覺。老兄莫非你能睡出一個花樣來？」

「天門」的漢子氣得面孔發青，道：「小子，你知不知道老子是甚麼人？知不知道你剛才的話會招來甚麼後果？」

小羅道：「看你老兄的派頭，渾身拾奪得俐俐落落，頭髮亮亮地，衣衫乾乾淨淨地，倒像是澡堂子裡搓背揑脚的。」

兩女此刻眞是笑哭不得，起碼小羅無意眞要她們和人上床。

「天門」的漢子一字字地道：「我叫『小天星』陶子高，小子，我不想揑你這個軟柿子，以免道上的朋友說我欺負一個小孩子，這兩個妞兒我帶走了。」

小羅伸手一讓，道：「陶大俠，你請便！」

陶子高站起望着二女，二女正要亮起兵刃，陶子高得到這戰利品，不免有點急色，忽然伸手在小五子及軟軟的胸部及臀部摸了一把。

這動作太快，有很多人沒有看到。

只不過小羅都看到了，而兩女也不由大怒，亮劍猛刺，可是「小天星」是武林中有點名氣的人物，立刻閃了開去。

小五子身手有限，但姜軟軟不同，只不過連攻五七劍也是落空。

在這場合中看熱鬧的人大多沒甚麼好人。那些人自然希望兩個妞兒出洋相，再說，也找不出一個比陶子高更高的人物。

兩女越氣，就越急，越急就越是無濟於事。

「小天星」得意忘形，邊閃邊在二女身上佔便宜。

小羅長眉挑了幾下，大聲道：「你們二人走吧，以後少到這種場合來，不然的話，眞會被人給輸掉了。」

由於雙方都不停手，小羅用手指一彈桌上的骰子，帶着嘯聲飛向陶子高。

陶子高自負，以爲二女逃不出他的手掌，自然也低估了小羅，以爲這必是一個土財主的敗家子。

所以不免大意。

在大意之下，要閃過近距而又高速襲來的骰子，談何容易。

但他仍然盡全力閃避，力是盡了，還是未能閃過。

「叭」地一聲，骰子擊在他的腰上，不由驚怒。

只不過誰也沒有看清這骰子是誰射中他的。

因爲賭桌附近有好幾個人。

「小天星」陶子高四下打量一下，罵道：「是哪個人打我的屁股，敢打人沒有膽子承認？」

小羅道：「是啊！是誰打王八蛋的屁股？」

就在這一會工夫，兩女已經溜了。

有人大叫道：「兩個妞兒跑了，覺是睡不成了。」

「小天星」當然不甘讓她們跑了，正要去追，這時小羅道：「陶大俠，咱們再賭上一次如何？」

陶子高道：「和你賭？呸！你現在是去了雞巴沒零碎。」

「笑話！她們的人雖然跑了，但她們是我的人。」

陶子高道：「你有沒有權力把她們作賭注？」

「當然，如果不能，剛才她們會乖乖讓我各押四千兩？」

陶子高一想果然有理。

在那情況之下，任何女人也不會被人當賭注押，可見這小子還眞有點辦法，至於她們最後還是跑了，那是睡覺問題引起的。

（未完・一一）

上文提要： 艾芙見到吳桐君和金眼鵰，才知道耶律郡主是蒙古國師天都上人的弟子，是奉命而來的，爲了想偵察她的行踪，而江虹又因半路跟不上，只好一個人夜闖霍爾王子的行館，冒充蒙古侍女，露出行藏，被韃子困着，憑着武功要找郡主挑戰，霍爾王子蒙面接見，怕被她認出是何爲，說明郡主外出，婉言送她離去。艾芙路上却遇上郡主和鬼影手……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一代天嬌

連番破陣脫險　突圍又遇何爲

耶律郡主得忽必烈寵愛，又好動任性，從不知甚麼是危險，却因此一再遇險，想想中原武林，豈少了異士奇人，宋亡於偏安，錯把杭州當汴州，帝昏庸，臣無能，大勢已去，縱有奇能異士，散處四海五湖，亦已難挽狂瀾於既倒。但耶律可兒放縱驕橫，一旦遇上，可就連番遇險，是以忽必烈責成國師，郡主肉貴身嬌，武功不能練到上乘境界，只得從蒙古女人中，挑選出已有武功根底，資質亦較佳的四個女子來，加以教練，分別授以獨特劍術武功，以四姨相稱。

就是這風姨、雨姨、雷姨、電姨，休看她們先前竟在艾芙鞭下，一招不到便已敗下陣來，却不知電姨先傷於被碎石擊中在先！那風、雨、雷又因從未遇過敵手，輕視了艾芙，四劍又不能合璧，輕敵而驕，偏遇艾芙武功高絕，而敵衆我寡，艾芙存心震懾敵方，出手就是精絕奇招。

那鬼影手傷在艾芙手中，這四人早已紅了眼，更何況保護郡主有責，是以立即搶出，把艾芙圍在當中。

艾芙那知厲害，哼了一聲，道：「鞭下亡魂，竟敢前來送死！」

那四姨更不答話，四劍齊擧，風姨踏乾轉坤，雨姨出離宮轉震門，電姨走艮位轉巽方，電姨手中劍迎着斜照的陽光，閃出道道耀眼寒光，旋於兌，極於坎，四象變八卦，却又顚倒相尅相生，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

艾芙不由心中一驚，她隨南郭先生熟習易理，如何不識文王八卦。但似這般四象八卦交相變易，動靜生玄微之機，動於外而陽生，方於中而又陰靜，相生相感，玄微莫測，竟然只明其大略，不能窺其精微。

她如何不知厲害，只道天都上人密宗功夫了得，那料更已深明八卦陰陽奧秘，難怪醉菩提那般不敢輕敵了。忙不迭眼觀鼻，鼻觀心，空靈內視，以靜待動，以靜制動。

耶律可兒哼哼兩聲，說道：「你這妖精竟也識貨，教你識得厲害，看你還敢不敢狐媚惑人，」喝道：「還不把這妖精擒下！」

霎時間，劍生寒濤似電閃，風聲雨聲中，隱隱雷聲動地來。

艾芙有些兒着慌，若然不辨門戶，出手便會受制。正疑驚，忽聽有聲細如游絲，却極清楚，在她耳邊說道：「陰生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

艾芙大喜，無暇去分辨傳音者何人，趁那四姨尚在變位，她已鞭起生銀霞，鞭頭上的金鳳凰，化作朶朶金花，身法快逾電閃，乾始西北，坤盡東南，那正是先天陰陽之機！只聽嗆嗆連聲響亮，那四姨四支劍立被奇大眞力蕩開，便也失了方位。

早聞耳又傳音，說：「不可容其復位，快轉巽位，出離宮。」

其聲未杳，艾芙喝道：「班門弄斧，躺下啦！」

繞身銀霞陡斂，金霞似靈蛇，吐南捲東，只聽那電姨一聲慘呼，跌了出去！

說時遲，雷聲起於後，風聲生於西，風姨雷姨兩支劍，已向艾芙搶攻而來。

艾芙不得不捨了電姨，圈臂挫腕，只聽嗆嗆兩聲，風姨與雷姨頓感虎口一熱；兩支劍幾乎出手，慌忙躍退，那邊廂，雨姨即時搶到，扶住了電姨，疾退兩步，四姨再又攔在耶律郡主身前。

那電姨被碎石擊中面額，裏傷而來，那傷雖然不重，却難免成了較弱的一環，是以艾芙捨其强而攻其弱，是以一招得手，四姨那顚倒八卦的劍陣，立被攻破。

艾芙仍然不由她不心驚，若非適才那傳音，眞不知今日是否能全身而退。

不由她不見好即收，既然已把四外的人震懾住了，落得大方些，鳳凰鞭垂下身側，這才朗聲道：「爾等聽清了，今日我火鳳凰前來，原不是與你們爲敵，專爲鬼影手和你這賊丫頭而來，既已教訓了鬼影手那賊，你這耶律丫頭諒你也不敢再生事端，我也不爲已甚，若再敢蠻橫無理，可休怨我鞭下無情。」

那耶律可兒面色由白轉青，她橫行無忌，內恃忽必烈之寵，外仗四姨這八卦劍陣的無窮威力，不料劍陣初佈，立即被人家破了，她有生以來，何曾這樣失威過，怎不胆落，又怎不氣得發昏，她那臉兒又怎不由青轉白，再又由白轉青。

艾芙喝道：「快快滾開！」

鞭兒只一揮，那擋着她去路的韃子兵騎，嚇得紛紛後退，往兩側一分，讓出一條路來。

艾芙頭也不回，大踏步，昂然邁向城廂，那麼多韃子兵騎，豈僅不敢阻攔，而且鴉雀無聲，既然耶律郡主無令，誰敢上前送死。

艾芙直到走出十數丈外，才聽得身後脚步聲，蹄聲雜沓，聲響由近遠去，更遠了，終於無聞。

不由她暗叫了聲好險！那口一直提在丹田的眞氣，也才散去。回頭一看，唯見塵頭揚起，韃子的兵騎，已盡皆被樹木掩沒了。

那揚起的塵頭在下落、下落、下落！

這這！這是怎麼回事，怎生塵霧在瀰漫？

在下落，在瀰漫，而且在擴大了，遮去了身邊的樹木，遮去了地，也遮去了天！

眼前成了一片混沌，混沌一片！好似……不不，這不是無人相，無我相，是無相，無人無萬物，無地無天，回到了太初，生天生地之初，是無極，充塞於宇宙之間的，只是混元一炁。

她失去了知覺！

在她失去知覺前，她唯一還能知覺的是：她倒地之頃，被人抱入懷中，被人緊緊摟在懷中。

那懷中多溫暖，這才是她最後的一點知覺。

那麼一點點，啊！多溫暖。

光！是的，那是光！

是陽光，投射進來，成了一根斜斜的、小小的光柱，在地上劃出一個小小的圓圈來。

連塵埃在光柱中飛舞，她也看得見了。

她醒了，那麼，她是眞醒了。

但她沒有動彈一下，太倦了，只無力的、沉重的眼瞼睜開了一會，又閤上了。多溫暖，又多舒服，好像……好像仍在那啞婆婆懷裡。

她在嘴角綻展了甜甜的笑，微微的、甜甜的，啞婆婆就會被她的笑融化了，就會再摟着她，再多睡一會，多溫暖啊，啞婆婆的懷抱。她也總是那麼摟緊了啞婆婆，摟得了緊些，啊！

啊！她不自覺的摟，却摟了個空。

身邊沒有啞婆婆，是她獨個兒躺在床上，存在的只有溫暖，只有溫暖的延續。

她更清醒了，驀地裡坐了起來，她記起來了，她傷了鬼影手，破了那風、雨、雷、電四姨的劍陣，那麼蠻橫的耶律可兒郡主，也驚駭得膽落，那麼多韃子兵騎眞個似風捲殘雲逃走了，眨眨眼，只見揚起的塵頭。

揚起的塵頭在擴大，在擴散開來掩蓋了一切，掩蓋了樹木、山林，掩蓋了天，掩蓋了大地，掩沒了她。

她失去了知覺！

是的，她記起來了，在她倒地之前，有人抱住了她，緊緊地摟住她。

啊呀！不是啞婆婆摟住她的，那麼，是誰呢？

她記得更多了，完全清醒了，那人是誰啊？她又爲何失去知覺？這裡又是甚麼地方？

靜悄悄的好靜，試着運行眞力，氣沉丹田運行到兩臂，確確實實强而有力，可知沒有絲毫損傷。

但她沒有跳起來，她在暗中已能生明，那光柱把室內照得更明亮了，是的，眞一塵不染，陳設雖簡陋，却仍透着高雅。

她看清楚那床，她坐的床倒像是禪床，她是在禪房裡，那麼，她是在和尚廟裡了。

她首先想到的就是醉菩提，那瘋和尚不是總沒離她左右嗎？除了醉菩提，誰又運用傳音功夫，若不是得那傳音指點，她如何能破得那風雨雷電四姨的劍陣。

但，且慢，和尚修練的可是無相

神功，那八卦劍陣可是道家玄宗，生尅變化窮奇，即使奈何不得醉菩提，却不可能指點破那劍陣之法，而且，那傳音她分辨得出，不像是和尚。

那麼，另有人，必也就是在她倒地之前把她抱在懷裡的人，那麼會是誰？

她眞惱，惱她自己，近來，自從到了這芙蓉城以來，爲甚麼臉兒上感到陣陣熱，臉熱，臉兒就紅起來，現下可不是又感到臉上發熱，那麼，一定也紅了。她可是火鳳凰呀！胳膊上跑得馬，肩膀上也立得人，怎會像娘兒們、和世俗女兒一般，動輒害臊！

但她一想到曾被人抱在懷裡，那臉兒就是熱起來，也紅起來。

幸好這裡沒人，沒人見到她臉紅，當眞，這是那裡呢？

她側着耳朵聽，靜靜地果然被她聽出聲音來，是蟬聲。

蟬鳴山更幽，那是一些也不錯的，她是在禪房裡，禪房在廟裡，廟是在一個幽靜的林子裡，林子自然在山裡，但仍然不能爲她解答：她在那裡？

再聽，果然又被她聽出聲音來了，隱隱的是一個人的幽幽嘆息聲，怎又有悄悄細語呢？是了，那是幽篁在風中細語，秦嶺山中，她們那居處多竹，已聽了十年，自辨得出來。

是的，是有人思幽幽，思也悠悠，嘆幽幽而又悠悠，似重有憂戚，她更聽清了，就是窗外不遠處，只因嘆也輕輕，何況蟬聲更加上幽篁細語。

艾芙跺跺脚，這芙蓉城也會震顫的火鳳凰呀！自幼兒到大，何曾識得愁滋味，自幼兒有爺爺疼愛，有醉菩提那瘋和尚陪她瘋癲，上了秦嶺，啞婆婆當她心肝寶貝，她那一生堅守着夫子道，夫子忠恕之道的師傅南郭先生，自稱南郭先生，那是自嘲，是呀！她師傅自嘲倒是有的，對她從沒疾言厲色過，寵她疼她，也像爺爺，而且深山與世隔絕，淡飯粗衣，樂天不憂，又從何識得愁滋味，但怎生那幽幽而又悠悠的嘆聲入她耳中，酸酸的滋味也上心頭？

那嘆聲，像有感染力，這是誰啊？

她最先聯想到的是，這人就在窗外不遠處，是否就是在她倒地的瞬間接住她，把她救來這裡的？

她的思緒被打斷了，有脚步聲由遠而近，走向那嘆聲傳來處。

只聽一個蒼老而又和藹的聲音，說道：「施主！你思悠悠，恨悠悠，到底恨到幾時方始休？還不如陪老僧喝兩杯，豈不聞：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原來這來的是個老和尚，隨即那人答道：「禪師又豈不聞：酒入愁腸，化作了相思淚，只恐酒未到，已先成淚了。」

那禪師？這是年輕的聲音？前日晚上，那夜幕中的一幕頓上心頭，那晚她和江虹捉拿那假冒她的人，不是曾追入一座叢林，失去了那人的踪跡，她被燈光引去一個所在，紅墻內那高樓中，有兩人對飲。

她不再想，一躍而起，那關閉着的窗應手而開，但只推開了一條縫。

她看見了那鬚眉皆白的老僧走到一個青衫客身邊。

青衫客！

艾芙怔住了，宋匡！是他！那老僧是那晚所見，現在他也知道身在何處了，芙蓉城的東北，近郊一座小而寧靜的古刹。

那老僧輕輕地嘆了口氣，道：「施主，種得蘭因收絮果，種無量因，收的自也是無量果，施主但問耕耘就是了，禪房那位女施主也該醒了，老僧不便入內，你去看看她吧，她不知那鬼影手的弩箭歹毒無比，不用射中人身，只要是從你近身尺許飛過，箭尾的毒粉隨風擴散，中者亦會昏迷，總算這女施主根基深厚，又在丹田眞氣凝聚之時，故爾一時尚未發作，她那眞氣一散，就難免毒發了，總算救得及時。」

那宋匡道：「禪師慈悲，若不得禪師相助，豈能如此快速痊癒。只是這姑娘心高氣傲，若然知曉了，必令她難堪不快。」

老禪師道：「這位女施主心性雖高傲，但極具智慧，豈有不明理的，施主只管前去。」

宋匡點了點頭，步下雖仍遲疑，仍硬着頭皮，向老僧來路走去，上得樓來，不由一怔！

那明明關閉着的禪房門竟然大開，心知有異，快走幾步，登時呆住了。

那禪房中，那有艾芙的影子！掀開的被褥一半垂在床邊，顯然去得匆忙。

强烈的失落感，驀地襲上心頭，她，走了，就這樣無聲無息，無一言，無一語，竟連半句言語也沒有，走了，就這般去了！留下的只是禪房寂寂，一片空虛。

「去了，來處來，去處去了。」不知何時，老禪師已立在他身後，說道：「施主，其實她何嘗來，又何嘗去。來非來，去也非去。」

宋匡並未轉過身來，面對着那空寂的禪房，緩緩地點了點頭。

艾芙，她，去了那裡？

那老禪師說得不錯，艾芙根基深厚，雖然小小年紀，已勝過他人數十年功力，鬼影手那毒箭雖歹毒無比，但一半已被她本身的功力化解了，故更快醒來，而且立即功力全復。

她聽得明白，只不知救她的是何人，那宋匡既說禪師慈悲相助，那必是這老禪師了。聽得禪師命宋匡前來，想到這些日來，總把宋匡鄙薄爲怯小子，不料今日反得人家相救，有多難堪，是以一躍下禪床搶先走了。

果然古刹只得一座殿堂，且已顯得破敗了，殿前左側却有樓閣，庭院也極潔雅，顯然香火不旺，少人進香，另一面有僧舍數間，精舍清幽，可見這老禪師更重清修。

艾芙不過飛掠出廟時，匆匆一瞥，出得荒寂的叢林，那孟後主曾遍種芙蓉的城垣已在望了。心中一動，若是那宋匡追來，曠野一望數里，她可不願被宋匡發現她的去向，回頭，却有叢林可掩藏，何況前有沙河阻路。

她急忙縮身繞道回去，遙見那廟門上有三個大字：聖燈寺。

那宋匡若是追出，必認定她往城廂而去，却不料她反而折回，走了反方向，既不躭心，脚步也放慢了，不自覺那眉兒又揚了，心道：「你仍是個怯小子，傻傻的傻小子，即使我着了鬼影手那賊的道兒，即使你救了我。」

她循着那晚的來路，從東門進了城，那心中的怒火何止三千丈，她倒手下留情，怎知這鬼影手恁地歹毒，無怪江湖中人聞鬼影手之名而喪膽了，早知如此，便結果他的性命。除惡即是行善，不錯，賊和尚就這樣說過。

不錯，除惡即是行善。

不自覺一摸腰間，摸那扣在腰間的軟鞭。

陡然間，心頭一震，軟鞭不在腰間。

她不見了那鳳凰軟鞭，與她生死性命相連的軟鞭！

她記起來了，鳳凰軟鞭曾在她手中時，她剛脫出那四姨的劍陣，圍困她的韃子兵騎剛才退去，鳳凰鞭仍在她手中，她便昏迷，失去知覺。

鞭在何處？她的鳳凰軟鞭？她那生死性命相連的軟鞭？

她非尋回不可！毫不遲疑，反身出了東門，咦！

她慌忙一縮身，這兩個……她記起了，就在那行宮中，站在霍爾王子身側的兩個武林敗類。既然站得那麼近着霍爾，也就是霍爾王子的爪牙中的頂尖高手了。

正在前面走出西門，她心急步下加快了，幾乎走得不分前後脚，幸是及時發現了，慌忙急縮身。

那兩人走得急，不過艾芙走得比他們更急而已。他們爲何走得如此匆忙？這可不是去行宮的方向。

必有緣故。那兩人走得匆忙，頭也不回，忽見街邊一小店中，一人露出半身來，向那人微一招手，立即退了回去。

那是一家小酒館，簡陋街道上的一間矮小而不光亮的舖面，從外面一眼便可看清，只得三張桌面，裡面一張還堆滿了雜物，進門的右側是土灶，一個老婦正把柴草塞入灶裡，鍋裡的蒸籠在熱騰騰地冒着蒸氣。

艾芙更疑惑了，爲何又如此鬼祟？

隔鄰有個婆婆在門外炸油餅，艾芙上前道：「婆婆把頭巾賣給我。」

「頭巾！你說甚麼？」那婆婆抹一額的油烟，本是花布包頭，花布也被油烟塗得塊塊黑。

「這個給你，若是想要，就別出聲。」她身上只藏了那袋金錠兒，掏出一錠來塞在婆婆手中。

那婆婆一見那金光閃閃的金錠，那還出得聲，天啦，金錠兒，該值得多少銀子，她一生得到手的銀子加起來，也沒這麼多，這姑娘說甚麼頭巾，買她這塊破頭巾！

艾芙不由分說，把婆婆的頭巾扯下來，道：「別出聲，只要你辦一件事，這金錠兒就全給了你。」

附耳說了幾句，那婆婆直點頭，便走到隔壁，對那灶下的老婦道：「難得好買賣，大娘，剛巧我外孫女兒來看我，叫她來幫你添柴吧，瞧你忙成這樣。」

可不是難得的好買賣，兩張桌上坐了六個人，顧得添柴，就顧不得斟酒，那敢情好。

艾芙把那包頭布在臉上抹得兩抹，再往頭上一包，遮去了半邊臉，小家碧玉，頓成了窮人家的大姐，低頭走過來。她在秦嶺山中，那日不替啞婆婆在灶下添柴，只撥得那灶中火頓時旺了。

可眞是遠親不如近鄰，那老婦顧不得謝謝，照看鍋裡不停往兩張桌上送酒，鍋裡煮的雞子兒就快熟了。

只聽裡面桌上一人道：「我們要等到幾時才動手？」

有人在看天色，說道：「快了，太陽快落山，只看號馬一過，咱們就動身。」

「眞不明白，時候到了再出發不好，却跑到這裡來等候，萬一被人家發覺，又溜了怎辦。」

只聽有人笑了一聲，說道：「看來你是眞不明白，咱們在這裡等候，就是怕他溜了，監視他的人發出訊號，可立即圍捕，否則從城西趕來城東，那得要多少時候？」

「還有，」又一人在說：「若他往城廂來，有我們在這裡安排窩弓擒猛虎，豈不是送上門來，若容他進了城，可就投鼠忌器了。」

這是說的誰啊？艾芙可不敢抬頭，灶下火光明亮，這些可全認得她，沒一個不是武林高手，否則亦不會被霍爾王子收歸門下了。

「我可又眞不明白，眞假火鳳凰既然都落在廟中，假鳳凰殺官劫庫，不論死活，非拿到不可，那眞火鳳凰別說是耶律郡主必得而甘心，懸下重賞捉拿之人，便是她重傷了鬼影手，咱們也不能放過她，爲何霍爾王子偏下令只拿假的，不許傷害眞火鳳凰？」

艾芙大吃一驚，既說眞假火鳳凰都落在廟中，那必是指聖燈寺了，她

是眞，誰是假呢？

難道是……宋匡那怯小子！

哎呀！若然假鳳凰即是宋匡，她可眞走眼了，那麼……那麼……

她的臉紅了，即使用頭巾上的鍋烟抹得黑了，仍然紅紅的，灶的柴火也烤得她臉兒紅，但她自己知道，必定紅上加紅。

那麼，那個在她着了鬼影手的道兒，昏迷倒地的一刹那，那個把她抱在懷中的人，也是他了。那最後瞬間的感覺，那樣的感覺，她怎會不記得特別清楚呢？因爲他抱得那麼緊，那麼，那麼緊緊的！哎呀！多羞人。

那麼，那傳音指點她破風、雨、雷、電四姨劍陣的，也是他了！她早該想到、猜到的，那五行八卦，可不是巴鼻老道的看家本領，而宋匡是老道的入室弟子。

只聽同時有幾人在啞着嗓門兒笑，是在强忍住笑，有一人忍不住，笑出聲來了，說：「你是眞不明白，還是假不明白，那霍爾王子對這火鳳凰，不僅是一見鍾情，而是一見痴情，情癡似海深……」

一人開了腔，另一人就接上說道：「難道你沒聽霍爾王子吟哦：窕窈淑女，君子好逑……」

「而且眞個：求之不得，夢寐反側。」

艾芙大怒，那灶下火像燒在她臉上了，若是她的鳳凰鞭兒在腰間！

但鞭兒不在腰間，而且，她也非忍這一時之怒不可，聽下去，倒要聽他們說些甚麼。

說開了頭，說話的人可就多了，又有人接口說道：「話又說回來，若不是這緣故，霍爾王子千方百計，要討這火鳳凰的好兒，打從嘉定府起，這殺官劫庫，那還了得，後來才得知是假冒她名頭的假火鳳凰所爲，但初時却不知，想想看，這眞假鳳凰是捉不到，但必然的，有多少百姓會遭殃，那一路之上的大小官兒，怎不會借這個題兒，大事搜刮，這都不說了，想想我們這些人，是否要疲於奔命，眞鳳凰的武功我們都是親眼見，那假鳳凰，想一想，是否也不在她之下？」

一時間，沒人再言語，想必各皆心寒，必皆點頭同意。

艾芙心想：是了，我今日打從前面越墻而出，怕被那宋匡追趕，因是倒躲過了那監視的人了，却不知他們又怎生知道眞假鳳凰落在廟中？

倒像人家知道她要問甚麼，有人道：「却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霍爾王子雖然白費心機，未能溫香軟玉抱滿懷，得成好事，遂他心願，却查出了那假火鳳凰的下落。」

「當眞？」有人說：「當眞怎會找到這假火鳳凰的，饒是我們和官方差役，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亦無絲毫綫索可尋。」

就聞有人得意道：「這可是除了我，再無人知曉了，你道那鬼影手眞那麼不濟，就輕易傷在那火鳳凰的鞭下麼？其實是他暗中奉命，不許弩傷火鳳凰，只要把她迷倒，便是大功一件。只要她一倒，霍爾王子可就出來救美了，想想看，昏迷了的火鳳凰到了他懷抱，他夜夜夢寐反側，求之不得的，還不會聽他擺佈，遂他心願，想想那是甚麼旖旎香艷風光，哈哈。」

艾芙那還能再聽得下去，眼中火，比灶中火更旺了，霍的站了起來。

那老婦道：「正是，不用爐火了，你去奶奶那裡，今天可眞多謝你幫了。」

艾芙臉兒紅得像胭脂深透，她若不把霍爾那賊碎屍萬段，誓不爲人，若眞如這人所說，眞着了這賊霍爾的道兒，她還有臉活下去麼？哎呀！她若眞是宋匡救的，可眞是恩重……

且讓他們多活一刻，宋匡已在危急中，霍爾那賊不知出動了多少高手，又派出了多少兵騎，而且，她非得立即取回她的鳳凰鞭不可。

出得店來，穿出一條窄巷，忙忙奔向聖燈寺，可不理會是否會被監視的人發現了，如飛掠奔，早聽一聲，又一聲响箭破空銳嘯，又如何能逃得過監視聖燈寺的人，聽响箭聲，便知監視的人遠近皆有。

她一掠越墻而入，不料脚才點地，面前人影一晃，正是宋匡，道：「姑娘回來最好，豈可無鞭防身，便請走吧，留此多有不便。」

艾芙從他手中接過軟鞭，顯然她未入廟，已被看見了，這麼說，他已知行踪已敗露。

他又道：「快走，可知霍爾那賊蓄養的鷹犬，已傾巢而出，想必韃子兵騎，亦已佈下天羅地網。」

這會是怯小子，她一直鄙視的沒有用的宋匡嗎？

宋匡昂然，聲也朗朗，炯炯雙眸有如電射，道：「姑娘，是我乍聞家父被害，悲憤塡膺，失却冷靜，做出假冒姑娘的大名的不智之事來，恨不得殺盡韃子，更不能放過那奴顏婢膝的賣國賊，不知小不忍則亂大謀……」

艾芙忙道：「不用說了，快走，一旦被困，便難脫身了。」

那宋匡何嘗有半點懼色，繼續說道：「以往那是我的不是，三聖一元大會召開在即，不知暫以忍讓爲先，反而去激怒韃子，但今日可不同了，是他們找上門來，我不殺人，人必殺我。」

艾芙跺脚道：「你走是不走，既知眼下應以忍讓爲先，你却還妄動兵兇。」

宋匡仍昂然不動，道：「姑娘不見此時再走，再想忍讓，已太遲了麼？出去不免一場惡鬥，也必殺賊，何如等待他們前來送死，更可以逸待勞。」

艾芙道：「那老禪師款待你這麼些日，與你何寃何仇，待敵前來，豈不

玉石俱焚，讓淸靜禪院染滿血腥，你於心何忍？」

宋匡道：「姑娘請看。」

艾芙順着她的手指處看，只見殿後升起陣陣黑烟，道：「老和尚他……」

「我便能脫身，那霍爾又豈能放過老禪師，這禪院又豈不在他大怒之下夷爲平地，與其由他毀壞，這樣豈不令禪院乾淨，此廟本已破敗，我已許下願心，必重建古刹，贖我罪孽。」

艾芙眼看殿後升起的黑烟更濃，宋匡所說何嘗不是，若走了宋匡，走了老禪師，又豈會放過這廟，不被他夷爲平地。

宋匡繼續說道：「昨日我救姑娘回來，已知行藏敗露，已被跟踪了，只不過昨日尚不知我便是假冒火鳳凰之人，故未即時發動。但那霍爾可不蠢，昨日我前往救你之時，我不僅已發現那霍爾隱身在側，四處更多他蓄養的鷹犬，你毒發尚未倒他，他們皆已搶出，向妳撲去了，他們雖近，我却後發先至搶先把你救走，那當先搶到的人，想攔阻我去路，更被我手起劍落，剁下半邊頭顱。」

艾芙聽他說到霍爾隱身在側搶出，那先前入耳的話，頓又回到耳中，登時臉兒又再彤紅，切齒咬牙，忙別過臉去。

妳爲何臉紅啊？宋匡雖然怔了怔，但仍繼續說道：「姑娘請想，我後發先到，懷中抱……救你，還能殺人，事後冷靜些一想，會不會聯想到那殺官劫庫的人，戒備森嚴的大堂之上，我也如入無人之境，啊！姑娘請別誤會，我在姑娘面前可不敢狂妄自誇，只不過那些人全是酒囊飯袋吧了。天下輕功，移形換影，無出姑娘之右。」

他口口聲聲姑娘，艾芙可再不生氣了，她若不是姑娘，怎生宋匡說到懷中抱，頓又臉兒紅上加紅，現下她可明白，她實在是姑娘，不折不扣的姑娘，而且已長大或情竇已開的姑娘，是以再也不覺刺耳了。

一聽「懷中抱」，頓令她想起宋匡曾緊緊把她抱在懷中，宋匡是第一個把她抱在懷中，而且緊緊抱在懷中的男人，那臉兒上怎又不添些緋紅。

但她却又噗嗤一聲笑了，在强敵壓境，頃刻間即有一場生命惡鬥，她竟然笑了。這宋匡殺官劫庫，如入無人之境，何等英豪，但在她面前，却低聲下氣，絲毫不敢逞能，小心翼翼怕惹她生氣。

她道：「你不用替我臉上貼金啦，其實，我……我……眞不知怎麼謝你，以往，我……那麼待你，你不惱我，是嗎？」

那宋匡那還不色舞眉飛，忙道：「天膽也不敢，姑娘天人，更有大智慧。」

艾芙擺手道：「你再讚我誇我，我可眞要惱了，這是甚麼時候。」

言尚未了，驀見墻頭上竄上幾個人影，敢情太陽已落山，把西邊天際染得一片紅，但叢林中的古刹，却已陰暗下來，人從叢林中竄上墻頭，乍然陡見，便成人影。

幾乎是同一瞬間，只聽嗤嗤破空之聲，斷而銳嘯聲聲，由近而遠。

那竄上墻頭的當先一人，呵呵一笑，道：「便是你們束手就縛時候，若不乖乖束手就縛，便教你們命喪此刻。」

艾芙一見，份外眼紅，先前在店中本未抬頭，他羞怒交加之頃，霍然起身，可看清那口中不乾不淨，口吐汚言穢語之人，正是此人。

呔！她紅了眼啦，恨不得立刻手刃此人，眼下還有何說，除了與宋匡並肩對敵外，已別無選擇。

說時遲，連同陸續竄上兩邊墻頭之人，不下十多個，那般人可全知這眞假兩鳳凰，沒一個是好吃的菓兒，全都武功高絕，顯已約定以多爲勝，那人一揮手，自三面紛紛躍下，向兩人逼來。

正是那個令艾芙份外眼紅的人道：「火鳳凰，誰教王子看上你呢，何況殺官劫庫的也不是你，咱們今兒不傷害你，你讓開，還告訴你們，廟外已萬馬千軍，任你們武功有多高强，插翅也難飛出，曉事的，趁早兒束手就縛。」

「是嗎？你們眞不傷害我？」

艾芙說着，眞離開了宋匡，那人呵呵笑，當眞便是夫妻同林鳥，大難來時也各自飛，何況眞假鳳凰，不是夫妻。

他道：「你也不打聽打聽爺是甚麼人，淮海一劍截鐵斬釘，可有說話不算數的，說放過，自然放過你。」

艾芙切齒道：「敢情是你這臭名傳播的賊，我火鳳凰可不放過你。」

脚下交錯，左盤右旋，似左還右，那淮海一劍枉在江湖上稱了一世英雄，竟在人家姑娘鞭下，連一招也沒走到，只見金光映晚霞，閃出一片金霞，頓被金霞包沒，連人家姑娘的招式也還沒看清，早聽得半聲慘呼，金霞陡斂，當眞是禍從口出，那淮海一劍已被鞭頭的鳳凰展翅，削去了半個頭顱，一道幽魂，第一個向閻王殿前報到去了。

宋匡目中精光暴射，悲憤更被喚起了，既然送上門來，艾芙亦已動了手，那還等待甚麼，何況這般人全是喪心病狂，無恥的敗類，艾芙一招不到便已殺了淮海一劍，先還以爲可以多爲勝的，這一來誰不膽落，不自覺再往後退。

宋匡仰天一聲長嘯，却不容他們退，劍走似靈蛇，身動似遊龍，艾芙看得明白，誰說他是怯小子，巴鼻道人的混元劍運轉乾坤，久已聞名，威力奇大，今日可目睹了，只聽兩聲慘呼，死了兩賊，地上橫屍一雙，另一

賊跟蹌退了兩步，只見渾身血染，已被削去了半邊肩頭，倒在牆下。

艾芙叫道：「好劍法，我也不輸於你。」

驕傲的姑娘，好勝豈會選擇時刻，早把小不忍則亂大謀之言，忘得乾乾淨淨，鞭起風聲虎虎，雷聲隱隱，撲入那已然轉身要逃的羣賊之中，羣賊已然魄散魂飛，豈僅無鬥志，簡直腿也軟了，只恨爹娘不曾多生得兩隻脚，何況腦後又沒長眼睛，艾芙宛若虎入羊羣，鞭頭鳳凰雙展翅，眨眼又是三賊喪命，更不知幾人已傷在她鞭下，一個已受傷的賊竟還能竄上牆頭，那知未能站穩，已頭下脚上撞落下來，頓時腦漿迸裂四濺，倒救了幾個賊子性命，因爲艾芙慌忙一躍後退，否則必濺上一身腦漿，幾個鞭下亡魂的賊，趁機竄上牆頭，沒命逃去了。

那四處吶喊之聲四起，熊熊火光已替代了落日的霞輝，回頭一看，映得廟牆內通紅，宋匡已盡殲羣賊，身後左右，橫屍竟有五六具之多，牆下更有兩個受傷未死的賊在打滾，妙，一個斷手，一個斷脚，那廟牆內再沒有一個活着而完整的敗類了。

那火光映着宋匡的一雙眼，簡直血也似紅，那滿腔悲憤，竟仍未稍減，正要躍上牆頭，艾芙叫道：「且慢。」

把仍在淌血的鞭兒一揮，斜身擋住了他的去路，道：「霍爾那賊的鷹犬任你殺，可不能殺韃子，咱們適才是迫不得已，但若殺了韃子，他們怎肯甘休，風流芙蓉城就會變成血染芙蓉城。」

「但是。」宋匡向外一指，道：「我們已被圍困，鞭劍不飮血，如何衝得開一條血路？」

艾芙道：「那老禪師……」

宋匡道：「姑娘不用爲他躭心，禪師武功已到化境，連我師傅亦不知他達到了何等境界，正是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

一言未了，驀地轟然一聲巨响，一股濃烟裹着烈焰，直衝霄漢，原來那本已破敗的大殿，已在漫延開來的大火中倒塌下來，傍邊殿前的僧舍與樓閣，一齊着了火，只見火光中，直似從烈火中大踏步而出一般，老禪僧不知何時已着上了袈裟，現身出來，僧袍鼓風，宛若天神下降，白鬚如銀絲，寬大的僧袖飄展飛舞，喝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跟我來。」

那廟宇大門緊閉的，只見他身未到，似有一股無窮無形的神力，廟門向外倒去，又是轟然一聲，那廟門破裂成了木屑，連同磚石竟向外疾射而出。

早聽陣陣驚呼慘嚎之聲不絕於耳，那圍堵在外的韃子兵騎，紛紛向兩側奔逃。

艾芙隨後，宋匡殿後，老禪師僧袍鼓風，兩袖飛拂直似天神下降，簡直是脚步沾塵馭風而行一般，艾芙與宋匡脚下加勁，才能勉强跟得上。

不到半盞茶工夫，早已把火光、韃子兵騎拋在身後了，又走出了數里，一彎流水阻路，那一彎明月已到了樹梢頭，凄凄冷月，流水潺潺，山林寂寂，老僧霍地兩袖飛展，喝得一聲起，艾芙與宋匡感到被一股無形勁力托住，竟騰而起直落到六七丈寬的對岸。

老禪師大踏步穿過疏林，登上一座小丘，這才停下步來。

僧袍不再鼓風，寬大的兩袖也垂了下來，那還是一位天神，又還他個乾癟的老和尚。

兩人隨同老禪師轉過身來，便連人聲也不聞了，但仍可見一片火光映紅西方天際。

艾芙駭然，才知宋匡說得不錯，老禪師的功力，已達到超凡入聖的境界，心想：「武林中人人尊三聖，只怕比較起來，老禪師的武功更勝一籌，當眞天涯何處無芳草，不料近着鬧市的破廟，竟有如此奇人。」

那禪師合十道：「阿彌陀佛，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佛在心中，心中自有蘭若。」

宋匡道：「廟由我毁，他日必重建此廟，再塑金身。」

老禪師呵呵笑道：「施主，你錯了，心中有佛，心即是廟了，是則何處無廟，又何處非廟，兩位施主去吧，老僧亦該走了。」

宋匡道：「禪師何往？」

禪師道：「來處來，自也去處去，又何必問，若是有緣，稍後也許再得相會。」

老禪師再又合十，陡然間，僧袍再又鼓風，僧袖只那麼一展，只那麼眨眼間，已消失於山丘下那疏林之中了。

兩人一時都沒言語，艾芙瞪大了眼兒，宋匡拱立，清涼的夜風颯颯，又見冷月凄凄。

想起這老禪師武功已超凡入聖，竟無人所知，再想到把宋匡視作沒用的怯小子，艾芙心中好生慚愧道：「你，廟已毁了，你何處棲身，不如和我去吧，我那客棧儘有空房。」

宋匡含笑一指，道：「姑娘，你且看來，這芙蓉之城雖大，可還有我落脚之地麼？」

是啊，霍爾王子捉拿他不得，反被他殺了那麼多鷹犬又怎會不加緊搜捕，城中自是佈下了天羅地網。

艾芙道：「那你，去何處，何處可去？」

宋匡道：「姑娘請放心，三元大會之期非遙，錦州城外柏森森，我還認得道路，却是請姑娘速回吧，你已兩日夜未曾回棧，那江姑娘必定焦急萬分，非是不前去知會，實不料鬼影手那箭毒，劇毒無比，老禪師不得已，只能以內功眞力爲你化解，每隔兩個

時辰一次，至到第三次也即是今晨了，始能將全部化清，再又恐你功力不能即刻復元，故又再爲你運調元氣，試想想，我明知行藏已露，你未復甦，老禪師又無暇分心，怎敢遠離。」

艾芙聽說，心下好生感激，但只感激在心，她生性太以高傲，一時改不過口來。

她道：「好，咱們後會有期。」

宋匡道：「東門必有重兵，雖不會難爲姑娘，遇上了也難免令姑娘氣惱，反而不如越沙河，往南門而入。」

艾芙心道：「他豈僅細心，更多體貼。」當下點了點頭，道：「好，我走了。」

她是想回頭的，但終於頭兒一揚，循來路往左，疾奔而去。

是啊，宋匡說得不錯，她自前日與江虹失散，已兩日未回客棧，豈僅江虹，她爺爺若知她失了踪，必也焦急萬分，是以上了路，即刻如飛奔向城廂。

何必尋路，只須方向，而城廂已在望。

越來越亮，原來已走近那火場了，廟殿、僧舍，已僅剩下了餘燼，那閣樓仍在燃燒，不過煙多於火，但仍照亮了遠近。

對，就是這個主意，人家萬萬想不到，她會走回頭的路，那麼，近着那燃燒中的廟宇，反而更少韃子把守盤查了。

就是這個主意，打那廟的左側，約一箭之遠，從叢林邊上奔過。竟然發現有路，直通河邊。

是的，那是沙河，白天她從廟裡跑出來時，亦曾到過河邊，夜晚沒擺渡的，但豈難倒了她。

果然一路無阻，韃子兵騎盡皆撤離了，想當然，必然把守着要道，這條道路正因沒了渡船，反而無把守了，且慢，且尋找枯樹枝或甚麼的。

咦，那是甚麼聲响？而且，似有細弱如星火的一綫亮光，投向河那面？

她已摸着了腰間的軟鞭，但仔細聽，仔細看，却又甚麼也沒有。

有的只是閃爍明滅而且微弱的閃光，那仍燃燒的樓閣，亦已快成爲一堆餘燼了，何況相距在半里之外，天上的星星又在閃亮，新月又在洒下清輝，爲山林披上薄紗。

也許那僅是一顆流星，但那聲响呢？似武林中人夜間傳遞訊號的破空響聲？

艾芙笑了，心想：「我這是怎麼了，韃子今晚出動的，不僅是兵騎，而且霍爾蓄養的武林鷹犬亦不少，豈有不互相傳遞訊號的。」

可不是又隱隱傳來一聲微弱的破空之聲，她的內功修爲已具火候，自比常人聽得更遠些，聽出是前面河岸或是對岸。

她全不放在心上，順手找到兩根粗逾兒臂的枯枝，到了河邊，是沙河，夜渡無人舟自横，星月光中，隱約可見渡船横在對岸河邊。那河寬不過十丈，更不遲疑，抖手擲出一根樹枝，她已飛掠而出，那樹枝剛浮出水面，脚尖一點，又一根枯枝拋出了，再點再掠，她已落到對岸。

就在她剛脚尖點地，驀然間眼前一亮，只見她前面火把光亮中，現出四騎馬來攔住去路！

哼，她艾芙豈會怕了這麼四個韃子兵騎，伸手就拉鞭，但鞭未撤出已住了手。

敢情那個兵騎是面向城廂那面，背對着他的，忽見道傍又轉出一個韃子官兒，和一個霍爾蓄養的武林敗類來，兩人在那四騎馬前，馬上四個韃子，高擧着火把，故爾照得遠，照得明亮。

那韃子官兒喝道：「甚麼人？」

早見跌跌撞撞，從城廂那面道上奔來一人，衣冠不整，頭上的束髮也散了，越更奔近，啊呀！必是被路上的石子絆着了，又跌了一跤，只見他掙扎着爬了起來，臉上在流血，必是額頭跌破了，衣衫也破了，簡直成了破布掛在身上，已不成衣衫，顯然他一路奔來已不知跌了多少跤。

那韃子官兒再厲聲喝道：「站住了。」

那人總算收住了跟蹌的脚步，搖搖晃晃，竟然站住，站得穩穩。

那人一抬，艾芙登時大吃一驚。

何爲！啊呀！怎會是他，黑夜裡，馬亂兵慌，他跑來做甚麼？慌忙閃在一邊，岸邊道傍有矮樹叢，隱着身形再挪前兩步。

只見那何爲哭喪着臉，臉上掛着兩條血痕，可不是額頭跌破了，氣急敗壞，說：「軍爺，請……讓我過去，我要……過河。」

她這是怎麼了，人家跌破了額，她怎會感到心痛，竟痛在她心頭。

只見傍邊那漢子……不錯，她見過，那日也站在霍爾身側，哼，今晚算他命大，未曾進入廟中，否則不死必傷了，又是一頭鷹犬，敗類。

那漢子刀隱肘後，走上前，呔！他若是敢對何爲不利！

艾芙再又摸住了腰間的鳳凰軟鞭，鬆了扣。

那漢子繞着何爲，瞧了又瞧，喝道：「你要過河做甚麼，去那裡？」

何爲兀自在喘氣，額上的血仍在淌，苦着臉，向對岸那火光處一指道：「聖燈寺呀，你沒見那寺失火了麼？」

聖燈寺，那漢子和那韃子官兒互望了一眼。

聖燈寺，艾芙也是一怔，他去那裡做甚麼？

只聽何爲哀求道：「軍爺，我……我該死，我不久前才聽說，有位姑娘去了那廟中，是傍晚的時候，軍爺，

看見的人跑來告訴我，隨即聽說那寺失火了，天啊，軍爺，那姑娘可是天仙人物，不不，天上仙女也及不上她，是一位天仙姑娘。」

那漢子打了個哈哈，對那韃子官兒說：「這人敢是瘋了。」

那韃子官可沒笑，倒揚了眉兒，握在他手中的不是兵刃，是一條馬鞭，指着何爲道：「說，那姑娘可是姓艾名芙，人稱火鳳凰？你與她有甚麼關係？」

何爲的眼睛亮了，說：「啊呀，不錯，鳳凰，可不是人中龍鳳，唯有鳳凰才能稍可比擬。」拍起掌來道：「人如其名，名如其人，不不，人即是名，名即是人，鳳凰，鳳凰，好一個鳳凰，一個天仙鳳凰。」

笑聲朗朗，如果他臉上有血汚認得還不夠清楚，那麼這笑聲，亦可證明是他了，他是那麼英姿颯爽，又那麼飽學聰慧，但是……但是，只要一面對她，艾芙，只要一提起她，他就那麼傻傻痴痴的，大概這就……就是人家所說的情痴一片吧，是不是凡是多情種、多情郎、多情起來，都是會這樣、這樣痴痴傻傻的。

不不！黑暗中，艾芙柔情脈脈的眼睛，就再也不能離開他那俊俏的面龐兒了，儘管有血汚，仍然多英俊啊！

是不是她也痴了，傻了？也成了痴痴傻傻的姑娘，對何爲情深一片了。

「呔！」那韃子官兒大喝一聲，道：「莫非你眞是瘋了，我問你的，爲甚麼不回答，問你和她甚麼關係？」

這人北調南腔，也許久駐芙蓉城，帶點兒本地口音，是了，他打扮是官兒，是軍官，但不是韃子。

那痴了傻了的艾芙，本來眼中只剩下何爲了，被這一聲大喝，才又復現了眼前的景象，不由也在心裡呔了一聲，不自覺，鳳凰鞭鬆了扣兒，鞭頭已滑落下來。

呔，他可是找死了，膽敢對她的何爲無理。

何爲止住了笑聲，竟也呔了一聲，肅容帶怒，說：「該打該打，甚麼關係，你怎敢恁地詢問，那姑娘是天仙鳳凰，我一個俗子凡夫，除了把她放在心上，放在眼皮兒上，虔誠供奉外，還有甚麼關係，該死該死，你竟敢褻瀆天仙鳳凰。」

四外的景象又再消失了，只剩下何爲，她眼兒中，情更濃，情也更深了，深似海洋，不，比海洋更深、更深了。

那官兒大怒，喝道：「你可是找死了！」

揚手就是一鞭，啊呀！艾芙正如醉如痴，不防那官兒有此一着，待要搶出，相距不下兩丈，是無論如何不能相救的了，霍地長身，但立即又吐了一口氣，把提到喉頭的心兒放了下來。

多虧那漢子好功夫！她差點兒喝采出聲，因爲那漢子急跨一步，翻腕抓住那官兒的鞭子，說道：「且慢，等我來問他。」

雖然他是一個無耻的，喪心病狂的鷹犬，但他可救了何爲呀，那漢子抓住了鞭子，他也看沒清楚，那鞭子是用牛皮編成，好粗，若打在何爲身上，無論打在何處，就會成爲一條血糟。

雖然並未打在何爲身上，但她心兒上，倒像着了鞭似的，又緊又痛。從沒有讚過人的艾芙，也不禁讚道：「好功夫！」

只聽那漢子問道：「我倒要問問你，城中四門已關閉，你怎生出得來。」

「嘿！」何爲跺了一下脚，說道：「如何不是，我奔到城門口，城門不但關了，還有兵丁把守，遙見聖燈寺火光燭天，心中一急，就爬上城墻，心急要救那天仙鳳凰，閉着眼兒，就這樣……就這樣跳下來。」

那漢子打了個哈哈，對那官兒說道：「這渾小子可眞命大，竟沒跌死，不怪他衣衫破碎，額頭也跌破了。」回頭又對何爲道：「看來你可眞是個多情種，你竟連我也不怕。你可知道那城墻有多高，跌下來，會死人的。」

何爲滿面虔城，肅容道：「那天仙般的鳳凰姑娘，若有不測，若然葬身火海，我豈能獨生，便是生，也生不如死，若爲那天仙鳳凰而死，便是死得其時，死得其所，死有重於泰山了。」

那漢子竟然眞像被何爲的痴情感動了道：「世間竟有你這樣的多情種子，也罷，我便告訴你，你不用去了，不錯，那天仙般的鳳凰姑娘，果然在那廟中，但在大火初起，那殿堂尚未倒塌之前，便已走了，毫髮無損的離去了。」

何爲滿面是驚喜，簡直因喜極而透不過氣，但仍然問道：「你！不是騙我？」

那漢子道：「我爲何騙你，有道是：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我是可憐你這一片痴情，情痴的連生死也不顧，這才老實告訴你的，你回去吧。」

漢子竟然嘆了口氣，才又說道，倒像不僅是對何爲，也同時對那官兒說：「我一生殺人不眨眼，眞個是殺人如蔴，竟也被他痴情感動了，想來，那火鳳凰必也不是心腸鐵石，咱們也不用爲難他，讓他去吧。」

那官兒點點頭，對何爲喝道：「今晚算你走運，滾吧！趁早兒給我滾回去。」

那漢子再又說道：「趁早兒回，沒有甚麼難得倒那天仙鳳凰的，此刻必已在城中了，你若眞想見到她，那就快快回去，今晚撞在我們手裡，若是他來，你沒從城墻上跌下來跌死，也休想活命，趁無人前來，快走快走。」

那何爲登時歡天喜地，轉身就走，可是他轉身快了，還是滿身是傷，抑或是流血過多，一轉身，竟站不穩，跌倒在地，慌忙又爬起來，但跟蹌走沒兩步，又跌了一跤，那脚下虛虛浮浮，身子搖搖晃晃。

啊！多可憐的，艾芙感到心好痛。

那漢子目送着他，搖了搖頭，嘆道：「世間多有痴情漢，但似他這般痴情的多情種子，端的罕見。」

那官兒却呵呵大笑，惱得艾芙恨不得狠狠地抽他兩鞭，但她此刻可不願節外生枝，願望只有一個，追上何爲，追上去！追上他身邊。

這兩個該死的賊，怎不走呀！若惱得她性起，殺兩個，不過是死屍一雙，不，是六個，那麼哼哼，也不過是三雙。

但不能，若驚動了人，她脫身自是不難，但却躭誤時，她要追上去呀，追上何爲。

那官兒終於發號令了，對那四個兵騎一揮手，道：「熄了火把，退去何邊，嚴密監守。」

那馬上的四支火把登時熄了，陡然熄滅，也陡然眼前一片漆黑，再又能看清眼前的景象時，冷月光裏，又復淒清，蹄聲雜沓，已遠去了。

艾芙那還會遲疑，幾乎是貼地飛掠，一竄就是數丈，只不過幾個起落，她已看見了，正是何爲站在河邊。

她知道，那是府河，河那邊，便是猛鬼灣，再過去，便是城垣了。

何爲站在河邊，不，已在水中了，那身子在搖搖晃晃，脚下似乎一滑，幾乎跌在水中。

他又怎生過江河呢？分明身上毫無水迹，河下亦無舟楫，那府河不寬，憑艾芙的絕頂輕功，可以飛掠而過，但這何爲，他可是文弱書生呀！

但艾芙那會在此刻想到這麼多，一見何爲身子一晃，慌忙一掠到了水邊，脚下一點地，再又飛掠而出，抓住何爲的一隻胳膊，喝得一聲起，那何爲只覺騰雲駕霧一般，風生耳畔，落地已是對岸了。

何爲驚魂乍定，一見是艾芙，啊呀一聲，驚喜得連話語也說不清了：「原來……啊呀！敢情眞是天仙鳳凰。」

艾芙道：「你胡說些甚麼。」

一時之間，那心兒中，眞不知是樂、是喜，她不是笑在臉上，臉蛋兒上開了花，艷麗更燦爛的嬌艷的鮮花。

不料她一鬆手，那何爲一條腿兒一軟，竟向艾芙懷中倒來，啊呀！我！該死！

他想强站起來，倒令另一條腿兒也軟了，雙膝半跪地向艾芙懷中撲來了，兀自嚷道：「我我……該死！」

「可憐的何爲。」她慌忙一把抱住，摟住了他，但何爲那無力的軟軟的身子，直往下滑落，直到雙膝着了地，雖未倒地，但成了跪在她膝前，頭兒埋在她懷裡。

「可憐的何爲。」她眼兒感到酸酸的，潤濕了，她感動得幾乎要流下淚來。

可憐的何爲一聽說她在聖燈寺，而聖燈寺失火了，便捨死忘生，城門關了，他不識武功，竟從高高的城墻跳落來，跌破了頭，遍體鱗傷，若她有不測，他便不獨生，要爲她而死，這是何等情義。

不，他只是一片虔城，滿懷敬愛，只是把她當作天仙鳳凰去供奉，供奉在心坎兒裡，那是多超絕塵凡的高潔的情操啊！只作奉獻，毫不要求回報，甚至並不要求她知曉的，只是給予、奉獻，甚至奉獻他生命的情操。

她若死了，他就不獨生，可憐而又可愛的何爲，她摟住他，把他的頭緊緊地壓在她胸前，可憐的何爲啊！她閉了眼睛，用感覺去感受他身體中沸騰的熱血所傳透的熱力，去感受他那狂跳的心。

可憐的，可憐的，可愛的何爲啊。

久久地，毫不動彈地，把何爲頭壓在她胸上，她閉上了眼睛，但願此刻便是永遠、無休止的永恒，是永遠永遠的。

若是她不閉上眼睛，若不她低下頭兒，此刻。即使是匆匆地瞄他一眼，那就好了，那麼她就會發現他是陶醉的，但陶醉中，那何爲唇邊的笑，是何等得意，笑得何等詭譎，又何等狡詐啊，她就會立即明白，該可憐的，不是何爲，而是她，她這個跺跺脚兒，西蜀、四川、芙容城就會震顫的天仙鳳凰，她，艾芙。

但她沒有睜開眼睛，感到她自己的心兒在跳，感到何爲的心兒跳，爲何何爲的心兒跳得這樣猛。

她睜開眼兒來，哎呀！她一把將何爲推開，不不，僅是把他推離緊壓的胸前，該死，她怎忘了，他的額上在流血，他跌得遍體鱗傷，他連路也走不穩，站也站不牢，是否跌斷了骨兒筋兒，她却不趕緊查看。

她不過是推開他的頭，推離了緊壓的胸前，只不過想查看他的傷勢，那知由於何爲反而嚇了一跳，他怎能不心虛，只道被她識穿了，反而嚇得猛可裡把艾芙一推，跳了起來。

急得艾芙大叫，道：「別動呀！快瞧你跌傷了那裡！」

若他眞跌得重傷了，他豈能跳得起來，哎喲！明白了艾芙的用心，那何爲慌忙一聲哎呀，未等站立，慌忙脚下一拐，又栽倒下來。

且慢，她眞沒發覺，眞相信他是是眞的，她是眞相信，只看她那如花的容顏上，那無限關切之情，她是絕不虛假的。

（未完・九）

上文提要： 爲了向洪百年報復，懲誡他阻撓白可染行刺水龍，段玉命高峯往殺洪百年；高峯赴江之前，往江陵酒家找仙子鬆弛緊張，豈料仙子自上次一役後，已深深愛上高峯，高峯溫存後正欲離去，却遇上洪百年派人接仙子往他的公館侍候他，高峯趁機跟踪而至，得到仙子的合作，順利殺死洪百年；高峯回到龍記客棧，段玉提着洪百年的頭顱，不禁大笑起來……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天才小刀

往年血腥獸行 今向其眷索償

高峯却不爽，他搖搖頭，道：「我不爽，大姐，我爲妳已殺了幾個人頭了。」

段大姐道：「小弟，我想不到你會如此快的殺了洪百年。」

高峯道：「我的運氣，加上洪百年的倒楣，所以他被我切下了人頭。」

段大姐道：「不管怎麼樣，你已經達成任務了，功勞薄上你又有了花紅一大筆。」

高峯不想甚麼功勞，也沒想到花紅，她只擔心仙子。

他現在也開始爲仙子操心了，那個外表快樂，心裡痛苦的女人。

* * *

段大姐對朱掌櫃道：「告訴司徒德，把洪百年的人頭擺在神位前。」

她面色寒如霜的又道：「等着吧，早晚要將三船幫的幾個惡霸人頭排列在我爹一家被害人的面前。」

朱掌櫃忙點頭，道：「大姐，午時有人打探回來，說是三船幫的人仍然在江面上準備祭洪百年，而且是與正在爲勾上天辦七七祭的道場合在一起。」

段大姐道：「洪家堡那面呢？」

朱掌櫃道：「好像三船幫已派人前去報喪了。」

段大姐嘿嘿冷笑，道：「最好不過，哼，這也是又一次絕佳機會。」

她抬頭看看窗外，又道：「報應總是要來的，該誰的誰拿，欠誰的總要還，也是他們還我的時候了。」

朱掌櫃雙目見淚，道：「是的，大姐，當年壩上是多麼的興旺，老爺子總理着水旱碼頭的買賣，各路英雄薈萃，光景是多麼的偉大，想不到老爺子的基業却毀在自己拜弟的手上，落得個血濺壩上，滿門遭殃，那時候我不過三十出頭，已爲老爺子重用，想着當年，我朱貴就忍不住落淚，唉……」

段大姐並未傷感。

她不是不傷感，而是把悲憤深埋在內心裡，如果她經常悲傷，她就沒有決心與三船幫暗中週旋了。

她是有計劃的，她的計劃就是把水龍往絕地上逼。

這就是高峯爲她出的主意。

在過去的十年裡，她只一心要殺水龍，所以她的成功率幾乎是零。

她的殺手間中也死了不少人，然而當高峯爲她出了這個主意之後，她忽然想通了。

她不再一心想殺水龍了。

就算白可染的行動，她也不以爲然了。

* * *

段大姐問朱掌櫃：「白可染的傷怎麼樣了？」

「大姐，好多了。」

她對高峯道：「你休息吧，下一個行動就不用你再出馬了，我過去看看白可染。」

高峯木然的道：「大姐，妳要白可染出馬？」

段大姐道：「這次行動至少需要五七人之多，而且兩個任務連續擔當，如果白可染的傷好了，我就會派他，否則，我們只有少他一人了。」

高峯道：「大姐，叫白可染好生養傷吧，我去。」

也不知從甚麼地方行來的聲音：「我的左臂不用沒關係，我殺人只用右臂。」

只見朱掌櫃走近一個大櫃子前面，他推開櫃子，牆上露出個方洞口，白可染已走出來了。

他的左臂吊在脖子上，那面色蒼白，但精神却好多了，那眼神就可以看出來。

高峯驚訝的道：「吵醒你了。」

白可染笑道：「整天悶在裡面睡大覺，我早就醒了！」

段大姐關懷的問道：「可染，能行嗎？」

「行！」

「這次任務很重要，而且……」

「妳交代吧，大姐。」

高峯沉聲道：「我去，如果我不去，我算甚麼？」

段大姐道：「小弟，殺人原本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大姐不能不爲你想，你最好稍事休息一時。」

高峯道：「大姐，我早已痛苦不堪了，我却也明白，水龍一天不死，大姐的似海深仇一天未報，我的痛苦便永難解除，大姐，別叫我發瘋，好嗎？」

段大姐想了一下，道：「好吧，你如果願意，我還能說甚麼？」

白可染道：「就算高小弟去，我還是要去的，大家痛快的大幹一場，這種場面不湊上一腿，一定終身遺憾！」

段大姐道：「你們都是壩上的忠貞之士，我不能太逼你們，但你們的行動却一定按計劃，我不能再損失我的人了。」

她坐在方桌邊，對朱掌櫃道：「去前面，別叫外人闖進來。」

朱掌櫃急匆匆的走出去了。

段大姐緊關房門，對高峯與白可染道：「我知道三船幫的人一定會去洪家堡接來洪百年的家眷，因爲水龍是不會去洪家堡弔祭洪百年，他要在江面上祭，就像他祭勾上天一樣，所以我要你們半路攔劫，屠殺洪百年的家眷。」

她咬着牙，又道：「血債血還，我是對壩上的死難者有所交代。」

高峯道：「連女的也殺？」

他這些天來只會憐香惜玉，他以爲女人是不應該被殺的，女人應該受到愛護。

就算是仙子，他也不動刀。

段大姐嘿嘿笑，道：「高峯，這就是我不希望你去的主要原因，你太善良了，殺手只問該不該殺，殺手的刀是爲命令而出刀，你能嗎？」

高峯怔住了。

他以爲段大姐也是女人，如果有人對段大姐出刀，他一定會拚命。

他就是在段大姐被勾上天幾人堵在山中狂殺的時候，他出刀救了段大姐，如今……

如今段大姐對他出了個難題，他能去殺女子嗎？

如果不能，他又該怎麼辦？

白可染却冷沉的道：「小弟，你不能想像當年三船幫的幾個魔頭血洗壩上的景象，那眞是鷄犬不留，血流成河呀，如果是你，你還會考慮甚麼男與女，他們殺光了人又搬去了財物，臨去一把火燒得寸草不留。」

他咬咬牙，又道：「我們外堂的人趕回去，甚麼也沒有了，一片廢墟呀！」

高峯重重的道：「可惡，那麼，殺吧！」

高峯的語氣，證明他又上一層樓，段大姐心中一寬，她以爲要培養一個眞正的殺手太不容易了。

* * *

段大姐見高峯有進步，心中一寬，便把她的任務計劃說出來了。

她的計劃是這樣的。

先走襄陽道，攔殺洪百年的家屬，然後再轉而往南，再攔殺兩艘運綢緞的大船。

段大姐以爲，只這兩椿事辦得順利，也許就能把水龍逼上岸，然後在岸上大家放手決一死戰。

* * *

段大姐的計劃很好。

白可染點頭道：「太好了，三船幫是想不到的，他們想不到我們會對洪百年的家眷動粗，哈，這也是以暴回暴，叫他們知道咱們一樣不好惹。」

高峯道：「如何去進行？」

段大姐道：「我不束縛你們的行動，如何下手，那要你們幾人去商量了。」

白可染道：「甚麼時候開始行動？」

段大姐道：「你們明日一早，就趕往菜園子裡會合，我叫路通去接你們出城。」

白可染道：「去師懷玉那裡，好。」

師懷玉也是段大姐的殺手，他在城邊種青菜，三船幫的人還眞有不少人向他買青菜。

* * *

高峯想着明日又將出刀，便心中開始煩躁起來，他好像厭倦了出刀。

有時候一個人只會做一件事情，而且又是血腥的屠殺，這個人初時也許沒覺得甚麼，但久了，便也會生出厭煩與不安，也許這也就是職業疲勞。

高峯的這種感覺就是職業疲勞。

如果要沖淡這種疲勞，有甚麼比

去找女人輕鬆一下更好的方法？

高峯昨夜切下洪百年的人頭，他又要明日一大早出發，而且是去對付洪百年的奔喪家眷，這對高峯而言，實在有些不樂意如此，也許這就是段大姐說的，當年壩上血流成河的光景，高峯未親歷其境吧！

* * *

高峯也需要輕鬆，輕鬆中帶着刺激便只有去找女人。

他在天將黑的時候好像是睡得很熟。

朱掌櫃就覺得高峯在養精蓄銳。

白可染睡在秘室中，他的傷還在調養中，但他也要去執行一次任務，而且段大姐也答應了。

白可染是不會放過任何殺三船幫人的機會。

* * *

高峯不知用甚麼方法，他竟然又登上了「江陵大酒家」的後院二樓。

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看到，但他確實又來了。

他站在仙子的閨房門口沒有拍門，他在聽，仙子的房中沒有聲音，於是他輕輕的推門，很快的走進去。

房中沒有仙子的影子，但房中好像有人在床上睡過，因爲床上的錦被是暖的。

高峯以爲仙子出去方便了，也許她還未有回來，但床上的錦被爲甚麼是暖的？

就在他正沉思中，樓中傳來聲音……脚蹬樓板聲。

高峯閃身在床幔後，只聽聲音已至房門口，但房門並未被推開，却傳來仙子的聲音：「姨娘，妳一定記牢，千萬別對任何人說出，我曾去過他那裡，也未見過羅管事，否則咱們都活不成。」

另一女人聲音很低的道：「知道了，我的姑奶奶，這種事外面鬧翻了天，三船幫的人到處都是，誰敢往自己的身上惹痲煩，他們要問起妳，我會說妳是勾四爺的人，這些天正在傷感不吃飯，一推六二五！」

仙子道：「羅管事暗中送的銀子妳全收下，拿人錢財，爲人消災，我要睡了。」

「好，妳好生去歇着，這幾天妳也別出面了。」

* * *

「呀」的一聲門開了，仙子無精打采的走進房裡來，她先是對着鏡子照一遍，身子扭呀扭的到了床邊。

她坐在床邊自怨自艾：「小寃家呀，你在那裡呀，你怎知我的心已是你的了。」

她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又道：「高峯，高峯，難道你又去了山中茅屋？那茅屋已被他們燒了！你去那裡住？」

猛古丁，一隻大手伸出來，那麼迅速的捂在仙子的俏嘴巴上，仙子全身一顫，口中發出嗚嗚驚叫。

高峯似笑不笑的走出來了。

仙子一見是高峯，既是驚又是喜，粉頭一下子便轉入高峯的懷裡了。

她還有眼淚，那當然是喜極而泣。

高峯不開口，他用雙手托起仙子的面頰盯着看，好像是看不厭。

仙子也盯着高峯，她好像以爲自己在夢中一般。

突然，高峯好像發了瘋，嘴巴壓上仙子的櫻唇。

熱辣辣的反應，是仙子表現出來的，她的動作也很會配合，是那麼的美妙，好像她在指引着高峯如何才能達到至高至極的美境。

仙子是幹甚麼吃的？這種事情她最是有經驗，高峯沒經驗，他只在幾位正經八百的姑娘身上溫柔過，但眞正的男女至高妙境，他只有在仙子這兒才領略到。

他現在就領略到了。

他如果未曾在仙子身上吃到甜頭，而是吃到苦頭，他是不會在有任務之前冒險再來的。

* * *

房門是緊關的，而且房門自裡面插上了門閂，那張銅床上，高峯舒服過之後，虛無縹緲似的抱着光滑如玉的仙子。

仙子不稍動，她愉快的只把小舌舐着高峯的下巴，只可惜高峯的鬍髭不粗，好像是汗毛，他還年輕嘛！

他雖然年輕沒長出粗鬍子，但辦起那種事來還是凶猛如虎的，否則仙子也不會馴服得像頭小綿羊了。

* * *

「高峯。」

「嗯！」

「你好大膽子！」

「殺手的膽子都大。」

「你知道前院有不少外鄉人。」

「知道，而且都是三船幫的人馬。」

「我爲你擔心。」

「不必，他們人多，但人多不一定成事，我的行動只有我一個。」

「高峯，我不懂你的話，你爲甚麼膽子那麼大？」

「也是磨練出來的。」

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又道：「九歲我在大山裡放牛羊，就在那年冬天，我遇上七隻老狼，我大叫大喊，我也用石頭，因爲我正好站在一堆亂石頭堆上，我不但用石頭擊退了野狼，而且也保護了我的十一頭羊。」

「你眞勇敢。」

「我非勇敢不行！」

「爲甚麼？」

「因爲我不勇敢，狼就會吃了我的羊，也許還會吃了我。」

他重重的嘆口氣，又道：「有許多人的勇敢都是被逼出來的，天下沒有眞正勇敢的人，因爲人人都不想早死，我也一樣。」

「你還太年輕嘛！」

「是的，我年輕，如果我不是逃出舅家，就不會成爲一個殺手了。」

「你是被逼的？」

「我也無奈何，仙子，所以我不承認自己是個勇敢的人，我若勇敢，就不會找刺激，更不會痲痺我自己，仙子，我找妳，就是爲了找安慰，找刺激，我只有妳，剛才聽得妳呼喚我的名字，我眞的很感激，但我要告訴妳，仙子，那是不值得的。」

「我以爲值得，我願意。」

「不，我們都不會有好下場的，尤其是我，一個血腥殺手，我早已看到我的未來，一個想從血肉林中英雄起來的人，是不會善終，甚至也活不長久，妳又何必自尋苦惱，痛苦一生？」

仙子的臉貼在高峯的胸膛上，她不幽怨，更不嘆息，却重重的道：「你是無情殺手，我是歡場女人，高峯，我們應是天生一對，地長一雙，我們的歡樂日子也許不長，但我們只要把握住，歡樂也會令我們回味無窮，高峯，我們屬於及時行樂的人，何必想得太遠？」

高峯道：「我不爲我想，因爲我兩手血腥，我也知道將軍難免陣上亡，但我不能拖累妳，仙子，妳也有善良的一面。」

「我們都有善良的一面。」

高峯突然低吼，道：「不，我不敢言善，我爹也比我强多了，我爹也殺人，但我爹却爲官家所認可，他吃的是官餉，而我，却在這莽莽江湖上爲人操刀，我能稱得上善良？我惡呀！」

仙子驚愣的道：「令尊何人？令尊也殺人？」

「是的，我爹就是專爲官家操刀而殺人。」

仙子驚的道：「令尊的大名是……」

「高占山。」

仙子道：「高……占……山……」

「是的，我爹叫高占山。」

空氣似乎窒息了一下，仙子問道：「請問當年江陵城府衙中有個高殺頭的人，你聽說過嗎？」

高峯道：「高殺頭就是我爹。」

他此言一出，仙子立刻伸手把高峯的嘴巴緊緊的捂起來，她露出吃驚的樣子。

高峯怔怔的道：「怎麼了？」

仙子道：「別大聲，小心被人聽了去。」

她輕輕的起身披上紗衣，走近門口，稍拉開門往外看了一遍，這才又把門閂插好。

她的胴體在薄紗中若隱若現，那曲線之玲瓏，線條之美妙，直如畫中裸體女仙，看得高峯眼也直了。

當仙子走到床邊的時候，他又伸手去拉了……

仙子又倒在高峯的身邊，她看看高峯，道：「你眞的是高殺頭的兒子？」

高峯道：「我老子並非甚麼名人，他只不過幹的是劊子手，我沒必要故意高攀。」

仙子道：「那麼我告訴你，『江陵大酒家』的老闆娘丈夫，就是被高殺頭砍掉了頭。」

高峯道：「那是官家的事，與我老子何干？」

仙子道：「當年你不知道，老闆娘的丈夫當年是幹黑娼的，他訓練兩個小姑娘，却也失手把兩個小姑娘打死，你知道，那兩個姑娘還有兄弟，一怒告進衙門裡，老闆娘的丈夫被判了砍頭之罪。」

高峯道：「殺人償命，沒話好說。」

仙子道：「可是，老闆娘把銀子去打點，目的只想叫你爹刀下留頭，千萬別人頭落地。」

高峯道：「爲甚麼？」

仙子道：「人頭落地永不能超生。」

高峯道：「我爹沒有答應？」

仙子道：「是的，你爹的刀法太狠了，他的刀下沒有一個不是人頭落地的。」

高峯道：「我爹是忠於職業，所以他沒有答應。」

仙子道：「人們都相信，城隍廟是鬼魂報到的地方，人頭沒有，這個人就認不出是誰，城隍廟的死人薄上沒有名和姓，你看這鬼魂怎麼辦？永不得超生呀！」

高峯道：「所以我爹每殺過人之後便一個人關在房中喝悶酒，他痛苦。」

仙子道：「所以你爹最後也被人把頭殺了。」

高峯咬咬牙，道：「可惜當時我太小，否則我爹死不了。」

仙子道：「高峯，此地老闆娘恨你爹不得了，你千萬別說自己是高殺頭的兒子。」

高峯冷冷道：「她敢把我怎樣？」

仙子道：「人在江湖眼要亮，小心暗箭難防呀！」

高峯道：「仙子，妳的話我知道了。」

他起身，穿衣，但外面已交三更天。

仙子拉着高峯，道：「怎麼就走了？」

高峯道：「我必須走。」

「爲甚麼不等到明天，或者明晚？」

「我有極重要的事要辦。」

「是去殺頭？」

高峯怔了一下，道：「妳怎麼知道？」

仙子苦笑一下，道：「你除了會殺頭，還會甚麼？」

高峯也是苦笑，道：「不錯，我只會殺頭，但是我的心中有一百個不願意，我無奈何。」

仙子不拉高峯了。

她明白自己在高峯心中的地位，高峯是不會因爲自己的堅留而留下來的，她還沒有眞正抓牢高峯的心。

她決心慢慢的來。

只要高峯還來，只要高峯不死，她相信她會把高峯的心抓住的，抓得牢牢的。

於是，高峯走了。

高峯越過窗又上了牆，他從屋上走到後街上。

他依稀記得江陵城的後街，因爲九歲以前他就生長在這兒的，只不過那時候他的年紀太小了。

* * *

當高峯閃身進入「龍記客棧」的後院大房中，他發覺段大姐坐在黑暗中。

他上前，歉然的點點頭。

「到那兒去了？」

「去找仙子！」

「那個酒家女人？」

「是的，大姐。」

段大姐眞的氣得七竅生煙了。

* * *

段大姐三更天不到就來了。

她對於高峯有着一份特別的感覺，她不會忘記那天夜晚與高峯喝酒之後的繾綣，那是異樣的，因爲她的復仇在高峯的出現以前很低潮，總是出師不利，難以討得便宜，她就是在這種不得意中遇上高峯。

她千方百計的留住高峯，因爲她把高峯當成寶貝一樣看待，每一次高峯有任務，她的心中就緊張。

世上每一個人對於自己擁有的寶物都是十分珍惜的。

段大姐對高峯就是這樣，而今夜——

今夜段大姐是想來安慰高峯的，然而她撲了一個空，高峯不在，她等了兩個多時辰。

段大姐熄滅了燈坐在暗處等。

她見高峯回來，而高峯又承認他去找仙子，段大姐當然十分生氣。

但段大姐並不大聲叱罵，她冷冷的低聲道：「你的膽子越來越大了。」

高峯道：「我想睡了，大姐。」

「我在向你說正經事情。」

「我睡覺也是準備去辦正經事。」

「你這樣子，終有一天你會沒命的。」

「大姐，我很累。」

段大姐道：「累了就別去吧。」

高峯雙手握拳，低吼：「我還沒有累得走不動，大姐，我只要睡一覺，睡到該走的時候。」

段大姐忽然嘆口氣，道：「好吧，你睡吧！」

她不走，坐在床邊上。

她怔怔的看着高峯，面上是憐惜，但也帶着幾分氣。

高峯躺下去，他低聲道：「大姐，我要睡了。」

段大姐道：「高峯，高峯，千萬別眞的變成孤零零的高峯，山頂一般的孤傲羣山中而又睨視羣倫，唉，最高的山峯總是令人看來那麼的倨傲粗暴而不敢接近它……」

高峯道：「我不是山，高峯只是我的名字。」

「我知道是你的名字，但有時候我覺得你就像一座孤傲的尖峯。」

「我不覺得，我以爲我已經狗也不如了。」

「不，你爲甚麼把自己如此比擬？小弟呀，你知道你現在有多偉大！」

「我偉大？就因爲我爲妳殺人頭？」

「你殺的人是該死的，他們早就該死的人，當他們血洗壩上的時候，我已經該死了，小弟，你只是爲我們主持正義而揮仁義之刀，也是替天行道，這就是偉大。」

「大姐，妳別抬舉我了，我只求自己千萬別發瘋，如果我瘋了，大姐，我求你給我用藥毒死！」

段大姐怔住了。

她怎麼會想到高峯在幾次女伴死去之後所承受的打擊？高峯是人，他不是石頭，所以他心中有痛苦，那麼他去找仙子也許就是在發洩甚麼吧！

段大姐心中一痛，因爲高峯也是因爲自己的復仇之事而痛苦，是值得同情的。

她淡淡的吸了一口氣，輕輕的拍拍高峯的肩，低低的道：「小弟，睡吧，大姐守在你身邊。」

高峯也嘆——他這麼年輕也嘆氣，果然江湖容易催人老，一夜天明見白頭。

他只輕聲的道：「大……姐……」

段大姐垂髮半遮面，雙目在黑暗中看來如炬，但她沒有表示甚麼。

她只是輕輕的拍着高峯，就好像一個母親在呵護着他可愛的兒子睡覺一樣。

高峯睡着了。

他眞的太累了，他發出微微的鼾聲，進入另一個世界，也許他從一個江湖進入另一個江湖了。他發着囈語，好像在掙扎着甚麼。

段大姐也在掙扎，她自言自語的道：「高峯，高峯，你如果大個十幾歲，那該有多好，我……今年已快三十歲了，我與你……」

她不說了，因爲她無奈。

歲月催人老，歲月也令女人無奈。

而女人是最容易老的動物，有人說女人四十一枝花，這個說此話的人一定是女人。

如果一個男人會去找一個四五十歲的女人，或者找一個五六十歲的女人樂一樂，而且樂透了，那麼，這個男人一定是瘋子，否則他一定是個過花甲的老漢。

* * *

段大姐一直坐在高峯身邊，也不知過了多久，房門中突然閃進一個人。

「朱貴！」

「大姐，妳來了！」

「我來很久了，高峯不在，他去找仙子了。」

「多危險，城裡城外盡是三船幫的人馬……」

「他已經回來睡了一個時辰了。」

「眞是年輕不懂事。」

「不，他太成熟了，他比他實際年齡要大得多了。」

「可是，這時候去找那髒女人……太……」

段大姐道：「別說了，他們甚麼時候到？」

朱掌櫃道：「苗太平與屠山二人，半夜就上路了，路通把他的大車撤去篷，堆了一大車的青菜在大門外。」

段大姐道：「叫他們把大車趕進棧房門。」

朱掌櫃回身又出了門，他去前面了。

* * *

段大姐推推高峯，道：「小弟，小弟！」

高峯揉揉眼睛，他坐直身子，愣然道：「大姐，妳沒有去睡？」

「我一直守在你身邊。」

「對不起。」

這句話是段大姐喜歡聽的，因爲說這句話，就表示高峯並未發瘋。

她當然不要高峯發瘋。

她伸手撫摸着高峯的厚實肩頭，道：「他們來了，你們出發去吧！」

高峯的精神猛地一振，他匆匆的起床，短刀插回皮帶上，道：「我去會他們。」

段大姐道：「先別出去，等大車進客棧來，我會安排你們躲在大車上出城的。」

* * *

白可染也走出秘室來了。

他也是被段大姐叫出來的，白可染的傷似乎好多了，他想把掛在脖子上的帶子取下，但却被段大姐阻止了。

於是，朱掌櫃與師懷玉二人進來了。

師懷玉過的日子很平靜，自從上次一戰，他就回到城邊又種他的菜，好像他根本就是個鄉下人似的。

然而，這時候師懷玉變了，他的面上一片肅煞。

每個殺手在殺人之前總是心情很不平靜，因爲殺人或被殺是不一定的，有時候你去殺人，說不定自己被人殺，刀子是鋒利的，造化却是要看個人。

* * *

大房門緊緊的關着，段大姐對師懷玉道：「你用的是甚麼菜？」

師懷玉道：「都是葉長莖粗的菜，聽大姐的吩咐，蘿蔔土豆甚麼的，就沒有搬上車。」

段大姐道：「竹架支在菜下面了？」

師懷玉笑笑，道：「我還在支架下面墊着被子，人若睡在下面，既涼快又舒服。」

段大姐點點頭，道：「去吧，我等你們的好消息！」

高峯看看師懷玉，這一陣子未見他的面了。

師懷玉已拍拍高峯的胸膛，道：「好小子，眞有你的，這才沒幾個月吧，你已切了他們兩個當家的頭。」

高峯苦笑，他能說甚麼？

白可染道：「高老弟，我以爲咱們距離同三船幫一拚的日子快到了，好兄弟，手可不能發軟吶！」

高峯又苦笑，他仍然不開口。

* * *

朱掌櫃又匆匆的走進來了。

他急切對段大姐道：「路通好了，趁着天還未亮，快出城吧！」

段大姐走近高峯，她重重的道：「小弟，這次行動你指揮。」

高峯驚訝的道：「我？」

「是的，我要你指揮。」

「我可以拒絕嗎？」

「你爲甚麼要拒絕？」

「我出刀殺人，却沒有本事去指揮別人殺人，大姐，殺人是一件痛苦的事，我只能叫我自己痛苦，却不能、也無法叫別人同我一樣。」

段大姐道：「你如果學會了指揮別人殺人，你就不會再痛苦了。」

「我更痛苦。」

「那是你未進入另一個境界，小弟，試着去指揮這一次行動，我叫你放手去幹，大姐爲你後盾。」

高峯看看白可染，他發覺白可染在點頭。

他對白可染的印象不錯，他也爲白可染的不畏死而喝彩，白可染是個血性漢子。

段大姐的殺手均是漢子，師懷玉拍拍高峯，道：「老弟，去學着指揮別人吧，那也是一門很高的學問。」

高峯苦笑，道：「指揮人也是學問？」

「學問大了，你不聞，一將功成萬骨枯？江湖上多少流血的男子漢願意爲某一個人拋頭顱灑熱血而不皺眉頭，爲的就是那個指揮他的人有一套。」

他笑笑，又道：「老弟，這一套就是大學問。」

高峯嘆口氣，道：「認了，我越陷越深了。」

段大姐道：「放心，小弟，我會及時不要你陷入萬劫不復之地的。」

高峯想說甚麼，但他發覺朱掌櫃露出了焦急，便低頭往前面走去。

於是——

路通在兩匹馬之間左右看，他在示暗語。

眞快，白可染與高峯二人蛇一般的滑入大車的菜下面，不見了，就好像這二人轉眼消失於無形了。

路通的動作更快，地上一大包長葉菜，他抱起來往車上猛一塞，大車上看來就是一車的菜。

朱掌櫃拉開棧房的大門，種菜的師懷玉與路通二人趕着大車押着菜，打着長鞭出去了。

* * *

大街上眞靜，這時候只有幾條老狗在慵懶的貼着地睡起來了。

大車上的二人不說話，因爲前面就是城門了。

城門五更開，如今還差一袋煙的時間。

城門後的大門上插了一根香，那是風吹不到的地方，因爲那根香就是報時辰的，一根香一個時辰，看守城門的人就會換班了。

你別以爲會有人偷懶，風吹不到香，他就會用嘴巴吹那燃着的香，好使得香燒得快些，就好早早的睡覺。

其實却又不然，如果用嘴吹香，當然香會燒得快，但看守城門的兵勇們有個規定，燃燒的香斜着插，香燒過以後便會留下香灰成條狀，如果接班的人發覺香灰沒有了，這位老兄馬上又回去睡覺了，他不接班。

原來接班的人看香灰，少有看香的。

別管怎麼樣，夜裡站城門總是很辛苦的。

* * *

大車來到城門下，守城的仁兄不稍動，要出城是嗎？再等一等。

師懷玉走下車，他到了那位仁兄面前笑了。

「幹甚麼的？」

「老兄，送菜呀，五更天幾條大船要開了，等着我的菜運上船，請老兄行個方便。」

「時辰不到不開門，你們等着。」

便在這時候，師懷玉的手塞過去了，他笑道：「老兄眞辛苦，別人睡覺你吹風，呶，打酒吃怯怯寒，交個朋友好混飯。」

「這……這怎麼可以……」

嘴巴裡說着，銀子已經塞入懷中了。

這就是外快，誰運氣誰遇上，那塊銀子整一両，別說吃酒，就是省着花，一個人也能用上十幾天。

守城的呵呵笑，道：「啊，原來你是城邊種菜的老……老……」

「我姓師。」

「師老哥呀，自己人來了，我再不通情理也得爲你師老哥方便則個，好，我開城，你快把菜送去，晚了人家會不高興的。」

於是，城門開了。

路通打馬出了城。

高峯又學了一招，這就是江湖行情認得清，有時候銀子眞管用。

* * *

大車不能等，因爲天亮了，三船幫的人一定又開始四處在打探，萬一被識破怎麼辦？

路通趕着車，他才不去江邊呢？

他繞在城外的大道上，然後往東北方馳去。

東北方就是往襄陽去的大道，洪百年的家洪家堡就在襄陽附近的小山前不遠。

大車上，白可染在菜下面叫道：「老路，老路，你慢慢的趕，我的肩頭不舒坦。」

路通趕着大車笑道：「白可染，你老小子眞渾蛋，誰叫你去充好漢！」

白可染道：「別提了好不好，娘的，那壺不開提那壺！」

師懷玉道：「二楞子的事我不幹，白可染，你是不是急着去成仙？」

白可染道：「誰想早死誰是王八蛋，我只想叫水龍早早的死。」

高峯不開口，因爲他睡着了。

菜下面眞舒坦，上面涼涼的菜，下面暖暖的被，大車再一路顚，他又累了一夜，當然又睡着了。

路通道：「白可染，你這個王八蛋，我們就在城附近，你去幹，也告訴我們一聲，你太不夠意思了。」

白可染叱道：「少放『鹹』屁，那有拉朋友去閻王殿報到的，我不幹。」

師懷玉叱道：「混蛋，眞混蛋，咱們一起十幾年，咱們那個怕死呀，要不是看你白可染傷得重，我這就拖出來一頓揍，娘的。」

白可染乾乾一笑，道：「白交你們一場了，不但不加安慰，還要駡我，怎麼的，打落水狗呀。」

師懷玉道：「想你被救上來的時候，比那落水狗也不如，倒一定像條死狗。」

白可染大叫：「天呀，這是個甚麼世界喲！」

* * *

這是個混帳世界，如果這個世界眞的是詩人墨客筆下的美好至極，江湖上就不會出現那麼多的殺戮了。

這世上不只是個人之間有殺戮，他娘的國與國之間幹得更厲害，殺得也更熱鬧。

由此可知，這世界上的人實在不爽，如果硬生生的以爲爽，那也是短暫的。

高峯昨夜找仙子，就是暫去爽一爽。

他如今熟睡在大車上，當然也是短暫的爽一番。

有人說：「人的一生一半苦」，很少人聽懂這句話的，當一個人痛苦夠了的時候，自然就會明白這句話了。

這句話是說，一個人大部份的時間爲生存而掙扎拚鬥，眞正是個人的時間，便只有睡熟在夢中。

如果這個人在作夢，他可以騎在皇帝老子的頭頂上拉稀屎而無罪，因

爲這是夢，他還可以踏行雲走千山之遊去會八仙於虛無縹緲間，因爲他做夢。

所以人們常說：你做夢！

高峯現在就在做夢，他老弟夢見些甚麼？他不說，誰也不知道。

他自己知道，因爲他在吃吃笑，口水也流出來了。

高峯爲甚麼笑，一邊的白可染不知道。

白可染也看不清高峯的臉，菜蓋在上面。

高峯與白可染二人都不能露面，他二人已被三船幫的人傳開來，那麼多的人在抓他們。

當高峯吃吃笑的時候，白可染以爲他聽到剛才的駡人話也在笑他，他火大了。

「喂，你也笑我？」

高峯被白可染煩醒了，他很不高興的道：「怎麼把我吵醒，我很累。」

白可染道：「我很氣，你爲甚麼同老路、老師一樣，也耻笑我？」

高峯道：「我在夢中發笑，我夢見你把水龍殺死了，所以我才高興的笑。」

白可染叱道：「你在夢中也耻笑我？」

高峯道：「只不過眞的是做夢。」

白可染不開口了。

人生本來就是夢一場，恁誰也管不了別人在做夢。

師懷玉笑道：「白可染殺了水龍？他做夢。」

* * *

前面一道小溪，小溪的源頭在山上，山下面的矮林子邊上坐着兩個人，那模樣就好像兩個跑單幫的漢子。

他二人不是跑單幫的，他二人是來殺人的。

是的，屠山與苗太平二人坐在林邊望着天，二人的打扮就不起眼，誰也看不出他二人身上帶着刀——雙刃尖刀藏在背的小包袱裡。

當路通的大車轉上山道的時候，屠山第一個見到了。

他站在山道中哈哈笑。

苗太平的笑聲更大，他與屠山站在一起手叉腰。

* * *

「吁！」路通把大車停下了。

「怎麼這時候才來到？」

「也不晚呀！」師懷玉往二人抛去一些吃的。

屠山接過吃的，他分一半給苗太平，路通已自車上跳落地面上。

「快，把菜抛在林子裡，咱們快趕路。」

他說着先動手，扛起一綑青菜就往林子裡面走去。

師懷玉也扛着一綑往林子裡走，睡在大車上的高峯也起來，他發覺上面蓋的是竹架子。

高峯也動手，他把菜扛在肩頭上就走。

白可染沒有扛菜，因爲他身上帶着傷。

屠山與苗太平一邊吃着肉與餅，還喝着皮袋子裡的二鍋頭，他邊吃邊問白可染，道：「老白，大姐那裡可有甚麼交代的？」

白可染道：「甚麼交代？」

屠山道：「當然是殺法呀，是要我們聯手呢？還是各自爲政各殺各的殺完走路？」

白可染道：「你問這個嗎？大姐要高峯當指揮。」

苗太平幾乎把吃的東西噴出來。

「甚麼？叫那乳臭未乾的小子當指揮？娘的皮，他也只不過會殺頭罷了！」

屠山道：「他比我們會殺人。」

苗太平道：「殺頭同指揮是兩碼子事，你見過有幾個皇帝會殺人的？」

屠山道：「大姐一定有她的主意。」

苗太平道：「如果高峯會指揮我們幾個老的殺人，他娘的，他天才！」

屠山道：「他出刀就很有天才。」

他說着，摸摸自己的脖子，因爲他當初差一寸未被高峯把他的頭切下來。

* * *

大車清除乾淨了。

高峯與白可染上了大車，當然，屠山與苗太平也登上了大車。

路通回頭向高峯道：「老弟台，我們怎麼動手呀？」

他這是在爲高峯出難題。

不但他要問，苗太平也要問。

高峯淡淡的道：「很簡單，大伙照上面，只管出刀殺，我們是幹甚麼來的？」

他回答得也妙，聽的幾個人哈哈笑。

高峯又道：「你們以爲我像不像個指揮官？」

不料他此言一出，屠山五人齊聲道：「像，像極了，像是在拌家家酒。」

幾個人的話全一樣，而且笑得更厲害。

高峯不笑。

他若也跟着笑，這件事情就糟了。

冷冷的，他指着白可染道：「大姐叫我當指揮，我無法推辭，不過我既然答應了大姐當你們的指揮，各位，你們就暫時委曲一陣子了。」

路通又問道：「怎麼個殺法？」

白可染道：「放牛羊的出身，你一定沒有讀過孫子兵法，是不是？」

高峯道：「我是沒讀過，我甚至也沒見過書是甚麼樣的東西，只不過我問你，白老兄，你讀過孫子兵法？」

白可染淡淡的道：「略知一二。」

高峯立刻拍手笑了。

他笑，屠山幾個人就不笑了。

白可染道：「老弟呀，你笑得出來？」

「我當然笑得出來，而且我還大笑，哈……」

白可染道：「可否說出你笑的理由？」

高峯道：「我正在苦惱中，忽然發現你老兄是人才，我一高興便忍不住的笑了。」

白可染道：「我是人才？」

「是呀，你就當我的副指揮兼軍師吧！」

白可染道：「我來是殺人的。」

高峯道：「我們都是來殺人的。」

他看看屠山幾人，又笑道：「我是指揮，當然你們都聽我的，我叫白老兄當狗頭軍師，你三位不反對吧？」

白可染怔住了。

屠山與師懷玉、路通三人聞言，立刻又大笑起來了。

屠山豎起大拇指，道：「高老弟，高招。」

白可染道：「如果我不幹呢？」

高峯道：「那你就是違抗大姐的命令，這後果你負責，我不管。」

白可染道：「我親愛的高老弟，高指揮，你是跟誰學的這一招？」

「我在山中當然不懂這些狗屁倒灶的事，踏入江湖，我只一看就懂了。」

他指指白可染的肩頭，又道：「記得吧，上一次我們二人走在同樣的路，那時候我當你的徒弟，你是道長，這一回，唔，我變成你的上司了，好好的幹，事成之後連我的功勞也一齊送你了。」

白可染嘆口氣，道：「被你小子拴牢了。」

又是一陣哈哈笑，大車已駛過小山坡了。

* * *

這時候，白可染果然出主意了。

他發覺路上有了行人，誰知道是甚麼人？

他對高峯道：「我二人已經露了相，苗太平也一樣，因爲三船幫的人也上過他的當，吃了他的巴豆麵，所以我們三人應該幪着面。」

高峯點點頭，道：「孫子兵法上有這一招？」

白可染道：「當然有，這叫欺敵。」

於是三個人取下面巾幪上半張面，坐在車上閒扯淡。

* * *

別以爲他屠山幾個人是普普通通的鄉下人，六個人之中除了高峯之外，屠山幾人當年也是壩上段洪段老爺子的心目中接棒之人，他們被調在外面各分舵，獨當一挑大樑，武功當然有其獨特之處。

想當年壩上的基業共分水旱兩碼頭，水龍就負責水路方面，陸上的大權操在段洪手上。

如今屠山幾人爲段大姐賣命，當然出自一片赤心。

此刻，幾個人坐在大車上細商量，還是白可染出主張，他的主張就是仍然堵殺，當然，最好的所在就是上一回殺洪百年的地方。

那地方距離襄陽就不太遠了。

* * *

六匹健馬緩緩的在兩輛大車的前面開道。

馬上的人頭上纏着白紗布——戴孝的人就是那樣子。

兩輛大車的車篷兩端，也掛着用白紗扭成的繡球，垂在車的兩個角上飄呀飄的順風飄。

那揮長鞭的人面上一片肅穆與冷漠，好像他心中塞着一個大石頭般不舒服。

兩輛大車是從洪家堡駛出來的。

大車上坐了不少人，看樣子總有個七八十來個，還有兩個六七歲的小娃子，敢情洪百年有孫子。

有孫子的人更喜歡找女人，洪百年找仙子本是件極平常的事，可是，他絕對想不到會死在自己的小公館內。

* * *

大車前面騎馬的人，最前面的二人在馬背上插着鐵槳，好傢伙，原來「鐵槳震三江」白自在兄弟二人趕到洪家堡報喪接人來了。

兩個人均目不轉睛的看着遠方——遠方一片山林。

他兄弟自從上一回高峯爲了星兒、月兒與桃兒三個姑娘找到水龍的大船上行刺水龍失敗，這兄弟二人還眞的爲高峯的膽量而暗暗喝彩。

只不過雖然有這個意思，二人當然不便表示出來，兄弟二人商量好，有一天再遇上高峯，兩個人必須配合着殺，絕不能叫高峯把人頭切下來。

白自在與白自大兄弟想着這幾個月來，自從高峯那小子出現以後，三船幫先是死了「三江四鼠」，接着又死了「雙篙攔江」丁化蛟與方成仁二位，更死了三當家與四當家。當然，那些受了傷的還不算。

如今他兄弟心中寒寒的，只希望平平安安的把洪百年三當家的眷屬接到江陵的江面上。

* * *

水龍有交代，洪三當家死得慘，人頭不見了，他決定先把洪百年的家眷接上船，然後找人刻個木頭的，再沿着江轉入漢江到襄陽，他要沿着江面祭奠洪百年的亡魂。

其實水龍是有心機的。

一個心機很深的人物，他的思想也異於常人。

水龍的內心想得多，他就看穿了這一定是段玉在逼他上陸地。

段玉殺洪百年，殺勾上天，都是在逼他上陸地。

水龍不是怕段玉，他只不過覺得段玉的人馬藏在暗處，如果段玉也明

目張膽的開山立寨，他早就找段玉一拚了，他相信他可以一舉而除去心腹大患，就憑他的實力，實在迎刃而有餘，然而，段玉却隱藏在暗處。

水龍如今不得不親自爲洪百年送靈，他走水路，所以他要派人接來洪百年的家眷。

然而，這一招早被段玉看出來了。

現在，「鐵槳震三江」白氏兄弟二人緩緩的領着往前走，另外四人却正是洪家堡的武師，洪百年的家將留一半在堡中守護，只派了四人護送老夫人等往江陵。

兩輛大車上發出嗚嗚哭聲，好像有個女人已哭得啞了聲音似的，抽噎的聲音也很粗。

便在這時候，前面山道邊上橫着一輛破大車，兩匹拉車的馬早已不知去向了。

其實只要往林中看，便會發現兩匹馬在林中悠閒的啃吃青草。

人，是的，六個人分坐在山道兩邊。

這六個人的面上一片冷漠，那模樣就好像等着一個一個去過堂。

有兩個的口中還嚼着草，嚼呀嚼的好不坦然。

這六個人當然是段大姐派來的人。

高峯與白可染，還有苗太平三人的臉半幪着，露出一對大眼珠子滴溜轉。

白可染笑了。

他淡淡的道：「娘的，眞等着了。」

「可不是，情報靈活就如同長了一對千里眼。」

「爲甚麼不說是順風耳？」

「管他那麼多，準備傢伙吧。」

六個人是誰說的？因爲一半幪着面，反正這是他們幾個冷坐半天之後見了來的大車才開的口。

* * *

「吁……」

來的大車在十丈之外就停下來了，趕車的大叫着攏住兩匹健馬，那白家兄弟與另外四個大漢已縱馬到了破車邊上了。

白自在看看兩邊坐的六個人，他重重的道：「各位，大車爲何橫在大路上？我們怎麼過？」

白可染隔着面巾發話，道：「車壞了，你怎不爲我們想一想，只管你們自己過呀。」

白自大吒道：「這是甚麼話，車壞是你家的事，關我們何干？」

白可染道：「說得好，天下的道理只一個，好小子，可曾記得當年壩上的勾當？」

他此言一出，「鐵槳震三江」兄弟二人一齊怔住了。

是的，當年血洗壩上有他兄弟二人的份。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余顧南在船上運氣聚功打發日子，却被他發現丹田有暖意，於是着方菱及馮若蘭嘗試其法，看看能否恢復功力，三天後，余顧南的功力不但恢復，還覺比前精進，惜方菱和馮若蘭毫無進展，遂不敢妄動；抵達海州，三人被孫元等帶至一客店投宿，余顧南與孫元同房時覷準機會，一舉將他制服，取得化功散解藥讓二女服食後，余顧南迫孫元跟他合作……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刀光千里

三小脫離魔掌　投靠俠義中人

孫元問：「事後你如何處置孫某？」

「當然是放你一條生路……嗯，你有沒有意思反戈一擊？」余顧南話剛說畢，房門已被人敲響。

這刹那，余顧南臉色大變，就連孫元亦甚是緊張。余顧南猛吸一口氣，在孫元耳邊道：「我解開你腿上的穴道，你去開門，小心！」

此刻外面已傳來夏吉的叫罵聲：「操你娘的孫元，還不開門！」孫元立即應了一聲，長身去開門，余顧南緊隨其後。

門一打開，果見夏吉站在房外，粗着聲道：「老大有令，今晚大家仍需小心，老子上半夜當值，你下半夜來接班，千萬別偷懶！」

孫元忙道：「在下知道，一定遵大哥之令去辦，三爺吃飽了？」

夏吉先望一望桌子，再看一看余顧南，道：「快點吃，早點休息，不許你踏出房門半步！」

余顧南道：「咱們已吃飽了！」

夏吉着他將殘羹搬出房外，余顧南又緊張起來，蓋他離開，孫元便再無威脅，必會喊起來，則一場心血白費不在話下，最怕的是以後再無機會！

夏吉瞪了他一眼，道：「怎地還站着不動？」

余顧南道：「咱們想留下來，等下再吃！」夏吉又罵了一聲，一把將門關上！余顧南連忙再將孫元拉到桌前去。

孫元陪笑道：「少俠，孫某若要與你過不去，適才已可將事情告訴夏老三了！」

余顧南預防萬一，再度封住他雙腿的穴道，又將燈吹熄，然後拉他上床。不料孫元反問他：「少俠想到辦法逃走麼？」

「待夏吉睡着了，便悄悄離開。」

孫元臉色一變：「如此，少爺等於置我於死地了！」

余顧南心頭一動，反問：「難道你有妙法？」

孫元沉吟良久，方道：「你絕不能在孫某當班時逃跑……嗯，若有辦法引夏吉進房，少俠再出其不意，悄悄躍出去，給他一指，便理想多了！」

這當然最理想的了，但要引夏吉進房，而不引起他思疑，最好由孫元出面，不過他對孫元還不放心。正在沉吟間，忽然房外傳來夏吉的聲音：

「老孫，老大叫你！」

余顧南毫不猶豫，一指戳倒孫元，將他放倒床上，再蓋上被子，然後去開門。夏吉叫了人已走在前面，聞聲回頭。余顧南道：「孫香主睡着了！」

夏吉粗暴地道：「喚醒他，老大有事跟他商量。」

「三爺你來看看，孫香主全身冒汗，未知是否病了？」

夏吉哦了一聲，連忙回頭走過去

，邊走邊道：「小子，你別耍花招！」回心一想，自己也覺得膿包，對一個連普通人還不如的「廢人」也這般緊張，實在有損聲譽，是故大搖大擺進房。

余顧南待他進了房，倏地一指戳出，正中其腰上痲穴，夏吉呆了一呆，正想開口，啞穴又被封住了，余顧南連忙回身把門關上。

夏吉不能動彈，不能說話，心中却十分詫異，不知余顧南因何會恢復武功，眼中所見，孫元亦不能動彈，莫非他已被殺？心念未了，但覺背心一痲，迅即傳遍全身，緊接着，什麼也不知道。

余顧南戳了夏吉的死穴，忙將他塞進床底下，回身想解開孫元的穴道，却又住了。心中忖道：「即使孫元所言不虛，解藥一個時辰生效，如今尚未有半個時辰，萬一魯揚武再來找孫元，那又如何？」

一時之間委決不下，余顧南索性坐在床緣，可是如坐針氈，更如熱鍋上之螞蟻，坐立不安。

過了兩盞茶工夫，就像過了三秋般，忽然房門被敲響，周老七叫道：「香主，快開門，魯大爺生氣啦！」

余顧南忙又將孫元塞進床底，再裝作剛睡醒，用力打了個呵欠，問道：「什麼事？孫香主剛才被夏吉叫出去啦，他不是跟你們在一起麼？」

周老七哦了一聲便回去報告了，余顧南立即推開窗子躍了出去，然後掩好窗子，再去敲方菱房間的窗子。

這次只敲了一遍，方菱便打開窗子了。余顧南緊張地問：「快跳出來。」

方菱問也不問一句，便爬上窗台，余顧南一把抱她出去，當馮若蘭爬窗時，鄰房的門已被敲得震天價響。余顧南大急，舉起雙手抓住其上臂，將她扯了出去，三人由甬道急奔。

甬道的盡頭是一堵牆，再拐過去便是大門，一過去便必被人發現，可是越牆而去，方菱和馮若蘭又力未能逮，余顧南咬咬牙道：「速由大門溜！」

三人跑出客棧，余顧南心頭一急，一手一個拉着方菱和馮若蘭提氣急跑，雖然如此，方菱和馮若蘭仍然跑得氣喘吁吁，香汗淋漓。

路人見到他們三人，都轉頭而望，幸好此刻並非最多閒人之時，否則更難跑動。跑了一陣，方菱急道：「快閃進小巷內！」

余顧南依言，拉她倆進小巷，東拐西轉的穿過幾條小巷，馮若蘭喘着氣道：「不行了，我再也跑不動了！」余顧南見方菱同樣累得不成樣子，便依言停下來，讓她倆休息。

兩人剛喘了幾口氣，遠處已傳來叫喊聲，馮若蘭驚道：「不好，他們追上來了！」

余顧南道：「你倆只管往前跑，待我去引開他們！」

方菱忙道：「不必，咱們去王凌飛家，他一定肯收留咱們！」她看一看門牌，又拐向另一條小巷，然後轉向左首一條小街，但見那裏有座莊院，門簷燈籠上寫了個王字，方菱喜道：「就是這裏！」言畢上前拍門。

此刻，叫喊聲漸漸迫近，余顧南道：「我先引開他們，等下再來此處找你們，也免得連累別人！」他不管她倆答不答允，轉身便跑。

余顧南往來路跑去，轉過兩條小巷，便見到周老七和另外由杭州灣帶來的大漢，連忙再鑽進另一條小巷，周老七叫道：「快來，那小子在這裏！」

余顧南又穿過兩條小巷，不覺已至海光客棧，於是又射進客棧。

小二見到他，又驚又喜地道：「公子，剛才與你一齊來的客官們，正到處找你！」余顧南那管得了他，一掌推開他，竄至魯揚武房前，將門踢開，但見自己的兵刃正放在桌上，心頭狂喜，毫不猶豫，跳了進去！

說時遲，那時快，門後突然伸出一柄鋼刀，往他後腦劈去！

這一刀蓄勢而發，又疾又猛，可是亦因此而露出破綻！門後兵刃破空之聲一起，余顧南便知不妙，他人急智生，鋌而走險，上身向後一仰，雙臂翻上，十指緊緊抓住握刀的手腕，同時扭腰用力一甩，雙手張開，雙脚一蹬，躍進房中！

目光一及，只見偷襲自己的正是鄧森，不由怒火冒起三千丈！鄧森不待他站穩，揮刀撲前，急斬余顧南的肩胛，口中獰笑道：「小子，老子早料到你會回來取刀！」

余顧南不擋而斜飛，落下時正好在桌前，右手抄起玄鐵無刃刀，剛好擋開鄧森的第二刀！「少爺正想找你算賬，你既然在此，倒省得少爺去找你！」他一刀在手，信心大增，每一刀都是絕學！刀招中既有信水君的、不愁僧的，還有女眞和遼國的，更有自創的，百花齊放，令人目不暇給，鄧森在江湖上走動雖久，幾曾試過這種招數？只五六招，便節節敗退！

余顧南得理不饒人，長身探臂，使出半招「飛龍在天」，這招本該躍起出招，他稍作改動，威力依然絕大，烏光過處，但聞一道錐心的慘叫聲，震人耳鼓。

只見鄧森一條左臂已掉在地上，由於刀刃未開，全憑力量將其劈斷，是故鄧森更覺疼痛，刹那之間，一張臉比紙還白！

余顧南知他爲人最是陰險，立定斬草除根之意，抱刀撲前，正想一刀結果他。不料鄧森獰笑一聲，右掌張開一揚，似有金針射出，幸而余顧南反應快，雙脚一蹬，向後倒飛，迴刀護住前身，待得立定一望，鄧森已忍痛滾出房外，高聲呼道：「有大盜在此殺人，救命呀！」

余顧南大怒：「誰能救得了你這卑鄙小人？」他一出房門，便見魯揚武、周老七等人都已趕至，心知此刻殺不了鄧森，退回房內，推窗躍出。

魯揚武手持一對短槍，喊道：「快追，不能讓煮熟的鴨子飛上天去！」他率先追出客棧，見余顧南身影自牆角閃過，又道：「你們繼續追！」他躍上屋頂，踏瓦而追。

余顧南在小巷裏穿插，很快便到達王凌飛家外，四顧無人，振衣踰牆而入。

王府佔地頗大，余顧南不是由前面進入，而是由旁邊進去，也不知府內戒備鬆弛，還是根本沒有人護院，居然不見一人。

余顧南看了一下環境，遂向前面走去。忽聞耳畔傳來方菱的聲音，余顧南心頭大喜，忙舉手敲窗，一重兩輕。

「大哥來了！」窗子打開，露出一張笑靨，可不正是方菱？

余顧南問道：「你見着了王凌飛？馮姑娘是否與你在一起？」

房內傳來馮若蘭的聲音。「我在此。」

方菱道：「大哥，你進來再說吧！」

余顧南道：「我不知門在何處？」

「唏，還不簡單，由這裏跳進來吧！」

「不可，王府大富人家，如此登堂入室，實在不成話！」余顧南覓路繞過去，見一頎長的中年漢在敲方菱的房門。

那中年漢子相貌堂堂，見到余顧南，目光一凝，喝道：「閣下是誰？擅闖民居，先報上名來！」

余顧南結結巴巴地道：「在下余顧南，因爲……」

方菱把門打開，道：「王總管，他便是晚輩的同伴，適才已向你提過了，是齊雲高的傳人！」

「原來是余少俠，失敬失敬！」王總管忙回禮道：「王某正要帶兩位姑娘到偏廳吃點心，少俠來得正好，一起去吧！」

余顧南道：「夤夜打擾已感難安，豈敢再勞煩……」

王總管截口道：「一碗點心算得了什麼？少俠再客氣，便是看不起敝上了！」余顧南遂不便再客套，隨他向偏廳走去。

馮若蘭低聲問道：「嶗山三鶴他們有沒有追來？」

余顧南低聲回道：「夏吉已死，鄧森暫時也不能爲惡，剩下一個魯揚武，找到此處，也不怕他，只怕他找到了嚴敬重！」

他聲音雖低，料不到走在最前面的王總管仍然聽到，悚然問道：「少俠一個人殺死夏吉，傷了鄧森？」

余顧南忙道：「在下是使了點機心，否則怎會這般容易？聽說魯揚武的武功最高，未知眞假？」

「不錯，三鶴之中，以鄧森的武功最低，但此人詭計多端，却最不好對付！」王總管由衷地道：「不管如何，少俠能獨力殺一傷一，已經了不起，少年俊彥中，有你這份功力，恐怕沒有多少個！」

說着，衆人已至偏廳，但見那裏已擺了一張小圓桌，正中放着一根巨燭，把偏廳照得光如白晝，兩個妙齡丫頭已在那裏等候。王總管一至便道：「還不趕快上菜！」其中一位丫頭立即應聲而去。

王總管請他們坐下，自己也坐下陪客，余顧南抱拳問道：「尚未請教總管大名？」

「王某草名慕飛，是老爺的堂兄。」

余顧南連忙素仰一番，王慕飛微笑道：「諸位怎會與嶗山三鶴結下樑子？」余顧南乃將義父被嶗山三鶴殺死，最近無意中碰上之情況，略說了一遍。

方菱趕緊問道：「王總管可知興魔會在貴地分舵之地址？」

王慕飛道：「聽說該會分舵離城約莫十來里，王某少在江湖上走動，平日也不大留意他們之行動！敝上雖喜抱打不平，但與武林糾紛無涉，即使有得罪的，也只是些土豪惡霸。」

余顧南忙道：「這個在下曉得，萬一興魔會找上門來，絕不會令閣下爲難！」

王慕飛乾笑道：「少俠言重！」幸好丫頭已將菜捧上，他說吃一碗點心，但端上來的却有七八碗，有冷盤有熱葷，有麵條還有包子。「來來，幸勿客氣！」

余顧南三人也不再客氣，舉箸嘗之，廚師之手藝兒居然十分不賴，余顧南至今方放胆吃之，七八碗東西，居然吃得七七八八。他擦嘴時目光無意中一瞥，驚喜地道：「你倆身上的毒，也都解了？」

方菱嫣然一笑，道：「適才早已解了，否則怎吃得這許多東西？」

王慕飛問道：「三位若還不夠的，灶房裏尚有！」

「飽了，怎敢再麻煩！」

王慕飛笑道：「說實話，今日是另有貴客上門，點心是一早備好的了，亦因此，敝上尚未能撥冗來見三位！希望三位知後莫怪！」

三人連忙謙虛一番，就在此刻，遠處忽然傳來一陣笑聲，又道：「王兄請回，呂某自己回房就好！」

余顧南心頭狂跳，霍地站了起來，呼道：「呂叔叔，呂叔叔！」他一時意形，衝出偏廳，向內跑去，王慕飛急忙在後追趕。

余顧南一入暗廊，果見有個頎長身材的漢子，但背向着自己，乃止步問道：「你就是呂叔叔吧？咱們找得你好苦！你爲何離開時不留個訊，害得

維正兄茶飯不思！」

那漢子慢慢轉過身來，臉目呆板，與呂鳳先有很大的差別，他冷冷地道：「呂某並不認識少俠！」

余顧南一怔，連忙道歉：「對不起，在下情急，失禮之至，打擾大俠，在下心中難安！」

那漢子一拂袖，推門而進。余顧南回身，見王慕飛站在自己背後，臉上神色甚是詫異，是以道：「對不起，讓總管勞頓。」

王慕飛哦哦兩聲，道：「少俠請回廳繼續用飯。」兩人返回廳內，方菱和馮若蘭都瞪着一雙妙眼望着余顧南。

王慕飛哈哈笑道：「沒事沒事，余少俠認錯了人，兩位姑娘繼續用飯。」

方菱道：「總管也吃吧，咱們已飽了。」余顧南坐下來，眉頭深鎖，似有疑難未決，方菱乃問道：「余大哥，你有甚麼心事？認錯了人也不是甚麼了不得的大事！」

余顧南却道：「沒事沒事！」他低頭喝了兩口湯，忍不住又抬頭問道：「王總管，適才那位呂大俠叫甚麼名字？」

王慕飛大笑一聲：「他自進府之後，便一直由敝上接待，王某實在也不知其大名，請少俠諒解。」

他雖然說得謙虛，但余顧南却認定他說的不是實話，心中更是詫異：「王慕飛爲何不肯說實話？莫非剛才那人確是呂鳳先？不對！若是呂叔叔，他爲何不肯相認？莫非他隱瞞身世，另有苦衷？」忽然想起呂鳳先在開封另有個女人，覺得呂鳳先似乎隱藏了不少秘密，絕非表面上所見到的簡單！

王慕飛笑道：「少俠不要想得太多，吃飽之後便休息吧，夜已深了。」余顧南立即放下碗箸，表示自己已吃飽，當下王慕飛便帶他們去客舍。

余顧南的臥室，貼鄰方菱和馮若蘭的，是以王慕飛一離開，她倆便走過去了。「大哥，明天咱們怎辦。」

余顧南道：「咱們當然不能連累王慕飛，明天一早便溜掉，你倆恢復功力否？」雙姝一齊搖頭，余顧南不由沉吟起來。

方菱道：「看來姓王的還算夠朋友，咱們再叨擾他幾天，應無大礙，恢復了功力，便不怕魯揚武了！」

「就怕魯揚武找到齊州分舵，他們向王凌飛要人，可就爲難了！」

馮若蘭急問：「如此你有何計劃？」

余顧南沉吟了一陣，道：「我獨自離開，你倆且在此暫住，過幾天再來找你們……」

話未說畢，雙姝已齊聲道：「不可，萬一你有意外，咱倆去何處找你？」

余顧南語氣堅決地道：「這已是最好的辦法，你們不用再爭論，先回房休息吧，明早再說，我累了。」雙姝離開之後，余顧南不睡，坐在床上練功，只覺功力澎湃，內力生生不息，似乎向前跨出了一大步，想不到是次服了「化功散」之後，反而因禍得福，使他進入「鐘鼎神功」之第三重，只是他自己還不知道。

他除了因爲習了「鐘鼎神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禦化功散毒素之外，其中因爲服了千年陰陽鐵甲蟒蛇血亦有關係，是以方菱和馮若蘭兩人便一點辦法都沒有。

他運行了三個大周天之後，但覺精神百倍，沒一絲睡意，乃悄悄下床，打開房門，向外看了幾眼，暗廊裡沒有一個人影，當下慢慢走過去。

來至那姓呂的房外，心中猶疑難決，從身材看，那人確是呂鳳先，聲音更是唯肖唯妙，可是面貌却一點也不像，他到底是不是呂鳳先？若是他，爲何不相認？他在走廊走了兩遍，終於不敢敲門，還是走回房。

當他剛推開門時，忽聞一陣輕微的腳步聲傳來，連忙閃進門內，偷偷往外探視，只見一個相貌堂堂的青年走了過來，至那姓呂的房外，輕輕敲門，他叩得很有規律。

余顧南幾乎叫了出口：呂維正！呂維正轉頭四望，不知爲何，余顧南不由自主把頭縮回去，不讓他發現！

俄頃，又聞開門聲，余顧南再度探頭，已不見呂維正，他躡手躡腳走前，將耳朵貼在門板上，只聽那姓呂的道：「你進來時，可有看清楚外面有沒有人？」

「沒有人，爹爲何這般緊張？」

余顧南一顆心怦怦狂跳，暗叫：「果然是呂鳳先！」

又聞姓呂的道：「剛才爲父幾乎讓余顧南識破！」

「顧南弟也來此？」呂維正的聲音充滿了驚詫。「爹又不是不知道他跟孩兒之關係，何須瞞他？」

「哼，正兒，爲父勸你以後少與他來往，莫忘記，他是齊雲高的徒弟！」

呂維正訝然問道：「爲甚麼？人家說齊東雁如何如何，但孩兒却認爲他正派得很，武林中若人人如他，也不會有如此多事。」

呂鳳先語氣不悅：「你今年才多大？爹說的話你便已不聽！總之爹不讓任何人知道爹如今在此！」

又聞呂維正囁嚅地問：「既然如此，爹又爲何肯讓王凌飛知道身份？」

「因爲他……」呂鳳先驀地住口：「爹如何處理，自然有道理，你不要多問！還有，天亮之前，你最好離開，避免與余顧南碰面；他若離開王府，你便回來。」

大概呂維正還想多問，猛聽呂鳳先喝道：「別再說！」余顧南聽了這席話之後，心中疑問更多，正想離開，免得令故友爲難，忽然房門被人猛地拉開，開門的正是呂鳳先！只見他臉色大變，澀聲問道：「咱們父子說的話，你都聽見了？」

呂維正訥訥地叫了一聲：「顧南

弟……」

余顧南猛吸一口氣，道：「小侄夜裡便急，下床去茅厠，猛聽房內有聲斷喝，是故住脚，恰在此時，叔叔便開門了！嗯，為何叔叔剛才不肯與小侄相認，是否因為小侄做錯了事？」

呂鳳先臉色稍霽，道：「愚叔自有苦衷，且進房說話，免得秘密外洩！」

余顧南放下心頭大石，只道呂鳳先眞有苦衷，當下依言進房，不料腰上麻穴猛覺一痛，一顆心驀地下沉，人如陷冰窖，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呂鳳先會暗算自己！

呂維正輕呼一聲：「爹，你……」

呂鳳先又伸指在余顧南身上戳了幾指，欲封其暈穴，余顧南却無感覺，因為這個穴道恰在「鐵甲蟒蛇」皮背心的保護下，呂鳳先虞不及此，指力穿透不過，余顧南乘機詐暈。

呂維正恐乃父加害故友，連忙橫身在余顧南身前，呂鳳先低喝道：「小畜牲快讓開！」

「爹，你要殺害他？就憑他是齊雲高的徒弟？且不論齊雲高的為人，顧南可曾做過甚麼傷天害理的事？」

「他勾結外敵，已是死罪！你袒護他，是想遺臭萬年麼？」

「孩兒絕對不信顧南會勾結外賊！他爹是死在契丹人刀下的，孩兒知道他自小即有滅遼之志！」

呂鳳先怒道：「你懂得甚麼？他血氣方剛，又乏人教養，為色忘義，貪戀遼國郡主，還記得甚麼國恨家仇！」

「爹，孩兒不知你是否道聽途說，但孩兒相信他絕不是這種人，再說，即使有這等事，也得待問清楚了他，方可動手！」

余顧南心中忖道：「維正哥到底知我，也不知呂鳳先因何要殺我，莫非因為我知道他痴纏方正天師嫂李珠珠？」

耳際又聞呂鳳先冷冷地道：「小畜牲，你如今還目有尊長否？為父還要你來教導？你到底走不走開？」

呂維正道：「爹不說個清楚，孩兒堅決不讓開。」余顧南心頭倏地一動，連忙運功衝穴。

「你若不讓開，為父可要打你了！」

呂維正提高聲量道：「爹，你以前教導孩兒，為人要分辨是非，要捨生取義，但近年你之行為，使孩兒既不解又心痛……」他說至後來，已經哽咽。

半晌，方聞呂鳳先輕嘆一聲：「你怎知道爹之苦衷？你莫以為爹風光得很，到處被人稱大俠，到處受人尊重，其實我早就恨不得將大俠兩字拋掉，可偏又拋不掉！你知道爹內心之痛苦麼？」

這幾句話充滿痛苦之情，余顧南深信他乃由衷之言，但呂維正却吃驚地問道：「爹，你有甚麼痛苦？怎地孩兒一點都不知道？」

「哼，你除了懂得逆父之外，還知道甚麼？天下間之痛苦，幾乎全集中在爹一人身上，那一身虛名，有甚麼用處？倒不如當個平常人！」

呂維正囁嚅地道：「爹把甚麼事都放在心中，孩兒又怎會知道？你且說出來，看看孩兒能否替你解決？」

呂鳳先怪笑一聲：「如果你能夠為父解決者，爹早已一古腦告訴你了！眼前這小子若不解除，將加深爹之痛苦，甚至會陷於萬劫不復之境！你希望爹身敗名裂麼？」

呂維正打了個寒噤，實料不到父親為何會說出這種話來，一時間未知如何回答。呂鳳先語氣轉嚴：「逆子，你到底讓不讓開？再不讓開，你我父子之情，從此一刀兩斷！」

他語氣甚是嚴峻，呂維正心亂如蔴，進退難決，忽然余顧南道：「大哥，你讓開吧，免得令尊怪你！」呂維正尚在猶疑，呂鳳先已一掌將他推開，拔劍出手，刺向余顧南之後心！

這幾個動作既快且疾，一氣呵成，呂維正毫無防備，一把被推開，劍鋒直指余顧南後背，他不由自主失聲驚呼！

也是余顧南命不該絕，呂鳳先那一劍，正好刺在千年鐵甲陰陽蟒蛇皮背心上，一股氣勁透背而入，余顧南正在運氣沖穴，眞氣恰在那裡，兩股氣滙在一起，穴道登時豁然而開！

呂鳳先見長劍刺不進其後背，呆了一呆，正欲再刺一劍，余顧南已轉過身來，沉聲道：「呂鳳先，剛才那一劍，已切斷了你我之間的關係，今後我只認維正大哥，絕不會再喚你一聲叔叔！」

呂維正急道：「賢弟，有事慢慢商量，不可將話說得太絕！」

呂鳳先眉宇間充滿殺機，冷冷地道：「想不到你小小年紀便有此功力，佩服佩服！」

「呂鳳先，我知道你的痛苦，我可以替你保密，但今夜可否就此罷手？」

呂鳳先道：「待呂某考慮一下……嘴上無毛，說話不牢！呂某怎知道你會否……」一語未畢，他已抬劍往余顧南的心窩刺去！

這一劍的速度更快，有如流星曳空，眨眼即至！但此番余顧南已有準備，玄鐵寶刀及時翻握手上，向上一撩，將劍擋開，道：「若非我早知你是個卑鄙的小人，有了準備，今日不是要死在你偷襲之下麼？」

呂維正站在一旁，呆若木鷄，心中不斷地問自己：「爹有甚麼痛苦？他為何非殺顧南弟不可？他眞的是卑鄙小人麼？不，不是……」但回想如今父親的舉動，又的而且確是卑鄙小人——兩番詐騙後輩！

呂鳳先猛地大喝一聲，揮劍滾開攻擊，此刻他已是騎虎難下，唯一可行之辦法，便是殺死余顧南滅口！

余顧南起初還有點害怕，但接了

七八招之後，覺得他並不可怕，雄心頓起，開始反擊，一時之間，刀來劍往，打得乒乒乓乓地響個不停。房內的椅几東歪西倒，幾番幾乎誤傷了呂維正！

房內之打鬥聲遠遠傳了出去，把方菱和馮若蘭驚醒，都跑到暗廊上高呼余顧南的名字。余顧南暗吃一驚，他知她倆尚未恢復功力，實在抵禦不住呂鳳先之雷霆一擊，是以一邊加緊進攻，纏住呂鳳先，邊呼道：「你倆快離開，最好先躲起來，聽見沒有？」

呂鳳先聞弦歌而知雅意，暗想余顧南不容易對付，便立心要扣住外面那兩位姑娘作人質，但無奈余顧南攻得急，使他抽不出身來。一急之下，猛地喝道：「畜牲，你還站在那裡作甚？趕快出去捉住那兩個娘兒！」

呂維正猛然一醒，却不值其父所為，仍然站着，余顧南忙道：「呂大俠父子俠譽滿江湖，今日却要用此手段，不怕傳出去，身敗名裂？」

呂鳳先罵道：「小畜牲，你再不動手，以後便別叫我一聲爹！」

呂維正哭似地道：「爹……這是為甚麼？咱們走吧！去一個無人知的地方隱居，孩兒甘願陪伴你一生！」

余顧南猛覺呂維正十分可憐，暗道：「只怕呂鳳先不肯，否則大哥想得到的，他老早也想得到！」

果然呂鳳先喝道：「放屁！隱居便可以解決一切麼？你既不助為父殺這小子，又不肯捉那兩個女的，還有臉叫我爹？」

余顧南揮刀不止，把幾位名家所授和自己所創的刀法，施展得淋漓盡緻，居然與呂鳳先戰了個平手，輕嘆道：「呂鳳先，我至今方知道你的為人！」

呂鳳先嘶聲道：「如今方知道已嫌太遲！小子，老夫絕不會放過你！」

話音剛落，外面忽然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呂大俠，有賊麼？你不放過誰？」

呂鳳先認得那是王凌飛的聲音，臉色登時大變，急道：「不是……是個混小子！」

王凌飛拍門問道：「可是那個自稱是齊雲高的徒弟余顧南麼？他是位不肖子麼？」

呂鳳先冷哼道：「有其師必有其徒！」

王凌飛訝然道：「以前齊雲高常在這一帶活動，外面的人說他如何如何，但王某却認為他是個剛正不阿的好漢，而且嫉惡如仇，只是行事比較不論禮儀，不管外人的評論而已！他徒弟可曾做過甚麼壞事？可否讓王某當個魯仲連？」

呂鳳先一聽，深感不妙，道：「呂某的看法，與你不一般，今日你若要留他，呂某便立即告辭，日後若有甚麼後果，呂某概不負責！」

余顧南哈哈笑道：「你別拿興魔會來嚇人！」

呂鳳先臉色大變，急喝道：「小子，你胡說甚麼！」

「我胡說？你做過甚麼事，你自己知道，別以為只有我一人知道你之眞臉目！你若非作賊心虛，為何見到我又不肯相認？若我是不肖的，昨晚見面時，你便可以殺我！」

「一派胡言！」呂鳳先大喝一聲，展開最凌厲的攻擊，余顧南火候及經驗到底與他尚有一段差距，禁不住被他迫退三步。呂鳳先忽然一長臂，把兒子拉扯過來，橫在余顧南身前。

余顧南恰好一刀劈出，幸好今日他功力不比尋常，及時刹住，却與呂維正同時發出驚呼聲。呂鳳先却趁此刻，自他們身旁竄過，一躍向前，一掌震開窗子，縱身跳了出去，喝道：「後會有期！」

呂維正失聲叫道：「爹，你等等孩兒！」也不與余顧南打招呼，便亦跳出窗外。

余顧南叫道：「大哥！」走到窗前一望，呂氏父子早已不知跑到那裡去了。

王凌飛拍門道：「呂兄請先開門。」余顧南只好回身把房門打開。王凌飛、王慕飛、方菱和馮若蘭一湧而進，王凌飛轉頭不見呂鳳先，問道：「呂大俠去了何處？」

余顧南沉吟道：「他不辭而別了。」

王慕飛道：「余少俠，你一定知道原因的，可否透露一二？否則外人只道咱們趕走呂大俠，對敝府聲譽有損。」

余顧南再次沉吟，良久方問道：「兩位曾否聽過興魔會的大名？」

王凌飛道：「近來該會鬧得滿城風雨，當然聽過，少俠因何問此？」忽然一驚，澀聲問道：「難道……難道呂大俠暗中加入了興魔會？」

「是否已暗中加入，在下不敢肯定，但肯定他與興魔會有點關係，他臨走時那句話，王員外未知還記得否？」

王凌飛臉色一變，急道：「王某對他只有恩，而無仇，他不會因此而……少俠是否言過其實？」

「在下不希望他跟興魔會有任何關係，因為……」余顧南痛苦地道：「因為他是在下結拜大哥的父親，我一直都很尊敬他，但今日他竟然要殺我滅口。」

王慕飛再問：「他因何要殺少俠滅口？」

「因為……因為在下知道他一些秘密……其實那個秘密還不足以令他殺我，至於他與興魔會之關係，也是在下憑種種現象推測的，有一點很重要……家師與嚴敬重父子為敵，在下當然會跟隨家師，興魔會早想捉住在下，以威脅家師。」

王凌飛微鬆一口氣：「如此說來，這都還不是事實。」

「不過在下建議王員外，還是小心為上，最好先有防備，一個人在瘋狂的時候，甚麼事也做得出來。如今發生這種事，在下更不宜留在府上。」

王凌飛忙道：「王某猜想你們是避難而來，欣然接受，便是表示王某不怕任何惡勢力，是以少俠和兩位姑娘用不着離開，否則便是信不過我王某人了。」

余顧南急道：「在下完全相信王員外之為人，但却不願因此而令你與家人受到不必要之驚嚇，在下主意已定，兩位不必相留，他日必再來拜會。」

王凌飛道：「如此還待王某招呼三位吃了早頓，再走未遲。」

「不必客氣，趁呂鳳先未來，咱們先走為上。」

王凌飛忽然道：「慢，三位是否相信王某為人？」

方菱道：「咱們若果不相信王員外，又怎會來投靠？」

王凌飛道：「王某有個地方可以安置你們，保證不會讓人查到，三位且到那裡暫住幾天，再走未遲。」

余顧南不想拒人於千里，是以問道：「只怕會連累他人，則非在下之願。」

王凌飛豎起拇指讚道：「少俠不愧是齊雲高之高足，堂哥，你帶他們去老楊那裡避一避。」回頭又道：「三位只需跟總管去就可。」余顧南三人又謝了一番，然後隨王慕飛悄悄離開王府。

出了王府，因正是黎明前之黑暗，四周一片漆黑，王慕飛轉頭望了一陣，不見有人，便帶他們竄入一條小巷，之後又接連穿過幾條街巷，來至一棟院子後面，道：「這是金堂客棧的後門，老闆本是我家之管家，得了敝上之恩惠，開了這客棧，生意還不惡，常思報答之心。如今王某且去前門拍門，你們在後門等候。」

余顧南三人又謝了一番，王慕飛去了約莫頓飯工夫，客棧後門開了。開門的是位三十多歲的漢子，道：「在下姓楊，單名一個勇字，三位之來歷，適才王總管已提過，請速進來再說。」余顧南三人進了門，楊勇又往外看了幾眼，才將門關上。

那金堂客棧看來是由舊房舍改建的，但弄得十分乾淨整齊。此刻，整座客棧靜悄悄的，只偶爾聽到一兩道鼻鼾聲，余顧南不見王慕飛，忍不住問道：「王總管呢？」

楊勇道：「他恐暴露身份，反而連累三位，因此先回家去佈置防備事務，三位肚子餓了沒有？」

余顧南忙道：「不餓不餓，打擾楊掌櫃，眞不好意思。」

「有機會報答王員外恩惠，又有機會認識各地英雄，乃楊某之幸，請勿客氣。」楊勇點了一盞油燈，親自帶他們三個到其卧室。「楊某故鄉在遠方，此處只我一人居住，因為楊某好靜，店內的夥記未得到楊某同意，不敢隨便進來。」

余顧南三人在室內到處看了幾眼，覺得仍不大安全，楊勇似知其意，笑道：「三位不用擔心。」言畢走到炕前，伸手在左側炕壁上一拍，一扇小門打開，可容一人進出，乃道：「下面有條地道，通到城郊，萬一有人來搜查，三位往下面一走，便神不知鬼不覺。」

馮若蘭道：「只怕眞正有事時，來不及跑。」

楊勇笑道：「如此三位現在便可到下面去，只是吃喝拉撒不大方便。」他指指牆上的一個小鈴，道：「平常楊某若在房內，有事時夥記便會拉鈴通知，如今三位來了，楊某便到外面去，一有危險，便拉鈴通知三位，相信來得及躲藏。」

余顧南道：「楊掌櫃安排妥善，在下再無疑慮，只是還得請你帶帶路。」當下楊勇帶他們三個到地道下面走了一趟，那地道長達數里，通風設施甚佳，竟無氣悶之弊，出口有三四個，最遠那一個在城郊，地道乾燥清潔，予人好感。

方菱問道：「楊掌櫃建此條地道，花費可不菲呀！」

楊勇笑道：「這可不是楊某建的，原有主人破落之後，他孫兒以低價賣給楊某建客棧，他們也沒說，後來是我在無意中發現的。」

四人返回地面，天色經已大亮，楊勇道：「三位先盥洗一下，吃了早頓，要到下面休息才去。」他匆匆走開，親自打水遞毛巾，又拿了一小鍋豆乳汁、一盤肉包子進來。「三位千萬莫客氣。」

他如此殷勤，余顧南三人反而覺得不好意思。吃過早點，三人又都解手一番，正準備下地道，誰知楊勇又拿了一大綑東西進來。「草蓆、被褥全在裡面。」

三人又謝了一番，然後下地道，把蓆、被褥打開，方菱打了個呵欠，道：「自從失去功力之後，整天都想睡覺。」

余顧南道：「那就睡吧，我昨晚目不交睫，又與呂鳳先鬥了一場，也累得很。」三人小寐片刻，相繼醒來。

馮若蘭揉揉雙眼，道：「不知如今是甚麼時分。」

方菱道：「管他的，如今在這裡，只能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大哥，你準備在此躲幾天？」

余顧南道：「待你倆恢復了功力，咱們就走。」

馮若蘭再問：「離此又再去何處？」

余顧南道：「在下不知兩位心意……我是準備去找家師的，蘭姐，你是馮家的千金，須趕緊回家，否則嚇壞了令尊令堂。」

馮若蘭以退為進地道：「路上不安

靖，我一個人回去，倒不如跟着你東闖西盪。」余顧南甚是為難。

方菱道：「我也想回家，不過讓大哥在附近尋找一下，確知齊大俠不在附近，方一齊西行。」余顧南只能稱善。

洞中無日月，三人在地道內悶得很，余顧南尚可運氣練功，雙姝只能白等「化功散」藥力消失。

忽然，方菱叫了一聲：「小妹丹田裡一陣燠熱，肚皮上如遭針刺。」連忙運功，但覺四經八脈都有眞氣逐漸向丹田攏聚，未幾，馮若蘭也有此感覺，余顧南這才鬆了一口氣，但仍不敢貿貿然上去。

再過三頓飯，余顧南問她倆：「兩位姑娘，功力是否已經全部恢復？」雙姝都表示差不多，遂在地道裡打起拳來，余顧南在旁冷眼旁觀，也覺她倆已恢復了八九。

楊勇每頓都用食籃將食物吊下來，這天却親自下來，手上並無食物。余顧南閃過一絲不祥之念，忙問道：「楊掌櫃的，是否王家有事？」

楊勇臉色凝重，道：「前晚一個叫魯揚武的帶人去王府要人，王員外好言解釋，說你們三人不在，魯揚武不信，王員外是吃軟不吃硬的性子，見他不信，便索性關上大門，不理睬他。」

余顧南擔憂地道：「魯揚武怎肯罷休？」

楊勇喘了一口氣，道：「他倒有自知之明，因為王府的護院不少，弓弩又多，憑他們幾個人欲硬闖，即使能夠成功，亦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是故天亮便離開了，却派人暗中監視……」

方菱截口問道：「如今情況如何？」

「昨晚他又帶來了不少人，據說包括與魔會的人，但王員外仍堅持不讓他們進內搜索，眼看雙方劍拔弩張，幸好王員外跟官府常有來往，官兵們聞訊趕來，沒想到有個姓羅的分舵主，跟官府也有點交情，官兵乃作魯仲連，說服王員外，讓與魔會派代表到王府搜查……」

方菱又截口道：「搜索當然沒有結果，後來又如何收場？」

「姓羅的搜不到人，但至今仍未撤兵，王員外怒極，下令天亮之前，與魔會的人必須撤退，如今尚在僵持中。」

余顧南問道：「是王員外着你來找咱們？」

楊勇一顆腦袋搖得像貨郎鼓。「不，不，三位千萬別誤會……是楊某怕雙方起衝突，對方高手多，後果必甚不妙……是以下來通知三位，另者請教余少俠有沒有退兵之計。」

余顧南長身道：「在下有計退兵。」

楊勇等三人均是精神一振，齊聲喜問道：「你有何妙計令與魔會退兵？」

余顧南不慌不忙地道：「只要余某一出現，與魔會自然不會再為難王員外。」

楊勇急道：「少俠一出現，與魔會還會放過你麼？不可，不可，千萬不可妄動。」

余顧南反問：「除此之外，尚有何策？」楊勇不由默然。余顧南見方、馮雙姝也不作聲，又道：「何況若非有王員外，咱們三人說不定早已落在魔掌中了，大丈夫豈能有恩不報，見死不救？」

楊勇仍不贊同：「萬一少俠有任何損傷，不但楊某終生難安，王員外也會責怪我。」

余顧南笑問道：「除此之外，尚有何方法退兵？再說，在下只是現一現身，便立即溜走，他們也未必追得上。」

方菱道：「咱們三人一齊現身，一起溜走。」

余顧南急道：「這如何使得？你們兩位……」

方菱快口道：「咱們武功不如你，是麼？但別忘記，他們要找的是咱們三個人，憑呂鳳先對咱們之了解，必定知道咱倆一定會跟着你，若你出現，他們不退兵，豈非功虧一簣？甚至令他們更加認定咱倆仍然躲在王府內。」

余顧南仍在沉吟，馮若蘭已表示同意方菱之看法。「小余，你亦不必擔心，若楊掌櫃能夠替咱們準備三匹馬，則溜出齊州的機會極大。」

余顧南目注楊勇，楊勇道：「楊某這就去備馬匹，稍候再來通知三位。」言畢匆匆上去。余顧南督促雙姝趕快再練功，自己亦在地道裡打拳熬煉氣力。

過了頓飯工夫，楊勇又下來了，這次他帶了兩包東西，一包是衣物，一包是乾糧。「三位先換了外衣再上去，這可表示已離開王家許多天了，這袋乾糧且帶在身上，馬匹就藏在附近。」

余顧南拿了自己的衣服，道：「楊兄，咱們先上去。」兩人到了楊勇的卧室，余顧南換了衣服，楊勇便將馬匹停放的地方告訴他。

俄頃，方菱和馮若蘭亦上來了，余顧南道：「請楊兄開後門，讓咱們出去。」

客棧後門一片死寂，楊勇開了門讓他們三人出去，低聲道：「在下去藏馬處等候三位，三位知道王府的位置麼？」余顧南點點頭，帶着方菱和馮若蘭，向王府跑去。

只穿過一條小巷，屋頂上便有人喝問道：「來者何人？前面去不得人！」

余顧南故意問道：「你們是甚麼人？少爺喜歡去那裡，你管不着！」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由於四花使接獲馬上回谷的命令，花無情又再孤身上路；進入九嶺山區，花無情露宿山坳，却有兩名侍婢尋至，說是奉于小雅之命來找他，花無情遂跟兩人來至一個山谷，歇宿一宵後，于小雅帶他往見其師紅唇仙子及白帽書生，其師着兩人比試，結果發現花無情所學的並非是正統的法輪九轉，於是收其爲徒，傳他正統武學，花無情拜師後，于小雅帶他往山谷四周熟悉環境……



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

高皐·文　可飛·圖

法輪九轉

知己已爲人妾　求訪竟遭圍攻

至於人員的介紹就簡單了，但當于小雅替他引見之後，對紅唇谷實力之强，他就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紅唇谷除了谷主夫婦功力通玄，幾乎已達天人境界，還有五絕四獸十二鳥，全是武功卓絕，深不可測的人物。

花無情不解的道：「五絕四獸十二鳥如果行道江湖，每一個都可以創出一番事業，他們爲甚麼甘心封閉在這幽谷之內？」

于小雅道：「據我所知，四獸十二鳥都是師父與師公收養的孤兒，連小窩等六名婢女也是，只有五絕是師公收服的，這五人全是曾經喧赫一時的高人。」

花無情道：「紅唇谷內人數如此之多，養着他們，必須擁有龐大的財力，師父他……」

于小雅道：「這個你放心，咱們谷內出產硝石及寶石兩種礦物，所以財寶十分之多。」

花無情道：「原來如此，勿怪防範得這般嚴密了。」

此後，白帽書生夫婦就全力培植花無情，由於他有法輪武功的基礎，更是一個練武的奇才，不足半年，他已盡獲師門眞傳，原先是勝過他的于小雅，已是瞠乎其後了。

此時學藝有成，紅唇谷他待不下去了，原因是他忘不了公孫瑤仙，更因爲離家日久，十分想念他娘。

這天晚餐之後，他對白帽書生道：「師父，弟子想回家看看我娘。」

白帽書生點點頭道：「應該，你想甚麼時候走？」

花無情道：「弟子想明晨就走。」

紅唇仙子道：「帶着你師妹吧，她應該到江湖上長點見聞。」

花無情原未打算帶着于小雅的，但又不便頂撞師娘，只得勉强的答允了。

白帽書生回顧侍立身旁的丫環俏雲道：「妳去通知狂獅、神鵰、四獸六鳥，明晨跟隨公子小姐出谷。」

俏雲是侍候谷主夫婦的四婢之一，她應了一聲，晃身奔了出去。

花無情向俏雲一閃而逝的背影瞥了一眼，道：「師父，四獸六鳥出谷有事？」

白帽書生道：「沒有事，他們只是跟着你。」

花無情一怔道：「師父，沒有這個必要吧？」

白帽書生道：「紅唇谷的少谷主，怎能不有點像樣的排場。」

紅唇仙子道：「無情，法輪門名滿四海，但師門的威望却也不是容易得來的，你懂麼？」

花無情生性洒脫，任是何等重大之事，也很難在他的心中激起一絲波瀾。

如今師娘紅唇仙子兩句平淡的言語，使也他大大的震動了，顯然四獸

六鳥跟着他，絕不是爲了少谷主的排場，他們的目的，只是維護法輪門的尊嚴罷了。

江湖代有才人出，任是何等高明的身手，也很難保得終身不敗。

花無情出道江湖不久，已經陰差陽錯的結下不少仇家，連人人畏懼的盤龍石府，也是他勢難兩立的仇敵。

他不在乎天下武林，但對盤龍石府，難免要心存顧忌。

照師娘紅唇仙子適才所說，法輪門的威望得來不易，也就是說，他行走江湖之時，不能使本門的聲望受到任何一點挫折，否則他就無顏以對師門了。

想到這些，他後悔了，後悔來紅唇谷習藝，甚至後悔認識于小雅，他沒有回答紅唇仙子，却向身旁的師妹投下冷冷的一瞥。

他的表情雖是不强，依然瞞不過谷主夫婦，白帽書生微微一笑道：「你誤會了，無情，沒有人能保得終身不敗，維護本門聲譽，也並非全靠武功，只要盡其在我，你就不必顧慮其他了。」

花無情道：「是，師父。」

白帽書生道：「你們去準備一下吧，我跟你師娘要閉關一年，明早你們不必辭行，在江湖上如若遇到困難，可用鶚鷲傳書，爲師會給你支援的。」

花無情道：「徒兒記下了，就此拜別師父師娘。」

辭別師父之後，于小雅跟着他回到住處，道：「師兄，咱們明天去那裡？」

花無情道：「我想先到洛陽，沿黃河南岸向東走，希望能找到幾個朋友。」

于小雅道：「你的朋友是在洛陽一帶麼？」

花無情道：「咱們是在陝縣被人逼入黃河的，所以我想由那兒找起。」

于小雅道：「黃河水流湍急，一洩千里，在陝縣落水，不可能還在陝縣。」

花無情道：「但落水獲救之人，爲了尋找同伴，多半會沿岸尋找，也必然會找到原先落水之處。」

于小雅道：「這倒也是，那咱們明天就直奔洛陽。」

花無情忽然眉峯一皺道：「其實我是準備一個人出谷的，師娘要妳同行就夠了，再加上那一夥，豈不煩人！」

于小雅道：「這沒有甚麼好煩的，出谷以後，少谷主對本谷的屬下，具有絕對的權力，連我在內，沒有人敢不聽你的。」

花無情道：「照妳這麼一說，好像我在爭權力似的。哦，師妹，咱們這次出谷，是不是要帶幾隻老鷹出去？」

于小雅道：「是的，不過牠不叫老鷹，是以鶚與鷲兩種猛禽交配育出的後代，名叫鶚鷲，咱們給牠特殊的餵養和訓練，天下任何老鷹，都不是牠的對手。」

花無情道：「只怕未必，據我所知，黃蜂谷出產一種神鷹，力能生裂虎豹，有機會，叫咱們的鶚鷲跟神鷹較量一下。」

于小雅道：「好是好，不過咱們的鶚鷲數量不多，此次出谷，最多只能携帶兩隻，如果遇到大批神鷹，那會吃虧的。」

花無情道：「咱們可以跟黃蜂谷說明，他們是名門正派，必然不會倚多爲勝。」

于小雅道：「你說得對……」

她語音甫落，小素前來報告道：

「稟公子，狂獅、神鵰求見。」

花無情道：「叫他們進來。」

小素道：「是。」

狂獅是四獸之首，神鵰是十二鳥的頭兒，他們要跟少谷主出谷，對今後的一切，自然要作一番請示。

花無情在本谷只待了半年多，平時又忙於練功，雖然認識他們，也不過是一面之識而已。

狂獅體型高大，長相威猛，果然人如其名。

神鵰身材瘦小，與狂獅的型態截然不同，但他精華內蘊，舉止沉穩，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他們雙雙向花無情抱拳一禮道：「屬下狂獅、神鵰，參見少谷主。」

花無情道：「兩位請坐。」一頓接道：「咱們明晨出谷，經湖北轉趨洛陽，兩位可有甚麼意見？」

狂獅道：「屬下沒有意見。」

神鵰道：「屬下是請示少谷主，咱們明晨出谷，携帶幾隻鶚鷲？」

花無情道：「鶚鷲是由那一位管理及操縱？」

神鵰道：「是由沙鮀飼養，咱們十二鳥均能管理操縱，要是少谷主喜歡，也可以親自操縱牠們。」

花無情道：「如果我想留下兩隻呢？」

神鵰道：「當然可以，兩隻鶚鷲不亞於兩名頂尖高手，無論攻敵或防守，對少谷主都會有極大的幫助。」

于小雅道：「師兄既然要留下兩隻，最好現在就去挑選，同時學習操縱的法子，明晨上路以後再加以練習，豈不省事多了？」

花無情道：「好辦法，咱們走。」

內谷的東南角，是一片經人工整修過的原始森林，巨樹高聳入雲，濃蔭可蔽天日，鶚鷲的鳥巢就築在那些大樹之上。

經沙鮀以嘯聲召喚，牠們一起飛了出來，這些鳥兒短鈎巨爪，神態威猛而神駿，看得花無情欣喜不已。

沙鮀仔細解說操縱的法子，待花無情習會，才由他選了兩隻。

神鵰微微一笑道：「少谷主好眼光，在本谷十八隻鶚鷲之中，這一對是最出色的。」

花無情道：「這是我的運氣不錯，

此次出谷有沒有沙鮀？」

神鵰道：「沒有，哺育鶚鷲的工作頗爲繁重，他一時無法離開。」

花無情道：「這倒也是，哦，請你在我的馬鞍之前加一根橫木，我想讓鶚鷲歇在那兒。」

神鵰道：「屬下遵命。」

* * *

翌晨，花無情于小雅師兄妹，帶着小窩小素，及四獸六鳥一十四人，還有四隻神駿的鳥兒鶚鷲，一起離谷北上，向湖北省境奔去，此後穿越鄂東，直達河南的心臟地帶，迢迢千里，均未發生任何事故。

* * *

許昌是一個交通便捷、農產富庶的地區，後漢建安元年，曹操挾獻帝由洛陽移都於此，境內的受禪台，就是曹丕篡漢的遺跡。

許昌的東大街是住宅區，除了偶爾會聽到鷄鳴犬吠及小販叫賣之聲，這兒是比較寧靜的。

只有一天例外，那就是六月二十四日。

東大街有一座香火鼎盛的關帝廟，六月二十四日是關帝的誕辰。

今天正是六月二十四日，東大街車水馬龍，由各處湧來的信男善女，塡滿了這兒每一個角落。

當然也有過路的，也有專門來瞧熱鬧的，花無情等一十四人適逢其會，正好經過這兒。

在萬頭攢聚、行人如潮之中，想走快一點是快不起來的，何況他們每人都牽着馬匹。

不過這就看甚麼人了，他們快不起來，並不是人人都是這樣。

前面傳來一陣吆喝之聲，原本極爲擁擠的人潮，忽然紛紛向兩側避讓，如此一來，花無情等更被擠到街側人家的屋簷之下了。

爲甚麼會這樣，莫非有官府的內眷前來進香？

不錯，是有官府的內眷進香後回府，街上的行人被淸道的侍衛一趕，才發生這等擠迫的情形。

這種事兒平常得很，沒有甚麼値得大驚小怪的。

不過如果有人提到轎中的官眷是花無情的友人，而且是在陝縣落水的同伴，花無情能夠無動於衷麼？

* * *

「堡主，聽說太原侯的夫人是雲台堡堡主的妹子，這話可是眞的？」

「是眞的。」

「那令狐姑娘可是花無情的紅粉知己，她琵琶別抱，姓花的豈不太過窩囊！」

「這個麼，大丈夫難免妻不賢，子不孝，女人變了心，姓花的又能怎樣？」

說話的是鴻門堡堡主上官榆及他的得力手下彭彪，他們曾經找過花無情的麻煩，那時他躲在車上裝病，所以並不認識他們兩人。

認不認識並不重要，要緊的是找到太原侯的夫人。

令狐飛蟬是花無情的紅粉知己，他們曾經有過美好的回憶，但也僅僅如此而已，他對令狐姑娘的行爲，沒有任何約束的權力。

說實在的，他聽到這項消息，並沒有絲毫不快，倒對她獲得艮好的歸宿而十分高興。

要找她自然不是興師問罪，因爲她是黃河水難以後，第一個重逢的友人，他要問問她其他友人的消息，尤其是公孫瑶仙。

待落店以後，花無情匆匆洗了一把臉就待出門，于小雅走進客房，道：「師兄要去太原侯府？」

花無情道：「是的。」

于小雅道：「吃了飯去吧，現在正是晚餐時間，此時前往，只怕有些不便。」

花無情道：「這倒也是，走，咱們吃飯去。」

在進餐之時，于小雅詢問店小二道：「小二哥，請問你，往太原侯府怎麼走？」

店小二向于小雅打量一眼，然後指着門外道：「由咱們這兒向北走，經過兩條街，在鴻源當鋪的右側穿過一條巷子，再左轉經過朝靴街就到了。」

于小雅道：「太原侯叫甚麼名字？有多大年紀？」

店小二冷冷道：「客官問這個作甚麼？」

于小雅見店小二神色怪異，語氣不善，急忙解釋道：「小二哥不要誤會，只因咱們有一個失散的朋友，聽說已經嫁給侯爺，咱們只是關心而已。」

店小二道：「哦，貴友是誰？」

花無情冷哼一聲道：「沒有必要告訴你，師妹，痲煩妳跟狂獅他們說一聲，我一會就回來。」

于小雅道：「不，師兄，我要跟你去。」

花無情道：「我又不是去打架，要那麼多人作甚麼？」

于小雅目光一瞥店小二的背影道：「雖然不是打架，我總覺得太原侯府似乎有些不妥，咱們應該小心一點。」

花無情道：「妳看出甚麼來了？」

于小雅道：「這倒沒有，也許是心靈上的感應吧，不管怎樣，小心駛得萬年船，所以我要跟着你去。」

花無情道：「好吧，小窩小素，妳們留下來，師妹，咱們走。」

他們按照店小二所說的方位，果然找到了太原侯府，那是一幢壯麗的建築，一眼瞧去，就會令人有侯門深如海的感覺。

兩扇朱紅色的大門開了一半，門旁立着四名彪形大漢，他們沒有配帶兵刃，但花無情瞧得出，這四人全都負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侯爵是國家的重臣，如是他不預

朝政，賦閑在家，他的權勢，只怕還比不上一個縣太爺。

不過如果他在朝中另有奧援，那就另當別論了，顯然這位太原侯，多半屬於後者。

花無情與于小雅來到侯府之前，雙拳一抱，向四名守衛打個招呼道：「各位請了……」

一名身材瘦長的守衛兩眼一翻道：「作甚麼來的？」

花無情道：「找人。」

守衛哦了一聲道：「你可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花無情道：「怎麼，太原侯府就不許找人？」

守衛面色一變，向他惡狠狠的瞪了一眼，道：「你如果想找死，算你找對了地方。」

另一名身材高大的守衛道：「你要找誰？」

花無情道：「侯爺夫人。」

守衛道：「幾夫人？」

幾夫人？這是說，太原侯的夫人至少有兩個，甚至兩個以上，否則守衛怎會如此問法。

花無情不知道令狐飛蟬是幾夫人，心中却已生出不快的感覺。

守衛見他不答，認爲他是無端找碴，口中大喝一聲，迎胸一拳搗出。

此人身高體壯，是一個力士型的人物，這一拳直搗，帶起一股强悍的勁風，如果讓他擊中胸膛，那會是怎樣一個後果？

以花無情一身功力，要閃避這一拳應該輕而易擧，也許他沒有想到守衛會出手，在毫無防範之下，那能不擊個正着。

噗的一聲拳頭着肉，跟着血花濺射與痛極的慘嚎，這一拳的威力實在驚人。

可惜慘嚎的是守衛，因爲他的拳頭像是豆腐作的，一拳擊出，竟然拳骨碎裂，皮肉開花，怎能不痛得放聲哀嚎！

惡漢受到懲戒，足可大快人心，可是花無情却惹下大禍了。

一陣雜沓的足音，送來數十名豪奴，他們不問情由，就對兩名少年男女展開無情的搏殺。

令人想不到的是，這般豪奴之中，居然大有能者。以花無情的估量，其中有兩名五十左右的黑衣人，具有極爲高明的身手。

當然，這只是對一般人而言，遇到法輪門下，他們這點鬼畫符就不値一提了。

花無情可以殺盡這些豪奴，不讓他們有一個活着，可是他不能這樣，侯府行兇會遭到通緝的，再說，他雖是不滿意令狐飛蟬爲了虛榮，不惜作太原侯的姬妾，但他當年身中劇毒，如非令狐姑娘千里護持，他如何能有今日？

不管是愛是恨，對令狐飛蟬，他有着一份歉疚，所謂不看金面看佛面，他只好放過這些豪奴一馬了。

「哈哈……好功夫，眞叫老夫開了一次眼界。」

隨着話聲，一行五人由紅漆大門之內走出，領頭的青衣小帽、年近六旬，很像一個狗頭師爺，但目如冷電，氣度沉穩，必然是一位身負絕學的高人。

他身後是四名白袍大漢，于小雅只是向他們瞧了一眼，竟然嬌軀一陣顫抖，顯得害怕以極。

莫非這些人長像太過怪異，當眞能夠嚇人？

不，他們與常人沒有甚麼兩樣，唯一不同之處，只是面目冷肅，多了一份陰森的氣息而已。

花無情沒有注意到于小雅神情上的變化，因爲他要與當面的五個人打招呼。

雙拳一抱，冲着青衣老者一禮道：「對不起，咱們只是前來找人……」

「哦，你們找誰？」

「令狐飛蟬。」

「找七夫人？閣下怎麼稱呼？」

「在下花無情，這位是敝師妹于小雅。」

青衣老者再度打了一個哈哈道：「原來是花少俠，果然是精金美玉，武林奇葩，今日一見，當眞勝似聞名，只不過……」

「只不過怎樣？」

「侯爺與七夫人去探望一位朋友還未回府，兩位請到客廳暫候。」

于小雅道：「那就不必了，師兄，現在時間過晚，咱們不如明天再來。」

花無情道：「好吧，愚兄妹明天再來，告辭。」

他們離開侯府，並沒有人留難，但于小雅不安的神色，終於被花無情瞧了出來。

此時他們已回到客棧，花無情向于小雅投下一瞥道：「妳今天是怎麼啦？師妹。」

于小雅道：「你瞧不出那四名白衣人？」

花無情道：「那四人怎樣？」

于小雅道：「他們是赤鱗幫的殺手……」

她說到殺手二字，連聲音都有點顫抖，可見這位姑娘對赤鱗幫畏懼之深。

花無情一怔道：「赤鱗幫的殺手會在太原侯府，師妹妳沒有弄錯吧？」

于小雅道：「絕對不會弄錯，因爲小妹受過他們的迫害，所以對這些殺手的印象深刻。」

花無情咳了一聲道：「如此說來，這太原侯府就有點令人莫測高深了。」

他語音未落，一陣鶚鷲的鳴聲忽然傳進客房，在房中侍候的小窩小素身形一晃，便已穿窗而出。

靈鳥示警，雙婢擒賊，如若當眞有心存鬼蜮之人，多半會落個灰頭土

臉。

果然，門外有人偷聽，被小素制住帶進客房。

「是你？我該想到的，說！爲了什麼？」

他是店小二，當花無情向他打聽太原侯的時候，得來一份難堪的傢伙。

如今他在門外偷聽被抓到，他竟然神色自如。

「我不懂你要我說些什麼，逼供麼，你不是官府，就算你是官府，又能怎樣？爲了本店的安全，店小二有責任留心每一個房間。」

好傢伙！能言善道，振振有詞，當店小二實在是大材小用，委屈他了。

「啪」的一聲脆响，小窩給了他一記滿臉花，他的臉腫脹了起來，還連續吐出兩口血水。

「你敢打人？許昌可是有王法的地方！」

小窩撇撇嘴道：「王法值幾個錢一斤？告訴你吧，姑奶奶不只是會打人，還會整人，殺人，你再敢對咱們的公子小姐無禮，我就砍斷你的脚筋，你信不信？」

店小二面色一變，態度果然軟了下來，道：「我這是爲你們好，開罪了侯爺，你們大禍臨頭了，居然還敢强橫霸道，簡直有點不知死活！」

花無情淡淡一笑道：「有這麼嚴重？我倒是有點不信。」

店小二哼了一聲，他似乎想說什麼，却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

花無情知道，這位店小二如非盲目崇拜太原侯，就是與侯府有所牽連。爲了令狐飛蟬，可能還涉及其他的同伴，他就不得不對店小二耍點手段了。

「喂，伙記，你適才說什麼來着，開罪了侯爺就會大禍臨頭？嘿，你這是門縫裡瞧人了，本公子還不致將一個賦閑在家的侯爵放在眼裡。」

店小二神色一怔，一雙賊眼瞧着花無情骨轆轆亂轉，口齒微動，似乎想說些什麼，最後還是憋不住說了出來。

「看來你是有點來頭了，哼，如果你知道侯爺的妹妹是德裕王妃，你必然不敢這麼囂張了。」

本人是侯爺，妹妹是王妃，這樣的人權勢熏天，炙手可熱，的確招惹不得。

不過這只是指一般人而言，如是遇到江湖豪客、武林硬漢，比侯爺王爺再大一點的，他也不會在乎。

現在就是這樣，紅唇谷的湖海英豪，豈會將什麼王侯放在眼裡。

小窩首先冷哼一聲道：「我家公子說你們門縫裡瞧人，那是太抬高你了，德裕王，太原侯，哼，在咱們的眼中，只是兩個小丑罷了，你可能跟他們有點關係，本姑娘先殺了你，把你的頭掛到侯府的屋簷下，看他能將本姑娘怎樣！」

店小二大吃一驚，他想不出這些少年男女是何方神聖，他們既然連王侯都不怕，必然有極大的來頭，自己何必鷄蛋碰石頭，賠上一條性命？

於是他哀聲求告道：「饒了我吧，我知道錯了。」

花無情道：「那好，你知道錯了，我也不想殺人，不過咱們想對太原侯多了解一點，你願不願意跟咱們合作？」

店小二道：「願，只是小的是下人，所知不多。」

他的確所知不多，但很合作，由他的口中，得知太原侯名叫辛九階，原配夫人李珍娥，子辛侃，女辛紅瑛，另有如夫人六位，令狐飛蟬是最後的一個。

辛九階出身戎伍，積有戰功，他所以能官拜侯爵，並非全靠裙帶關係。

他是一員猛將，但飛揚跋扈，目無餘子，由於他的過份狂傲，才落得一個賦閒的侯爵。

這些是店小二說的，花無情却覺得其中頗有疑問。其一是赤鱗幫的白衣殺手，何以會在侯府出現？

其次是店小二的問題，他說是崇拜侯爺，才特別對辛九階關心，又說侯府總管時常照顧他，所以他要感恩圖報。

侯府總管會垂青一個店小二？所謂照顧，指的是什麼？如果是金錢，應該說是收買，還有，如若其他的茶樓酒肆以及公衆場所，也有像店小二這等情形，這意味着什麼？

再說辛九階年近五十，令狐飛蟬只是一個少女，而且她跟花無情兩情相悅，兩心相許，除非她已確知花無情喪失生命，她不可能這麼快就變心的。

想到這些，花無情不禁深深的吁出一口長氣。

于小雅瞥了他一眼，道：「怎麼啦？師兄。」

花無情道：「我原先只是想問問令狐飛蟬知不知道公孫師妹她們的消息，估不到情形會變得這般複雜。」

于小雅道：「師兄是說那幾名赤鱗幫的殺手？」

花無情道：「是的，辛九階既然跟江湖幫派有交往，他就不只是一個賦閑的侯爵那麼單純了。」

于小雅幽幽道：「我怕赤鱗幫不會放過我！」

花無情哈哈一笑道：「我也不想放過他們，小素，你去將狂獅、神鵰找來。」

他們住在同一客棧的後院，小素很快就將狂獅神鵰找來，花無情擺擺手道：「兩位請坐。」

狂獅就座之後道：「少谷主，咱們是不是有了麻煩？」

花無情道：「我跟幾位朋友在陝縣被人迫入黃河，其中一位竟做了許昌太原侯的七夫人……」

狂獅道：「少谷主有沒有見到你那位朋友？」

花無情道：「我與師妹到侯府求見，不僅沒有見到我那位朋友，還被侯府武士圍攻……」

狂獅怒哼一聲道：「少谷主，咱們去侯府！」

花無情道：「別急，侯府有赤鱗幫的殺手，是師妹的殺父仇家，咱們不必去侯府，他們也會找到客棧來的。」

神鵰道：「那很好，少谷主交給咱們就是。」

花無情道：「太原侯辛九階結交江湖人物，我想除了那些白衣殺手，可能還有身手更爲高明的人物，各位千萬不可大意。」

神鵰道：「少谷主放心，咱們不會給紅唇谷丟人現眼的。」

花無情道：「好，你們回去準備一下。」

*　*　*

三更，是江湖客展開行動的標準時間，現在正當三更，客棧的屋面之上，果然出現了近二十條人影。

領頭的是一名黑衣老者，他似乎不願以眞面目示人，所以頭上包着一條黑帕。

他身後立着三名黑衣人，及十五名面目冷肅的白衣殺手，他們在屋面上略作打量，便騰身向後院撲去。

「作什麼？朋友，咱們是升斗小民，搾不出什麼油水，你們只怕找錯地方了。」

說話的是神鵰，飛鷲、蒼鷹、天鵝、子規、小鷂一字排在他的兩側。

另一邊是狂獅、虎撐、雲豹，黑熊。

紅唇谷的部屬全都用刀，因而四獸六鳥每人都抱着一柄寒光閃閃的長刀。

神鵰譏諷來人是盜匪，其實他們比盜匪還要可怕，盜匪是劫財，他們却要殺人。

神鵰的譏諷，自然不會發生作用，敵人已像狂風般的捲了過來。

他們是殺手，殺手是冷酷無情的。

寒光急閃，鮮血迸飛，雙方才一接觸，就有幾條軀體仆倒下去。

這些失去生命的軀體，是一名黑衣人和三名白衣殺手，這些人來勢洶洶，而且都有十分高明的身手，估不到一個照面之下，他們就趴下了四個。

對方領頭的是黑衣蒙面人，這個見面禮雖是不太好受，他的神情倒是冷靜得很。

「叫花無情于小雅出來見我！」

在一陣輕蔑的笑聲之後，花、于師兄妹帶着雙婢出來了，花無情劍眉一揚道：「閣下來自太原侯府？」

蒙面老者道：「這你就不必管了，老夫是來跟你們談交易的。」

花無情道：「你是想要藏寶圖了？」

蒙面老者道：「不錯，你開一個價吧。」

花無情哼了一聲道：「你太笨了，朋友，無窮的財富、無敵的武功，都在這張藏寶圖上，你叫在下開價，豈不是愚不可及！」

蒙面老者道：「是的，圖上的確藏有無窮的財富以及無敵的武功，只是，如若解不開圖上之謎，還不是一張廢紙？所以……」

花無情道：「有道理，不過在下不慣與藏頭露尾之人打交道，解下你的面巾，再說出你的來路，讓在下掂掂你有沒有談交易的份量。」

蒙面老者怒喝一聲道：「姓花的，你敢瞧不起老夫！」

花無情淡淡道：「這個麼，閣下應該比誰都明白，咱們如是叫你們趴下，你們不可能有人站着，你根本沒有籌碼，拿什麼跟我談判？」

蒙面老者適才見識過四獸六鳥的武功，看出他們使的是武林失傳的鎖喉刀法，此種刀法出自佛門，是一種蕩魔誅邪的武技，只是它太過霸道，一刀斷喉，難免有傷天和，所以佛門弟子將之嚴密收藏，禁止學習，想不到此種蕩魔絕學，竟出現在花無情這羣年輕人的身上，怎能不使他大爲訝異。

不過此君不是常人，鎖喉刀法雖然世無其匹，不見得能夠將他怎樣。

於是他嘿嘿一陣冷笑道：「姓花的，你太年輕，也太無知了，就憑一套鎖喉刀，也想橫行江湖？這樣吧，有膽量，咱們就打個賭。」

花無情道：「不簡單，閣下能夠認出鎖喉刀法，的確有點見識，怎麼賭，你說吧。」

蒙面老者道：「老夫向你挑戰，咱們先以徒手過招，如果你在三十招內敗給老夫，咱們再在兵刃上分個高下。」

花無情道：「如果在三十招內，你敗了呢？」

蒙面老者道：「那是不可能的。」

花無情道：「這就難說了，戰局瞬息萬變，咱們不能不作這樣的打算。」

蒙面老者道：「老夫如果敗了，就算輸給你賭注。」

花無情道：「好，賭什麼？」

蒙面老者道：「自然賭藏寶圖了，誰贏了，藏寶圖就歸誰所有。」

于小雅撇撇嘴道：「想得好美！藏寶圖本來是咱們的，爲什麼作爲你的籌碼？」

花無情道：「閣下是將咱們當作小孩子了，你這項賭注，不能算數。」

蒙面老者道：「那就賭老夫的人頭，你輸了，藏寶圖歸我，我輸了，給你人頭！」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谷飛雲等喝過鍾豪着人送來的香茗後，荊月姑與馮小珍竟暈倒，谷飛雲欲找鍾豪，方發覺鍾豪欲與羊角道人合謀擒他，谷飛雲取得解藥後，回房發現失去荊月姑等踪影，却見有張叫他往南門的字條，此時鍾豪等亦已發覺，趕往南門，谷飛雲隨後，躲在樹叢，看見鍾豪等與邀約的青衫人發生衝突，其後珠兒出現，以南山老人名義救走兩女；翌日，珠兒帶谷飛雲至一殿宇的厨房見兩女……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東風傳奇

往北尋找東風　娃兒奉命領路

厨房裡兩位姑娘家穿着一身男人服裝，一個在切，一個在炒，好像很忙。

切菜的是馮小珍，目光一抬，喜孜孜的道：「是谷大哥來了。」

炒菜的是荊月姑，忙道：「叫他到外面坐咯，別到厨房裡來。」

珠兒回過身來，笑道：「谷大哥，她們不歡迎你到厨房裡去，還是到外面坐吧，我該進去幫忙了。」

谷飛雲道：「好吧！」就在方桌旁的一張板櫈上坐了下來。

珠兒進去沒多久，就端着兩盤菜走出，接着荊月姑、馮小珍也各自端着菜餚走出，一起放到桌上，居然有竹筍炒肉片、清蒸魚和兩碗蔬菜，還有一個湯，看來極爲豐富。

珠兒盛了四碗飯分給大家，一面咭的笑道：「谷大哥，你嚐嚐看，菜不錯吧？都是我設計的，野兔是我捉來的，這條魚也是我用竹竿刺來的，但做菜是兩位姐姐的事，沒我的份了。」

谷飛雲舉筷吃了，不覺讚不絕口的道：「好極了，就是著名的菜館裡，也吃不到這樣美味。」

馮小珍道：「都是荊姐姐做的，我只會洗洗切切，幫她作個下手而已。」

荊月姑粉臉微紅，說道：「快些吃吧，涼了就不好吃了。」

三位姑娘都只吃了一碗飯，谷飛雲却連吃三碗才停筷。

收過碗盤，馮小珍泡了一盅茶走出，說道：「谷大哥，請用茶。」

谷飛雲奇道：「妳們那來的茶葉？」

馮小珍笑道：「是廟裡的，我們給了一錠銀子，他們就把整個厨房都借給我們用了。」

谷飛雲道：「就是爲了煮這一頓飯？」

「晚上還有一頓，明天早晨還有一頓。」珠兒接着道：「我們要明天早晨才動身呢，自然要吃得舒服點了，再說，也可以讓兩位姐姐試試手藝呀。」

「明天早晨才動身？」谷飛雲奇道：「今天還有什麼事呢？」

「沒有事。」珠兒笑嘻嘻的道：「昨晚兩位姐姐都受了驚，所以今天要休息一天咯。」

谷飛雲看看荊月姑、馮小珍，問道：「明天妳們要去那裡呢？」

珠兒搶着道：「從現在起，我和你們都在一起了。」

谷飛雲問道：「妳師公呢？」

珠兒道：「師公找葛老人家喝酒去了，要我和你們在一起的。」

馮小珍道：「珠兒妹子，妳怎不和谷大哥說清楚呢？」

谷飛雲唔道：「原來妳果然有事。」

「不是我的事。」珠兒道：「那是你的事兒。」

谷飛雲奇道：「我有什麼事？」

荊月姑道：「珠兒妹子的師公要她留下來，幫你去找東風。」

谷飛雲道：「珠兒，妳知道東風是什麼人了？他在那裡？」

「遠着哩。」珠兒故作神秘的道：「我會領你們去的，但師公吩咐，這一路上，你要把內功練好了才成。」接着又道：「師公還說，你內功沒練好以前，見到了東風也沒用。」

谷飛雲道：「眞神秘。」

荊月姑道：「珠兒妹子說，我們三人和大哥一起走，就是爲了給大哥護法，大哥可以安心練功了。」

谷飛雲道：「我們就住在這裡？」

「不。」荊月姑笑道：「我們白天上路，晚上可以練功呀。」

谷飛雲道：「這麼說，這趟路程一定很遠了。」

「一點沒錯。」珠兒笑了笑道：「路還遠得很呢。」

谷飛雲道：「小妹妹，妳不用賣關子了，我們到底要去那裡？」

「我不能說。」珠兒咭的笑道：「反正我會領你們到地頭的。」

荊月姑道：「谷大哥，你不用問了，珠兒妹子說過，不到地頭，是不能說的。」

谷飛雲搖搖頭，又點點頭道：「好，好，我以後不問就是了。」

珠兒眨眨眼珠，說道：「谷大哥，你不是生我的氣吧？」

谷飛雲笑道：「妳不是叫我大哥嗎？大哥怎麼會生小妹妹的氣呢？」

珠兒欣然道：「你不生氣就好了，兩位姐姐，我們走啦。」

谷飛雲問道：「妳們要去那裡？」

馮小珍道：「你不用多問，我們馬上就會回來的，茶已經給你泡好了，你就坐在這裡喝茶好了。」

谷飛雲道：「有這麼好的事？」

珠兒道：「誰要你是我們大哥。」

說着，三個人一起走了出去。

谷飛雲知道珠兒武功很高，不虞有失，只得任由她們去了，一個人果然只是坐着喝茶，心中卻在忖道：「上次珠兒說過，東風是從東往西吹的，意思就是說要往西去找才是，現在珠兒說要領自己去找東風，那一定是往西去的了。」

繼而想道：「既然有珠兒領路，自己還猜測什麼呢？」

舉起茶盅又喝了一口，已把一盅茶喝完，就去厨房冲了一盅走出。這樣來回冲了幾次茶水，三個人已去了將近半個多時辰，依然沒見她們回來，心想：「這三個女孩兒家，不知到那裡去了？」

這樣一直等到黃昏時候，才看到三人興匆匆的走了進來，每人手上都提着一大把青蔬、野菇、竹筍等類的東西，原來她們是到附近山野去掘來的。

谷飛雲笑道：「妳們怎麼不要我一起去呢？」

珠兒聳聳肩道：「你去了就不好玩了，兩位姐姐一直都在講你的故事哩。」

谷飛雲道：「講我的故事？」

珠兒道：「是呀，你有許多故事是我從沒聽說過，蠻新鮮的。」接着哦了一聲道：「從現在起，不能再叫她們姐姐了，要叫她們二哥、三哥。」

谷飛雲道：「爲什麼？」

珠兒道：「她們都穿着男裝，叫她們姐姐，給人家聽見了，怪不好意思的，所以要叫她們二哥、三哥了。」

谷飛雲笑了笑問道：「她們誰是二哥，誰是三哥？」

馮小珍從厨房走出來，接口道：「你猜呢？」

谷飛雲道：「看樣子，妳一定是三哥了。」

馮小珍道：「爲什麼？」

谷飛雲道：「妳也蹦蹦跳跳的，和小妹子大不了多少，所以只能作三哥了。」

馮小珍撇撇嘴道：「你也大不了多少呀。」

谷飛雲大笑道：「但我總是妳們的大哥，這總不假吧？」

天色漸漸昏暗下來，珠兒點上了油盞，馮小珍跑到厨房裡去幫荊月姑的忙，一回工夫，兩人端着飯菜走出，雖是山野素蔬，却也做得極爲可口。

飯後，四人圍坐着聊了一陣，就各自回房就寢，兩間客房，谷飛雲獨自佔了一間，荊月姑等三人住了另一間。

一宿無話，第二天早晨，四人用過早餐，一起走出前殿，谷飛雲目光抬處，發現天井右首多了兩匹健馬，不覺回頭朝珠兒笑道：「小妹子，昨晚妳眞的去順手牽馬了？」

珠兒喜孜孜的道：「是呀，我們要走很遠的路，沒有牲口怎麼成？所以……嘻嘻，所以去牽了兩匹來。」

荊月姑奇道：「小妹子，妳到那裡牽來的？」

珠兒道：「自然到姓項的莊上去牽來的了，誰要他劫持妳們的？」

馮小珍道：「可惜我的一匹馬，還在光山客店裡呢。」

谷飛雲道：「現在每人都有一匹牲口，妳挑一匹就好。」

馮小珍道：「我本來的一匹是青鬃馬，這匹青鬃的給我好了。」

荊月姑騎了白馬，珠兒騎的一匹比較瘦小，是捲毛的五花驄，看去極爲可愛。

四人一同上馬，谷飛雲回頭道：「小妹子，妳走在前面領路吧。」

珠兒道：「我的谷大哥，現在要我領路，未免太早了吧？」

谷飛雲道：「妳這話怎說？」

珠兒道：「師公要我給你領路，是到了沒有人烟、無路可找的時候才領路的，現在有的是大路，還不用我領呢！」

谷飛雲道：「那總該知道去的方向呀。」

珠兒遲疑的道：「這個……我要看看才知道。」

說話之時，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張小紙，打開來看着唸道：「我們從這裡朝北走，經確山、鄭州再朝西，到孟津渡河……」

「夠了。」谷飛雲道：「等我們渡河之後再看吧，不過妳別把這張紙丟了。」

珠兒把紙摺好，依然收入懷中，一面笑道：「丟了也不用怕，路在嘴邊，我們不會問嗎？」

馮小珍哦了一聲，問道：「谷大哥，你知不知道少林寺在那裡？」

谷飛雲道：「不知道。」

馮小珍道：「少林寺名聞天下，我們既然到了河南，不去少林寺開開眼界，豈不虛此一行？二哥，妳說好不好？」

荊月姑看了谷飛雲一眼，問道：「大哥的意思呢？」

珠兒道：「自然去了。」

谷飛雲道：「好吧，大家都沒有去過，去瞻仰一番也好。」

珠兒催道：「那就快些上路吧。」

谷飛雲笑道：「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少林寺在那裡，怎麼走法？先得找一處大鎮甸，問清楚才行。」

珠兒道：「那也該上路了，我們到前面，才有人可問呀。」

中午趕到李新店，這裡是個大集，四人在一家麵館前下馬，坐定之後，要了四個饅頭，一盤醬肉和四碗麵。

谷飛雲問道：「伙計，從這裡到少林寺，該怎麼走法？」

伙計看了四人一眼，含笑道：「原來四位客官是要去學武的。」

珠兒道：「才不是呢，我們只是想去逛逛。」

伙計道：「只是小的也不太清楚要如何走法，要去問問掌櫃，他也許知道。」

谷飛雲道：「那就麻煩你去問一聲。」

伙計退去，過沒多久就來，含笑道：「掌櫃說，少林寺在登封縣，從這裡去，還遠着呢，客官先從大路往北，到了鄭州再朝西，如果騎牲口的話，大概要五天路程，就可以到了。」

谷飛雲道：「謝謝你。」

伙計道：「不用謝。」就退了下去。

珠兒喜道：「這麼說，我們正好順路。」

一回工夫，伙計送來麵食，四人食畢，會賬出門，就欣然上路。

他們一路往北，第三天傍晚，果然趕到鄭州，這裡可是全省的商業中樞，街道寬敞，商肆櫛比，大街上車馬往來，行人絡繹，十分熱鬧。

四人在橫街上找了一家招商客棧下馬，小廝接過馬匹，一名店伙迎着陪笑道：「四位客官要住店？」

谷飛雲道：「還有沒有清靜上房？」

店伙巴結的道：「有，有，客官請隨小的進去。」

谷飛雲等四人跟着他，一直來至後院，穿過一個小有花木的院落，一排七間兩廂，果然十分清靜。

店伙領着他們上樓，一面說道：「左廂剛好還有兩間客房，不知客官們夠不夠？」

他走在前面，依次推開兩間房門。

谷飛雲看過房間，點點頭道：「就這兩間好了。」

店伙連聲應是，退了下去，一回工夫，又送臉水，又送茶水，甚是巴結。

四人盥洗完畢，天色已經暗了，走出客店，此時正好華燈初上，街上燈火通明，人來人往，比之白天還要熱鬧。

馮小珍叫道：「大哥，我們到那裡去吃飯呢？」

谷飛雲抬目望去，大街十字路口有一家同慶樓，燈火通明，甚是氣派，這就伸手一指，說道：「前面那家同慶樓，好像很有名，我們上同慶樓去好不好？」

馮小珍道：「好呀，這幾天我們一直在趕路，眞該好好的吃一頓了。」

四人登上樓梯，但見樓上佔地極廣，可開百席，此時差不多已有六七成座頭。

一名跑堂的立即迎了上來，躬躬身，抬手道：「公子們一共是四位嗎？請到這邊坐。」

他領着四人來至一張空桌旁，等四人落坐之後，立即送上四盞茶水，問道：「公子爺要些什麼酒菜？」

谷飛雲不知要點什麼菜好，抬目道：「我們一共四個人，你要廚下配幾個精緻可口的就好。」

跑堂又道：「公子爺要什麼酒？」

谷飛雲道：「花雕半斤。」

跑堂答應着退了下去。

荊月姑道：「我們都不會喝酒，你一個人要半斤花雕，喝得了嗎？」

谷飛雲低笑道：「三個大男人只叫了半斤酒，已經很少了，不然人家會笑我們的，妳們只要裝個樣子就好，半斤我沒問題。」

荊月姑嗤的笑道：「少吹了，你忘了只喝了三碗就爛醉如泥，不省人事，我足足守了你一天呢！」

谷飛雲不覺臉上一熱，說道：「那是跟着老人家已經喝過兩家了，一共喝了九大碗，也不算少了。」

馮小珍和珠兒異口同聲問道：「二哥，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荊月姑道：「今年正月裡的事，柳林鎮一年一次的品酒大會上。」

珠兒眨着眼睛，神秘一笑道：「二

哥和大哥就是在那時候認識的了？」

荊月姑粉臉飛紅，說道：「是又怎樣？」

珠兒咭的笑道：「這就對了，這叫做惺惺相惜。」

這時，全樓食客忽然間靜了下來，本來正在高談闊論的人，聲音也隨着壓低了。

谷飛雲覺得奇怪，忍不住回頭看去，原來從樓梯上來了一個人，他在兩名跑堂的前導之下，大步朝正中間一席走去。

他經過之處，一路頻頻向食客們含笑點頭，食客中經他點頭招呼的人，紛紛站立起來，一路只聽他在說着：「坐，坐。」

這人身材高大，紫臉虬髯，濃眉如帚，穿一件香灰色團花長衫，昂首闊步，氣勢不小。

他身後緊跟着兩個彪形大漢，雖然也穿着長衫，但一眼可以看出，他們只是兩名隨從而已。

這兩人後面還有四五個人，穿着也相當體面，應該屬於當地的紳士型人物。

谷飛雲心中暗道：「這人不知是什麼人，大庭廣衆之間，有這許多人站起來跟他打招呼，而且神情如此恭敬，自是一位大有來歷的人了！」

珠兒悄聲道：「這人有這麼神氣！」

馮小珍撇撇嘴道：「大概是一方之豪吧！」

谷飛雲怕她們惹事，連忙朝她們搖了下頭，示意不可多事。

此刻，爲首的紫臉虬髯漢子已在中間一席的首位坐下，四五個衣着體面的紳士，也相繼在兩旁落座。

那兩個彪形大漢果然是他的隨從，並未坐下，只是一左一右站立在紫臉虬髯漢子的身後。

這回，同慶樓上的幾名跑堂可忙碌了，送茶水、送面巾、端小菜，幾乎全數都在伺候中間這一席，人人都惟恐不勤快。

這一來，全堂其他食客點的酒菜，自然都被躭擱下來，但沒有一個人敢向跑堂吆喝，嫌酒菜上得慢的，好像這是理所當然之事！

馮小珍道：「我們已經等了這許多時候，酒菜還沒送來，他們剛一坐下，酒菜就跟着上了，眞是氣人。」

谷飛雲含笑道：「三弟就是急性子，人家酒席可能是早就預訂了的，所以上得較快，我們是後來叫的，自然要慢一點了，好在我們又沒有甚麼事，等一會也不要緊。」

馮小珍道：「但我們可不是吃飽了來的，你難道不餓？」

谷飛雲笑道：「出門在外，凡事總得忍一忍。」

果然，過了一回，一名跑堂送來酒菜，一面陪笑道：「公子爺，對不住，讓四位久等了。」

「沒關係。」谷飛雲問道：「伙計，正中間那一桌，坐在首席位上的是甚麼人？」

跑堂輕啊一聲，笑道：「原來公子爺四位是路過的，所以連段大爺都不認得了。」

谷飛雲問道：「他是做甚麼的？」

跑堂的慌忙告歉道：「公子爺原諒，小的正在忙着呢！」

說完，匆匆退走。

他確實在忙着，許多張桌上，都等着他上菜。

谷飛雲心中暗道：「這姓段的大概是鄭州一方之霸，所以跑堂慌慌張張的走開，不敢多說。」

這時從樓梯又走上來兩個人，前面一個是身穿土布夾褂的老者，看去五十出頭，腰背微彎，手裡提一把二胡。

後面跟着一個穿青布衣衫的姑娘，約莫十八九歲，生得頗爲清秀，額前梳着劉海，兩條烏黑的辮子，垂在微見隆起的胸前，腰肢纖瘦，底下穿一條褲管狹窄的青布袴，露出三寸金蓮，鞋尖上還綴了一個絨球，雙手抱着一具琵琶，低垂粉頸，似有羞澀之狀！

這兩人不用說是賣唱的了，他們剛上得樓來，就在樓梯口倚壁站停，穿土布衣褂的老者立即調了兩聲絃，拉出輕柔的樂聲，青衣女子隨即展開歌喉，唱了一闋小調。

她的聲音又嬌又甜，婉轉得有如出谷黃鶯，好不動人，整座大廳不覺爆出一片掌聲。

青衣女子手抱琵琶，躬躬身，低聲說着：「謝謝！」

只見站在段大爺身後的一名漢子朝兩人走去，大剌剌的道：「大爺叫你們過去，好好彈唱幾闋。」

穿土布衣褂的老者連忙抱着拳，陪笑道：「是，是，多謝管家關照。」

那漢子只打鼻孔裡哼了一聲，轉身就走。

土布衣褂老者慌忙提着二胡跟了過去，青衣女子則跟在老者身後，胸抱琵琶，垂首而行。

大廳上的食客早已爆滿，這時，那青衣女子從一排十數席中間走過，每一個食客，每一雙眼睛，都直勾勾從前面一直打量到後面。

有的人注意她胸前被緊緊束縛，而又隱約渾圓的雙峯；有的人緊盯着她因柳腰輕微扭動而擺動的臀部。

也有人一直盯着她只怕連三寸也還不到的纖纖蓮足，恨不得輕輕捏擺在手裡把玩一陣；有的人更是伸長脖子，好像嗅到了因風傳來她身上似有若無的幽香！

酒樓上本來多的就是這些自命風流的登徒子，這回遇上了這般可喜的娘兒，自然要評頭論足一番。

馮小珍看得氣道：「這些賊禿好像一輩子都沒見過女人！」

荆月姑壓低聲音笑道：「所以行走江湖，還是穿男裝方便多了。」

土布衣褂老者和青衣女子走到中間一桌，朝段大爺躬身施了一禮，就彈奏起來。

二胡和琵琶，本來都是胡人的樂器，所以一起演奏，聲音可以配合得很好，更悠揚動聽，賞心悅目！

不，賞心悅目的不是樂器，是人！

青衣女子雖然布衣荆釵，沒有化裝，更沒有粧飾，但她歌喉乍展，輕輕的、軟軟的、脆脆的、嬌嬌的聲音從她櫻桃小口、薄薄紅紅的兩片嘴唇中吐出來的時候，她兩條彎如新月的眉毛，似挑似顰，她一雙比秋水還明亮的眼睛，也似凝似睇，紅馥馥的兩頰，也似羞似笑！

她這一啓嘴，兩排編貝的牙齒，比羊脂白玉還白，時啓時闔，晶瑩得發亮！

總之，她的歌喉已經够迷人了，但她的眉毛、眼睛、嘴唇、牙齒，甚至楊柳般的腰肢，都隨着歌聲、隨着歌詞，把淺喜、深怨、似羞還笑的表情一一表露出來。

她這種表情，已經看得全堂食客如醉如痴，但她這種表情，幾乎有十之六七是朝段大爺投去的。

他是出錢的人，應該比別人多享受一些，這也是應該的。

天下男人，沒有不好色的，段大爺好得更厲害，他有錢，這是玩女人第一個最重要的基本條件。他有本錢、身材魁梧、功夫上乘，這更是玩女人第二個最重要的基本條件。

男人如果沒有第二個條件，任你堆起金山銀山也沒有用，試想連皇帝老子的后妃，也都要送頂綠色軟帽給萬歲陛下戴戴呢！

段大爺外號「鄭州虎」，女人玩得多了，絕色女人也看得多了，但他此刻心裡，却升起一種念頭：「這般可喜娘眞罕見，如果和她眞箇消魂，不知該如何消魂……」

因此虎視眈眈的看着青衣女子的一雙大環眼，漸漸越瞇越細，簡直已在想入非非！

就在大家都被歌聲樂聲所陶醉的時候，突然間，從青衣女子懷抱的琵琶中，爆出一蓬閃亮得如同火花的銀針，朝段大爺面前激射過去。

拉二胡的土褂老者也在此時腰幹一挺，雙手抬處，左手腕底奪奪輕響，射出五支梅花袖箭，右手揚起，打出三枚穿心鏢。

暗器甫發，兩條人影同時疾撲而起，土褂老者飛身上桌，腳尖堪堪點到桌面，手中二胡已朝段大爺當頭砸落。青衣女子則一下搶到段大爺身邊，左手一把亮銀匕首，閃電朝他心窩扎去！

這一段話說來雖慢，實則快速無比，全堂食客雖然看到燈光下飛起一蓬閃亮的東西，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只聽到兩聲大喝和一聲大笑同時響起！

兩聲大喝，發自站在段大爺身後的兩個隨從，這兩人如果是保鏢，也只是第三流的保鏢而已！

但他們出手居然十分迅速，站在右首的一個，右手亮出一支鐵尺，只在段大爺面前輕輕一圈，就把一蓬七十二支細如牛毛的淬毒琵琶飛針，一齊收了過去。

左首一個右手伸處，向空連撈，居然有如探囊取物一般，把五支梅花袖箭和三枚穿心鏢一一撈住，手法輕靈已極！

也在這同時，兩人左手同時推出，呼呼兩聲，兩道掌風一左一右，匯集的焦點，正好是飛身上桌的土褂老者。

這兩道掌風，力道本已極强，交匯成一道，力道自然更增强了。土布大褂老者的二胡還沒砸落，掌風已經湧到，逼得他不得不往後躍退。

這聲大笑，却是從鄭州虎段天發口中發出來的，他端坐不動，看着兩個手下替他收去一蓬飛針和五支梅花袖箭、三枚穿心鏢，逼退土褂老者，然後他出手了，右手一抬，五指如鈎，一下朝青衣女子執匕右腕抓去。

直到此時，食客們才發現這兩個賣唱的竟會是刺客，行刺的對象，竟會是沒有人敢惹的鄭州虎段大爺！

這不是老虎頭上拍蒼蠅？

食客們立時哄然四散，避之唯恐不及，一時桌翻椅倒，亂成一片，唯一沒有站起的食客，桌上酒菜也能够保持原狀的，就只有谷飛雲的那一桌了。

兩個段大爺的隨從保鏢合力推出一掌，把土褂老者逼得從桌上一個觔斗，翻出去兩丈光景，堪堪落到地上，兩人也跟隨着飛撲而來，一左一右，落到土褂老者面前。

這一瞬間，兩人手中業已亮出兵器，左首一個是一條六尺長的黝黑鐵鍊，右首一個仍是那柄兩尺八寸長的鐵尺，同樣黝黑如墨，舉步朝前逼上。

食客們早已紛紛讓開，留出了一大片空地。

土褂老者也迅速從二胡中抽出一柄軟劍，左手依然提着二胡，目光烱烱盯注着兩人，冷冷的道：「原來是尺鍊雙煞！」

尺鍊雙煞呼延贊、呼延弼兄弟，是出了名的凶煞，一個使尺，一個使鍊，精擅合搏，江湖上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來歷，據說他們自出道江湖，一直沒有落敗過一次。

他們居然當了鄭州虎段天發的跟班！不用說，這是段大爺出得起銀子，自然會有人來當保鏢了。

段大爺也是會家子，而且身手絕對不是泛泛之輩，跟他當保鏢，實在

輕鬆得很！

試想在鄭州方圓百里，誰敢輕捋虎鬚？

鄭州虎段天發在鄭州府，財勢雄厚，最大的靠山，還是他有個堂哥在少林寺出家，據說身份還不低，江湖上，誰不賣他一個交情？

尺鍊雙煞殺的人不在少數，仇人多了，白道中人更是放不過他們，替段大爺當保鏢，既有優厚的待遇，又可躲過白道中人的追緝，豈非一舉兩得？

尺鍊雙煞果然勇猛絕倫，每一記鐵尺、每一記鐵鍊都沒有花招，記記都是可以把你搏殺的殺着，尤其兩人聯手，心有默契，尺與鍊就像是一個人用左右手使出來一般，凌厲緊湊，絲絲入扣！

土褂老者右手揮動一柄細長軟劍，左手揮舞的是一把鐵二胡，功力也相當深厚，本來以他的武功，換了任何兩個敵人，他以沉重的鐵二胡專磕敵人的兵器，那麼他右手軟劍就足可發揮威力，乘隙進招，置敵人於死地。

但是他遇上的兩個敵人是尺鍊雙煞！尺鍊聯手，幾乎無懈可擊，他除了記記和對方兩人硬拚，沒有一點可乘之隙。

三人就這樣陷入了纏鬥，要看誰先露敗象，對方才可以佔得勝算。

鄭州虎段天發平日很少出手，平日也根本用不着他出手，因此鄭州虎三個字在鄭州雖然婦孺皆知，但沒有人看到過他的眞實本領！

鄭州人所知道的鄭州虎，只是他的好酒量和好女色而已！

鄭州虎今晚出手了，他的出手，果然不同凡响，右手這一抓，幾乎是百發百中的一記「大擒拿手」，也好像是青衣女子自己送上去的，她原本用匕首刺向他胸膛，自然無從閃避！

她確實沒有閃避，因爲她右手的鐵琵琶已經在段天發使出「大擒拿手」的同時，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朝他當頭砸落！

段天發如果不及時撤手，縱然可以一把扣住青衣女子的腕脈，但他腦袋豈非也要開花了？

他自己的腦袋，當然比別人的手腕重要，口中大吼一聲，矮身旋步，施展挪移身法，一下向左旋出，左足飛起，橫踢青衣女子腰背。

和他同席的五人早已離席而起，退到兩側。他們能和鄭州虎同席，當然也不是等閒之輩，只要是鄭州虎的朋友，當然更瞭解他的脾氣，他喜歡獨當一面，沒有他開口，有誰敢上去幫忙？

鄭州虎要人幫忙，豈非辱沒了鄭州虎的威名？因此這五人，只有乖乖的站在旁邊作壁上觀的份兒。

段天發吼聲甫發，左足橫踢，右拳也呼的一聲同時擊出。這一拳的力道，大有石破天驚之勢，右拳甫發，左拳又相繼擊出。

青衣女子垂直砸下的一記鐵琵琶落了空，她立即順勢追擊，右手帶轉，隨着段天發移轉的身形，攔腰橫掃過去。

她不知道段天發這兩記拳風，乃是少林寺的「羅漢拳」，純走陽剛，擊出的拳風，如同有物，但聽「砰」「砰」兩聲，拳風撞上鐵琵琶，直把她撞得連退了四五步，鐵琵琶幾乎脫手而出！

段天發雙目圓睁，又是一聲洪笑，身發如風，雙手箕張，朝青衣女子縱身飛撲過去。

青衣女子的鐵琵琶已被拳風擊得直蕩出去，右手酸痲乏力，自然無力還擊，她咬緊銀牙，左手一抖，匕首脫手飛出，貫胸投去。

段天發飛撲而來，豈不知她左手還有一把匕首？右手一抄，就把匕首抄到手中，身形絲毫不停，左手箕張不變，直抓青衣女子右肩。

青衣女子似已横上了心，一聲不作，雙足突然飛起，連環踢出，所取部位，正是段天發的胯下。

她三寸弓鞋頭上，各自綴了一朵紅絨球兒，但絨球底下却隱藏着銳利無比的鋼鈎，這一記連環腿若是被她踢中，鄭州虎的虎鞭就會活生生的被鋼鈎切斷。

段天發久經大敵，看她奮不顧身，幾次形同拚命的打法，心頭也爲之一懍，左手立即改抓爲掌，朝對方肩頭推出，飛撲的人也及時刹住，朝横裡移開。

青衣女子也趁這一絲空隙，身向右移，雙手緊握琵琶，又是一記横掃。

鐵琵琶份量沉重，本來就是要雙手使的，方才她心切要手仞仇人，左手才使出匕首來，如今雙手握住琵琶，才眞正發揮了鐵琵琶的威力。

只見她一記横掃之後，逼退段天發，突然欺身直上，鐵琵琶忽左忽右，縱擊横掃，挾着呼呼厲風，居然銳不可擋，刹那之間，逼得鄭州虎連連後退！

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子，居然使出如此沉重的兵器，江湖上實是罕見。

大廳上只有谷飛雲這一桌，四個人依然安坐如故，沒有站起來離席躲避，那是因爲他們這一桌距離中間較遠，不虞被波及，但他們左右鄰桌的人，却早已離開了。

這時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動手的雙方身上，因此他們依然端坐如故，也沒人加以注意。

谷飛雲一個人淺斟低酌，神色自若，荆月姑等三位姑娘呢，本來就不喝酒，她們的注意力，自然而然落到青衣女子身上。

姑娘家總是幫姑娘家的，馮小珍低低的道：「二哥，這位姑娘待會如果

落敗了，我們要不要幫她呢？」

荊月姑比較持重，低聲道：「我們連他們究竟爲了甚麼事都不知道，魯莽出手，總不大好。」

珠兒咭的笑道：「不要緊，我先去問問他們。」站起身就走。

谷飛雲急忙叫道：「珠兒……」

但珠兒已經輕快的朝鬥場中闖去，阻止不及了。

青衣女子雙手舞動鐵琵琶，固然聲勢極壯，但段天發一連後退了四五步之後，也業已緩過手來，他抓起一張板櫈，雙手分握櫈腳，使的是一套板櫈招法，防守嚴謹，不過幾招功夫，已把青衣女子鐵琵琶的凌厲攻勢壓了下去。

就在此時，一條小巧的人影一下鑽入鐵琵琶和板櫈重重幻影之中，一手拍在琵琶上，另一手也同時拍在板櫈上，把兩人逼退了一步，才大聲叫道：「你們給我住手！」

段天發不由一怔，他怎麼也想不到，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居然能够一下就從板櫈和鐵琵琶猛烈的攻勢交織之中鑽了進來，一下把自己兩人逼得後退了一步，他虎目烱烱的盯注着珠兒，問道：「小姑娘，妳有甚麼事？」

珠兒道：「我大哥、二哥、三哥要我來問你們，到底爲了甚麼？」

她在說話之時，用小手指了指谷飛雲等三人。

現在大家都看到了，全座大廳之中，只有這一桌的人，依然端坐着喝酒！

現在大家也明白了，能够在鄭州虎和人動手之際，依然端坐喝酒的人，自然是非常人了。

這一點，大家都可從珠兒一下把激戰中的兩人逼開可以得到証實，小女孩一身功力已是如此，她的大哥、二哥、三哥自然更驚人了。

段天發放下板櫈，呵呵一笑道：「小姑娘，妳這話問得我難以作答了，段某在這裡宴客，這丫頭以賣唱爲名，向段某行刺，段某總不能平白無故挨人一刀，和她動手，只是爲了自衛而已，至於原因，妳最好去問問她吧！」

鄭州虎平日決不會有這樣好說話，這不是爲了珠兒武功極高，不願得罪人罷了。

此刻，鄭州虎和青衣女子雖然停下手來，但土布大褂老者和尺鍊雙煞却還在激戰之中，土褂老者左胡右劍，使來宛如有兩個人聯手使着兵器，因此尺鍊雙煞縱然凶悍無比，也佔不到絲毫上風。

一個人能力敵尺鍊雙煞，江湖上眞還不多，而且土褂老者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賣唱老頭而已！

不，這人一定是一位大有來歷的人，不然，絕不可能有這麼高的身手。

珠兒喂了一聲道：「你可以叫他們住手了。」

段天發居然頷首叫道：「大家請住手。」

尺鍊雙煞聞言，迅即往後躍退。

土褂老者也及時收手，隨手一拍，只聽嗤的一聲，一把細長軟劍一下沒入二胡之中，居然一點痕迹也看不出來。

珠兒望着青衣女子，問道：「妳肯不肯說呢？」

土褂老者叫道：「徒兒，咱們走。」

青衣女子手抱琵琶，目光比刀還冷，看着段天發，咬牙切齒的道：「姓段的，你給我聽着，血海深仇，我非報不可，總有一天，會是你惡貫滿盈之日！」

說完，轉身就走！

她雖然沒有完全說出來，但也可以說已經告訴了珠兒，第一，她和段天發有血海深仇，第二，鄭州虎段天發是個作惡多端的人。

土褂老者和青衣女子的離去，段天發沒有出聲阻止，他是礙着珠兒，不，那一桌上，還有谷飛雲等三個不明來歷的人。

他從不魯莽，所以鄭州虎三個字，能保持二十年之久。

刀鍊雙煞也沒有阻止，那是因爲他們的主人段天發沒有出聲之故，他們是段天發重金禮聘來的保鏢，保鏢的職司是保護主人安全，不是殺手，不用追殺已經要走的人。

段天發朝珠兒笑了笑，說道：「小姑娘，妳看到了，那丫頭說她和段某有血海深仇，段某却一點也想不起來，身在江湖，總是會有仇家的，有時眞連自己也會糊裡糊塗的應戰，哈哈，今晚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

他目光朝四周一掃，大聲道：「現在沒事了，大家仍請坐下來喝酒，一切損失，全由段某負擔，叫廚房快上菜。」

所有食客眼看已經沒事，又紛紛坐了下來。幾個跑堂的早已一起過來，忙着替他這一桌重新擺上杯筷。

段天發這才對珠兒含笑道：「小姑娘，三位令兄，段某敬仰之至，萍水相逢，總是有緣，還要請小姑娘替段某引見才是。」

他口中說着，人已朝谷飛雲這一桌走了過來。

谷飛雲三人隨着站起，谷飛雲一手拉起珠兒的小手，歉然道：「小妹子多事，請段大爺多多包涵，在下兄弟酒醉飯飽，恕失陪了。」

他們桌上早已放好一錠銀子，話聲一落，四人轉身往樓下走去。

段天發不禁一呆，二十年來，從沒有人這樣不賞臉的，當然更從沒有人敢讓他鄭州虎碰一鼻子灰的，但段天發忍了下來，忽然呵呵一笑。

（未完・十）

上文提要： 張炭等人沒有死，王小石出現了，天下第七也停下手。突然又出現孤山放鶴葉棋五、文無第一齊文六向王小石挑戰，先以一對一、後以二對一，王小石面對天下第七和葉、齊二人，分成內外兩局，先擊潰葉、齊之局，葉、齊仍想纏戰，王小石以張炭等人爲重，要擊潰白愁飛的卑鄙陰謀爲主，非着手解決天下第七的困局不可……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金風細雨樓

險中罪魁毒計　幸能解救羣雄

無情也無命。

這已不是「仁劍。」

天下第七聽說過這種劍法。

——「君 不 見 高 唐 明 鏡 悲 白 髮……」在半空如紅日飛墜的劍猶如高唐上的明鏡，但悲的仍是人間的白髮，那才是致命的一刀……

——這種劍法，他也聽元十三限說過，天衣居士雖然能創，不過，就連天衣居士自已也不會使……而今卻讓王小石施了出來！

——此子不可留。

一種强烈的鬥志和殺意昇起。

天下第七解開了他的包袱。

千個太陽。

在手裏。

他手裏有千個太陽。

日正中天的太陽。

* * *

在這生死存亡一髮間，王小石是疑多於驚。

天下第七確是使出了殺手。

可是他的出手仍是慢了一慢，緩了一緩。

這一慢一緩間，要比刹那之間還短，可是，溫柔的「瞬息千里」已然展動，天下第七已擊不中她，王小石也及時把對方的攻勢接了下來。

——究竟是天下第七出手慢了，還是溫柔的輕功太快？

王小石不知道。

他只知道以天下第七，決不會放棄那樣一個稍縱即逝的大好機會的。

——除非他不想眞的殺死溫柔。

——怎麼會……

王小石已不能再想下去。

他甚麼也不能想。

甚至可能以後也不能想東西了。

——一個已失去生命的人，還能想些甚麼？

* * *

王小石決不想死。

他還有太多的事要做。

天下第七的殺手鐧一旦展動，包袱一旦開啓，王小石的「君不見」刀劍互動之法，馬上受到牽制。

如果他要搶先把攻勢發出去，只有傷着溫柔。

溫柔一走，天下第七的「太陽」已到了王小石眼前。

——先勢已失。

王小石只有硬拚，或退避。

退避的結果仍是避不掉。

——誰能追到太陽？避過陽光？

——既不能避，硬拚又如何？

可是王小石卻在此時，發現了一件事。

他還沒有看清楚天下第七包袱內的事物，但已經可以肯定，那件「事物」只要跟天下第七的功力合在一起，就可以把原來的功力或利器的威力，再增加提昇一百倍，甚至超過一百倍的力量！

——這到底是甚麼「東西」？

王小石已別無選擇。

他只有避。

直避入棗林裏。

* * *

天下第七追入棗林。

强光也追入棗林。

就像是太陽落入了棗林，整個林子都似燒着了一般燦亮了起來。

就算王小石避入棗林，還是躲不掉。

天下第七肯定了一件事：

躲不掉「太陽」的威力。

可是王小石一入棗林，就做了一件事。

凡他經過之處，雙掌急揮，樹上棗子急落如雨。

箭雨。

因爲棗子都變成了暗器。

王小石的「石頭」，在這一刻裏，變成了「棗子」。

天下第七要擊中王小石，他自己也得要被棗子打成千瘡百孔。

——要傷害一個人，首先自己也得要付出點代價。

——可是當那代價是「死亡」的時候，你還願不願意付出？

* * *

王小石再步出棗林的時候，溫柔和張炭都楞住了。

——王小石居然還沒死。

——他還活着。

——可是極度疲倦。

——極度疲倦的活着，仍是活着。

——只要一個人仍能活着，就是件好事，可是世上的人總是忘了這件每天都該慶祝的好事，難怪有人說：「人總是對已經得到的不去珍惜，而去愛惜那希望得到的。」

王小石也驚魂未定。

說起來，他和天下第七眞正交手，只有一招。

那是在溫柔施展輕功的刹那，他發出「君不見」一招爲始，直至天下第七不想爲了殺他而硬捱千百顆「棗子」，故而把那一記「勢劍」迴掃棗林，在那一刹間內，棗樹林幾乎成了光禿禿的。

然而卻救了王小石的命。

天下第七一擊失利，立即就走。

他本來就不欲在此時殺王小石。

而且他現在知道要殺也未必殺得了。

所以他走。

* * *

這是王小石與天下第七第一次交手。

兩人各佔不到便宜，無功而退。

* * *

天下第七一走，王小石立即省起他要辦的事。

在場卻只剩下了溫柔和張炭。

張炭留下來是爲了要替他掠陣。

溫柔則是剛剛才脫陣。

——原來在王小石力戰天下第七的時候，八大天王忽然臉色慘白，虎吼一聲，飛身而起，直撲「發黨」總部。

白愁飛曾對他下了重手。

下了毒手。

辣手。

八大天王一是爲了報仇，二是要揭發白愁飛的騙局，不顧身上重創，要持着一口氣，趕去「發黨」葉府。

八大天王驟然而起，一時間，大伙都攔他不住。

何小河已追了過去。

張炭急道：「這兒我來看顧，你們去接應高大名吧。」

——他這樣說，因爲他知道，如果王小石敵不住天下第七，他們幾人全在這裏也無補於事，只是多送幾條命而已，不如先趕過去葉府辦正事要緊。

而他留在這裏，要跟王小石共生死。

——眞正的朋友，本來就是素來同患難，共富貴的！

* * *

八大天王趕到大堂，白愁飛已把「好戲」演完，正要羣雄欠他「救命之情」，眼看大計可成之際，八大天王就一面呼喊着，一面闖了進來。

「不要中了這惡賊的奸計！」八大天王大呼道：「他就是佈這個假局的——」

話未說完，「颯」的一聲，他感覺喉頭一涼。

然後他看見自己的鮮血，自下頷激標出來，而喉頭裏，也不斷有鮮血湧上來。

他睚眥欲裂，戟指白愁飛，啞聲道：「你……」

白愁飛對他下了殺手。

何小河恰在這時闖了進來，一聲哀呼……

* * *

這時候，王小石聽了張炭急速說了幾句話之後，正全力施展輕功趕赴「發黨」總部。

可是在他心裏，卻一直響着一個聲音。

一個疑問。

——要是白二哥眞的做了這種事，我該怎麼辦呢？

——要是二哥眞的在場，我應如何做呢？

——敵還是友？

——是兄弟還是對手？

——自己到底該不該管這件事？

* * *

人生在世，其實常有這種問題，正如有天堂就有天堂鳥，也總有人去管該管的事，有人去做不應做的事，一如有光就會有影子的道理一樣。

* * *

天衣有縫傷得十分之重。

——在王小石與天下第七未分勝

負之際。

他示意方恨少把他扶進了冬棗林。

他說話已不能控制聲量——在這樣的傷勢下，只要能說得出話來，已經是奇蹟了。

「答應我，」他艱辛地握着方恨少的手艱辛的說：「你要保護溫柔，勸她回洛陽。」

方恨少知道天衣有縫已不能再活下去了，而天衣有縫可以說是爲了他而致一再受天下第七重創的，沒有比認清這一點更難過了。

「是。」方恨少垂淚道，「我會的，你放心。」

「你要設法使王小石殺掉天下第七，替我報仇；」天衣有縫的眼神已完全散亂，但神智尚在，「只有王小石能制得住這個人……」

「好，我一定去殺那怪物，爲你報仇！」方恨少義憤塡膺。

「不可以！」天衣有縫立即抓緊了方恨少的手，一急就嗆，一時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你慢慢說，慢慢說，別急，」方恨少看了難過，忙不迭的道：「你說甚麼，我都依你，你就是別急。」

好一會，天衣有縫才能繼續把話說下去：「……你不是……他的對手，只有王小石……可以……」

「好，好，我一定想盡辦法讓王小石替你報仇的，」方恨少也握住了他的手：「你要快快好起來，看我們怎樣爲你報仇。」

「我……好不了……」天衣有縫苦笑道：「萬一王小石不能爲國家民族作決斷，對自身情義又不能作取捨，那麼，還有一個人，他也能收拾天下第七，你一定要協助他……」

「誰？」

「我義父……」天衣有縫又在吐血，「溫嵩陽。」

「溫晚？」方恨少嘀咕道：「溫大人的武功那麼高，又德高望重，我……人微言輕，卻是如何幫得上他的忙？」

「你一定要在他來開封之前，還未遇着天下第七之時，先把天下第七和我交手的情形告訴他……」天衣有縫吃力但掙扎着說：「你一定要在他未和天下第七動手之前，把天下第七向我出手的情形……詳細告訴他……」

說到這裏，他已疲倦得說不出話來。

——看一個人瀕死的掙扎，那種感覺有時眞比死還難受。

——有時候，既不能替他難受，眞會生起「不如讓他快點死了算了」的想法。

方恨少明知天衣有縫所託的是苦差。

——他怎麼知道溫晚幾時來？

——他如何知道溫晚幾時會和天下第七碰面？

可是他沒有選擇。

他不能在一個臨死的人面前作任何抉擇。

他只有答允。

「我一定做到。」

——大不了我先到洛陽去找溫晚。

不過他卻想起了一件事，忍不住問：「溫姑娘是溫大人的女兒，爲甚麼不由她去說呢？」

「……我和天下第七在葉府交手的時候，只有你在場……」天衣有縫闔上雙眼：「何況，只要白愁飛和王小石仍在京城，我也不認爲溫柔……她願意返洛陽……」

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蘊含了多少無奈、疲乏與痛心。

他來開封，逗留了那麼久，竟勸不回一個溫柔。

——溫柔對他之無心無意，直比他身上的傷更傷。

他這一闔目，眼角也滲出了淚來。

方恨少卻眞怕他這一閉目，就一瞑不視了，忙道：「我會，我會的，你放心，我會把一切告訴溫大人，我會要王小石對付天下第七，爲你報仇。」

他生怕天衣有縫仍不放心，大聲補充道：「我一定會勸溫柔回去。她要是不回去，我會抓她回去、踢她回去、趕她回去……」

忽聽一個聲音凄楚的道：「你明知我回去不會快樂，你爲甚麼硬要我回去？」

說話的是溫柔。

溫柔第一次那麼柔。

她蹲了下來，看到天衣有縫的傷勢，她連心都痛了起來，想到天衣有縫現時受到的痛楚，她更連肉都微微覺痛。

——可是不管怎樣，她都不想回去。

天衣有縫一見溫柔到來，呼吸又急促了起來：「義父是疼你的，你不回去，他會很傷心的……」

「我回去？你是叫我天天對着那班人，叫我嫁給那個人，叫我日日三從四德相夫教子嗎？」溫柔哀哀切切地道：「天衣哥，我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爲了我好，可是你眞要爲了我好，你爲甚麼還要勸我回去呢？」

天衣有縫又咳嗆起來了。

他嘴裏咳着，鮮血都自鼻孔裏湧出來。

溫柔看了心慌，方恨少也心亂。

「我反正快要死了，你不回去，我也無能爲力，可是你留在京城，千萬要小心，我……不能照顧你了……」

溫柔哭了。

「你待我那麼好……」溫柔哭得梨花帶雨：「……我卻一直避開你……我……」

天衣有縫伸手去握溫柔的手。

溫柔也抓住天衣有縫的手，就似抓住個將溺的手，又似自己遇溺時拚

命抓住根浮木一般。

天衣有縫臉上露出安慰之色。

「還有一件事……」天衣有縫勉力保持神智清醒：「你託我調查雷姑娘……受辱的事是誰幹的……」

溫柔登時的「呀」了一聲：「莫非是這怪物？」

天衣有縫好不容易才搖了搖頭：「我到今天，還查不出來……不過，天下第七的背上，確有傷痕……」

「那定然是他了！」溫柔叫了起來。

當日，她和雷純在後巷遇上一個邪神似的人，幾要姦污自己，雷純僅以身代，她不忿已極，誓要爲雷純報仇，曾託天衣有縫打探是誰所爲，並以「若能手刃那淫徒我或會跟你返家」爲條件，使天衣有縫爲此事盡力。

是以天衣有縫一直跟踪着天下第七。

他也跟着溫柔，除了要保護她免受傷害之外，同時也認定，那個淫徒上次未能對溫柔眞箇銷魂，必未甘休，定會再逞獸慾，他要趁機除此一害。

結果，他的跟踪換來天下第七必殺之的決心。

那次，那淫徒雖玷污了雷純，可是也曾着了溫柔一刀，就砍在背上。

——如今天下第七背上有傷，那就想必是他無疑了。

「可是……他背上不止一道傷……」天衣有縫怕溫柔魯莽行事，即奮聲道：「……在未查得水落石出之前，你、你千萬不要……」

「可是他傷了背，」溫柔恨恨地道：「就憑這一點，他就該死了……」

天衣有縫忽一把猛握住她的手。

他用力如許之猛，溫柔幾乎痛得叫了起來。

「你不是他的對手……你千萬不要去招惹他……」天衣有縫一定要溫柔答允下來：「報仇自有人在。你不要爲我報仇……你千萬不要替我報仇……記住，不要去惹這個煞星……」他說時，因觸動了傷口，痛得全身都哆嗦着。

溫柔見他辛苦，不敢過份拂逆他的意思，忙道：「是，好，我聽你的話就是了。」

天衣有縫這才漸漸放手，稍爲平靜下來。

方恨少忽然想起一件事，問：「剛才你不是對天下第七說過——他涉入一件案子裏嗎？到底是那一樁案子？」

「對，那是當年『長空幫』黃旗堂主梅醒非和少幫主甘約兒遭狙擊的血案……」天衣有縫的氣息又微弱下去了：「你只要把我這段話，告訴義父，他就會處理的了。」

方恨少「哦」了一聲，溫柔禁不住好奇，問：「血案？甚麼血案？長空幫？那是天下第一大幫嘛……」

方恨少書讀得不算怎麼，但見聞卻廣，長空幫原是天下第一大幫，幫主爲名動天下的「長空神指」桑書雲。桑書雲逝世後，其獨生女兒桑小娥又與名俠方歌吟退隱江湖，不問世事，「長空幫」新幫主的大任，就落在桑書雲生前指定的一位少年的身上。

那就是甘約兒。

梅醒非是「長空幫」的黃旗堂主，足智多謀，輕功武功俱佳，爲長空幫不知立下多少汗馬功。長空幫到了後期，當年創幫高手，已死的死，老的老，散的散，梅醒非在時正年少的時候就爲桑書雲所倚重，在幫裏地位僅在「白旗堂主」辛深巷之下，到了後期，辛深巷也因年紀大了，加上殘疾，漸已不多過問幫裏的事，直至桑書雲逝世之時，梅醒非年紀還不算太大，正是精壯之年，幫裏的事，幾乎都包攬在他一人身上。

可是他後來離奇死亡，跟他在一起的甘約兒，當時還不諳武功，僥倖逃生。據他所說：「那殺梅二叔的人因見我不會武功，所以才不對我出手」云云。甘約兒當時還目擊梅醒非因打抱不平，憐惜一人之才，不忍見其枉送性命，才力挫強敵，把那人自泥沼中奮力救起，不料那人一旦脫困，即施暗算，格斃梅醒非，令其死不瞑目。

不過自此之後，長空幫就迭起變化，急遽直下，變生肘腋，幾乎從此就一蹶不振。

方恨少聽天衣有縫垂死之際，提起長空幫的事，心裏就這樣想。

可是天衣有縫沒有回答溫柔的話。

因爲他不想溫柔去管這些事。

「你……」天衣有縫緩緩的睜開眼睛，望着溫柔。

溫柔流下了兩行淚：「你有甚麼話，都說出來了，都是我害你的，都是我害死你的，你罵我好了，你打我好了……」

方恨少勸她，溫柔很激動，怎麼都安靜不下來。

方恨少見天衣有縫整個臉容都在迅速的枯萎中，而再幾次欲言乏力，他慌忙跟溫柔說：「他還沒有死，你得要聽他的話呀！」

溫柔一聽，倒是止住了嚷嚷，止住了哭，湊近去，一雙淚眼，痴痴的望着天衣有縫。

「你……要……答……應……我……一件……事……」天衣有縫衰弱地道。

「你說，你說，我都答應你，」溫柔的淚又控制不住了，簌簌而下，「你要甚麼我都答應，最好、最好你就不要叫我回去好不好？」

天衣有縫沒有回答。

「……你要我答應你甚麼事？」溫柔很溫柔的問。

天衣有縫仍是沒有回答。

「你？」溫柔驚呼：「你！」

「他已經死了。」

方恨少輕輕用手，攏起了天衣有

縫的眼，低聲說了一句：「你放心吧。」然後徐徐站起，長嘆。

嘆息如風裏的落葉。

風裏的喟息。

* * *

王小石叮囑溫柔務要把方恨少和受重傷的天衣有縫找着，他自己卻要趕赴去接應八大天王。

他趕到的時候，八大天王已經死了。

白愁飛向着他，平靜地道：「你來了。」

王小石不可置信的搖了搖頭：「二哥，不可以……」

白愁飛洒然一笑：「我在設法救他們，有甚麼不對？」

何小河悲聲道：「你殺了他……」

白愁飛即截道：「他阻止我殺人，我只有把他殺了。」

「他是阻止你害人！」唐寶牛吼道：「你就是佈今天這個局的幕後策劃者！」

衆皆震動。

白愁飛目中殺氣大盛，王小石一步上前，護在唐寶牛身前：「二哥，我們都知道了……」

「你知道甚麼？」白愁飛神色不變：「誰都知道我現在正在救人。」

「你在騙人，在害人，在控制人，只不在救人；」張炭趕到，發話：「眞正的解藥，在這裏。」

他揚起手，手裏唐三彩雕獸瓶，約有巴掌大小。

白愁飛抬目一看，猛然一愣。

「這是我剛才撲過去寧願挨你一指時取的：因爲這才是眞正的『過期春』解藥，你以爲這麼容易就能要我張某人硬吃你一記麼！那是有代價的！」張炭高聲道：「你們要相信我，我分辨得出甚麼是眞解藥，甚麼是假的，他手上的藥只可解一時之恙，不久後又要你們去求他，他藉此來控制你們。」

語音一落，他的好拍檔唐寶牛已把話頭接下去：「他的話你們一定要聽，因爲他是張炭。」

他不遺餘力爲張炭大肆宣揚似的道：「他是精通『神偷八法』、『八大江湖術』、『桃花社』的五當家、『天機組』龍頭老大溫暖的拜把子兄弟，還有我唐巨俠寶牛大人的小老弟——張飯王張炭是也！」

* * *

白愁飛神色不變。

——其實仍是有變的，他的眼神一長即斂，左手也微微動了動，但實際上卻又紋風未動。

那是他強壓抑下來。

可是這已足夠。

王小石已瞧出來了。

他太瞭解白愁飛了。

——目光暴長之機，已動了殺機。

——左手欲動之時，是要伸手入襟查看自己的東西是否已落入他人之手。

這兩個極其細微的甚至是欲動未動的「動作」已證實了一件事。

白愁飛的確是有做過這種鄙惡的事！

王小石閉了閉眼睛，幾乎是呻吟的叫了一聲：「二哥……」

白愁飛向張炭一攤手：「還來！」

唐寶牛搶着替張炭回答：「跟你說這句話的人實在是李太白的弟弟。」

張炭倒是奇道：「李太黑？」

「不是，」唐寶牛更正：「是你太笨。」

白愁飛忽也更正：「不是你太笨。」

唐寶牛怪有趣的問：「是甚麼？」

「加一個『們』字，即是『你們太笨』！」白愁飛說：「天堂有路卻不走，地獄無門送上來！」

這句話一說完，他就動手。

一動就是殺手。

他左手三指，攻出「小雪」，右手三指，彈出「初晴」。

「小雪」取張炭。

「初晴」攻唐寶牛。

兩指都要命。

要命的兩指。

* * *

兩指並非不中，而是被接下。

在場中雖有數百人，但能從容的接下白愁飛的「小雪初晴」者，恐怕只有一人。

當然就是王小石。

王小石以左手「凌空銷魂劍」、右手「隔空相思刀」，接下白愁飛的「驚神指」。

白愁飛長嘆：「老三，你眞的要管這件事？」

王小石誠摯地道：「二哥，你這又何苦呢？」

「那你是要跟我決一勝負了？」

「二哥，只要你放了他們，你要怎麼樣都可以！」

「你看今天這種情形，我要是放了他們，他們會放過我嗎？」

「如果他們敢對付二哥，那就等於對付我！」

「老三，世間的事，可由不得你意氣用事！」白愁飛深深的望着王小石：「我答應你這件事，說不定，我就因而有日命喪他們手裏！」

「不會的，」王小石堅定地道：「你放人一馬，人必留你餘地！」

「但此時此際，我跟他們的仇已結深了；」白愁飛似很有些憂慮：「況且，上頭的命令，我決不能不執行。」

「是老大的命令嗎？」王小石搖搖頭：「我不相信。」

「你相不相信，都不重要，只是給你這樣一搞擾，我連控制他們都不能了；」白愁飛狠狠地道：「現在只有一條路，殺光他們！」

葉枯發長身擋在羣雄之前。

他一句話都沒有說。

可是從他眼睛裏所表達的恨意，那比一千句一萬句惡毒的話更加來得仇深似海。

從白愁飛和八大天王、王小石、張炭、唐寶牛等幾人的對話中，他已明白了一個事實。

——一切都是白愁飛一手策劃出來的。

——甚至葉晴洲、趙天容、牽牛尊者、張順泰等人的死，馮不八的受辱，霍一想、龍一忠、吳一廂的殘廢，全是白愁飛害的！

——白愁飛是罪魁禍首，這還不夠，他還想變成他們的恩人，透過藥物來控制他們。

不僅葉枯發知道這點，在場羣豪亦莫不知道這一點。

他們都恨極了白愁飛。

他們都把希望寄託在王小石的身上。

「我今天要是不能把他們全都殺光，」白愁飛也很明白這一點，「他日他們一定會把我殺掉。」

「只要你今天放過他們，」王小石懇切地道：「他日他們若對付你，那麼賬得跟我先算！」

「你這般維護他們，却又何苦？」

「他們與你無仇無怨，你要挾制他們，却又何必？」

「這個……」白愁飛沉吟道：「我們不要在這裏討論。」

王小石有點喜出望外：「二哥的意思……」

「在內堂去，」白愁飛明晰的表示不便：「咱們兄弟，沒有必要在外人面前起衝突。」

「是。」王小石的心裏，簡直是歡天喜地，只要能勸服白愁飛不對這一羣無辜的好漢施辣手，要他做什麼都願意。

* * *

到了內堂，窗戶過高，而且時已入暮，故而堂內昏黯不堪。

白愁飛走到黯處，負手沉吟，慢慢停步。

他仰首望窗。

窗外已隱約可見三數星光微亮。

「你爲什麼要這樣對我？」白愁飛的語氣很壓抑：「咱們是兄弟，你却偏要在外人面前跟我爲難！」

王小石一聽「兄弟」二字，只覺一陣熱血沸騰。

「剛才情急無狀，只顧勸止，免鑄大錯，莽撞之處，請二哥見責。」王小石恭敬地道：「不過，請放了那些人罷，這樣脅制他們，反易成仇，弄巧反拙，對誰都不好。」

白愁飛臉色一沉，比天色還暗，出口倒像是暮色裏一兩道冷然的風。

「你太過份，太多管閑事了。」

王小石只覺一凜。

白愁飛的語氣却又急劇轉和：「不過，你倒是及時制止我幹下這件滔天罪行，眞不愧是我的好兄弟！」

王小石大喜過望：「二哥，剛才我出言無狀，冲撞之處還要請你原諒，我只是一時情急。向來二哥比我見多識廣，我只怕這件關係重大的事情上，二哥會誤信那些宦官的擺佈，那就貽禍無窮了。江湖上的朋友跟我們是同一條根同一塊土的，要是爲官場的鼠輩而與道上兄弟結怨，那實在是很划不來的事。」

白愁飛目光一動：「你罵宦官，可是，你不也爲他們效力麼？」

王小石長歎：「我自有苦衷。」

白愁飛瞭解地一笑道：「我們都情非得已。」他認眞的問：「我已做了那些事，三弟，你會原諒我嗎？」

王小石即道：「這是什麼話！二哥，咱們是兄弟呀！」

「咱們既是兄弟，」白愁飛搭在王小石肩上的手，突然自肩膊起到腰脅間一路疾封了他十二個穴道：「你就只好再原諒我一次。」

王小石想要抵抗已來不及，「你……」

「咱們既是兄弟，」白愁飛冷笑道：「你就不該當衆當好人，糾衆來當面拆我的局！」

他撮唇作嘯。

任怨立時掠入。

任怨一見王小石已倒下，唇邊立泛笑意。

殘忍的笑容。

王小石痛心地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此時此境，我能不這樣作嗎？」白愁飛反問：「你揭破我的假局，我也要讓你當不成好人。」

然後他轉向任怨：「我已封了他的穴道，而我又知道你有一種特殊的本領，你知道怎麼辦罷？」

任怨道：「你要他說出一些他自己不想說的話？」

白愁飛道：「對了。」

「二哥，你這樣做，實在令我……」王小石痛心疾首的道：「回頭吧，二哥，現在還來得及。」

「是嗎？」白愁飛笑道：「可惜你已來不及了。」

他一頷首，任怨就把王小石挾了出去。

任怨的掌心貼在王小石的背心上。

——饒是王小石武功蓋世，但覺有一股怪異已極的氣流，盤結迴蕩於體內，時又像一把利刃，把自己的五臟六腑當作是磨刀石，不斷的擦捺着。

「你放心，在你還沒完成太師重託之前，我是不會殺你的；」白愁飛又拍拍他的肩膊：「我們還是兄弟，可不是嗎？我只是要你和我站在同一條陣線上而已。」

王小石第一次被他拍肩膀的時候，覺得親切，到白愁飛第二次伸手往他肩上拍來的時候，他只感到恐懼。

——那感覺就像一頭豺狼伸舌舐向他的臉上。

任怨並沒有跟他站得很近，但他在袖裏暗扣着王小石的脈門，不是特別眼尖的老江湖，還眞絕對看不出來；任怨正在挾制住王小石。

任怨手中暗暗施力，使王小石跟他行出大堂，白愁飛尾隨於後，施施然地笑道：「嘿嘿，咱們眞是大水冲着了龍王廟，全是自家人哩。原來這兒的事，咱們是同一個主子的，你還是我的上司哩！」

任怨暗一催力。

王小石只覺一股猛力湧來，喉如刀割，臉肌抽搐，無法不啓唇開口，可是聲音却發不出來。

可是話是任怨以腹語代他說的：「二哥……剛才眞是莽撞……其實下恙的事兒……咱們誰下手還不是一樣！」

白愁飛「誘」道：「不一樣，不一樣，你是主持人，我只是執行者。」

「王小石」又道：「反正咱們的目標一致就是了。既然堂上的人都知箇中眞相，不如把他都宰了算了。」

王小石這般一說，衆皆嘩然。

他們悲憤、絕望。

——原來以爲是大伙兒「救星」的王小石，也是同一樣的貨色！

白愁飛假意阻止：「這……不大好吧，他們畢竟是京城裏成了名的人物，這樣殺光他們，我也有些不忍……如果他們能識時務爲我們所用，應可考慮讓他們留得性命……」

王小石又氣又急。

可是他就是無法眞正說出他心裏所要說的話。

——當一個人不能爲自己辯白，不能說他自己想要說的話，而他說的話全被曲解、他的形象完全任人恣意破壞之時，他心裏的感受，又是如何？

葉枯發恨極了。

他手裏暗扣了他的獨門暗器。

——橫豎今晚已活不過去了，而且還連累了一衆武林同道，不如拚死一擊，殺得了個罪魁禍首再說！

他認準的目標。

目標是王小石。

* * *

人生總有些時候，是關鍵的一剎。

這時應是王小石生命裏的一個關鍵。

——生死存亡、成敗榮辱，有時全在一個運氣或時機裏，這樣說來，人，實在是很沒有什麼依憑的。

不過王小石總算是幸運的。

王小石之幸，也可以說是在堂內一衆豪雄的幸運。

因爲王小石的命運，絕對牽涉及影响這一些他大都是素不相識的人的一生。

——人就是這樣，誰被誰影响了一生，連自己都不能預測，莫能把握的！

* * *

這剎間，一人自天而降，一人自柱後閃出！

自天而降的是一個美麗的女子。

還有她那一片美如星子的刀光。

溫柔。

溫柔揮刀，砍向白愁飛。

她不是要殺他，而只是要逼退他。

——當然，憑她的刀法，就算是要殺白愁飛，絕對只是力有未逮的事。

不過，憑她和方恨少的輕功，要掩近而不爲白愁飛等人所知，還不算是太難的事。所以王小石和白愁飛在內堂的情形，他們已落在眼裏。

另一個自柱後閃出的人，自然就是方恨少。

他一出手，就是「晴方好」。

扇子一開一闔間，便逼退了任怨。

然後他一面大嚷：「王小石是受他們挾制，剛才的話不是他要說的！」一面把扇面一闔，急打疾點，要替王小石開解受制之穴道！

可是白愁飛的「驚神指」點穴法，實非方恨少的功力可以一掌解開。

這時極其危急。

任怨稍被逼退，旋又撲上。

就在這時，葉枯發的「一葉驚秋」，已激射了出去。

他原本的目標是王小石，但經方恨少和溫柔這麼一鬧，頓使他猛然想起。

——就在剛才，他也曾爲任怨所制，說出了他自己所不想說的話來！

——一定是那冷血妖人搞的鬼！

是以他的暗器，飛射任怨！

這是葉枯發的獨門暗器，任怨不敢大意，只得先把攻勢撤去，全神以對。

方恨少得以稍一喘息，全力爲王小石解穴。

以白愁飛的功力，要擊倒溫柔，絕對不需要三招。

——一招就可以了。

溫柔一刀落空，白愁飛一指就捺在她的額上。

但白愁飛並沒有使勁。

他見砍他的是溫柔，不禁呆了。

他實在不忍心殺她。

他也不想殺她。

——更何況，殺了溫柔，就等於跟洛陽溫家的人爲敵，這種情形更是準備雄圖大擧的白愁飛所不願見的。

他不殺溫柔，溫柔可刀光霍霍，一刀刀老往他身上砍。

那邊廂，八大刀王齊出動，要制止方恨少救王小石。

唐寶牛大喝：「有我阿牛，沒你便宜！」

張炭也叱道：「先過我這一關再說！」

兩人聯手，竟奮力纏住八名刀客。

那邊却還有個任勞。

任勞悄沒聲息，已閃到方恨少身後，想來一記狠着。

只是狠着未施，忽見一箭，當胸射來。

他臨急一記鐵板橋，躲開一箭，不料那一箭擊空，箭尾在半空中發出「叮」的一响，又激吐出一枚小箭，往下急射！

任勞要不是早先見過這種箭法的防不勝防，這下可是準吃定了虧，但他早已提防，反應奇快，及時雙指一挾，已挾住小箭。

向他出手的正是何小河。

歐陽意意和祥哥兒也要動手，可是那幾個剛給暫時解恙的葉門弟子也纏住了他們。

就這麼一延宕間，忽聽大喝一聲，震得衆人耳裏嗡的一响，竟不由自主停下了手。

只見王小石叫了那一聲後，哇地咯出一口血。

他已冲開受制的穴道。

——方恨少始終解不開白愁飛「驚神指」所封制的穴位，但王小石却借了他的內勁，自行衝破穴道。

這一來，王小石因急於破穴，內傷甚重。

不過無論如何，穴是解了。

白愁飛一揚袖，甩開溫柔。

王小石面對他。

拔劍。

含着怒意。

* * *

劍已經拔了。

憤怒的劍。

王小石一向都是刀劍合一的。

他拔出了他的劍，也等於拔出了他的刀。

* * *

白愁飛長笑，然後長嘆：「終於有這麼一天了。我多想跟你交手，以十指會會你的刀劍。」

「我不想和你交手，」王小石痛苦地道：「你不要逼我。」

「我是想和你決一勝負，」白愁飛遺憾地道：「可是却不是現在。」

他丟下這句話，然後帶着任勞任怨、八大刀王、歐陽意意和祥哥兒等人，揚長而去：「等你辦好了那件事，咱們再來決一死戰。」

* * *

剩下的場面，就是「收拾殘局」，替中恙的人解恙——包括僅被暫時解恙、如沒徹底消恙仍會恙發而受制於人的葉枯發等。

王小石收劍回鞘。

他的劍，收得很慢，因爲他在想：那件事，我到底辦不辦？跟白愁飛的那一戰，到底打不打？

「發黨葉府」裏羣雄之危終於解去。

這一干市井豪俠，對王小石、張炭、唐寶牛、溫柔、方恨少、何小河等自是心中銘感，但也有些人鑑於前車，對王小石等之擧措仍甚感疑懼。

王小石則在撫劍沉思。

他在想什麼？

——是不是想：該不該爲了保存「金風細雨樓」的實力，而替蔡京殺諸葛先生？

——是不是在想：當日他和白愁飛一道上京來，要聯袂作戰，同生共死，還一起大破「六分半堂」，怎料此刻兄弟竟成仇？

* * *

與此同時，在太師府裏的蔡京也接到魯書一的報告：「葉棋五和齊文六已跟王小石動過了手。」

蔡京毫不驚訝：「輸了？」

魯書一垂首道：「輸了。」

蔡京淡淡地道：「他們還沒有死，是因爲王小石不想殺他們。他一直都留存了實力。」

未久，燕詩二也來報：「王小石已揭破白愁飛在『發夢二黨』意圖控御羣豪的計策。」

蔡京一笑道：「果然。有沒有動手？」

燕詩二謹報：「兩人揭破了臉，但白副樓主礙於未得太師指令，不敢出手，避戰而去。」

「他們遲早會打上這一場的；」蔡京徐徐離席，走到欄前，看滿園花葉，爭艷鬥麗，「當日他與我見面之後，即手書『大丈夫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十一字，那是班超少時，胸懷大志，嘗投筆長嘆：『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効薄傳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志氣和口氣都很不小。王小石無意間寫這九個字，絕不可小覷。」

他望着滿園花木，沉吟自語：「……這樣的一個人，自是不能不用，不得不防。」

其實，他貴爲一國太師，曾任宰相，朝中權貴，多爲他的門生親信，然而他終日浸淫於書法繪畫間，又好遊樂，那裏有時間爲國治事？而今連一個王小石他也殫精竭力來推敲對方的心意，那還有精力處理國家大事？

——國家社稷，若掌握在這些人的手裏，又焉能不亂？豈能不百病叢生？

（本篇完）

（請看「說英雄，誰是英雄」第三部）



上文提要：金七郎雖然救走了金雷，只不過想要他的碧血劍，並詳細將該劍的來龍去脈說個清楚，金雷爲了獲劍，便和金七郎打鬥起來，在旁暗中窺伺的是西域韋加利父女，他們來中原是想偵察武林的實力，以便將來征服中原武林，對寶劍亦有覬覦之意，對這兩個年輕人亦想收服爲己用，但不善措詞而遭到二人拒絕，繼而搏鬥起來……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江湖情仇恩斷消

老狐狸施血手印　少年郎危在旦夕

金雷揮劍如虹道：「在下可不信……」

韋加利巨靈般的手掌一切，道：「看掌！」

那個「掌」字的尾音尚沒有完全消逝，韋加利的手臂已在一片抖顫聲中，渺無踪影的忽然自半空之中揮洒了過來。

這眞是一招絕招，絕得使人防不勝防。

更是一記毒招，毒得使人沒有還手之力。

「絕」、「毒」再加上「狠」字，那麼這一招的厲害，便可想而知，斷非尋常筆墨所能一下子描述出來了。

但見那赤紅的手掌凌空遍洒而落。

金雷一顫，忖道：「好厲害的『血手印』！」

他刹那之間，作了一個決定，身子平空朝掌影之處穿了過去，手中的碧血劍，揮洒着斑駁光影，朝那分不清的掌影斬將過去。

「呃！」

一股熱浪，吹遍了金雷的胸口間，他只覺胸口一疼，情不自禁的發出一聲幾乎不可聞的輕呃之聲。

這一下，可暴露了他受傷的身軀，韋加利是何等身手的人，一聽之下，已知道這青年的確受了傷。

他嘿地一笑道：「怎麼樣？」

滿臉都是得意傲色，一股透至眉心的殺機，慢慢擴散開來，凶狠的、冷厲的盯在金雷身上。

金雷的身子泛起一陣輕微而不自覺的顫抖。

他沉聲道：「再來！」

他斜馭着碧血劍，傲然的屹立在地上。

韋加利眼中含着奇特的神色，不瞬的凝視在金雷身上，彷彿對這年輕人的勇氣，做了另一番的估計。

他低聲道：「好勇敢的人！」

金雷不屑的道：「再試一次！」

韋加利道：「金雷，你可知道你已受了『血手印』的掌傷？」

金雷冷煞的道：「知道又怎麼樣？」

韋加利嗯了一聲道：「中了『血手印』的人都會很快死的。」

這個老奸巨猾的狐狸，竟然在這一刻時間裡，施出了恐嚇的手段，像是要將金雷嚇倒似的。

金雷冷笑道：「我不知道死是甚麼滋味！」

韋加利突然嘆了口氣，道：「看你這樣年輕，又有這樣一身好功夫的人，還沒有享受點甚麼，便這樣不明不白的死去，老實說，連我都替你難過。」

「呸！」金雷憤怒的道：「我不稀罕！」

韋加利嘿嘿地道：「可惜呀！可惜呀！」

金雷面上一冷，道：「你所要講的，就是這幾句話麼？」

韋加利緩聲道：「在『血手印』下沒有幾人能活着離開，我忽然對你產生了憐才之意，只要你願意加入西域武林，老夫立刻設法給你療傷。」

金雷沒有講話，只是憤懣的瞪着韋加利。

韋加利問道：「怎麼樣？」

金雷還沒有開口，面上神情却大見緩和。

韋加利略帶威脅的道：「如果你不願意，只有死路一途。」

這話，聽在任何人的耳朵裡，都會心弦一顫，面上變色，死！到底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多少是帶點恐怖意味。

亡命徒面上現出一片焦急之色，道：「金兄，大丈夫死不足惜，名節可重……」

韋加利一瞪雙目，道：「住嘴！」

亡命徒躍身而出，道：「在下便領教幾招。」

金雷突然朝亡命徒一揮手，命他退回去。

他長吸口氣，道：「死！的確不是個好東西。」

韋加利面上神色一動，道：「你想通了？」

金雷點頭道：「嗯，我想通了。」

亡命徒破口大駡，道：「姓金的，我本來還把你當成個人物看待，那知今日一見，嘿嘿，你也不過是個貪生怕死之輩，嘿嘿，咱們中原道上的臉，可都給你丟盡了！」

「駡得好！」

亡命徒一怔，道：「你難道眞這樣厚皮！」

韋加利哈哈笑道：「金朋友，硬是要得！」

金雷朝亡命徒斜睨了一眼，道：「待會兒，你便知道誰是怕死的人，目前咱們還是保持緘默，因爲一件事情的是是非非，尚很難下定論！」

他朝韋加利橫了一眼，道：「你過來！」

韋加利大步跨了過來，道：「你如果要我現在給你療傷也可以，不過，最好還是等我們雙方都覺得對方確實是可靠，再……」

金雷淡淡的道：「在下可曾要求你給我療傷？」

韋加利一怔道：「沒有！」

金雷冷笑道：「那不結了麼？在下並沒開過口！」

韋加利愣愣地道：「那你……」

金雷突然一劍揮去，道：「在下要再鬥幾招！」

這一劍，當眞是出其不意，快得使人眼花撩亂，韋加利雖然機警無比，也沒想到金雷會突然發難，欲退已是不及，揮掌朝長劍拍去。

劍尖一轉，在韋加利的身前點了兩下。

沒有一絲血跡流出，但長劍確實是在身上點了兩下，只是點的手法不同而已。

火龍女驚呼道：「爹，你……」

韋加利的身子立在地上，連動都不能動一下。

他怒聲道：「老夫上了當！」他朝火龍女道：「爹沒事！」

金雷冷冷地笑道：「這是手下留情！」

韋加利恨聲道：「剛才那兩劍，你明明可殺死我，爲何只點了我的穴道，你難道不知道我來中原的目的？」

金雷冷冷地道：「在下還要留次機會。」

韋加利怔怔地道：「幹甚麼？」

金雷道：「報回今日失敗之辱！」

韋加利冷笑道：「你沒有我，永遠也治不好『血手印』。」

金雷道：「這很難說，在下要碰碰運氣！」

韋加利冷漠的道：「這是自尋死路，血手印下無人能活！」

突然，火龍女一拳搗來，道：「解開我爹爹的穴道！」

金雷斜身一移，道：「兩個時辰後他便沒事了！」

他僥倖的偸襲成功，自己身上也冒了一身冷汗，此刻，他突然覺得身上有一股熱浪隱隱傳進體內，接着便是一陣寒冷的抖顫。

他忖道：「我必須要走了！」

他提起那殘餘的眞力，抗拒着體內的重傷，道：「韋加利，這一仗你贏了。」

韋加利嘿嘿地道：「我想亦是這樣，不過，你也許會後悔沒殺我吧？」

金雷長聲道：「機會很少，剛才你不殺我，是件不智的選擇！」

他也曉得金雷偸襲時，如果手上稍稍用力，此刻躺在地上的便是他了，他那知金雷天生傲骨，輕易不肯向人低頭，今日因身受重傷，不得已出手偸襲，只不過爲的是能暫時逃離此地而已。

金雷緩緩的道：「我要留下你的命，有機會報回此耻……」

他身形跟跟蹌蹌的朝前奔去，面上已浮現着一股痛苦而難熬神色，只是他勉强咬牙忍着。

金七郎躍身跟去道：「金兄，我扶着你！」

金雷搖頭道：「你我還是分頭逃吧，韋加利不可能放過我倆！」

金七郎苦笑道：「這是甚麼話？我可不是貪生怕死之輩！」

突聞火龍女大叫道：「你們不要跑！」

金雷彷如未聞一樣，盡集全身功力，拚命奔去，身後傳來陣陣怒駡之聲，他已沒心神去分辨她駡的是甚麼，只知道快快逃離此地！

額上滲滿了顆顆汗珠，晶瑩而光亮。

刻骨椎心的痛苦，不停的啃嚙着這個堅强的年輕人。

他眼前一片模糊，彷佛甚麼也看不見，但他依然還可以感覺出身旁蹲着一個人，好像正凝望着他。

金雷，金雷，他的心底在呼喚着自己的名字。

「呃」，「呃」！

這種聽來使人心悸的慘呃聲不停的響着。

他的手忽然舉了起來，道：「給我水……」

金七郎悸顫的道：「你不能再喝了！」

當他看見他那種痛苦而渴望着水的神情，他的心登時軟了下來，他不覺的舀了一瓢清水送去。

「咕咕咕……」

金雷像是驟然獲得至寶一樣，摟着那一瓢水狂喝下去，這情形和行走沙漠裡的孤客一樣，正被乾渴困厄着，一旦得到的水，便會不顧一切的狂飲下去。

金七郎突然一翻一掌，將那瓢水擲在地上。

他慘笑道：「你再喝下去便會死！」

這道理，只有常年行走在沙漠裡的客旅才會知道，其實這道理亦不難懂，就像一個餓鬼，在快餓死的情形下，突然得到無數的食物，在飢不擇食的情形下，他會大吃一頓，結果腸胃受不了，而脹死……

金雷的雙目一紅，吼道：「我要殺死你！」

金七郎苦笑道：「你冷靜點。」

金雷吼道：「給我水……」

顯然這個年輕人的神智已經不清醒了，他似乎是相當痛苦，額上青筋根根暴了起來，雙手竟在地上死抓。

亡命徒喃喃地道：「我能這樣眼看着他死去麼？」

可是，他又有甚麼辦法，去助這一個武林彗星，憑他那點道行，根本幫不了這年輕人多少忙。

金雷沙啞的道：「渴死我了！」

這是中了血手印的自然反應，任何一個人身上中了這樣絕毒的掌法，便會全身燥熱，血液沸騰，最後是乾裂而死。

金七郎目光一轉，忖道：「我必須救他……」

他重重的擊了下手掌，道：「只有把三位師父請出來，當年他們在西域時，不也中了章加利的血手印麼？他們一定知道這種掌法的解救方法，只是，只是……」

他猶疑的瞥了金雷一眼，忖道：「我總得先設法把他藏起來。」

金七郎嗯了一聲，突然躍身朝一棵樹上撲去，他朝那遠遠的山巔一看，只見在遠遠的半山腰中間，有一個紅瓦小廟，隱隱的浮現在那裡。

他心中狂喜，忖道：「暫時把他放在那裡，再把三位師父請出來！」

他迅速的躍下身來，抱起金雷朝那半山腰小廟撲將過去。

路上，金雷喘聲道：「放下我，給我水！」

金七郎嘆聲道：「金兄，你忍一忍，咱們先去那裡歇歇！」

經過風馳電閃的奔波之後，那紅瓦小廟，離他倆也只不過是數步之遙，亡命徒朝那小廟一打量，忖道：「這裡怎麼沒有人煙！」

那廟門緊緊閉着，灰塵滿佈，顯然甚少人來此。

金七郎高聲道：「這裡有人麼？」

這只不過是虛張聲勢，眼前這種情景，誰看不出來，那裡像個有人的地方，簡直是個破廟。

他足蹬將出去，重重的踢在那廟門之上。

「砰！」地一聲大響，那廟門隨着被踢了開來。

拳般大的蜘蛛吊在半空，正吐着銀白絲，結着一個大大的蜘蛛網，佈滿在那天井之中。

亡命徒面上變色道：「人面蜘蛛……」

古老傳說，蛛若人面，性陰，厲毒，生於蠻荒之地，邪淫，善發怪聲，人聞之，如痴如呆，而遭蛛噬，中者無藥可救。

他詫異的道：「在這種地方，怎會有這種東西。」

他運指如風，照着那人面蜘蛛點將過去。

「嗤！」

那人面蜘蛛沒有躲過那沉重的一指，怪叫一聲，大大的肚子一翻，便死在蛛網上面。

金七郎見這破廟中甚麼都沒有，僅有一張供桌，上面放着兩隻錫製的燭台，上面尚遺留着燭油，灰垢滿佈，顯然是久無人跡。

一道布幔垂直下來，正好遮住神龕。

他尋一乾淨的地方，將金雷放在地上。

金雷霍地睜開雙目，道：「這是甚麼地方？」

金七郎道：「破廟！」

金雷呻吟一聲道：「我好熱。」

他的神智只是短暫的清醒，當他看清週圍的環境，看清身邊的人後，他的神智又混亂不清了。

金雷顫聲道：「給我水！」

金七郎道：「金兄，我想告訴你！」

金雷吼道：「水，給我！」

金七郎搖搖頭忖道：「他根本就神智不清，我要救他命，只有暫時點了他的穴道，讓他先安靜的睡一會，這裡離我師父那裡，雖然有百多里路，但以我的脚程，相信一日一夜間，足可回來，不過放他一個人在這裡，是否太冒險？」

他揉揉手掌道：「顧不了那麼許多了，只有冒險一試……」

他低聲道：「金兄，金兄……」

金雷雙目緊閉，面似紅桃，嘴裡道：「嗯，嗯……」

金七郎道：「我得留下你，暫時和你分手……」

「嗯！嗯！嗯！」

金七郎突然伸指，急若電光石火般的，戳在金雷身上三處穴道，金雷身子一顫，便不動了。

然後，亡命徒找了個較隱蔽的地方，把金雷放在那裡，如果沒有甚麼意外，是很難有人發現金雷被藏在供桌的下面。

他覺得一切都滿意了，再巡視這廟裡一遍，確實沒有足以侵害到金雷生命安全的危險物後，他像是對待一個老朋友般，說了一聲：「我走了！」

那迅捷的身子，有若一頭狐狸，狡猾的從原路退出去，再把那扇大門輕輕的關上，直往山脚下奔去。

＊　＊　＊

在一連串惡夢裡、在一連串謎樣的回憶裡，金雷彷佛是再世爲人，忽然自那黑暗的世界裡清醒過來。

他雙目緩緩的啓開了。

眼前的景物使他震顫了，他發現自己是睡在一個骯髒而又破敗的廟裡，當然，他已記不清自己是如何進來的，不過……

他嗯了一聲道：「這地方我好像來過……」

他耳邊響起了一聲輕嘆道：「那是你昏迷的時候來過。」

金雷一怔道：「妳是誰？」

他驀地一個回頭，突然怔在地上，只見一個少女含着使人不容易了解的笑容，痴痴的望着他。

金雷一呆，道：「是你！」

那少女道：「意外了？」

金雷冷冷的道：「的確是很意外。」

那少女笑道：「現在呢？」

金雷道：「我們的談話，現在可以結束了。」

那少女料不到這個青年人是那麼古怪，幾句話還沒說，便鬧得不愉快，雙方好像非常的不友善。

那少女道：「如果我要……」

金雷冷冷地道：「怎麼樣？」

那少女道：「你身上的毒傷還沒好，先把藥吃下去再說。」

她手裡端着一個碗，碗裡盛着熱氣四溢的湯藥，金雷望着她，面上刹那間湧出一股凜然的怒意。

他怒聲道：「好厲害的手段呀！令尊用血手印打傷了我，你再幫我療傷，施以威再挾以恩，讓我永無反抗之力，哈哈，可惜我金雷不吃這一套！」

那少女急聲道：「你胡說！」

金雷不屑的道：「難道這不是事實？」

那少女道：「當然，至少我來這裡，我爹不知道。」

金雷面上一片茫然之色，道：「你來幹什麼？」

那少女道：「道理只有一個——救你！」

金雷突然哈哈大笑道：「你會平白救我？」

「你認爲有目的？」

金雷道：「如果你不說出來，我也能猜得着。」

這少女原來是章加利之女章玉漪！

章玉漪哼了一聲道：「你猜吧！」

金雷滿面憤怒的道：「是不是要我加入你們西域？」

章玉漪搖頭道：「我還沒有這種想法。」

金雷楞楞地道：「那你爲什麼救我？」

章玉漪笑道：「道理亦很簡單，因爲我愛上了你。」

金雷大駭道：「胡說，咱倆尚在敵對之中，何會有愛？」

章玉漪緩緩移動身軀，道：「這是件極不可思議的事情，連我自己都沒有想到這種事會發生在你我之間，這就是人生感情、恩愛、仇恨都會發生在一瞬間，使你抓不住，更捉摸不到，唯有給我們的是捕捉一些人生的影子。」

她彷佛一刹那了解了人生，居然能說出這一番滿含哲學的人生宿命論，金雷雖然對她沒有絲毫好感，但對她的印象也不禁有了改變，也就是對她應予重新估計。

金雷淡淡的道：「不成熟的情感，單方面的相思！」

章玉漪像是被一柄無形的巨錘重重的撞了一下，心弦劇烈的震顫了一下，良久沒有平復，她楞楞的站立在地上。

她變色道：「你……」

金雷道：「我懷疑你的精神是否正常。」

章玉漪怒聲道：「你胡說！」

金雷冷笑道：「章加利剛才打了我一招『血手印』，恨不得立刻要了我的命，而你是他的女兒，又拿感情的帽子套在我頭上，假意虛情，如果我不是呆子，我想這其中恐怕所含的目的，只有一個。」

她——火龍女在西域素以粗獷狂野、膽大豪邁爲名，壯如男兒，性如烈火，可是在金雷面前，却一絲火氣也發不出來。

章玉漪苦澀的道：「你竟然誤解我？」

金雷道：「難道想收買我？」

章玉漪顫聲道：「你胡說！」

金雷冷冷地道：「只怕我說中了你的心事。」

章玉漪眼中刹那間湧出兩行淚水，道：「你錯了。」

金雷無動於衷的道：「這種事，任

何人都會這樣想。」

章玉漪長嘆道：「你也許對我們西域兒女間的感情有所誤解，當我們愛慕一個人時，我們西域女孩子將會毫不隱瞞的去追逐她所愛的人，這就是兩處文化和風俗不同的地方，而你們中原女孩子不像我們那樣大膽，在感情方面較含蓄，也許我今日所表現的太露骨，也許我不該選擇這個時機去追求你，所以……所以……」

金雷搖頭道：「我實在對你的行動太懷疑了。」

章玉漪苦笑道：「你們中原人就是善疑。」

金雷面上冷然的道：「你可以走了。」

章玉漪道：「你難道連一點機會都不給我？」

金雷道：「你永遠沒有機會。」

「爲什麼？」章玉漪顫聲道。

金雷長吸一口氣，道：「因爲我是個有妻室的人。」

他不願讓章玉漪繼續纏下去，更不願使她自毀前程，所以毫不保留的把自己和藍小蝶的關係說出來，他以爲章玉漪聽了這話後，一定會自動而退。

章玉漪問道：「有幾個？」

金雷一怔，道：「當然是一個了。」

章玉漪長吸一口氣，道：「還好，只有一個，我們西域的人娶三五個並不當是一回事，你僅有一個妻子，再加上我也不過是兩個，如果將來你還有興趣，就是再娶三五個我也不反對。」

金雷搖頭道：「荒謬！」

章玉漪正色的道：「我說的都是眞心話。」

她那大膽的動作和表情，的確是使任何人見了都會咋舌，金雷沒見過這樣的女人，心裡不覺大生凜異。

金雷搖手道：「抱歉，我沒那麼好的胃口。」

章玉漪道：「你不後悔？」

金雷道：「我爲什麼要後悔。」

章玉漪默然片刻道：「金雷，你要不要聽一個故事？」

金雷笑道：「値得一聽的故事，誰都願意聽。」

章玉漪吸了口氣，道：「相傳有一座情人山在西天之端，那裡有個美男子伊博，終日狩獵爲生，伊博長得瀟洒俊秀，娶個妻子姿色却是平平，但夫妻倆的情感彌篤，相敬相愛，一日，伊博在情人山狩獵，無意中發現一隻金毛兔子，他見這隻金毛兔子長得神異，隨手拔箭射中了那兔子的後腿，只見那金兔在地上一翻，立刻變成了一個金髮碧眼的少女……」

金雷頗感興趣的道：「這是女主角了。」

章玉漪嗯了一聲道：「當時伊博一楞，那少女自稱『麗娃』，她說自己是情人山的守山之神，今日被伊博破了金身，必須嫁給伊博爲妻，伊博是個愛情專一的人，聞言便把自己有妻子的事告訴了麗娃。」

金雷哈哈大笑道：「你是拿我倆的事來編故事了？」

章玉漪斜睨了金雷一眼，道：「這是個悲劇，麗娃堅決要嫁，伊博堅決不娶，雙方在這種情形下爭執不休，結果麗娃一怒之下，將伊博一家大小抓在情人山上……」

金雷一駭道：「麗娃要幹什麼？」

章玉漪道：「自然是由愛生恨，等伊博上情人山救他妻室之時，麗娃已把伊博的妻子殺死了。」

金雷怒聲道：「我不要聽了，你簡直是在威脅我！」

章玉漪冷冷地道：「我是麗娃，而你是伊博。」

金雷怒聲道：「滾！我不受妳那一套的威脅，自古兩情相悅，才會有愛，而你却要用這種方法和手段。」

章玉漪怒笑道：「我從小就是這個樣子，得不到的，便設法毀掉。」

金雷大笑道：「怪不得世人都說『最毒婦人心』呢！」

章玉漪殺氣盈眉的道：「非毒也，量小矣。」

金雷緩緩站了起來，只覺週身力氣盡失，他長吸了口氣，望着那絢爛的落日，心湖中徒然罩上一層陰影，只覺火龍女是個說得出做得到的人，也許她會找着藍小蝶，對她不利。

他忖道：「我得離開這女人遠遠的。」

他略略整理了一下衣衫，朝廟外行去。

章玉漪大叫道：「你去那裡？」

金雷回頭冷冷地道：「不用你管！」

章玉漪冷笑地道：「你只要離開這裡，你便會沒命。」

金雷大笑道：「那是我個人的事。」

章玉漪晃身飄了過來，手中還是端着那碗藥，她面上浮現着一片複雜的神色，把那碗藥送了過來。

她輕聲道：「喝下它，否則你會死。」

金雷冷冷地道：「我寧願死，也不喝它。」

火龍女長嘆一聲道：「我雖然給你服過藥，可是那僅是一種抗劑，十二個時辰之後，便沒用的了，你的傷頗重，沒有我們西域的獨門解藥，無人能治好你的傷。」

金雷怒聲道：「我不信！」

火龍女道：「你若不喝下，你便活不過三天。」

金雷大聲道：「那是我的事。」

「砰！」

他反手一掌，將那碗藥打落在地上，濺得藥汁四溢，而那個粗瓷茶碗也因而跌得粉碎。

火龍女變色道：「你……」

她心中的憤怒和悲傷，簡直不是尋常人所能了解，那種失望、怨恨的眼神，直使任何人震顫，而金雷却視若無睹的大笑而去。

「哈哈哈……」

那滿含悲愴幽怨的笑聲愈來愈遠，他那跟蹌而寬闊的身影，斜斜的投落在地上，拖着一條長長的影子。

火龍女大叫道：「金雷，你回來！」眼見金雷走遠，她不禁坐在地上，哭了出來，她恨得直跺脚，眸子裡湧滿出晶瑩的淚珠，她正在羞恨交集，憤懣無比的當兒，只聽廟外傳來一連串踢蹚踢蹚之聲。

接着，一道人影自廟門口射了過來。

「嘿嘿……」沉冷的笑聲遠遠傳來。

章加利冷冰冰的望着這個女兒，臉上有種怪異的樣子，火龍女彷佛受盡了委曲，撲進章加利的懷裡，輕輕的哭泣起來。

章加利道：「妳的心機白費了。」

火龍女顫聲道：「此人可殺而不可留……」

章加利嘿地一聲道：「中原非比西域，這裡的臭名堂最多，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他們講究名份，你這樣的表現，亦難怪把他嚇跑。」

火龍女哼了一聲，道：「我不會饒了他！」

章加利嘿嘿地道：「他活不長久。」

火龍女嘆聲道：「說眞的，我現在倒不希望他死。」

章加利一驚，道：「你給他服了解藥？」

火龍女搖頭道：「那碗藥他寧死不喝，已全部倒在地上，唉，我眞不懂，他明明知道不服下解藥便會死去，爲什麼要將這碗藥打翻呢？」

章加利道：「這就是中原人物的傲骨！」他突然一拍手掌，道：「孩子，你來時可看見一個人？」

火龍女一怔道：「誰？」

章加利道：「金七郎。」

火龍女搖頭道：「沒有呀。」

「哼！」章加利笑了一聲道：「孩子，那金七郎把金雷藏在此地是爲什麼？」

火龍女一怔道：「我怎麼知道？」

章加利道：「當然是去請救兵呀，當世之中，能療治『血手印』的沒有幾人，他只有把他那三個老不死師父請來。」

火龍女一楞道：「你說的是中原武當三劍客？」

「嗯！」章加利應了一聲，道：「不錯，就是三劍客。」

火龍女道：「那麼……」

章加利一揮手，道：「咱們可得佈置一番，今日是冤家路窄。」

他們父女互相交換了一點意見，然後便找個地方，隱身起來等待着。

* * *

山風陣陣，夕陽由絢麗逐漸黯淡，靜謐的小廟，四處飄起了蟲鳴，此刻，那廟裡情景依舊，不同的只是供桌兩旁，各站着一個金身銅像。

這兩個銅人頗似守門之神，可是把他們放在殿內，便顯得有點不倫不類，按常理，這兩個守門神應當站在廟門兩旁。

怪的是這兩個銅像何時增加居然無人知道。

此刻，在這灰濛濛的黯淡天氣下，一個頭戴斗笠的灰袍老人，捲着褲管，拿着鋤頭，沿着山路朝這裡行來，瞧他這種打扮，便知道是個下田的莊稼人。他悠然的跨進小廟，緩緩的拿出大煙袋，裝上黃煙絲，將大煙鍋按了按，敲着打火石，點燃了煙絲，一縷輕淡的長煙，嬝嬝的散了開來。

「呼……」

他深長的吸了一口氣，鼻子裡和嘴巴中全是煙霧，然後斜坐地上，倚在鋤頭邊，優哉悠哉的抽起烟來。

然後自言自語的道：「嗯，天這麼晚了，江老頭還不下山，難道他幹活非要幹到月亮出來了才肯歇手麼？哼，這老東西！」

「呸！」遠處響起呸的一聲，道：「柳老頭，你幹了一半活又停了。」

一個赤着足的老頭氣吁吁的跑了進來，滿頭是汗，一看便曉得他是剛剛才收工。

柳老頭揚一揚大煙鍋，道：「明天再幹啦。」

「哈！」那江老頭一笑道：「瞧你這大把年紀了，還有幾個明天？我看你是想死了，還不乘着能幹的時候多幹點活。」

柳老頭不服氣的道：「你懂什麼？兒孫自有兒孫福，何必一定要當馬牛，咱們就是留下金山，他們亦不會高興，還嫌咱們沒給他們留下什麼呢！活一天就要懂得享受一天，江老頭，何必一定要把自己累壞了呢！」

江老頭搖手道：「不對，不對！」

柳老頭一楞，道：「怎個不對？」

江老頭笑道：「咱們既然活在世上一天，便該給後人多做點事，你沒有聽過『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這句話麼？」

柳老頭嘿地一聲道：「一身賤骨頭，天生勞碌命！」

江老頭拍手道：「對，我正是一身賤骨頭。」他目光朝那大殿兩旁的銅人看了一眼，道：「嘿！這裡還有兩座守門銅人呢。」

正說之間，遠處響起一聲大笑道：「奶奶的！你們兩個老混蛋，也不叫我酒蟲子一聲。」

但見一個滿頭蓬髮的老人，拿着一隻大酒葫蘆，咕碌咕碌的喝着酒，朝着廟中直衝而來。

江老頭大笑道：「酒瘋子，他娘的

蛋，怎麼跟來的？」

那蓬髮老人哼哼兩聲道：「你們想把我甩掉，可沒那麼容易，我酒瘋子不但有喝酒的本領，還有個好鼻子，只要一聞，就知道你們躲在什麼地方。」

柳老頭嗤之以鼻，道：「酒瘋子，少吹啦，咱們再來玩咱們的遊戲吧。」

酒瘋子嘿嘿道：「我酒瘋子沒喝足酒之前，什麼也不談。」

突然，遠處傳來一聲長嘯，這三個老頭彷彿沒聽見一樣，還在那裡各吵各的。

只見那兩個銅人的眼珠子忽然一眨，自那開合的眼睛裡，泛射出一股使人寒心的冷光，在那三個老人的身上瞥了一眼。

那長嘯愈來愈近，但見一道人影倏忽飄進來。

這個人滿身大汗，臉上露出焦慮之色。

他的目光落在那三個土裡土氣的老頭子身上，雙目忽然一亮，彷彿精神一振，雙唇尚未啓動，只聽那酒瘋子嚷道：「少來，少來，我酒瘋子要喝酒！」

那年輕人似乎已了解到什麼，將那快要啓動的雙唇硬生生的壓了下去，他匆匆忙忙的在廟裡略一搜索，忽然啊了一聲，道：「慘了，他不見了！」

他躍身在案下一看，那有半個人影！桌下已空空人影，他這一驚，當眞是非同小可，一跺脚，道：「難道……難道……」

他的目光突然落在那兩個銅人身上，這一看，登時一楞，差點沒叫出來，原來這兩個銅人此刻目光，俱投在他身上，雖然眼珠子沒有轉動，却深沉有力。

他一拍掌，道：「怪了，這裡何時多出兩個銅人？」

這番話讓酒瘋子聽見了，他哈哈笑道：「小子，要不要喝點酒？」他把酒葫蘆朝空中一舉，怪的是半點酒也沒有滴出來，繼續道：「小子，我老人家的酒沒有了，你給我弄壺來。」

他將那酒葫蘆一拋，拋給了那年輕人，那年輕人點點頭，身子方要一躍，突聽一聲冷笑自那銅人嘴裡傳了出來。

接着，一個冰冷的聲音道：「金七郎，你想溜？」

亡命徒身子一停，冷冷地道：「我早該想到是你們了。」

他面無懼色，炯炯有神的瞪着那兩個銅人，那兩個銅人在一連串大笑聲中，將身上的銅衣褪了下來。

章加利的眼珠一轉，道：「我在這裡等你多時了。」

亡命徒冷冷地道：「你們把金雷弄到那裡了？」

章加利嘿嘿地道：「殺了！」

亡命徒臉上變色：「你……」

他雙掌在空中一晃，斜斜一掌拍了出去，道：「我跟你拚了！」

一道掌影疾如閃晃在空中的光虹，朝着章加利的身子拍過去。

凌厲的招式，快得眩人耳目。

章加利冷冷的一笑道：「憑你這點道行，也敢和我動手？」

他身子虛幻的一個旋轉，靈巧的脫出那重叠的掌影之外，冷笑一聲，一脚迅快的踢過來。

那一脚，踢的正是亡命徒的腰下死穴！

亡命徒憤怒的道：「你把人弄到那裡去了？」

金七郎不閃不避，雙掌十指箕張，狠命的朝章加利抓過去，他此刻完全是在拚命，明明知道自己不是敵手，還是一樣硬拚，可見他亡命徒這三個字，硬是這樣拚出來的，否則他也不必用這麼三個字來做綽號。

章加利心中一駭，忖道：「他在拚命……」

逼得他不得不中途撤招，但這個老狐狸的確是有其獨到之處，一收踢出的長脚，順手一帶，便將亡命徒的右臂抓住。

他嘿嘿地道：「三劍客怎麼不來？」

亡命徒道：「呸！」

章加利哼了一聲道：「在我手中，還怕你不說。」

亡命徒道：「憑你還不配！」

突然，一聲大笑道：「哈，那個小子怎麼和人家打架了。」酒瘋子一抹嘴唇，道：「喂，小子，你不是給我買酒的麼？怎麼和人家打起架來了。」他搖搖晃晃的朝章加利行去，繼續道：「喂，你放了他，他要買酒去。」

章加利一揮手，道：「瘋子，滾開！」

酒瘋子大叫道：「嘿，你叫我瘋子滾開，這簡直是混蛋加三級，我瘋子沒酒就沒命，如果酒蟲子爬出來，嘿，我不跟你拚了才怪！」

他說着，便向章加利的身上撞去，無巧不巧的撞向章加利的胸脈前穴，若是稍不注意，定會讓他撞上。

章加利心中一凜，忖道：「這瘋子也難纏！」

他的念頭尚未轉過來，不知怎的，那瘋子居然從他手中，把金七郎救了出去，手法之快，端是所料不及。

酒瘋子一揮手道：「快去，快去，買酒去。」

亡命徒一拱手道：「好……」

那個「好」字尚未消逝，章加利突然大叫道：「好呀，我差點讓你們騙了！」

他長吸一口氣，道：「三劍客，咱們也別再打哈哈了。」

火龍女一怔道：「爹，你說什麼？」

章加利嘿嘿地道：「中原的三劍客原來早來了，我還差點沒認出來。」

一股寒人的殺機佈滿臉上，森冷的目光，筆直的瞪在那三個老人身上。

那三個鄉土老人突然將那身土裡土氣的氣息和神態一變，刹那間，變得穩重而神威，但見他們目光在開合之間，有一股神光射出，炯炯如電。

酒瘋子哈哈地道：「沒想到你還能認得出我們三個老不死的。」

章加利冷笑道：「掌下亡魂，這幾年你們已活得太長了。」

酒瘋子嘿地一聲道：「不錯，這年頭，活過一年是一年，多活一年是賺的，想當年，我們三個都是早該命絕之人，今日能活到現在，眞是後福無窮了。」

章加利不屑的道：「後福個屁！你們碰到我就倒霉了。」

江老頭地道：「倒什麼霉？」

章加利道：「今日是你們畢命之期。」

江老頭冷冷地道：「你認爲我們眞會敗在你手下？」

章加利一笑道：「這很難說，至少西域那次較量，曾給你們相當的經驗，會不會失敗，我相信，你們肚子裡比我更加明白。」

柳老頭大笑道：「這許多年來，你恐怕又進步了不少。」

章加利得意的道：「那是自然，我不但已把『血手印』最後一段功夫練會了，還參悟了不少其他的武功，所以說，你們永遠也沒法趕上我。」

柳老頭眉宇一皺，道：「這麼說，閣下是西域的大宗師了？」

章加利大笑道：「這是廢話，十年前，我難道不是……」

酒瘋子大笑道：「十年前，你只不過是佔盡地利而已，若論眞正武功，我相信你不會比我們高得那裡去。」

「呸！」章加利道：「手下敗將猶逞口舌之利！」

酒瘋子哼了一聲道：「所謂强龍壓不過地頭蛇，想當年，你靠着西域那個鬼地方的優勢，略略佔了點小便宜，便洋洋自得，不將天下人放在眼裡，哼，你亦未免太自鳴得意了。」

章加利目珠一轉，道：「今日還可以再試一次。」

江老頭插嘴道：「那是自然的事，不過在我們動手之前，你可得先談點事，否則，咱們都不會安穩的離開這裡。」

章加利怒聲道：「什麼事？」

江老頭道：「把金雷交出來。」

「哈哈！」章加利大笑道：「原來你是跟我要人。」

江老頭凝重的道：「不錯，這是我們來的目的。」

章加利道：「假如我說不知道呢？」

柳老頭變色道：「那你的命，便要留在這裡！」

不但姓柳的變了顏色，連江老頭和酒瘋子都神情大變，眼珠子彷彿突然紅了不少，面上一片殺機。

亡命徒大叫道：「師父，金雷是絕代英雄，萬萬不能死！」

「哈哈哈……」章加利大笑道：「要我的命，哈哈，說得眞容易！」

酒瘋子道：「你認爲辦不到？」

章加利冷笑道：「恐怕是不容易。」

酒瘋子哈哈大笑道：「章老頭，敢情你還眞相信你那點玩意。」

章加利自滿的道：「我相信贏得過我的人，在中原還沒有幾個。」

江老頭大叫道：「咱們還等什麼？這不是擺明了……」

江老頭的脾氣本來就相當的暴躁，一見事情已弄到這個田地，不露兩手眞傢伙是不行的了，他是個寧折弗彎的人，不禁動了眞怒，恨不得立刻分個勝負。

酒瘋子搖手道：「急什麼？咱們宰他姓章的，還不是易如反掌。」

章加利今日突然和他尋找數年的仇人相見，心中既驚、亦憂又喜，驚的是這三個老東西依然健壯如昔，西域那一次並沒要了他們的命，喜的是自己可斬草除根，免去後顧之憂，但隨着驚喜之後，緊接着跟隨而來的是一股子莫名的憂悒，他憂悒的是這三個老東西，這數年間不知又練就了什麼特別的功夫，自己是否能與他們匹敵，確實是沒有絲毫把握。

江老頭和酒瘋子這一唱一和，無形中逼得章加利無名火起，只覺今日若不給他們施以顏色，往後中原道上，根本沒有他們西域羣雄插手的餘地了。

他揚空大喝一聲，身子朝前跨了半步，雙眉一皺，冷笑道：「憑你們三個手下敗將，亦敢說大話。」

江老頭怒聲道：「放屁，誰是你手下敗將！」

酒瘋子咕碌碌的喝了一口酒，慢條斯理的抹了抹流在嘴角上的酒漬，朝章加利冷冷地道：「你說我們敗在你手上？」

章加利得意至極，道：「殺得你們亡命滾回中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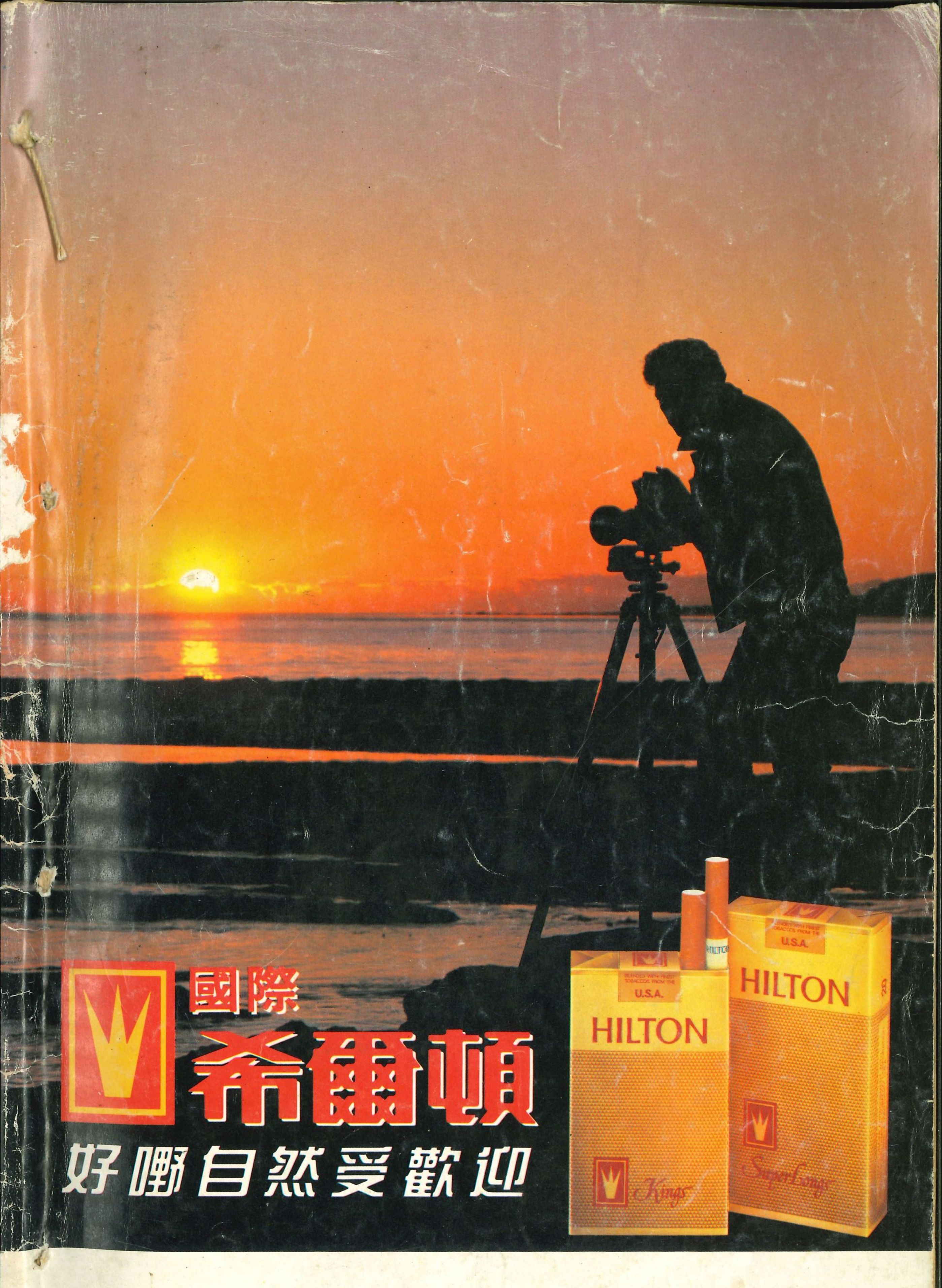
酒瘋子嗯了一聲道：「好像蠻有那麼一回事似的，好吧，暫且不和你爭辯，我們若眞是閣下的手下敗將，這也沒有什麼好丟人的，閣下難道不知道，自古留下一句至理名言：『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敗軍之將雖不敢言勇，却是哀兵必勝，今日一戰，鹿死誰手，猶是未知之數呢！」

章加利不屑的道：「我沒把你們放在眼裡。」

江老頭呸了一聲道：「狂夫，你目中無人！」

柳老頭淡淡的道：「老江，和這種人有什麼好生氣的！」

（未完・二十）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Kings
HILTON
U.S.A.
Super Longs